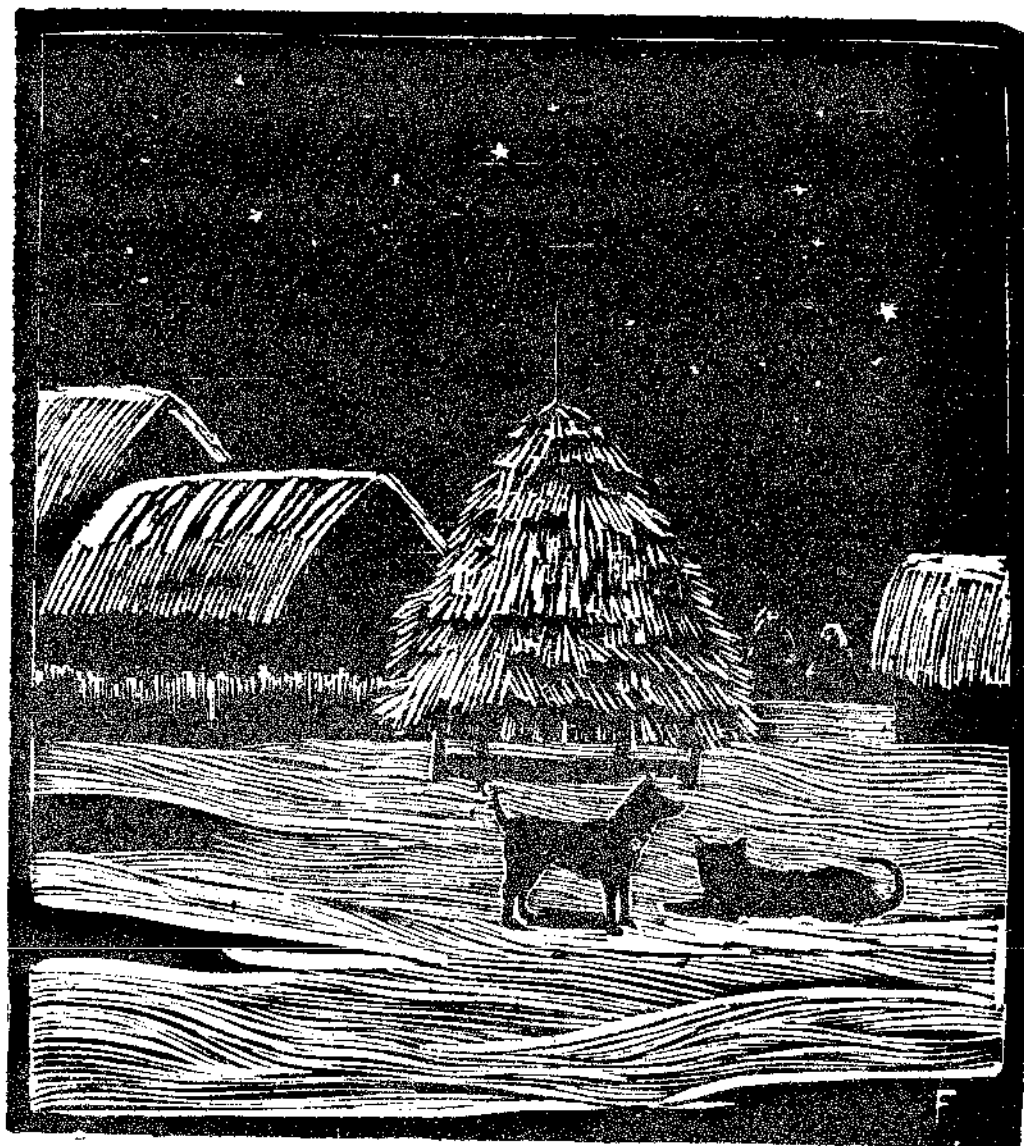


31 JAN 1936

呈
繳

中 學 生 文 藝 季 刊

冬 季 號



張
慧
作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教育部選定推薦為中學生閱讀參考用書

優待

一九三六年



定戶

凡在民國廿五年二月十五日以前預定從六十一期或以後各期中學生全年一份者

贈送

開明書店 書券一元

可選購實價一元之本版圖書

潔本小說 半價券一張

合購下列三書 祇需八角五分

茅盾敘訂 七角

紅樓夢 六九〇頁

宋雲彬敘訂 五角

水滸 五三二頁

周振甫敘訂 五角

三國演義 五四〇頁

預定全年連郵一元八角·可得一元八角五分贈品

開明書店

卷頭言

從一九三〇年冬天出版第一冊「中學生文藝」後，每年一冊；直到去年，因為材料太多，改為兩冊。今年索性改為季刊，年出四冊。到今天居然四冊也已出齊了。時間真是過去得快啊！在這一年內，我們自問是已經盡了最大的力了。不知讀者諸君以為如何？諸君每隔了三個月，從郵差的手裏得到了一冊，讀後不知有一些什麼的意見？現在我們要預備明年的第二卷了，諸君如有意見，請不要吝惜的貢獻給我們，我們在可能的範圍內，自然是會儘量容納的。如果有什麼佳作，也請早日寄來。

再說，我們這個季刊，原是中學生雜誌社編的，所以季刊的稿子常和中學生上的「青年論壇」「青年文藝」的稿子相混雜。有時投稿者寄給季刊的，我們常移用在中學生上，而寄給中學生的，卻反而用在季刊上。這都是我們編輯上便宜的辦法，請投稿者加以原諒。好在這兩個雜誌的讀者大部分是相同的。

關於這一期的內容，諸位讀了自然會明白，用不着我在這裏說費話，所以我要躲懶一回了。現在正是「國難」十分嚴重的時候，希望諸位一面在讀書，一面不要忘記我們這時代，我們的責任！

編者 一九三五年一月



明開書店

 期九第

 版出日一月一

 止截五十月一期價特

 [費寄免並月半期展購函埠外]

 折六券待優憑館書圖

開明文學新刊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五角

之片段，故輕鬆中含有嚴肅，而文章尤為明快爽利，頗合於中等學生國語科的課外讀物。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五角

作者思想樸實，文字謹嚴，教育家常選他的文字給學生讀，可見他的文字在文藝價值以外，還有其他的價值。本集共收散文三十六篇，是作者從十幾年來所作的百多篇裏選出來的。自序說「有志繪畫的人，無論愛好甚麼派頭，或者預備開創甚麼派頭，他總得從木炭習作入手。有志文藝的人，也一樣自由自在寫他的經驗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習作……我們存着這種想頭寫這些散文的。」所以本集除供一般人欣賞外，尤宜作為文學青年的讀物。

平屋雜文

夏丏尊著 四角半

作者不肯輕易作文，動筆總求其有意義，又不是很愛惜他自己的文章，作成以後往往任其散失。這回經了朋友慫恿，才從找得到的若干篇中選出一部分，編成了這一本集子。裏面包含小說隨筆感想文等各體。讀者讀了這些文章，彷彿聽一着位心慈情厚的好朋友訴說他生活的體驗，所不僅是文藝的欣賞，而且是衷心的感受。如果大學中學的學生要選擇語文科的讀物，這本集子是很值得向他們推薦的。

目次

文藝短談

談到詩……………世奎(一)

文學內容之三要素底關聯……………耶菲(五)

「觀察」和「體驗」……………耶菲(八)

三個原則……………逸仙(二)

書蟲漫話……………陶陶然(三)

讀詩零拾……………陳克之(二八)

談模仿……………淡文(三四)

華北歌謠……………卓玉(三七)

小說

競爭者……………子銓(一)

K 站長	黃 填(一四)
搜糧	洪 濤(三五)
漁村裏	時 鳴(三七)
窮人	小 友(五三)
媽媽	顧 儵若(六一)
捕	白 英(七一)
煉	夏 明(七七)
早	提 撕(八二)

生活錄

電話公司的小職員	李 信(一)
電台報務員	春 光(六)

隨 筆

「三關」之外還有「關」	迺 斌(一)
水災	王汝鑫(五)

一個災民的日記……………九如(七)

家信……………蔣沓(一一)

一個孩分底悲哀……………玄玆(一四)

森寒夜……………高標(二〇)

新年日記……………薛期吾(二三)

送行……………吳智湘(三六)

歸來……………韓詩農(四一)

一條手巾……………銳甫(四六)

家鄉……………嚴晉(五一)

壠頭閒話……………羅黑鷹(五三)

馴羊一般的朋友……………甬人(五九)

歌女……………顧珏(六六)

改兒……………沈絮(六〇)

游記·地方印象記

廣州雜寫……………陶陶然(一一)

潭柘之行	修天真(九)
白靈廟	袁塵影(二五)
湘潭	曼雲(二八)
東昌	尹青(三六)
贛州	徐湘之(四)
吳興	谷文邦(四)

詩歌

長城	魯郎(一)
鄉老嘴裏討來的	馬際融(三)
古城	劉鴻儒(七)
塔	伐羅(八)
馬嵬	蘭蕙概(一〇)
暴風雨	盧葦(二)
詩兩首	辛笏(二三)
寄旅人	陳絲(二四)

灰空下	陳 絲(一五)
日出頌歌	季 芝(一五)
擬寄	季 芝(一七)
船夫	馮振乾(二七)
變	有 秋(二八)
臘月雪	李克已(二九)
除夕	李克已(二九)
祝福	寄 凡(三〇)
寄	小 岑(三三)
苦阱	彭光華(三三)
生活	安狂夫(三四)
鄉村底秋	邵道南(三四)
心曲	徐光霄(三五)
新年的街	敏 修(三六)
夜歌者	徐 程(三七)
鐵匠	王士璦(三七)

戲劇

後城河邊……………薛蔚川(一)

讀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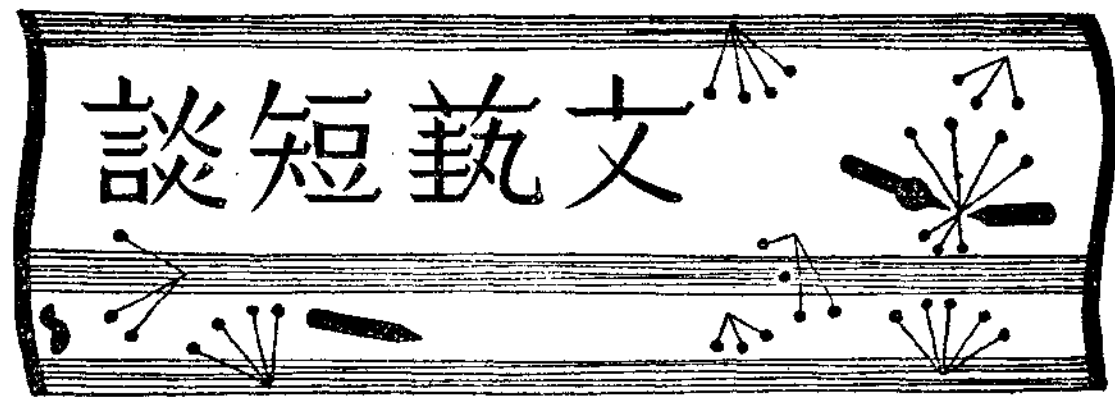
一面鏡子……………尹虹(一)

「歐游雜記」……………蘊三(三)

「罪惡的黑手」……………吳青(五)

「罪惡的黑手」……………張文麟(一八)

「長生塔」……………夏一粟(三三)



談到詩

世奎

要談到詩。好像感不到勁兒。在目前，幹文學的人對於它都抱着漠然的態度，誰也不會不覺得詩在現今的中國文壇早已失掉了它的正統的地位而屈為附庸了。在最流行的文藝刊物上大部分的篇幅是給了短篇小說或雜感和隨筆之類的小品文，詩要在偶然的機遇里才能在無閑緊要的一二頁里找到。至於專刊新詩的定期刊物，不要說看得見，就連一個消息也不會聽到。實在，詩壇真太沉靜了！

可是，這種沉靜的現象倒不是最近才發生的，在五卅的詩的解放運動以來，或者可以說從百餘年以來，祇是韻文的代表的詩一向沒有發過蓬勃的氣象，則表面上的熱鬧曾經確確實實的刺激了一時。

白話詩——即所謂新詩——對舊詩的反抗運動過去了，留下來的可有什麼差強人意的成績如同小說散文方面看得見的一樣沒有？我想，回答是一個「不」字，總不見得有人會異議吧！那末，還不如讓我們來直爽爽尋出新詩所以不易發展的原因來得妥當。

有一部分人的意見是：新詩的所以貧乏，是因為沒有真正以詩為生命

的表現的人，詩成了文人們寫散文小說之餘的一種玩意兒。簡單些說，就是專注一貫的不折不扣的詩人在現今中國太缺少了，詩的貧乏使難怪。

這了見解不能說它錯，但未免太「取巧」。自然，詩是從詩人的心里湧出來的，詩人缺少，就是詩壇寂寥。這不能說是一個原因，所以我們還得來澈底探求。

要解釋這了問題，我以為單單從表面上來着想——如從外國和中國環境的差異來推斷那里適于產生詩人等等——是不夠的。主要的着眼點應是在詩的本質，詩的起源和詩與各時代的關聯上。

現在就這几方面來加以說明。

詩的本質是「詩感」，而韻律不過是它的形式，這總不見得會被否認吧！當然，我們還可以說，韻律對於詩意的顯達是有相當的幫助的，因為在每個人的感情上，其性質是旋律的。用基于言語的節奏的韻律來配合這種旋律的顫動，不用說，多少可以增強詩的感動力。但是反轉來說一句，詩的生命究竟還在於「詩感」。所以即使忽略了韻律，只要不失去「詩感」，我們仍應該稱它為詩。同時，只有韻律的軀壳而沒有充實的詩感的東西，便祇不得是詩。這了理由想必是很容易明白的。

關於詩的起源，也正是文學的起源的整了的問題。有些人主張散文比詩來得早，可是大部分的學者都承認一切文學之中最先在口頭上形成的是詩歌。因為在原始人類間，他們有的是不關實際目的的情緒，他們只知道向大自然作主觀的贊嘆，於是帶有韻律的詩歌就成了他們最適當的表現

工具，這當然還是遠在文字被普遍應用之前。到了文字形成以後，爲要使文句的整齊或強調化，隨便押韻的詩歌便被推進而創造了嚴正的格律。像西洋的十四行詩就是基于深刻抒情的需要的產物。十九世紀初期是世界文學史上韻文和散文爭奪文壇的極堪注意的關鍵。小說在這時迅速地抬起頭來奪取了向來被詩所佔領的文學上正統的地位，戲劇方面，也逐漸由改變成對白。這無疑地告訴了我們韻文在現今已敵不過散文的對於實生活的需要。原因是如此的：經過產業革命以後的西洋社會換上一副全新的面目，人民除了簡單的主觀情緒之外，還更要求對於客觀的物質環境的認識。這轉變使他們的思想比前時代的人繁複了許多。所以，被嚴格地限制着的韻律詩再也不能勝任這時代文字表現的工具了，散文有它「寫實的」優越的條件，代替了韻文的地位受大多數人的愛好這是當然的事。

就說中國方面吧，這情形何嘗不是如此呢？

一提起中國的文學遺產，稍稍像點樣的摠還祇是韻文方面的詩詞和戲曲。我們固然不願意怎樣了不得的誇張說韻文是中國文學的特長——因爲單是講究詩的形式，最好也只能說是文字的遊戲，在前面已經講到——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所謂充實的內容——即詩感，在中國舊詩的遺產里也並不缺少。像最初的詩的結集三百篇就是當時的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狀態的代表，以後，因了時代的需要，也像外國一樣，詩在形式方面產生了五言七言的格律和平仄法，唐代是它的花朵開得最燦爛的一霎。再後，詞和曲的消長就成了舊詩的最後階段，傳統的形式里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樣。

来，至于中國舊詩的成功只偏重在主觀的抒情方面，長篇的敘事詩並不多見，這也是因為格調限制了它。

五四運動給詩的影響是重大的，詩因了它而得到解放。但這解放也並不徹底。在形式方面是歐化的模倣丟了舊的鎖鏈換上新的枷拷。而內容，仍舊承襲前人一貫的意念，缺乏新的認識。

所以，要是仍不相當的放棄形式觀念，或是培養新的「詩感」，這沉靜和貧乏的現象是不會輕易地過去的。

關於形式的解放，現在似乎有人在實踐，這是可喜的事。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詩的用語的問題，其實這也可算是大甲語運動的一部分。

文學的用語應該是由實際在使用的語言中經過淨化後的文字，詩的用語更應該再通過一番細心的審檢，除了用精鍊的句法以外，要訴出充溢的「詩感」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說來嘍，索性再談談詩人怎樣培植「詩感」的話。

有人說：「詩人應該沒有主義，沒有道德，甚至于沒有自我，因而他的詩是一種不受任何束縛也沒有任何依傍完全靠着『想像』或『靈感』而得來的純然的藝術。」

「想像」和「靈感」是詩的質素，這一點我不反對。但說詩人沒有自我，卻顯然是違反了事實。一个餓了肚子的乞丐——只要一塊粗餅就能滿足他的全部慾望的乞丐，要他来抽出「情詩」的靈感可能嗎？逃荒的人羣會像遊歷者一樣的對於天空發生愉快的想像嗎？！我不敢回答，決不！生活環

境支配了人的意識，這無論如何不會錯。你不曾聽到過酣睡者在嚶語里說出他日間所做的事情嗎？同樣，詩人的「想像」和「靈感」也只是他所經驗過的實生活的再現。生活枯渴的人怎樣寫得出充實的詩呢？詩人正應該有「自我」！

爲要使「詩感」的來源盛明，和情緒的優美，詩人向實生活去找題材——詩也需要題材跟小說一樣——是唯一的方法。而且忠於藝術的態度也是必要的。要別人哭，先要自己竟得非哭不可。要別人笑，應該在自己笑得合不攏口之後；否則，不是歌功頌德的「名利作」，即是爛調腐話的「無聊作」。良心的箝制是一切藝術家的共同條件，不僅詩人應該如此。

此外，詩人還該有超越常人的感竟力，我完全迷信天才，但我認爲各人因天稟不同對事物的感竟有深淺敏滯的差別，總是有吧！

雖然沒有勁，話卻愈講愈远了，就來下一個結束吧！——這是我對於中國新詩的願望。

第一：願詩人澈底割棄一切舊的格調建造自己所需要的新的形式，若是不得已廢去韻律的限制也未必可惜。

第二：願詩人從實生活里來培養「詩感」。

文學內容之三要底素關聯

耶 菲

構成文學內容的要素，雖有感情、思想和想像三種，但文學底內容卻是三種要素底不可分離的

統一體。這正像是化合成水的兩種原素，去丟了任何一種，餘下的就只是輕氣或養氣而不是水一樣。我們先就感情說。作為構成文孝內容的要素之一的感情，必須是通過了思想的。因為思想和感情是不可避免地密切關聯着的，不能夠機械地分開，所以不通過思想的感情，在文孝里是不存在的。試問作家寫作的意義，是不是發抒自己底感情和思想，企圖獲得人們底同情？試問作家為什麼要选取那種題材，要使故事那樣發展，要在修辭方面下許多工夫——如誇飾，反襯，烘托等——是不是為使得自己底感情容易感染讀者？在這「是因為……」的答案里，就包含着思想的成分了。

甘地屢次入獄絕食，大家都說是愛國熱忱底表現，但這無疑地是和他底民族主義的思想密切地結合着的。義和團仇殺外人的事件，被認為是「感情衝動」而發生的，無疑地，這也和中國民底排外思想緊緊地聯繫着。表現在文孝里的感情也正是這樣：不只是單純的感情，而是包含有一種由思想而來的作用的。試看哪一部真正的文孝作品沒有顯示着作者底世界觀和人生觀——思想？

吉訶德先生底行動，是一種熱情底流露，可是離開了救世的思想，也就難以有正確的理解。不但是一堂·吉訶德傳」是這樣，任何一部真正的文孝作品也都可以作為例子。

也許真有離開思想而獨立存在的感情，例如農民見了都市里的繁華，也可以有一點飄忽不定的渺茫的羨慕，但這畢竟只是一剎那的，不能夠持久；當他回到農村，恢復了原来的工作的时候，那種感情一定立刻就消失了。若拿這一剎那間偶然的感情寫進作品里去，是難以感動讀者的。

表現在文孝里的感情是離不開思想的；若是離開了思想，——即使是能夠的話，——那感情也

一定只是虛偽的，淺薄的，不能真切動人。更進一步說，若是缺少了思想，——就是說什麼也不爲的話，——作家創作也就根本沒有意義了。

現在，再就思想說一下。本間久雄在他底文孝概論里曾這樣說過：「即使在描寫思想的時候，也須把思想溶入在感情的坩堝里面來描寫。」爲什麼要這樣呢？就是因爲文孝要具體地表現思想，而使思想社會化；把思想溶入到感情里面去，正是使文孝里的思想容易社會化的一個方法。離開了感情的思想，寫出來就要像是說教一樣了。

溶入在感情里，用文孝的手法表現出來的思想，能感動許多的人，避免了感情，只以思想爲內容的說教式的文孝作品，一定得不到多數的讀者。更不用說讀者底讚賞了。

至于想像，也是文孝所不能少的要素。倘若缺少了想像，即使已經具備了感情和思想這兩種條件，文孝也還是不能發揮它使感情和思想社會化的作用，以及指導人生的機能。因爲想像的成分，可以巧妙地鮮明地將有關係的感情和思想聯貫起來，使能更肖似現實，並預先報知未來的生活，使文孝有更大的感動力。

可是，若缺少了感情和思想，想像也就失去了意義。因爲想像底作用，就在于使描寫在文孝里的生活更其和現實相似，使表現在文學里的感情和思想更容易感到讀者；若是沒有了感情和思想，想像當然也就根本失去了意義。

總之，文學底內容是感情、思想和想像三種要素組成的不可分離的統一體，缺少了一種，文學就

再不能夠存在。三者底相互關係，簡明一點說，就是：思想和感情都是文學所要表現的主體。但須通過了思想，才能保證感情底持久性，真實性，和文學底感情社會化的作用；同時，也必須溶入于感情里，才能保證文學底思想社會化和組織生活的作用。除此之外，還必須有了想像，文學所表現的事物才能和現實更相似，文學底真實性，和指導人生及使思想感情社會化的作用，也才更能得到保證，三種要素，忽視了任何一種，就都是支解了文學，都是錯誤的觀念！

「觀察」和「體驗」

耶 菲

在文藝創作方面，「觀察」和「體驗」底意義很相似，都是因為要把某種事象或生活認識清楚，表現在作品里時才能生動，逼真，因而運用的方法。但是兩者底意義也不盡相同；一般地說，「觀察」只是把自身放在旁觀者的地位，看別人是在怎樣生活着，遇着些什麼事情，「體驗」却是親自去嘗試，去體驗。所以倘若說「觀察」用的是眼睛，「體驗」用的就是所有的感官；「觀察」是停留在生活底邊界，「體驗」却是深入生活底內心。兩者對於生活的接觸，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的。

幸了具體的例子來幫助說明吧。若是有人想寫一篇小說，以兵士底生活為題材，他自己本身並不是兵士，他只好去兵營里參觀，和兵士談話，想種種的方法去探聽。這種認識兵士生活的方法，稱做「觀察」。倘若作者本身是一個兵士，或者他為研究兵士底生活而去作一個軍人，用自己底眼睛看兵士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大小的事象，用自己底嘴吃着兵士所吃的東西，用自己底手做兵士所做的

一切事情，用自己底心領略兵士生活所有的各種滋味，……總之，他自己就是一個兵士，他所寫的兵士生活，也就是自己底生活。這種認識兵士生活的方法，叫做「體驗」。

在創作底過程里，「體驗」比「觀察」更重要些。因為在「觀察」的場合，作者是處在旁觀者的觀點，表現在作品里的思想和感情就和那身受者底思想和感情相差得很遠。換句話說，作品里人物底思想感情，不是現實里那種人物所有的，而是從作者底意識里誘導出來的，和現實的現象中間存在着一層隔膜。所以，在實質上，作品里的憤怒，只是一種「抱不平」的態度，作品里的歡樂，也只是替別人歡樂；總之，最多也只能祇是「同情」，而不是現實人物所有的真正的思想和感情。也正因為這種原因，作者只能把一些「概念」的事象加上自己底想像一渲染，在作品中表現了出來；和真實的生活能否完全符合，那可就成了疑問。

在「體驗」的場合，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作者寫在作品里的生活，就是他自己底生活，至少也含有很多他自己底生活底成分；寫在作品里的人物就是他底同伴，甚至就是他本身，寫在作品里的思想和感情自然也就是他自己底思想和感情了，所以都十分之十地包含着真實性。不是由誘導而生的同情，乃是的確的確的實感。作者所要寫的材料，都是他亲身經過的，他只要加一番整理的工夫，就已經夠了。作者是有修養的，在這些材料上加些修飾，自然更好，即使是沒有什麼修養，也就已經很夠動人的了。

「觀察」和「體驗」之間，就存在着這樣大的差別！

此外，「觀察」和「體驗」之間還存在着別的一種差別。

根柢着「體驗」而寫成的作品，能夠有完全的發展，思想和感情都能夠不受什麼阻礙。若這作品是根柢了「觀察」而寫成的，作品里所寫的事實就往往會歪曲了。理由是很明顯的：「觀察」的作者，和「被觀察」的客體，生活條件自然不容易是相同的，所以利害也不盡都一致。當作品里人物底利害和作者自身發生了矛盾的時候，作者是往往要犧牲他筆下人物底利害，而保全他自己底利益的。

還假設一個具體的實例來幫助說明吧。譬如一個小有產者的作家，他意識里是含有人道主義的成分的，觀察到勞動者因不能生活，而罢工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他也許能對這些勞動者表同情；因為這些鬥爭只是經濟的性質，鬥爭對象只是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他們這些小有產者，他們底利益並沒有受到危害。等到因布尔喬亞底要挾和壓迫，逼得勞動者不得不要求他們自己底政權，和推翻現存制度而保證鬪爭之勝利——那就是說鬪爭底性質從「經濟的」轉變為「政治的」的時候，這小有產者的作家底利益，就受到了迫害；雖然他們所有的財富也只是那麼一點點，可是就為了維持他們這少得可憐的一點點財富，他們也要盡力維持現存的社会制度，而咒罵勞動者們是「暴徒」，是「叛逆」了。在這些由於「觀察」而寫作的小有產者底筆下，勞動者底思想和感情怎能得到完全的反映呢？倘若這作者是一個由於「體驗」而寫作的勞動者，就自然不會有這種缺陷了。

「觀察」和「體驗」之間，又存在着這樣的差別。

上面只是就「觀察」和「體驗」二者間的差異性加以申論，並不是完全否定了「觀察」底意義。雖然在創作的過程中，「體驗」是比「觀察」那樣地重要，但一種文藝作品也決不是單依靠體驗就能產生的。生活是多樣的，複雜的，文藝是生活底反映，所表現的生活自然也應當是多樣的，複雜的；但一個作者只有一個身子，一付腦子，不能夠體驗各種各樣的生活，在這種場合，作者就不能不靠「觀察」的力量。若不然，作品里表現的生活就難免不是單純的，孤立的，片斷的，於是也就是不真實的。因為真實的生活絕對不是這樣的呵！

根據以上的申論，我們可以說，在創作方面，在認識題材的過程中，「體驗」是佔據了主要的地位，「觀察」只佔據了輔助的地位。

最後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觀察」和「體驗」並不是絕然隔離或對立的兩件事，而是有關係的。若是機械地把它們分別開來，看作絕不相關的兩件事，一定不會對創作方法有深刻的瞭解。就譬如一個作者為寫工人底生活而到工廠里去作工，這固然是「體驗」，其中却也含有很多「觀察」的意義。若是認識不清這種關係的地方，是會被有些事象弄得你迷惑的。

三個原則

河北正定高中

逸 仙

關於文學創作，我們應當時時注意下面三個原則：

(一)不要把創作當做一種職業。

(二)不要只給一個人寫照。

(三)不要只暴露社會的黑暗面，更要顯示光明面。

(一)有許多把文孝創作當作一種專門職業，他們以為文孝家和醫生、教師一樣可以隨時辦公，隨時停公，卻不知這種觀念乃是大大的錯誤。因為一切的有價值的藝術作品，都是從「無所為而為」的精神中產生，所以我們應當拋棄「寫一些什麼吧」的思想。真正的文孝的果子，並不是有意做做，卻是從日常生活、在現實社會里觀察、分析、綜合中偶然的獲得，再在心头培養灌溉，讓它成熟，一旦脫胎而出，便成為佳作。這樣寫出來的東西，縱然不能成為傳世名文，卻已不是無病呻吟。所以烈日炎炎下的農民，機器軋軋聲里的勞工，他們都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來。貧乏中的中國作家，有好些他們從前並不致力於文孝，有的做過軍人，有的研究博物。世界上有名赫赫的高尔基做過鞋鋪孝徒，易卜生也做過藥舖夥計，你能說非文孝家不能寫出好的作品嗎？販夫走卒同樣都可以做得出。反之，從事文孝，又不一定就有收穫、報酬，這樣你能以文孝創作為職業嗎？

(二)一般作家，特別是我們初學寫作的人，他們也知道寫他們經驗接近和社會需要的材料，但他們往往好按照他們心目中的某一特殊事件直敘，故描寫着的人物常帶特殊性，並不能代表這一時代的某一階級的人，這便是他們失敗的惟一的原因。好的文孝作品，其中心人物應是某一代里某一階級人的典型，他們具有這一時代這一階級人普遍的共同特性。所以當我們創作時，第一

應該將我們所擬寫的某一階級的人所有的特性，經過抽象和捨象作用，取同去異，使你所要寫的人物，成爲他所屬階級的典型，同樣再使你所要寫的故事成爲典型的，再用技巧的藝術手腕組織，安排，描摹，這樣便不難使你的作品成爲傑作。魯迅先生所說的「不要尋一「模特兒」和沈從文先生所說的「求同」大概都是指這種方法。李一丁最顯明的例子，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里的阿Q，便是辛亥革命時代無家可歸的農民的典型人物，他的生活背景也有典型的。建築在阿Q這般人身上的革命基礎，其薄弱空虛，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

(三)現在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急待改造的社會，一般文學家早已看得清楚，大多數業已負上他們的使命。可是你定睛在中國文壇上檢視一下，便不難發現他們所做的工作僅是消極的，他們只是着重於社會黑暗面的暴露，卻忘卻社會光明面的顯示，所以大家努力的結果，並沒有顯著的成績，這便是因爲他們沒有認清改造時期內，文學的真正任務是什麼。記得茅盾先生在北斗上曾經這樣說過：「文學的任務，不僅像一面鏡子來反映社會，其最大的任務，卻在指示給未來的新途徑。」（記不清原語是否這樣。）所以我們希望的文學家，不僅做消極的破壞工作，——暴露社會的黑暗面，以激發羣衆反抗意識，更要做積極的建設工作——顯示社會的光明面，指導羣衆未來正確的新途徑。這樣才能推動社會進展，才能真正完成文學的任務。

書 蟲 漫 話

陶 陶 然

這是序文

这里是单想記載讀書的感想和心得的。讀書的時候，往往有很好的觸發，忽而湧上心头，以前我都沒有把它記下過。事後追想，很難記得起來。遇了作文想拿件東西來作證時，就常是拿不出。本來，讀書能有觸發，這觸發即是最高的成績。白白任它溜走，是件頂不合算的事。今後讀書就打算不老拿着這本手冊，一有觸發，馬上把它記下來。不去講修詞，不去講章法，表得出便算。若問可記幾多幾少，現在還不曉得。

作童話有三樣難

寫作童話，我竟得有三樣難：第一自家大了，說話作文都用慣大人的口气，孝不來十足的小孩子的口气。大人的口气孩子是不多中意听的。照理地說，童話都該全然是孩子的口气寫來才行。然而談何容易呢？第二大人的思想往往不為孩子所可了解，雖然它是怎末的好，怎末的前進，而孩子看它不懂，奈何！比如說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和秧的籠，要叫孩子們看懂，便是不可能的事。這个當然有點由于作者的童話表出法的工夫做得不十分到家。第三難，取材。拿神拿怪來說，几乎是過去童話的全部材料。依我看，這總不是童話的上好題材。像班台萊夫的錶那樣簇新的取材與寫法，究竟不易多得。要把現實的世界寫得叫兒童看了拍掌而且可以从此得益，確是一件比上青天容易不了多少的事呀。

童話的取材，現在還未開出康莊大道，須得從事的人自家去摸索呢。

現在我是這樣設着補救的辦法：第一把自家的生活儘可能地變成兒童化的，時常跟兒童往還，做效他們的說話行動，觀察他們的思想性情。務要澈底地明了兒童的全部生活，而且自家也變得和他們差不多了的時候才可以說寫作好的童話。孩子什末都是全憑直覺的，他們看來雕像、貓、狗都有理有情。孝寫童話的人也要鍊到這樣的所謂「兒戲」。第二要研究童話的表出法，這第一則要淺白，二則要合乎孩子的胃口，三則要有感動力，能夠打動他們小小的心坎。大概說來安徒生的童話是合于一則二則的，然而感動力還差；愛羅先珂的童話是夠有感動力的，可是沒有一則二則的長處。理想的童話要做到這樣：淺白之中泛濫着童性而又能使人歌叫人泣的。第三要把自家的思想鍊偉大來，情感養豐富來，如此才可寫出偉大的作品。這一件最得難，也極其重要，須特別的注意。

都是悲劇

小說與戲劇的情節，不外喜劇的和悲劇的兩種。喜劇的感動力遠不如悲劇的大而且深。我是愛好悲劇的，我竟得情節越悲越好，——越發可教人流淚，教人興奮。我之所以酷愛愛的教育和幸福的船，都是因了它們全是深切的悲劇。

沒有標題

沒有无所不爱的思想，是決寫不出无所不爱的文句来的；縱然勉強寫出来，也斷不能自然，斷不能美妙与深入。像 Tolstoy 這樣的話：「請吧，捉了我去，沒有捉去別个之前，先捉了我去，看見別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痛苦呢。」在我，至少現在是說不来的了。我還未有爱人甚于爱己的精神。這樣說，沒有偉大的思想和人格做根柢，要想寫作偉大的作品，無疑的只是夢，一輩子不会成功的。

單從小說里學是不够的

談子夜，頓然感到「孝小說單从小說里去孝是不夠的」這句話的千真万確。豈止單从小說里孝不夠呢，就是鑽進文孝的全个部門去孝也不夠呀。作小說的人至少要懂得經濟孝，政治孝，人類學，甚而至于物理、化学——除了文學之外。鄭振鐸說：「這些（文孝名著）想像的創作乃是人類生活的最真实，最活潑的記載。」這樣說，要作出名著文學作品，就非深切地了解当时的人類全部生活不可。不然，至多可寫几句「風邪？雲邪？」的沒有一些血色的東西是了。那是經不起歷史的侵蝕的，不是人的文孝。

讀小說也該作筆記

北窗下臥，捧着書一頁頁的翻看下去，閑則閑矣，可是，這樣斷不能得到許多益处。要孝作小說或

研究小說的人斷不能這樣做。道理是這樣的：構成小說的命脈有意思，結構、描寫、句法等等。在學習來講，就非把結構画出一個明顯的輪廓，把主要的意思緊緊捉住，把描寫與句法澈底地明了欣賞，不能充分得到其情節之美。這些事都是要動手的。至於研究小說的一定得把它每分的要素分析比較、整理、批評，不用說件件須用手了。所以我覺得：談小說和談其他學科一樣，要動手作筆記的。

「臨帖」

不似何必臨，太似恐無我；

遺貌取其神，此語庶凡可。

這是清人文廷式的一首講學字的詩。我竟得也可拿來說明談文藝的道理。「臨摸」是學其外形，「取其神」是吸其生命。外形容易孝到，只須一分一毫地照樣求肖便會；然而會失了个性，即「無我」。這樣的作品是無生命的。舊時人教人學文一味地模仿，學口腔，屬於這一類。「神」是作品的生命，是作品的美處，這是孝不來的。我們只可把它吸了來，像蜜蜂採花釀蜜糖一樣，使它成爲自家的養料，而加以溶化，以營養自己。這是欣賞，即是「取其神」。原來是——

我們只能欣賞文藝，不能模仿文藝的。

談童話可以推進想像力；還有——
培植博愛的情思。

讀詩零拾

—

朋友，在暗夜里你想逃嗎？
前面魔影幢幢，後面鬼步冬冬，
永遠的，永遠的，恐慌將佔住你心中！

逃吧，在暗夜里讓你逃！
穿過陰森的峽谷，听着森林的呼號！
暗夜還在你前面，你會逃出黑網嗎？

提起勇氣來吧，可憐的東西！
暗夜里走路不光是你，

陳克之

有勇气的不是前後都有火把嗎？

——蒲風你逃？

當我們談了這首短詩時，我們的想像里像陡地被人投下一服「興奮劑」，在不同的心灵底深处，自然地會激起奮躍的共鳴。

在這給「黑網」密罩下的整个人世里：勢利，虛偽，奸詐，……佔住了所謂「老于世故」者的各个人的心！封建的餘燄不但會絕滅而且更顯輝煌！另一方面：在這時代之輪帶來的資本主義末期的現階段混亂狀況中，「恐慌」的現象將不特遍佈了整个的世界，甚且更進一步的像空氣在對流作用時長期陷于「不安定狀態」底下！生着的人們，也只活像長期的在黑暗里過活了。在地獄里苟生了！

人本是惡勞好逸的，既然找不到生的愉快，厭世之念會隨之而來。于是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念頭把人生看作浮雲，荷着消極主義者的人生觀，直至整个的生已給全部完結的時候。

這就是梁任公所說的：「就是死也帶着痛苦進坟墓去」的人啊！

做人像是在爬着險峻的危崖，差一步——或有一寸一分的距離——就會給粉身碎骨。時代畢竟已是這樣，尚何話說！然而這又並不像在「牛角尖」里前進會碰到山窮水盡的末路的悲哀，我們的前路是悠長的坦平的啊！我們只要努力向前，勇氣就是黑暗里的火把；我們要共同的追求，雖然只一星星的火把，但也能夠把廣漠的地域照徹。我們得斬棘披荆，越过這人生應走的險途，尋求人生

的真諦！

所以這首詩，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吟風弄月」，更不是「垂顧妙箋」。牠是現社會的寫照；牠在咒詛，然而又極力的在鼓勵，在安慰，獻給在地獄里與為光明而尋求的人們。

一一

高上去又跌下來，

這叫賣的呼聲——

一支音標，沈浮着

在測量這無底的五更。

深閨無眠的心，將把這

做成詩意的幽韻？

不，這是生命的叫喊，

一聲一口血，喊碎了這夜心。

——臧克家：深宵的叫賣

這首深宵的叫賣用的是淺顯的字句，寫的是淺顯的事實；可是誰也不得不承認它的精神是偉

大的。

我們讀完了這首詩，心里馬上會印上——

在夜幕已罩着大地的时候，幸福的（毋寧說是罪惡的！）人們早已爬進溫柔鄉里去了。就是那般「夜眼道高」的人，爲了快樂，爲了過癮，於是縱情的飲賭，吸——像煞是忙碌的工作着。只有那些腹尚枵空而家里妻號寒子啼飢的叫賣東西的人，手里捧着的，虽然是食物，可是自己究沒有一嘗的權利呵！想起了自己，想起了老家，……他不得不在沙啞的喉嚨中，佟力的呼叫出來；他又不得不抖擻疲乏的精神與困倦的身體，以達最後一瞬的希求！

我們的年青詩人，把叫賣的呼聲比喻作「一支音標」，高高低低的「沉浮着」，而「測量這無底的五更」，是何等的恰切，何等的沉痛啊！尤其最末二句，的會使我們一談一行淚的。

農村破產已成了「傳染性」的流行病，都市張開了具着尖銳齒牙的毒喉，吞沒了這給洪流衝盪而來的一切——時代之神已是到了瘋狂的時候了！

三

蒼茫的暮色里，

浮起農婦的

嘍嘍的呼豕聲。

憔悴的農夫，
牽着一頭黃牛，
背着笨重的犁耙，
疲乏地，像幽靈般
走過荒涼的田壟。

——呂紹光農家第一節

這正是一幅「鄉村的晚歸圖」。詩人的幾字，活像一架攝影機，一切都被他映在感光片里。中國原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生長在鄉村的，十九都是業農。而農家的一切，我們也都在直接間接中領略了。農夫們遵守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常例，在暮色蒼茫時，本能地牽了他們的第二個生命——牛，背着犁耙家去了。而農婦灶事已完，趁空跑出來呼喚她們的大撲滿——豬，免得血汗的結晶平空給丟了去。

一鉤新月，淡淡的
描上死寂的茅棚。
欄棚里的黃牛，
淒切的哀鳴着，
驚醒了農夫的幻夢：

「小毛的媽，

你快去看看牛怎樣了，

我遍身又在發冷……」

——前題下節

天天經了困苦的磨歷的黃牛，可憐牠究不是鐵做的。在主人的鞭踢下，牠不得不忍着氣再負痛捱磨！可是主人也並非生就一副毒惡心腸，委實是事實所必然的：牠爲了生活，不得不捱苦；主人爲了生活，也不得不捱苦。——大家畢竟都是生活的奴隸，爲求生而掙扎啊！夜里，爲了痛定思痛，於是欄里的黃牛的悽切的鳴聲，劃破了夜之死寂。在做着不知苦與樂的幻夢的農夫，給牠的鳴聲追回他的遊魂。牠是他的生命，他的活寶；沒有牠，他決不能再繼續存在……他是万分焦急的惦念着他的珍寶，然而受勞又遭病的殘軀，已沒有隨意指揮的可能。只得振起精神呼着「小毛的媽」——自己底女人，去代替幹自己所急於要實行的職務。

近代文孝已由象牙之塔跑到大甲行間。那般「粉飾太平，「歌頌盛德」的文字，當然已成爲枯朽的骸骨。——這是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而成的。居友說：「藝術的情緒，本質上便是社會的。」近代文孝是不顧什麼地儘量地在暴露人生的一切。像這首詩一樣。

這典型人物的「憔悴的農夫」的未來一切，我們要是替他忖度，那我們會感到怎樣呢！

談模仿

正定中學
淡文

——給初步創作的朋友——

朋友：你不是喜歡作出一篇「好」的文章么？當你把文章做得清順明白時，你不是願意向着好的方面來做一番工夫么？

在寫作的健康與疾病里，葉聖陶先生所做的「好」與「不好」一篇中，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只要提出兩點，說一篇文字里如果具有這兩點，大概是可以稱為『好』的了；不具有呢，那便是不好，這兩點是『誠實』與『精密』。」他又說：「要求『誠實』的發抒自己，是生活習慣里的事情，不僅限於作文一端。要求『誠實』的觀察外物，『精密』的表出情意，也不是臨作文時『抱佛腳』可以濟事的。我們要求整個生活的充實，雖不為預備作文，但『誠實』的『精密』的『好』文字，必導源於充實的生活，那是無疑的。」

朋友，我們對於葉聖陶先生這些話，是應當牢牢記住的，這對於我們的作文是有莫大的補益的。但在我們創作的初期，我們除要對於我們的生活加以充實之外，更應當做一番「模仿」的工夫。比如我們於星期日與同儕到郊野閒逛，看見了許多的景色，回到校中，想把那些景色寫了出來，給諸位同儕看或留作自己看，但無法把牠很生動的寫出來，使人看了發生一種快美的感覺，我們只能寫出么「枯黃的小草」「飄飄的落葉」，「平板板的這樣的記了出來，無論使人看或自己看，都不能發出

一種快美的感覺來。所以在我們創作之初，必須要有一番「模仿」的工夫。我們由模仿漸漸地鍛鍊我們的文筆，才能走上創作的路。

朋友，我這裡所說的模仿，是在平常閱讀時應注意的事，不是在臨寫作之前，再拿出書本來看，看後，再模仿着去寫作的。當你平時閱讀時，略讀之後，你如果對你所讀的那本書發生興趣，那麼你就應當對於那本書仔細的加一番審考，你就應當對於牠的作法深深的記住；在牠的開端如何的着手；在中間又如何的來穿插；在最後又如何的來結尾；其中對於景色人物又如何的來描寫，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許多地方我們應當注意的，那就在你閱讀一字一句時都要加以審考了。如有更好的文章或字句，我們還應當把牠背誦下來。這樣，當我們寫作的時候，很容易就可模仿那些記在我們心里的文章，使我們做出一篇「好」文章來。

朋友，我告訴你我的一个小經驗吧！我在高小時代，曾讀過沫若詩集，其中雨後篇里的幾句，我記得最清晰，至今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里。

「雨後的宇宙，

好似淚洗過的良好，

寂然幽靜。」

我竟着他這樣的來形容雨後的宇宙，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咀嚼的。你試想：塵土飛揚，污穢的宇宙間，一場雨洗得清新潔淨，飛揚的塵土沒有了，正如我們被一件苦惱的事所糾纏，痛哭一場之後，我們

的心，在哭後的一刹那，是会把一切都忘掉，沉靜下去，靜得一塵不染的。

因為我竟着這幾句詩，很有趣，於是我把牠深深的記在心里。在去年的冬季，一場大雪之後，世界上被這潔白的雪遮蓋着，我想寫一篇小品把這雪景記了下來，我忽然想起郭沫若的雨後那幾句詩來，我的心靈受了觸動，寫了一篇雪後，其中夾着三句詩，就是模仿着雨後那三句詩寫下來的。我把牠投進大公報的小公園里，居然被刊登了出來，我很喜悅，因為我在已往，從沒有在小公園里發表過文章，的確我的文章也無資格在那里發表。現在我把那三句詩寫在這裡給你看看：

「雪後的宇宙，

好似兒童的赤心，

聖潔可愛。」

朋友，我竟這篇雪後能夠在小公園里被刊登出來的原因，這三句詩是為牠增了許多生色的。我還在作文課上，模仿着那幾句詩形容過月色：

「月色溶溶的宇宙，

好似少女的凝脂。」

當時，我們的國文教員在那兩句詩旁，畫了幾個大圈。

朋友，由我這些小小的經驗，我們知道在這初步的創作時，「模仿」對於我們是如何的關係重大呵！

朋友，努力吧！前途的希望無际呢？就此祝你
努力！

你的朋友淡文書。

華北歌謠

河北天津師範 卓 玉

文孝爲了人及羣中意志之表現，因之牠是被人們確切地需要着的。我們知道，羣中共同意志之力量，較了人方面更能得到廣博、偉大的發展。但中國的文孝向來是被少數人包办的。這是歷史的錯誤？或是君主統治下必然的結果？我國歷代文孝領域只爲幾了文人所把持，他們哭爲着愛妾的死亡。樂爲着君王對他們擠了擠眼。而羣中意志之活躍，却被壓抑着，摧殘着，一直到現在。當然，這兩種文孝在進行途中，也有過複雜的交流，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問題，於內容上更無調合的可能。政治的改革，使文孝也受着巨大的變動。在這變動里，羣中的情緒，始爲我們注意到！

因了教育爲貴族階級所占有，羣中對於文字尙未能得到充分的应用，而口頭言語遂成爲唯一之工具。且因着易記憶，饒趣味的緣故，有韻律的歌謠，表示着重要的角色，小說式的故事在這時並未呈現若何作用！

誰都知道，歌謠是山野鄙民，心情真實的吐露，生活的正確寫照。歌謠現在之被人注重，完全是形式上的問題，甚么「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只表示着文人無聊罷了！現在我們應當轉轉方向了，

看看我們百分之八十的同胞是怎樣活着的。農村破產，土匪橫行，列強努力之伸張，歌謠出現的姿態，多少與擊壤歌有些區別吧？本文即想借歌謠這付鏡子，照出華北農村的概況！

(A) 農村破產的因素

(一) 帝國主義之侵入：鴉片爭役使古老的中國受了巨大打擊，列強的勢力開始深入到農村去。他們以武力來蹂躪鄉民，這必然的引起反抗與怒罵：

左一盾，右一盾，打倒帝國主義小××

××鬼，真是兇！五月三日出了兵，佔了山東濟南府，五三慘案这才成，勸同胞，拿着快槍去當兵，戰線前頭拼命爭！

的：實際上，曹州之殺教士，義和團之變亂，都是這種精神的表現。無疑的，教堂與農民是有不解之仇緣的：

天主教，真可笑，閉着眼睛瞎禱告，要上天堂辦不到，要免罪愆受糊塗！

外貨輸入，破壞了手工業的舊式生產，（如河北高陽南皮之布業）使農業經濟落於絕境：

車紡線，機織布，身手辛苦穿破袴；洋布好，土布粗，拿到集上賣不出！

農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只好罵，咒，咒罵一切帶「洋」字的東西：

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洋車一走，拉狗拉狗！

自行車，走的慢，上边坐着个忘八蛋！

(二)貪官污吏与苛捐杂稅：吏治混乱，要以此时爲甚；捐稅之多，也真能使人咋舌。縣長區長狼狽爲奸，上下其手：

官，官啃屎尖；衙役，衙役啃地盤。

區長呀！哈哈！說你瞎，真是差，来了大洋看見拿；說你不瞎，也不对，来了公文看不見字！
軍閥們那更会剝削之術了：

張宗昌，坐濟南，雞狗鵝鴨都上捐；一兩銀子八塊三，不要錢，嫌錢少；不拉夫，嫌夫老。
而且軍閥因利益衝突，內戰頻起，使人民更痛苦不堪：

民國十八年，中國人人燒：一燒×系叛；二燒×軍亂；三燒民甲痛苦益增添！
但民甲們知道得很清楚，軍閥們沒有一个好的：

你說你好，他說他好，誰好誰不好，只有老百姓知道。

徵稅的時候，農民都嚇得戰戰兢兢：

縣政府，一開徵，鄉里農民都吃驚！衙役下鄉帶繩索，說声沒錢鎖進城！

(三)天災：近几年各河汎濫，莊禾漂沒，且蝗虫爲災，農民們只有对天叫苦而已！

酸溜溜苗呀！大水漂呀！糠糝餅子，不管飽呀！

飛蝗飛，蝻子跳，急的莊稼老头上吊！

種莊田，真可憐，辛辛苦苦一整年。不是旱，便是淹，一畝能得打几盃！
最可恨的是，富家每當荒年時，便以為生財有道了！

莊家主，真是俏，越貴越不糶！

無法誠樸的就給別人作工去。但作工是多苦呀！

要吃財主飯，拿着命來換！清晨早上坡，插鋤一枝箭；晌午大犒勞，倆人一瓣蒜；使着老虎腔，小錢不給換！

狡桀的就挺而走險了！

狗急了跳牆，人餓急了把賊當！

（四）賊匪橫行：因官府無能或与之勾結，更橫行無忌了！搶掠姦淫無所不為，富人固無法過活，窮人亦受波累：

七星子，六輪子，捉住財主要銀子！

土匪來把章邱佔，為的章邱富；家富有法跑，窮人受不了！

兵呢？保衛團呢？

送着吃，送着喝；兵不打，官不問，看看得混不得混！

吃老農，喝老農，老農養你嘎！使用遍地土匪你不打，倒把子彈送賊營。

保衛團有飽睡團之稱，誠為我國警政之美談！

(B) 農生生活概況

(一) 享用：農人一切享用，異常簡陋；衣食住都在生活水準以下。穿的是粗布，吃的是糙糧；要吃還是家常飯，要穿還是粗布衣，洋綢洋緞騙人的。

莊農人家有三寶：醜妻，近地，破棉襖。

高粱餅，捲大葱，又好吃又好聽！

朋友們！請你不要以為大葱粗布確比牛乳，西服好些，農人如此自述，不過是阿Q精神罷了！住屋多用坯作成，外附以泥，農具笨物，皆置其中：

三間屋，兩架樑，一头一个大亮窗，这边盛的豆莢皮，那边盛的是麥糠。

夏天蚤蚊肆虐，那里有錢買蚊帳呢！

七月十五磨磨嘴，咬孩脚，咬娘腿。

冬天冷風自牆隙穿入，砭人肌骨，晝間還好，夜間呢？

太陽落，凍死我，等到天明了，太陽出來暖和！

這還是太平年月，倘且如此，一遇災荒，只有待死而已！

(二) 工作：享用虽簡單，工作可複杂了。春秋兩季固然是忙里忙，春冷也不得閒：

大麥忙，小麥忙，拔了麥子又打場。

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亂趕集，身上衣破亂加麻，那有閒錢補箆籬。
秋後去芻草，爲了把鍋燒。

老人拾糞，青年人下地，婦女送飯，沒一丁得閒的人！

老農民，不愛懶，背着糞拿着揪，望見大糞跑顛顛。

麥穗好，人吃飽，麥穗枯，人啼哭，日頭出，爹爹出，田地边上加功夫，媽媽灶前滴汗珠。

他們一點功夫都不願空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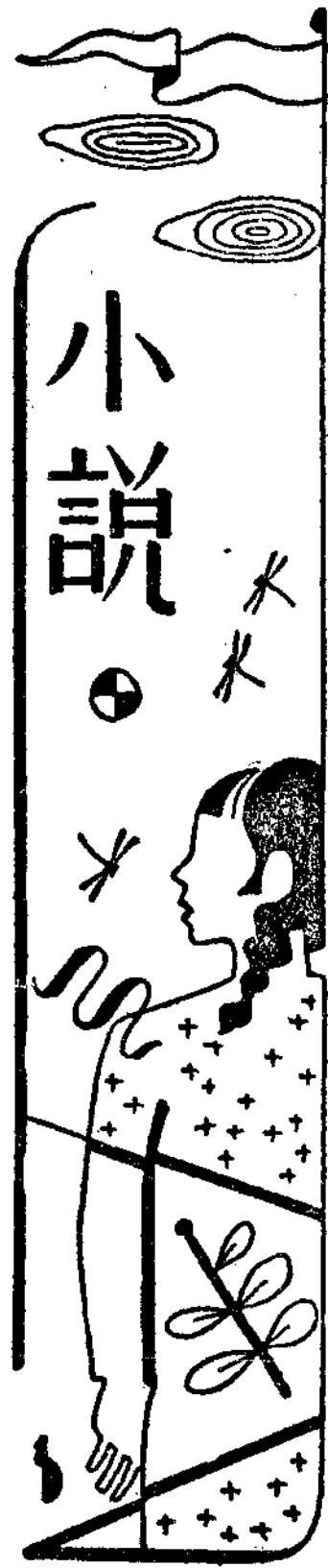
勤拾糞，懶趕集，這是農民的好算計！

他們歡迎女人放足，但这是有理由的。

大脚老婆三件寶：推磨軋碾磕不到；遠地送飯涼不了；碰着亂世也能跑！

都市的女同志觀至此，將把眼一翻，把嘴一撇：「我可是爲的美觀」呵！

以上祇是一個簡單檢討，尙有風俗等項，則擬略而不述。



競爭者

子銓

然……
休業式礼成以後，祿孝教員吳先生整了整白夏布長衫，戴上了草帽，正要準備回家去的時候。突

「吳先生，祕書請你呢，在校長办公室里！」一个校役迎面跑来。

「祕書叫我什麼事？」吳先生不由地一怔。

「是的，祕書請先生，什麼事，我不曉得，祕書不同我說末！」

「唔……」吳先生就轉身過來，向校長辦公室走去，心中不禁有點卜卜地跳着。

「什麼事呢？」他想。「平日見面的時候，也不過點點頭，從來沒有寒暄過。然而，今天却來叫我了！那

東西是校裏出名的判官。一定不會有好事，一定的。另外是沒有事情的末，譬說孝生們的分數，有教務長辦着；領欠薪，干這秘書屁事，至于聘書，那有教員們自己去領的道理……唉，定是倒霉的事……」

他一面价想，一面价可已走到校長室的門口啦！

「憑着命運吧！」他不由地嘆了口氣，硬着头皮走了進去，心中極力鎮靜着。

正盤踞在校長的座位，在結祿什麼的秘書，一看見吳先生進了室裏，就趕忙把臃腫得像西瓜般的身體立了起來，扮出一張笑得生出許多肉阜的臉，連聲地說着：「請坐！」

吳先生就一屁股在那張新換過白色紅邊套子的沙發上坐了下来，嘴角上也吃力地掛出一串笑容，說：

「秘書叫我……什麼事？」

「是的，是的，沒有事情，當然不敢勞動先生，不過有一點小事情。」一面說，一面就轉身過去，從那寫字檯的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來。

「就是，嗯——吳先生，校長說，與先生訂好的一年的合同總祿又期滿了，這就是說，吳先生與校裏辛苦了一年了。這是誰都知道的，吳先生對於孝校是十分尽職的。不過，嗯，校長曉得先生是了很有作為的青年，而且又是剛從一個很有名的大學畢業的，當然前途是很無量，此地是很屈就了先生的。所以末，校長說，對於吳先生的職務，想，想暫時，暫時停止，以便吳先生另圖高就，發展前途，嗯，吳先生，那是要請你十分地原諒的！」

这时吳先生卻很鎮靜地，滿不在乎地笑着：

「那沒有什麼關係的！不過——」

不等他說完，祕書又將那信封送到他的面前：

「這一封信，是校長臨走時寫給先生的，叫我代呈！」

「這倒可以不必，橫豎我已知道了，還要這東西幹嗎？……不過以前的欠薪請你祿一祿吧！」

「這个，嗯，吳先生，你呀，我曉得這个明白人，現在現在校里經費的据措，先生一定很瞭然，那不用我来贅述。這个欠薪，嗯，請先生原諒吧，就這麼祿了，橫豎先生不在乎此，嚶，嚶，這實在很抱歉！」

「不在乎此？你倒好說，就這麼祿了？你在發昏！你不知道我房租欠了三个月哩！……哼，我們當教員的，拿几个死薪水，已經很是難弄了，還要打折扣，而且還要欠了幾塊！……嗨，不像你們有別的進款，可以津貼！……哼！」吳先生這次真的受不住了，便颯地立起身來，粗聲着說，臉鉄青得很可怕。

可是對方也來得不弱，見吳先生那麼一副吃人般的姿勢，就立刻把那副笑容收去。轉身過去仍坐到原位上，冷聲冷氣地回答，腮頰上的肉也一顫一顫地抖動。

「你也犯不着用這麼種神氣對着我，本來，嚶，嚶，我太熱心了，本來只要把校長的撤職書給你就祿了，不必同你多講！……你這種話對校長說才對，同我，沒有關係的呀！……至于你說，我有別的進款，那倒要請問先生，從那里來？……不過我是很會原諒人的，我知道你是氣急才亂說的，对吧！不過你呀，下次要尊重些才是！」

「……」吳先生瞪着眼，僵在那里，說不出話來。

「現在吳先生也可以回府了，午餐的時候到了呢！……恕我不能奉陪，以後有機會還可見面。再會！」

秘書慢慢地把各抽屜都上了鎖，然後又堆下笑容，對吳先生點點頭，匆匆地走了出去。

可是吳先生還是僵在那裏，腦子昏昏地像是要倒下去，心中狠狠地在發痛，像有一千隻，一萬隻手在捏他的心似地。

他只想哭。

二

那天回到家裏以後，那突如其來的刺激，就使吳先生病了一個多星期。

然而他病勉強好全的時候，就給經濟的巨掌抓得緊緊，使他心中痛苦得比生病時還厲害。母親終日哭喪着的臉，妻的產後失調的臉，孩子的削瘦得只有那麼一條的臉……

「仍舊到你堂舅父那里去懇求懇求看，還是那里有點希望，上次也虧他薦到那學校哩！……」於是他很勉強地打起精神來，戴上了草帽，冒着火也似的太陽，匆匆地趕到堂舅父的家。在書房裏找到了舅父。

「這，這叫我也沒辦法的，既然他們不放出一點風聲，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你撤了職，也不通知我

「一声，我也不能替你去延，他們對於我已沒了情誼了末……至于你的撤職，那我曉得。是的，自然不能怪你，總之，唉——市面不景气呀，市面不景气，是真的！現在，真難，裁員減薪，沒有多大靠山的，就會那麼不加理由地將你撤了職。而且，人浮於事，你有個職位，周遭就有許多覬覦的眼睛，也可以說是監視的眼睛，只要你呀，一千回小心中一回不檢點，立刻有人硬綳綳地把你鑿掉，再說鑿掉你的人，說不定，真的，說不定是你的知己，是你無話不說的朋友……唉，雖說『人心不古』，卻也是社會所造成的呵……現在，你可不要灰心，你年紀很青呢……」聽着他那迫切凌亂而且無條理的敘述的堂舅，這老經世故的老人，就知道他的心情也是迫切凌亂而且無條理，於是便搖著頭，帶着五分安慰，五分感歎地軟聲地說着，而且這老人說起來老是那麼一大套地。

「不過，我想請舅父再想想看……實在像這麼失業下去……」

「人浮於事，我不是已說過了嗎，現在沒有機會……不過，至親，我總竭力設法。可是，我也留心，自己也留意留意，比說有地方有空，你就來同我說……切不可呆獸在家裏……」

「是的，是的……」

「現在謀事全靠鑽，你可以時常向外跑跑！」

「是的，是的……」

「多託託人！」

「是的，是的……」

離開了這里，吳先生就跑到民市教育館的閱報處里，把那几份大的報的廣告都很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然而都是些懸賞，緝拿，招生廣告……，卻沒有什麼招考職員等類事情。

吳先生噓了口氣，離了閱報室，又跑去看几个同事，可巧都不在家，於是他又悶悶地跳回家來。

「怎麼辦呢？」妻抱着孩子鎖着雙眉對他說。「錢又完了，米是只有二三天，而且又到了月底，電燈費，自來水費，老媽子工資……」

「唔，錢又完了？」心中像塞滿了冰塊。

「怎麼辦呢？」

「……」

他呆了好久，忽然，臉上現出个慘痛的笑容，把右手牽了起來，用力地從中指捋下个燦爛的金戒來。

「你拿去！」手那麼抖瑟瑟地。

「結婚戒呢你……」妻不覺驚叫起來。

「難道餓死……」

三

以後，吳先生就差不多每天都登在外面。

到閱報室里看報，找朋友，看同事……成了每天必須做的事。然而，每次回家時，總帶着一顆失望而又悲憤的心。「唉，難道這麼一介廣漠的社會中絕對不容許我插足嗎？」夜裏他總是对着帳頂喃喃地嘆息着。

這麼他又默過了十多天。——可是仍是沒有點機會。

那天，他照例地吃了二碗薄粥，又匆匆地跑出門去。

路上，商店底大拍賣廣告，買一送一的廣告，大律師代表宣告清理的廣告……像紀念日的標語似地，那麼走不到十步總有一批的。

「不景氣呀！」他猛地記起他舅父的感嘆詞，心頭就飄過一陣悵惘。於是索性低着頭，默默地走，再不願向兩旁看一眼，二眼。

突然，一介極熟的鄉音：

「老吳……不會錯吧，老吳！」

吳先生抬起头來一看，一張扁而又紅得像柿子的臉呈在前面，一雙活透的眸子在長得可以的西髮下面直瞧着自己。——那一雙熟稔的眸子！

「啊，老陳，是你……怎麼你也到此地來了？」

「來了一年多哩，你不知道！」

「實在不知道，你得意吧！」

「來了一年多就失業一年多！」

「唔！」

「你老得多了，也瘦了！」

「唉，你也老得多了！」

兩丫互相呆看了一会，竟得站在當途有點不大那丫，於是由吳先生發起，到旁邊一座小酒樓去坐着談。

揀了一個較清潔的座位，沾了兩斤酒，几碟小菜。

「請呀，」吳先生呷了口酒。「想不到今天會碰到你！」

「唔，我是早知你在这里，不過，想來看你，唉，真是難見故人面呵！」陳低着头瞧着自己的酒杯。

「那里，唉……如今我也是失業呀！」

「你也失業了……你不是好好地做教員！」

「可是現在失業了，從現在起！」

「真想不到……哈，我們是同病了！」

「同病了——你畢業後有沒有做過事？」

「沒有，畢業後就回到老家，整整地馱了半年，以後末，就給父親逼到這里來謀事！」

「回想我們畢業的時候，心都是那麼的高傲，以為社會正少不得我們，而且大家約定了非百外塊錢的事不幹，教書匠不幹，書記不幹。然而，如今哈……」

「這時候的心還是青年！」

「那末你有沒有托人呢……且談現在！」

「託人是託的，我的伯伯，不過他的職位很小呀，只是個科員！」

「不過也要機會！」

「你呢，也要想法子，你是有家眷的，倒比不得我可以獨個兒亂闖！」

「沒有機會末……人浮於事！」

只有個把鐘頭，兩斤酒就完了，吳先生叫添酒時，陳卻立起來告辭，說他還有點事。

「你現在那里去？」吳先生問。

「我……就是為那個飯碗呀，清早我遇着老楊，記得吧，比你我高一班的老楊，現在在×附中當

教員，他說他學校裏正要聘一個國文教員，叫我託人去想想法看。所以我要去找伯伯，請他去設法！」

「×附中聘教員那倒是個好機會，他校裏的薪水又高又硬！」

吳先生不禁心里一動。

「只怕成功不來！」

「不會的！」

下了酒樓，別了陳，吳先生可着實躊躇起來。「這真是个好机会，而且又是×附中，可是偏給老陳先曉得，不然自己去謀倒是挺合式的……然而老陳失業了一年多了，到如今只有那麼一个机会。若是和他去爭，那自己良心也說不過去。友誼人格……就是成功了怎樣再見他的面……可是，唉，不過他說我是有家眷的，他獨个兒可以亂闖……我有家眷哩，四口之家……友誼人格叫我怎樣維持這四口之家，唉，吃飯……」

「吃飯！」兩字字就像兩斤焦雷，使吳先生猛地記起昨晚妻那張憂鬱而又蒼白的臉。「金戒的十多塊錢又完了，怎樣办呢？」

一橫心，他就奔到他舅父那里。

「什麼事？」堂舅瞧着他那張紅臉發怔。

「×中孝在聘國文教員哩！請舅父想法子！」

「×中孝那倒可以，他校長是我的門生，想這點面情總賣的，不過，你呀，我曉得國文程度有點不大那了，白話不講，所以你末，回去可以去多翻翻古書，比說四書五經，左傳文選等東西。我現在沒有空，要去開會，明天晚上我替你去走一遭，後天你來討回訊！」

「是的，是的。」

「回去古書去看看，說不定後天成功了同你去看校長，說不定校長會考你！」

「一定去看！」

回到家裏，吳先生心中像是含着口苦水，吐不出來：

「如果成功了，怎樣對得住老陳？」

這問題急得他左右不安的。

四

早晨，九點鐘已經敲過了。

因為昨天夜里失了眠，吳先生今晨破例地多睡二、三個小時，這時候才醒來。正用一條毛巾在揩身上一夜的汗。忽然，他的妻急急地走進房來。

「有客呢，你還不起來！」

「唔，有客——」吳先生不禁有點驚奇，他想：還有人來看我？

於是匆匆地洗了臉，穿了衣服，趕忙跑下樓去。——卻是二年不見的校裏平日最相得的老趙。

「几時來的老趙……勞你久待了！」

「才昨天到你好，咱們好久不見了！」

拉過了一陣手，又寒暄一回，接着便感喟地訴說彼此別後的近況：趙說他畢業後就在自己號里混了一年多，他這次到上海來，為的是他竟得那邊生活太乏味，想來換換胃口，弄得把教員做做。

「像你末，當然，家裏又有錢，謀事又不會費力，你伯伯是頂括括的局長，誰不知道，」吳先生帶

着羨慕而又像取笑似地說。

「唉，想不到你也會失業了……所以好幾星期沒信給我」

「你可不託你的伯伯替我想辦法，我是不能失業下去的……」

「他昨天我託他時就說沒機會……有機會總可以的。現在你另外託人沒有？」

「託我的舅父」

「有希望吧」

「希望倒有一點點」

於是他便把×附中正在聘教員，昨天他托他舅父去謀的事統告訴他，只是把遇着老陳的事輕輕地抹掉。接着他又說着×附中許多好處，末了他還是嘆口氣：

「只怕不能成功」

「一定不會的」

接着又談了些別的事情。趙說他還要去看幾個朋友，要走了。

「那末明天來」吳先生送到他門口。

吃過了午餐，吳先生就到圖書館裏去看了半天古書，看得腦子昏昏地。還去訪一次老趙，然而老趙卻不在家。

回到家中，已是吃晚飯的時候。

次日，吳先生一早起來，就想望舅父家裏跑，可是又想到舅父非十點鐘以後不起床時，又不得不捺下性子等着。

六點，七點，八點，九點半……

十點！

一口气就到他舅父的家。

舅父卻已經出去過，剛才回來。

「唉，事也湊巧，祇差了一天！唉，那個位置已經被人搶去了！唉，總祇是我的不是，要是我昨天早晨去就好了……據說昨天下午才有介紹妥當的，昨天早晨還空着呢！只差了一天！真湊巧……然而，然而，也是你的幸運不對呀，一個極好的機會就會那麼地錯過！」

堂舅咳聲地說着，連連地蹬着足。

「沒有挽回了嗎？」像電觸了的，吳先生在麻木中間出這句話。

「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寫聘書！」

「……」

「以後我總替你想辦法，唔，不要灰心！」

「是的，是的！」

他呆了好久，忽然竟得站在这里是十分地沒有意思，於是他就告了辭，那尔老人在他臨走的時候還是那麼地叮囑：不要灰心！我總替你謀替你想法！

像是走了魂似的，他在路上一歪一歪地走着，心中全像凝成冰似地，那麼凜凜地痛着。前面迎頭來了陳。

「啊，老吳你往那裏去？」

「回家呀！」聲音有點發啞，而且臉上又點發紅。

「我，唉，我講件事把你聽，你且慢走！就是，真氣死人！就是前天那尔位置，我講把你聽那尔，唉，×附中一个教員位。我奔走了好几次，然而沒有成功，卻想不到，真想不到給到上海沒几天的老趙謀去了，……唉，我一年多才得那麼一个機會！」

「那尔老趙？」吳先生忽然睜大了眼睛。

「就是我們同畢業的趙文煥呀，還有誰能有這麼大的神通？」

「趙文煥？」他眼前立時竟得全瀾滿了黑，一个兇惡的魔鬼，有些像祕書而又像老趙，變的，幸着那麼大的一根棍子，向他劈頭打下……

一九三五，九，十五，晚。脫稿于湖州。

K 站長

黃 填

晚秋了。站台上才種了一年的法國梧桐的樹葉，早已飄滿了一地，沒有落下来的，也只像垂死的病人一樣憔悴而無力的被風吹得搖搖擺擺，發着颯颯的嘆息般的声音。沒有太陽，天空被一層灰色的滿含着水氣的雲籠罩着。

第四十三次的下行列車已在後站開出了，站台上還是靜靜的沒有多少旅客。站長K，匆匆地從屋里跑出來，帽子也不會帶正，走到一個懸挂着的二尺多長的鋼軌前，用鐵錘連擊了九聲。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声音淒厲清晰，刺破了平靜的空氣。寥寥的幾個旅客，都是胼手裂足的窮苦的鄉下人，趕忙拖着小孩子，挑起了破舊另亂的擔子，擁到站台的前面去。

「不要忙！」K站長高聲叫了起來，「火車剛在後站開出呢！」

旅客全不睬K站長的話，只管把自己挨到最前面。瞅着那些窮苦骯髒的農人們，禁不住繃着眉头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K站長是一個矮小黑蒼的漢子，一對小眼淚在廣被縐紋的前額下面，辛勞的工作，同事以冷酷的調侃與譏諷，睡眠的不充足，雖然年齡還不過三十多歲，却已是十二分的蒼老了。

近來他時常沉思着，心老是有了一條鍊子縛着似的悶與疼，只要一空下來，就不能自主的墮入孤寂無助的痛苦的思想中了。本來是具備着懦弱的性格，現在是更見得膽怯，緩慢與無用了。

看着那些少得可憐的旅客，他心里感到無名的煩惱，陡然想起了今日車務課長在電話里斥他不盡力招徠客貨的話，他恨起這鎮上的人來了。

「媽的！都是窮得入骨，偏偏二條腿却來得，上几十里外的城里去，老是邁着一雙毛腿跑去，總不肯破費几毛錢坐一次火車；一天到晚，永遠只有二三十个旅客了。」

他低低的恨恨地咒罵着，惘然在站台上走來走去，偶然抬頭向天空展望一下，看見了在遙遠的樹尖頂上透出來的一股濃黑的煙。

他知道火車來了。跑到屋里，撈起了桌上二面紅綠旗，扣上了頂下第一个鈕扣，把帽子按了按正，在角落里拿出了路簽，再跑到站台上時，列車的機車已在密集的樹叢中探出了頭，吼了一聲駛來了。車停住了，旅客爭先奪後的擁上去，把下車的旅客塞住了不能下來。K站長也顧不到這一些，忙忙的跑到機車跟前接受了路簽，趕急跑了回來看客人都上下妥當了沒有，好容易那几个挑擔子的客人上去，接着又擠出了几个挑擔子的客人下來。

再沒有人下來了，K站長掏出表來，剛剛一分鐘過去了。幸起了綠旗，拿起口笛長長地吹了一聲，機車立刻應了一聲吼叫，拖着列車向前駛出了。

K站長回到屋里，丟下了路簽與號誌旗，立即用電話通知了前後二站和車務課，然後脫去制帽，解鬆了頂下第一个鈕扣，坐倒在一只椅子上，不由自主的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惘然四顧，小小的屋里的每一件東西都有點刺眼。正對他前面，那電話機上的二个亮得發光的鈴，老是吵鬧着不休，他煩躁地又解下了一個鈕扣，他恨起每一件東西來了。

他憎惡着自己，他憎惡着車務課里上級的員司，他憎惡着鄰站的同事們，他憎惡旅客，他更討厭

那一副天天吵得人昏頭昏腦的電話機，和不斷地駛來駛去的一次的列車。

滿胸蘊蓄着憎恨的感，然而他的膽怯却克服了憎恨的心理。那課里上級員司的傲慢的臉，那同事的含着骨頭的刻毒的譏諷與侮辱，也會激發了他的憤火，提到丈把高，幾次想給一個爽利的對的答覆，然而，一來口拙不善措辭，二則怕事，因此屢次縮住了。

「我不將更得罪人嗎？」他想，「我沒有與援，怎能同他們反臉？並且我，每天的營業進款老是排在最末位，我能同他們相比嗎？」

「除非這裏每天都有几个整車貨物運出去，客票也能多賣出几十張，那麼，課長一定能另眼相看，同事也不會投井下石了，即使有，也不必怕懼了。可是，有着四通八達的河道，水運又比了火車運價低廉，會打祿的鄉下人誰願意出高价走鐵路運輸呢？」

紛亂地轉着念頭，他知道像這樣一天天過去，現象是永不會好轉的了。課裏的嘉獎晉級，同事的和衷共濟，永不會輪到他身上了。只要能維持一天，就多吃一天飯，不開革，不降職，已是頂幸運的事了。

風加緊了，屋外的樹葉已從低低的颯颯聲變成淒厲的叫聲。天已黑了下來。他一動也不動的坐在椅子上，突然電鈴急促的響了起來，「……」，正是在呼本站的呼號，他的心跳了一下，全身的神經都緊張了起來，他惶恐地抓起听筒。

「老K嗎？」後方站長O的漠然的声音，「四十四次車可以開行嗎？」

「可以，可以！」K站長放下了一顆跳蕩得不知所以的心，謙虛地說，「什麼時候請求呢？」

「十八點四十分。」

挂上听筒，無力地倒在原座上，想起了剛才C的傲慢冷漠的聲音，心裏出奇的悵惘與憤恨。

「这小子，」他恨恨地想，「本來不是一個小小的司事嗎？只因派到了一個水道閉塞的小站，居然每天有那麼一車二車的稻裝出去，運費有限幾塊，却被課長賞識了，沒有多久，便從司事憑空跳到站長，肚裏狗屁不通，一升遷，馬上就這樣驕傲起來了，好像只有他才是唯一的人才，好像全虧他，路局才得維持了似的，忘了自己是差出身的得意起來。」

電鈴又在響本站的呼號了，K站長神經質地抓起听筒，聽到又是鄰站C的聲音，才放下一顆不安定的心。

「四十四次車正點開了。」

他本能地走出屋子，把鋼軌擊了六聲。站台上已被夜佔據了。遠處的樹木和茅屋都已隱在黑暗裏，看不出一絲清楚的輪廓。站台上的站名燈還沒有燃亮。

「老王！」他喊了一聲，黑暗中一個高大的差揉着眼睛走了過來。

「老是打瞌睡！」他望着那懶惰的差埋怨的說，「四十四車在後站開出了，還不趕快掌燈！」

那差差嘴裏咕嚕着跑進屋子，找到了火柴，把屋內的煤油燈和站長用的號誌燈點亮了，又跑出來把站名燈燃亮，煤油的火燄蹙着黯綠的光，在茫茫的一片黑暗中，只照亮了牠本身不到二尺的

一个圓圈。

不知从什麼時候起，風開始像咆哮似的吹着了。K站長縮縮肩膀，竟得有點刺骨。

忽然有一抹陰影掠過心房，他竟得好像有一件重大的事被遺忘了。他想了一会，他看見只有那菜差在站名燈的慘綠的燈光下踽踽地像幽靈般移動着，猛的想起这一次列車還沒有賣去一張客票，心頓時像無數的蛇躡咬着似的痛楚起來。

「首先是申斥，第二次加上罰薪，第三次却記过一次，說不上過几日會得捲着鋪蓋另請高就哩！」

他嘆了口氣，在站台上走來走去。那埋在一身變了紅色的嘩嘩旧制服裏的矮小的身軀，在暗得瞧不清什麼的站台上，更顯得特別的渺小可憐。

最後一次的旅客列車過去了，K站長回到屋裏，檢點一下賣出的客票，三等票賣去了七張，四等票賣去了二十四張，路程都是很短很短的，計祿收入的銀數，才只有十一塊五角，瞪着这几張從貧窮交迫的鄉下人懷中取出來的破旧的角票，心裏又是酸又是苦，他可憐自己，他更可憐起那一批窮苦的主顧了。

他把進款報告了車務課，獨自悶坐在椅子上，無止境的幻想着。這已是他的習慣了。這孤立在荒野的內地的小站，除了他，就只有那蠢得像豬一樣的菜差老王，和在二端轍尖上二座閘樓裏面的一

对轉轍夫，本來還有个司事，最近課長因為这个站沒有客貨，所以調走了。現在他是站長，他又是售票員，又是貨物司事，又是事務員，他要授受路簽，要售票，要辦理托運的貨物，要核計進款，要填寫報單和站上各種各樣的案事。雖然旅客和貨物都少得可憐，然而一个人做着七八種賤務，却也夠困的了。偶然空了下來，他只能坐在椅上發怔，沒有人同他閑談，他也不去找人敷衍。有时拿起听筒，聽見旁站正在欣洽地談話，他也會想岔上几句，可是想到徒然討沒趣，終於又把听筒挂上了。

難堪的寂寞与疲倦的感竟兜上心头，他打了个哈欠，想起了夜裏還有二次公務列車，竟得該是睡的時候了，提起了桌上的燈，踉蹌地走進隔壁一間的小屋。

睡倒在牀上，竟得神志有點恍惚，自己按了一下額心，却是可驚的燙手，他知道热度很不低，心裏慌張了。焦急地躺着，好久好久，只是不能入睡。頭腦開始疼得像被一條鉄箍緊緊的束住了，喉頭乾燥得像要裂開。他試試想起来喝點水，上半个身子才勉強掙扎起來了一點，頭突然暈眩得睡了下去，他呻吟着，記起了夜裏的公務列車，虽不在本站停止，可是路簽是不能不授受的，自己又起不來，要是耽誤了这事，那大大的處分才真是受不了。他無力地喊「老王」，却只聽見比他聲音更高的鼾聲，抓起枕畔的表一看，知道第二五一次公務列車快到後站了，沒有多久便要通過本站，他急得把板壁亂敲，好容易才聽見那魯鈍的柁差醒了。

「什么事，站長？」老王从夢中嚇醒過來，以為發生了什么事了。

「老王！」站長緩緩的費力地說，「我病了，快替我倒一杯茶來！」

老王披了衣服，倒了一杯濃濃的茶，K站長竭力支起上身，抖擻地接過來一口氣呷了下去，對老王說：

「快替我打個電話到課裏，說我病了，請三天假，明天一早派一個替班站長來，夜裏你可不能睡了，準備着聽電話和接路簽吧！」

老王答應着走了出去，K站長又橫了下來，喉頭雖不像要裂開，可是頭腦還疼，混身像被火烤了的發熱。老王在外面打電話到課裏，他睜着眼睛望屋頂。不久，他聽見從遠處傳來了列車駛來的聲音，他又聽見老王走出去了，他心裏焦慮着，恐怕這愚笨的傢伙誤了事。

夜裏列車駛行的聲音，比了白天分外清晰，雖然很不低的热量使他發昏，可是那天天看着聽着的有了十五年的經驗，只要有一點知覺的說話，不必說聲音已由低而響，即就那輪子磨擦鋼軌接連處的特異的一聲聲逐漸由密而稀，他也知道列車已快進最外微光了。接着他聽見了機車的吼聲，他屏息着，在一瞬間，列車的聲音又漸漸變得低了，他知道已通過本站，一直提心吊胆着，也漸漸安定了一些。

实在太疲乏了，眼睛慢慢的闔上了，然而睡神沒有給他舒服的休息，只是不斷的做着惡夢，突然他又聽見了一聲怪叫，驚醒過來，心突突的跳過不住。他聽見「轟轟」的列車駛行聲，意識到第二二次公務列車開過了。他想，今天都過去了，只等明天替班到，就可暫時沒有責任了。

老王輕輕地趔了進來，把路簽靠在牆角。

「拿來我看！」K站長說，他不很放心這案差。

老王把路簽遞給他，接了過來，掙着疲倦發紅的眼睛，只瞥了一下，K站長叫了起來。

「怎麼啦？你這傢伙！你把路簽用錯了！」他氣憤地把路簽擲過去，手軟無力，沒有擲中案差。那愚笨的人畏縮地拾了起來，胆怯虛心的望着K站長。

「得啦！」K站長喘着說，「我一病，又出岔子，一頓申斥還是頂便宜的哩！」

K站長越想越氣越懊傷，臉上因病與不安定而紅漲着，想起了課長森冷的臉色，想起了剛剛早晨平空還受了一翻申斥，這一次用錯路簽可還了得？雖說病了，已預先報告了，可是「督察不週」是不能辭咎的。

一夜不曾睡着，到了早晨，熱度却出於意外的低了一些。K站長勉強爬了起來，扶摸着走到電話機旁。

晚秋的早晨是很寒峭了。他打了个冷噤，顫慄的手搖着車務課的呼號，立刻聽見回鈴，他把聽筒抓到耳旁。

「車務課嗎？」一半是病得無力，一半是心虛害怕，他卑微地問。

「是那裏？」課裏的行李司令冷冷的聲音。

「我是K，」他喃喃地說：「昨天二五二次車用錯路簽了。」

「怎麼一回事？」那面的聲音立刻嚴峻了，「你在幹些什麼？這天天傳遞的東西還會弄錯？」

「我昨夜病得起不來，」K站長緊縐着眉心更低恭地說，「我叫來差老王傳遞了。」

「路簽可以交給來差去傳受嗎？」行車司令一點也不客氣的嚴厲的說，「他能擔負得了那個責任嗎？你不是第一天幹運轉，怎的這也不知道？」

「我知道，可是我病了呀！」他着急地分辯着，「我的頭腦暈得起不來，站上又沒有別的司事，沒有法子，只好交給來差辦理了。」

「無論如何，你的責任是逃不了的。」行車司令說，「趕緊做一個報告吧！怎樣處置，得等課長看見了報告再說哩！」

他聽見行車司令一乍冷笑，接着聽見重重地挂上听筒的聲音。他心裏充滿了慚愧，氣憤與害怕的心緒。頹然的挂上听筒，倒在椅子上，二只手撐着頭，幾乎哭了出來。

「唉！我是怎樣的被人們鄙視着呀！永遠的聽他們的申斥與諷刺，永遠看他們的冰冷無情的嘴臉，我的牽動和言語從不會對的，極力想討好，反而博得酷烈的譏笑吧了……啊！難道我真什麼都不及人嗎？A站的R站長，S站的Y站長，P站的C站長，我果然及不上他們，他們是鐵道管理科的孝士呀！然而像H，L，W，Z這几位站務夫出身的站長，難道我還趕不上嗎？」

他痛苦的地捧着頭，心裏如吳夙作浪的海洋一般不平靜。他想起了誰都不滿意他，不論上級員司，各站的同事，即是級位低於他的司事，甚或那些鈎夫，調車夫來差和路警等等，也很少有一個服從他，以他為上司而有一些尊崇的態度的。當他想到這裏時，腦子更作怪的痛苦與紊亂。

「媽的，不幹了！」他恨恨地想，「爲什麼我要被人們這樣瞧不起？爲什麼我不爭他一口氣，把這牛屁事辭掉呢？」

然而，正這樣轉念時，他立刻想起了正在水災區中的家鄉，想起了剛逃到也不是寬裕的亲戚家中的遭盡流離顛沛的父母和妻小們，他嘆了口氣。

「真要離開了這裏，到那兒去找飯碗去养活那老老小小的七口人呀？」

早晨第一班下行列車駛來了，替班站長乘着這次車同來。K站長迎着他說着許多費心感激的話，把事情交代了他，回到房裏重復睡下，心裏在盤算着報告如何措辭。

憑怎麼樣費尽心機，極力聲明病得怎樣沉重，怎樣連忙請假及請求派替班等等，可是，要不受處分是非分之想。K站長知道得很清楚。課長素來不愜意他，別的人更看風使舵，見他不受課裏重視，誰會來同他敷衍？更沒人在課長跟前說好話。他曉得用錯路簽並不是大不了的事，這岔子出在旁站，是絕不用担心事的，可是他，那就難說了。

報告呈上去了，一直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他不曉得將會受怎樣的處分。「申斥，」他哆嗦着轉念，「那是家常便飯，不蒜什麼。其他呢？薪水是罰过好幾次了，『過』也已記上了一個，從前並沒有什麼大錯誤，尚且這樣，這一次可說不上了。但願飯碗保得住，憑他怎樣的處罰，也只有忍受哩！」

一星期後的運輸週報上，懲罰登記欄裏有下面這麼一條：

「××站長K，×月×日，第二五一，二五二次公務列車誤用路簽，該站長顛頑從事，屢生事故，殊屬非是，着減薪一級，並記过一次，以懲後來！」

捧着那份運輸週報，K站長手裏發着抖，心裏在微倖還沒打碎飯碗。

搜 糧

洪 濤

二月天。

北風嘩哪，嘩哪的怒吼着，滿山的精皮樹枝不住的顫抖，宛如冰天雪地的叫化子。天陰暗着，欲雨不雨的樣子，彷彿發氣人的臉。時間虽然是二月天，可仍像嚴冬那樣冷。山頂的積雪，一點兒也沒消融，還是那麼天雪一色。

徐二的房門半開半閉的。爐里的青崗樹根火，熊熊的冒着火焰。一縷縷的青煙，由門縫出去，又立刻被風阻擋回來，繞几个圈兒，瀰漫了屋空，宛如初冬的早霧。

徐二坐在火爐旁，雙腿八字式的擺開。早煙管啣在嘴角，一眼瞅着地，可是心卻在吃飯過日子的事上着想：

——瘟神爺要儿时才走哩！油沒吃的，鹽也沒吃的。天殺的会把人害死啊！

記起王司令的隊伍來，他便要詛咒謾罵了。恨不得把他們殺完滅尽才干心。

自從王司令的隊伍駐防養萍以來，鄉人們怕拉夫拉兵，都暗暗躲在屋里不敢上街。徐二像閨女樣的藏在房里已經月餘了。淡水、粗飯雖然還有吃有喝的，但他們是靠賣柴吃油、鹽，穿衣服，支門差使用的人。數月未趕場，卻只好受困吃淡飯。

徐二已四十餘歲了，一副忠厚老誠的面孔。他的破藍布的短襖上，薄薄的鋪一層柴根灰，好像初冬天下的青霜。血紅的眼圈，老是那麼水汪汪的，像傷心的淚人兒。大指姆般粗的草繩，緊細在腰間。牛肉色的面皮和額上蚯蚓般粗的縐紋，說明了他終年勞苦的成績。他吐了兩口唾沫，突然頭一揚，記起已到二月底，搬指一蒜地方款，團費……又是催收的時候了。不禁打冷寒噤，自言自語的埋怨着：

——哼，就是要命也得上街。眼看看皇賬又到跟前了，明天教六娃也去。我看再不趕緊跑几个錢，又会坐牢，上吊，挨皮鞭……唉！那有莊稼人活的路啊！

王大嫂沉默着消瘦的臉皮，坐在徐二的對面。麻籃子（三）放在腳邊，破汗褂執在眼前；一針一針的縫。一个洞，一个洞的補。聽見上街——尤其教六娃也去……几个字，彷彿几根釘，立刻釘得他心靈痛酸，週身战抖着不安。針往補巴上一插，白瞪眼楞着徐二：

——上街價，怕說瘋話哩！你老鬼不害怕一个人去好了。誰要了我的命也不願教六娃去。你不聽說前天挨刀的些還跑到清河里挪來的嘛……百姓難得当，既要錢又要人……

徐二持着旱煙管在地上几敲，——哪哪哪。雙腿一交架。

——那麼你說怎了？沒油鹽吃都是小事，眼看到了月底，地方款，團費……又是催收的時候了。拿

啥給哩？瘟神爺的刑法誰受得了……

——天殺的啊！剿她媽的××哩，剿×哩！誰請他們來的？把百姓害死了，又要派糧派款，又要挪伙，挪兵。他們比匪還要加多少倍啊……哼！說哩，六娃打牛出去这一天了，怎麼還不見影兒……

——嘖嘖，格外難過，再利害，未必還追到坡上挪來了。

破汗褂往上一扔，起來就一拐一拐的向門口走，边走边埋怨着：

——他不是追到坡上來挪哩，不碰到搜糧的了，你看挪得去吧，河坎上的福成子，王喜娃……他們不是樣子。

搜糧兩個字，兩根尖銳的針，一根刺着頭，一根刺着心，刺得他心靈顫動，目瞪口呆的一眼瞅着門角落。彷彿許多的老摠，團丁和差人，在那里掘的掘，罵的罵。他半天才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青天：

——天哪！救苦的蒼天，望你老人家保佑啊！我們一家人要度日哩！

記起蒼天，驚慌顫動的心才稍平靜一點：一家人終年辛苦，用血汗換來點糧食，除付給掌櫃（三）的外，還度不過春荒。未必蒼天偏不睜眼睛，故意使瘟神爺（搜糧的）來搜去。況且一家人，素忠厚老誠，不亂作亂為，只知道下苦做莊稼。他始終相信「好人自有天賜福」一句話的。

想到藏糧食的情形，顫動的心便越發鎮靜了：聽見搜糧的風聲，即千方百計的設法躲藏，未必瘟神爺們生的有順風耳和過木眼。

——我就不相信他們有多少利害，只要長的沒有「過木眼。」

可是記起河坎上李玉家藏的糧食來；自信的热心立刻又变冷了。李玉家藏在瓦縫里的糧食，都会搜了去，自己的恐怕难保得穩。瘟神爺虽然未生「过木眼」，但已夠尖銳了……想来想去，這樣走不通，那樣也难靠得穩。終归一句話，聽天由命吧！

——全憑天爺賜福啊！你老人家要睜眼睛，我們一年四季只有這樣老好了。

徐二在愁鬱他的糧食，王大嫂卻在擔心他的兒子。推開房門，一股寒風吹來，塞住了她的喉嚨，臉皮彷彿刀戳樣的痛。出門一望，寂荒的山坡上，立着几根精樹枝，沒有牛羣也不見牧童。——六娃，陰暗的天底下，現着一重重的荒涼山峯。

——鬼兒子啊！誰叫你去來的……這時候還不見回來……該碰不到天殺的吧。

一陣緊湊的脚步聲，——拍拍拍。轉眼，六娃已到院邊，斷鎌刀掛在屁股沿，使牛棍擡在肩上。圓眉瞪眼，氣喘咻咻的，好像狼追來了的綿羊，鷹爪下逃出來的鷄雛。

王大嫂既驚又喜，一眼釘住六娃；恨不得一把抱着，恐怕被瘟神爺吞了去。半天嚙嚙的連話也說不清白。

——哈……哈事啊……六……娃……跑的這个樣兒？

六娃顧不得答話，眼睛鼓的像燈籠，邊說邊向屋里跑去找爸爸；

——爸爸……爸爸喃搜糧……搜糧的來……來了……到李家壩去了……

——瘟神爺來……來了，碰到你……你沒有……

旱煙管往過一扔，便連跌帶滾的往起來爬。一口烟未吐出來，嗆的他咳嗽流眼淚。恨不得用手在六娃喉嚨里去掏，打聽仔細：

——噫……瘟神爺來了，來……了，誰說的？你看見沒有？

——誰說的！我看見到李家壩去了，才往回跑的。

——哼，瘟神爺要把人害死了啊！我……看看……

爛草鞋加緊一綁，毛辮子往頭上兩盤。翻身便向門外跑，觀察動靜到底怎樣。王大嫂站在門邊，半天說不出來話。看不慣徐二的行動，才撅起嘴唇埋怨着：

——老鬼總是那麼詳細，來就來了嘛，還要親眼去看哩，兒子說的話還不信。

四山里的狗在吠，各坡上的人在叫囂，天依旧是陰暗，風仍在嘩嘩的狂嘯。

河坎上一個人，在驚飛的跑，似隱似現，漸漸出現在眼前。好像被犬追着的兔子，彎着腰，縮着頭，一直往前跑。明明是熟人，卻一時不知道姓名，記再記，好容易半天才記起來了。

——哦！唐老五啊……啥事……啥……

跑到徐二的近前，才鬆緩了一下脚步。好像打悶了的雞，一跌一拐的往上爬。走上了坎沿，口張的多大，可是說不出來話。

徐二急的想在喉嚨里掏。

——究竟啥事？唐老五，

唐老五喘了半天氣。

——搜糧的來……來了，還不曉……曉得嗎？

——在那里你看見嗎？

——那里……正在李家壩挨門挨戶的搜哩……哼，瘟神爺惡的很。連李二家的一碗米兩升包谷都倒去了。

——哦！瘟神爺這樣利害啊……

唐老五喘了兩口氣，便又急促的邊說邊走了，頭兩擺，牙齒緊咬着：

——哼，惡的很，惡的很。簡直沒有世道了……我去給他舅舅家報了信，怕他們還不知道影兒啊！

唐老五猛轉一彎，一溜烟便不見蹤影了。

徐二呆瞅着四郊，可是心卻在糧食上着想。四升黃豆藏了，一斗二升包谷藏了，八升谷子也藏了。

……忽然記起簸箕里準備磨的四升包谷來，心突突兩跳，翻身就連爬帶滾的往屋里跑。

——六娃……六……快叫你媽把簸箕里的包谷藏了，來，來……來了，瘟神爺來了，快，快……

王大嫂白瞪起眼睛。

——啥……來了……格外难过，他老是那麼窮啊！未必連几升糧食都要哩！

徐二眼一楞，端上簸箕就往睡房里鑽。

——啥，啥……問她娘了×哩，耳朵聾了……

猛然与房門一碰，沙沙沙的撒了滿地，越着急越挪不進門。

——她媽的，我一個人吃價，手斷了，連忙都不來幫一下。

想藏入老鼠窟窿，怕老鼠吃。想塞入床底，又怕瘟神爺倒去……向那里藏呢？这里不妥當，那里也不放心……想，再想，終於想不到一個妥善的地方。

突然，狗急促的吠了幾聲，——汪汪。他心里突突突的兩跳，臉皮立刻發了熱。雖然沒有看，但他知道一定來的有生人。

簸箕猛煞往床下一塞，伏在窗沿上向外望。穿皮外套的軍官走前面，着皮袍馬褂的紳士緊跟在後邊。軍官頭縮在毛茸茸的皮領里，一手執着籐條馬鞭，紳士右手提着衣襟，嫩活活的蘿蔔絲白雪毛，輕飄飄的擺動着。後面隨着幾個背槍的丘八，刺刀插在槍端，明晃晃的閃着白光。他望着，不竟抖抖抖的打了个寒战。

——天哪！果真來了！

徐二一望再望，不知如何是好。不指望蒼天，也不擔憂糧食了。只焦慮有什麼禍事啊！這些貴客上了他們的破草房門。

軍官紳士，丘八……踏入了門，紳士先開口：

——掌櫃的哩？掌櫃的那去了？

王大嫂苦笑着瘦臉，忙起身答應着：

——老爺啥事？……啥事？……

徐二立在窗前，想出去，胆战，不出去，害怕乱搜尋。只等大兵乱夺乱搜过来了，才硬着头皮跳出了睡房門。

——你就是掌櫃的嗎？借五斗糧食……近來山里雪未化，一時糧缺了，所以才來鄉下借點。將來准你們抵款。

徐二立在牆角邊，雙腳站不穩，兩支手也無地放。縮著頭，弓著背，似冰天雪地的鷺鷥，也似見了蛇的青蛙。聽見五斗幾字，不由得打了寒噤：

——好……好老爺哩！……我們是窮人，那有多餘的糧食哩！……

王大嫂聽了徐二的回話，不由得冷汗直流，深恐他不会說話，得罪了軍官老爺，犯的法越大。一步搶上前，格外和藹的求恩情。

——好明白的老爺哩，我們是窮人家，天年不收，糧食還不夠一家人吃。只要有的話，還說啥。請老爺們向財東（四）家去借。窮人家那來的幾斗糧食呢，老爺是聰明人！

紳士鼓著燈籠般的眼，死釘住徐二：

——哼，畜生，真是些畜生，光認得糧食不認人。不是王司令駐守這里，你們還得在這里做莊稼……哼……你們哪來的糧食來的？你當是你們做下的……為點糧食，教副官也跟著我們受罪，這樣

冷的天氣……

徐二瞅着門角落，臉皮一陣熱一陣冷。偶爾向紳士瞥一眼，面龐慘白瘦弱的似鬼王。高高的鼻樑，深深的眼窩，明明是洋鬼子，卻穿着中國的紳士服。說話時八字鬚兩翹，比鬼王還兇惡。

徐二不敢開口，王大嫂战抖抖的乞求着：

——老爺啊！請向有錢人借，我們實在是窮漢。

紳士彷彿未聽見，瞅着屋的四週：

——搜，搜，搜吧，明知道藏了，鄉下人是「不見靈堂不落淚」的傢伙。

差人丘八走在前邊，軍官紳士尾隨在後面。櫃子，箱子……翻，再翻，老鼠窟窿搗，又搗，搜遍了樓下，又搜查樓上；翻過屯子（五）空的，揭開竹子樓板，亮的屯子里不見包谷，谷子……背兜里沒有豆子，大米……搜，再搜，搗遍了牆縫，戳遍了老鼠窟窿，終于不見包谷，谷子……的面，糧食的影兒。

百姓仇恨他們的行爲，蒼天也不滿他們的動作。北風捧着青烟的手，對直衝向紳士的面部，即刻不住的咳嗽淌淚珠。氣憤還未發過，接着又是火上澆油。雙手揉着淚眼，粗声咆哮着：

——烤她媽的什麼東西，真是鑽了畜生窩里來了……搜不到，你當就完了嗎？藏在那里了，快說出來，不然就是「猴兒上樹」（六）你試試看。

王大嫂哭喪着臉哀怜着：

——老爺，實在沒有啊！那敢藏。

徐二倒退了兩步，不住的瞅着門角落，心里忐忑着：

——我們靠賣柴吃飯呀……

軍官瞥見門角一堆亂草，隨手用馬鞭探一探，怎麼？是土地，可是咚咚咚的水板的聲響，彷彿木棍立在樓板上的音調。唔，一定有計較，他用手在紳士背上一拍。

——你看，這裡有東西哩！

紳士的头猛一轉，鼓着圓楞楞的兩眼，驚奇的尋視着：

——嗯，唔……不錯，不錯，副官的眼睛究竟好……我看……我……

隨手用木棍一探，確是木板的響聲。紳士的眼皮兩翻，唔，有了。記起河坎上一家藏在在地窖里的糧食來，越竟有希望了。

——哼……哼……一定在這裡，一定，一定……來個人……

徐二一口氣未呼出來，便雙腿跪下地，眼淚一顆顆往下滴。

——老爺啊！那是……是茗窰（七）……

王大嫂嗚咽的哀求着，彷彿要奶吃的小綿羊。

——老爺，那是茗窰啊！揭不得，一敞氣就壞了，我們要靠茗救命哩……做好事哪！

挪開了亂草，是一塊新土地。雖然既平又光，可是裂開着新穴縫。一鋤掘在上面——嘭，好像打在木板上。一鋤鋤的掘，細心留意的挖泥土。除去一層薄土塊，舊門板躺在下面。揭起了門板，包谷，黃豆，谷子……各種各樣的糧食呈現在眼前。紳士又驚又喜，八字鬚不住的翹，即速吩咐團丁來過斗。

徐二王大嫂齊嶄嶄的跪在地上，好像殺場上的犯人，水里的鷺鷥。

——老爺啊！我們要靠糧食救命哪！

——老爺，做點好事哪，念其我們可憐，留下一點啊！

——抗糧不交，違犯軍事，不懲罰你們就是好事，留下一點，留下你不吃。

丘八制過了數目，黃豆、包谷……共是二斗半。紳士眼皮幾霎，鬍子兩翹，一手拍着軍官的肩膀。

——這是副官的功勞啊！副官真是命大，眼睛尖銳，我們沾光不少。

——好說，大家的功勞。

黃豆，包谷……分裝了兩背兜，紳士命令徐二父子一人一背兜。

——走，趕快送了走，到糧秣局去扯收條，隊伍等着吃晌午哩！

彷彿泥封了徐二的心口，有話也難說出。王大嫂跪下叩响頭，淌着滿臉的淚珠。

——老爺啊，做點好事哪！一家人要靠父子倆吃飯哩！請另挪人背……我們情……願不要收

條……

紳士未咆哮出口，軍官的怒火已湧上了心头。執起馬鞭，就是惡狠狠的幾下，——啪，啪，高聲怒罵着！

——媽的×……走，背了走，兵士們還等着吃午飯哩！真是鄉下人，還把你們的人吃了不成。
——生就的賤骨頭，驢子行，馱重不馱輕。惹着副官惡氣走，快走。

挪去了六娃，犹如割掉了王大嫂的心肝。她不由得撲倒在地，雙手抱着六娃的雙腿，至死也不讓他去。

——六娃就是我的命，搜去糧食，還要挪走人，啥道理啊！……

紳士的八字鬚兩翹，氣憤像火燄樣的往上冒，一手抓住六娃的亂頭髮，朝王大嫂的肚皮就是嘍嘍的幾腳。

——狗×的，不是好東西，揍死你个潑婦，走，馬上背了走。

六娃彷彿鷹爪下的雞雛，驚嚇得一點靈魂都沒有，彎腰縮頭，颼颼的戰抖。任隨紳士們的意志，說東便向東，說西便向西。

徐二，六娃押在最前，紳士、軍官……隨在後面，有的馱着糧食，有的背着槍械，有的空着兩手……大隊人馬向前進發。

徐二掙扎着向前馱，淚珠掛在眼簾，一步落一點。他傷心瘟神爺搶去了他的救命金丹——糧食。又胆寒他們父子倆入了虎險。边走边低声喊蒼天：

——天哪！我死活都不要緊，千萬要六娃回家啊！……

王大嫂淚汪汪的站在玩邊，眼看着瘟神爺搶走了糧食，又挪去了主人，糧食可以另收，人由那兒來呢！轉灣，漸漸的渺茫，又慢慢的不見，越看越傷心，由不得便號咷起來了：

——天娜……天……：啥世道哪，自己的東西，自己吃不到口，哪有莊稼人活的路啊！……天爺保

佑他們父子倆。今夜就回來，我們是老好不过了……天殺的，總有滅亡的時候哩……天哪……天，陰沉沉的，風嘩嘩的吼着。是爲徐二叫苦呢！或是爲被壓迫者鳴不平！

十一、二、一九三五。寫于故都。

註：(一)趕場即趕市或趕集之意。

(三)某鄉佃戶稱地主爲「掌櫃的」。

(五)盛糧食之物，用竹編成。

(七)某鄉稱白薯爲「茗」。

(二)某鄉婦人盛布片針線之類的東西，用柳條編成，稱爲「麻籃子」。

(四)即有錢人的意思。

(六)用繩將人吊起來，稱爲「猴兒上樹」。

漁村裏

時 鳴

一

參加了盛大的第二次「請龍會」回來，已是黃昏時分了。阿生叔疲倦地坐在屋簷下，口銜着旱烟管，呆望着西方天尽头沒了半午的血紅太陽。天上是一抹的黃色，而且亮得特別。

「天若黃亮，地要水漲。」阿生想。

「水漲」往常看到黃亮的天，是恐怖的成分多，可是近來任誰都在盼望水的降臨，雖然並不希望多得會漲起來。

一定是誠意感動了天，不然會得當日裏天就黃亮起來？

這新發現的推斷，安慰了他不少。他得意地搖出了烟管頭的灰，從腰間的烟袋里掏出一撮烟葉子，塞滿了烟管頭，用洋火燃着；把一隻脚蹺起來擱在橈上，緩慢地抽起來。白的烟迷在他的眼前，散開去。

什麼都變了！阿生又想起來。可不是？今年的天氣真特別，一上霧就熱得人透不過氣，足足一尕半月沒見雨沫兒。旱，早稻已薰得焦了，六十天頭的蕃薯，這需要充分水的東西更不必說。吃的用的水早就起了荒，到今天不是用海水淘米，三角錢一担井水！

想到水要三角錢一担，他又竟得他的兒子難得了，順談從「請龍會」回來，就到東龙潭担水去，預備明天的用途。他明白順談已很疲乏了，但爲了三角錢，情願自己跑這麼五六里路。

阿生是靠海過活的，雖然不會給乾涸的田急死，但是米究竟貴了，八塊錢一担的漲到十四元。上季「阳生」(註一)時的一次「溜網」(註二)靠菩薩多了四百另。該死的阿祥，小鬼中暑眨了眼，李寡婦硬迫去五十，二尕夥計是六十，韓老爺的房租是每季一尕子也不能少的二百，再拔出去年旧欠五十——還有一百欠賬沒付，要等秋帆。剩下的減去四十元晒一千烏賊的工費，就只十幾元。下季網破了得補，繩得配；十幾元還能剩多少！米貴，樣樣都貴，連不費本的水也得錢買，一家子四口，幾元錢能作什麼用？烏賊發，天不好有二成收穫，倒可以買好价，但今年天不乏潮，沒有一家烏賊發不好，可是抬不上价，真是「豐年鬧災」！

留下來一千斤鮮貨加上工費，本錢就是一百四，市价是二角一斤乾的；今年收四成就只有一百，

要賣就得賠上四十元工費。這樣還難找到本地買主，到外面去還要運費，想起了烏賊，阿生又是一肚皮沒好氣。

出。
「爺……」阿娟光赤了上身從籬外跑進來喊，紅着臉像是很急，像要告訴她爺爺什麼，但說不出。

「唔？」阿生竟得很驚疑，慢慢的立起來，把熄了的旱烟管插在腰間。「什麼事？」

阿娟並不回答，只指指對着大路的籬門。

阿生剛一跑到門邊，使他一驚的是陳二哥扶着順彥迎面走來。沒有水担兒，而且順彥走到很吃力。他很快的跑上去，心里想該是不小心揪了腰。口裏問：

「怎樣要陳二哥扶？」

沒有回答。順彥把头低下一些，想不和阿生的眼光接觸；陳二哥的臉上露着苦笑，二个人都吃力地淌着汗。

暫時立定了；大家都保持着靜默。

「沒什麼爹！」順彥說。三个人一起走進籬門。照順彥似乎打痧在外面坐一息，被陳二哥勸着進房裏去了。

「揪了腰吧？」看着兒子的病，阿生感到很難過。看陳二哥的樣子，像把順彥當作有重病那樣的，而且順彥是結實的，平素不怕小病痛，看情形毛病就不輕。

阿娟娘被阿娟從灶間喊進來，帶着恐慌的神色，看了順彥一眼。虽是孩子也這樣大的夫妻了，但在外人面前總還覺得不好意思，只默默的立在床边沒問一句話。順彥眼看着妻子也不響，只抹抹額上的汗，像很痛楚。天已黑了，房間裏顯得很黯。

「沒什麼吧？不是揪了腰？」阿生還是自慰的問。

這話像提醒了呆立着的陳二哥，抹抹头上的汗，說：

「唔……我得走了，已經上更了呢……順彥哥，好在空，養養吧！」

「吃了飯走吧！要你……」順彥想起來。

「飯……哦，阿生叔，那兩隻水桶還在我家裏呢，倒忘了告訴你。」陳二哥向外走去，阿生也跟在後面。

「什麼事？二哥，沒什麼吧？」阿生還是自慰似的問。

「唔！」始終是一不不作可否的回答。

陳二哥在黯然的暮色裏消失了。

「啊！上更了，七點鐘了吧，還沒喫飯呢。」阿生自語着又踱進順彥的房裏來。意外的阿娟娘看見他進來顯得很慌張，把一件東西往簾下一塞。阿生有些氣，故意說：

「飯該香了，吃飯吧……也該上燈了。」

阿生坐上床沿，阿娟跟着她娘悄悄地出去了。他仔細端詳他的兒子，但房間裏很黝黑，看不清什

麼。二人都不作聲。

阿娟捧着一盞菜油燈進來，放在房棹上，驟然亮了許多。

阿生想起剛才看見的事，很快的把蓆子一掀，可是順彥像早就準備好了那樣的掩住了蓆子。驟然的動作使他很痛苦，但還掙扎着不讓他爹看見蓆底下的東西：「沒什麼呀爹！」

「血爺爺！」放好燈還沒出去的阿娟應着說。阿生像受了猛烈的一擊，手鬆了。一切都明白了，他方才竟得。

順彥還想辯護；腰間一陣熱痛，一口痰衝上來，他昏然的睡倒來。

阿娟娘在喊吃飯了，阿生感到很空虛的惘惘然走出去。

二

順彥的傷就這樣足足躺二个月，时常咯血，瘦了許多。

打的人是韓老爺家大管事的弟兄們，原因是爲着順彥自挑了一擔水沒肯孝敬。自然，東老潭是公井，任誰都可以擔水；但大管事的弟兄們打一二个人也不是奇事，何況順彥會回過手。根本在早年裏搶水的事就平常。

阿生對於這些只抱怨順彥不好，拚着有氣力，還不能再挑兩擔，雖然他也明白那天順彥的確已很疲乏，但年輕的好鬥氣究竟是事實。阿生在熬「雷祖齋」(註三)的第二天，親上東沙角韓老爺家去

陪礼。当然韓老爺是好人，並沒說順發錯，還当着阿生說过大管事。

这个面子可不小，阿生這樣竟得。要是換了別人，不被門上攆出來就怪。

沒別的話，阿生說順發那天是衝了煞星。理由是韓老爺家的人輕易不打好人的。

順發的傷这几天好了許多，能夠做事了。但时时還要背着他爹吐几口血絲痰，而且人瘦得不像樣，沒半些力氣。阿生是不知道這些的，就竟得像吐了一口气，这几日就安心的預備拚險駛「秋汛」（註四）的事。他想这次「放洋」（註五）能靠菩薩多上六七百，不就可以好好過年，省得過年也在遼遠的海裏。再說：準備長期的冬季漁汛就沒這樣本錢，船租已是不能挨過「重陽」的。

「自己的寿穴得造了，讓順發娘早些落土心安；草坟每年得修二次，究竟不是事……阿娟該有一件新襖過年……明年該又有一个小孩子，也得備上几件衣服，希望別再養不長……開春一季該有一套新網……」

「爹！網真漏了不少。」

「唔？」站在屋簷下計劃着秋汛後的阿生，被他的兒子的話打斷了思路。順發拿着一大套破網預備到門外檢視去。翻起來尽是些斷線，他撩着一個特別大的漏孔給他爹瞧。

雖然阿生並沒聽清順發的話，但是他早就明白又在說那套旧網了。

「真的該有一套新網了。」

「該有一套新網了！」順發孩子似地重說了一遍，向着門前走去。

中秋剛過的早晨天氣總是怪可愛的，太陽暖暖地并不太熱。門前的一塊小園地上栽着几盆菊花，正開得很好。從籬笆門直望出去，就是那條可以上東沙角的大路。

順發把網在空地上鋪開來，看看究竟有几頂網漏。阿生也幫着翻。

「唔！六頂，又是十元錢！」阿生懶懶的倚在籬笆上。

「爹，今年最好放黃大洋。該多備一副繩糧，多替二孃幫手。」

「我也這樣想，但多一副繩糧又得三四十，何處來——」搃得想法子……唔！你還沒不知道呢？韓

老爺在東沙角辦電燈廠，要款。昨天我到東沙角去，黃二管事說：秋汛回來新租舊欠連息得都還清。」

「還清該是三百多？」這不是好消息，順發立了起來。

「可不是！我就向二管事求情，他說：『電燈廠是好事。碼頭上有電燈就不會有卜擠落，「阳生」

時可以整夜剖烏賊不用蠟燭。公事就得大家幫幫忙。……而且他還閔照我，說我家別給大管事的

弟兄找着錯頭，当心再生事。」

「鬼！電燈是好事！錯處——哼……還清就還清，只要靠菩薩『桂花黃』（註六）多兩網……但，爹，

繩糧搃得都辦上些！」

「唔！搃得想法子。」

八月底近的一个「清早」是一个幽暗的夜。没有月光，只有些疏淡的星。时间大约是丑时将末吧。在这样的时候，在这个岛上照例是非常的寂静，除了偶然的几声犬吠外，就只有海的波声像臥息着的巨人那樣的微響着。中秋刚过的天气总是怪適意的；在海边有着微风吹过。

阿生的船在五个人的用力下移動着。因着轉動的水面的狹小，时常和左旁的船相撞，發出很大的声音。阿生立在岸边埠头上看着。今晨是「老大」（註七）并没動手。

從田螺嘴到黄家角的海边，接連密排着几十艘漁船，因着海水的波動，一起一伏地高下着。子末起漲的潮水已漲得很高；插着「令」字旗的船头比在埠头上的阿生的头還高出許多。他們是在努力着把船头掉向外面去。

因為阿生是駛短期秋汛，別人家駛冬季長期還沒準備，即使有人家駛秋汛的也沒這樣早，所以船都排着沒一艘開出去。駛秋季是不平凡的事，虽然搶魚陣的人少，自然也多些險，得自己探魚踪不算，還得獨个兒防「台鬚子」（註八）。但阿生管不到這些，他就不情願給「船主」（註九）迫着摧着才設法請人家幫忙作伴的約人家一起開。而且他也明白这次大管事就沒有從前那樣容易過去。

自然，船正可以倒着駛出這密排的船縫後再掉正，但这次是挺有希望不過帶些冒險的「放洋」，再加阿生就有他的老規矩，情願多費些力，一直順頭順腦倒底好得多。

船漸漸地在移動，正在打橫的時候，後艙被旁邊的船阻住，因了用力過猛，發出很大的声音，被撞

回許多。自然，这是尔不大順利的兆头，三个夥計都很急躁的跑到後艙來，就讓順發和阿海撐住前面的船。

在加倍的用力下，船又移過來，當再次打橫的時候，後面的三个夥計用足了氣力向阻住的船推。但船排得這樣密，很難推動，三个人用力的結果，是把船尾移向了埠頭，但因用力的過猛向後倒撞了過去，船是移斜了，接着是一個人倒地的聲音。

「什麼順發哥！」老舵手阿裕，竟得聲音來得突兀，第一個跑向前艙去。跟着陳二哥和禿頭也過去。

順發已給阿海攆起了，面色灰白得很難看，眼睛緊閉着，嘴唇邊有些血。短篙子橫在身邊的近旁，就在船側有一堆血。

「呀！」看見血第一個喊的是陳二哥。

究竟是阿裕老成，先摸摸昏迷着的順發額角，冷冷的，搖了搖頭。「傷就沒好？一用力又吐血！」

「什麼事？」在埠頭上的阿生使勁問，可是沒有人回答。

「說呀！什麼事放纜和搭板下來阿裕！」

「沒什麼阿生叔順發哥……」阿裕半吞吐地說。

「纜子呢？——放搭板呀！——讓我上來！」

可是在船上的並不理他，只是匆忙地找熱水，預備先弄醒了順發再讓阿生上來。船已盪直了，被

中桅杆和中艙隔着，石岸上的人望不見前艙的人。船离岸有好几尺，又是这样高，没法攀上去，阿生只是焦急的立在埠上。

順發慢慢地醒回来就喊痛，但立刻就不響了。他望望左右沒看見他爹，於是掙扎着要想起来，還沒立直，又倒在扶他起来的陳二哥身上，嘴裏又噴出一口血。

「放搭板呀！阿生在喊：

看看是掩飾不住了，阿裕懶懶地跑到後艙去帶上纜，放下搭板。還沒好好搭上，阿生就上来。

看見順發紙白的臉，板上的血，和倚在陳二哥懷裏的神情，這一驚可真不小。

「沒好兆！阿生搖了搖頭。

「怎說！阿裕接着說。『是我們不該讓順發哥做重事的……再說，阿生叔，『見紅三分喜』呢！

……可是我就不明白，他的傷就沒好？這兩月！

「就讓他休息這一季吧！阿生叔。我們還有五个月呢！」攪着順發的陳二哥說。他是順發最說得上的人。

「唔……」

順發醒轉来就喊痛。掙開眼看見爹立在前面，像很难过。又想立起来，但又是一陣昏黑，口裏噴出了血，有些濺在阿生身上。

「陳二哥，你背順發哥回家去吧。還只寅时上头呢，來得及趕吉时。」阿裕代阿生吩咐着。阿生並

不響，只抹抹胸前衣襟上的血。

「來阿海，禿頭，幫忙扶一手，讓我背上去。」

「緊一步！快些趕回來……教阿娟娘好好看着他。」

陳二哥背起順發，讓他仰躺在背上，很快地走上埠頭。

阿生并沒阻止陳二哥，只覺得迷茫茫地，惘然倚在中桅邊。展開他面前的是一片灰暗的海，蓋着烏沉沉的天。他把頭低了下来。

四

半月过去了，順發的病好了許多，但是一動就咳嗽，一咳嗽就是血。

「傷內了！」看見過順發病狀的都這樣說。順發是出名誠實的後生，傷得這樣的確是很可惜的事。

究竟是阿生叔的「老面子」，韓老爺家的欠賬捱过了「重陽節」，答应在阿生回來，旧賬連息一百廿加這一季二百租，還有拾的三十繩糧價一起繳。自然，順發肯這樣爽直答应一起繳，有着他的原因：這半月裏沒有半些風尾，黃大洋也一定這樣的靜。雖然這季自己不在，添上一個阿海，也很得力，阿裕和二哥是忠心的老手，多兒網是可以沒有問題的。近日来「桂花黃」很少，外面銷路旺。这几日裏「謝洋」（註十）總可以多六七百，那末三百多是便當的。

這幾天順發很安心，靜靜地躺着養身子，和阿娟玩笑着。
「講『姣姣斬独角龍』的事。」每天在將近吃「點心飯」的時候阿娟總是怩着她爹爹要講那
个故續的海上故事。

這一天是一个中短的「先生」走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啊！二管事好！」順發感到很很僂促，立起來。「叫你娘倒茶來。」

客人被迎進一間当作客堂的生房間裏。坐定了，先是一陣不調和的沉默。

「身子好了吧？」客人問。

「好多了，謝謝二管事記着。」主人的回答。

又是一陣不調和的沉默。

阿娟娘捧着茶走出來，放好了又進去。

「阿生叔還沒回來？」談到正題上了，空氣顯然是嚴重了些。

「可不是該『謝洋』了，可是還沒有來。」

「是呀！是八月廿七八『放洋』的吧，就是半月多了呢……沒几日了吧？是不是？」二管事顯得特別和气。

「我想就在这几天。」

「能這樣不是頂好……昨天韓老爺又問起阿生叔的租款，他要的緊呢——要不是阿生叔面

子，重阳就怕难过，是不是？——電燈廠已經完全了，昨天帶來二部機器，上海要現款。老爺的手頭雖多，但一時沒有許多現。昨天我跑了一日就趕上好几百，我知道阿生叔沒回來，所以沒來，要不然……」

「是是二管事體諒。」順發不自然的說，接着咳嗽了一聲。

「那還不是——可是今天老爺又說了：『三百廿船租不說，還填上三十拾的繩糧。今天是九月二十了，』他對我說，『我的現款要的緊，阿生家的三百就得在三天内繳到。』他的吩咐是容易的，我知道你們不等阿生叔『謝洋』就難辦到這些。但我也沒法子的呀！不得不來關照你。」

「是謝謝二管事……還得二管事幫忙。」順發掙出了這麼一句。

「幫忙自然啦！」二管事的面孔嚴肅了些。「我是盡力的，但我做別人事也沒法。阿生叔不是就可以回來的？——而且大管事的弟兄的話就難聽，怕再有什麼乘機會生出來不安當的事。」

最後一句話顯然是警告，順發呆了一呆。

「是。但回來後貨脫手也該好几天……總得二管事大力……」

「那末——好！好！就看多年的老租戶面上，讓我再向老爺求求，就限你五天吧。」

談話是無法繼續了，順發接着打了几个咳嗽。

「順發哥！」一个人從外面進來，把已經立起來預備走的二管事暫時立定了。

「是二哥！」順發感到很驚喜。

進來的是一個粗黑的漢子，很匆忙的。衣裳都撕破了，左臂和額角上用布條子裹着。看見和順發

一起的還有二管事，暫時靜默着。

「回來了？」順發問，帶了不少的欣慰。

陳二哥只呆呆地立着，並不回答。

聽見是陳二哥的聲音，阿娟娘和阿娟也出來了。

「爺回來了？」阿娟忸着她的爹問。

「唔……」陳二哥不自然地看着左臂，藍布已經滲成紫的了。

「那好極了，順發哥！」二管事見了這特別的景象說：「阿生叔卻巧來，三天總可以籌出這筆款子了。那我去了，三天後再來吧。」

二管事走了出去。

陳二哥的右臂一動像要阻止二管事出去，但立刻又呆呆地立着了。

「船在田螺嘴邊吧？」順發也想跑出去問。

「船還在田螺嘴邊？你還要船？」陳二哥咬緊着牙子，把右臂一攔。他似乎興奮了許多，接着說：「去是自己駛的船，來可是別人家的船了……我和阿裕是尖刀下逃出的生還者，但他也死了。血——給大海沖完了身上的血！」

一個惡消息的驟然打來，沒有一個人間，也沒有一個人哭。

「我們自己採着了魚苗，我們滿載了一船的『桂花黃』，我們曾駛到黃大洋還北。可是就因我

們的滿載的辛苦收穫，我們的代價是四條生命的犧牲和送掉了一隻船！——我們會激戰過二個鐘頭！起初是低音的自己茫然的回想，接着他喊起來了。「我們是五個，他們有十二個，還有一枝『白朗林』。我們死三個，他們是四個！二個是水裏結果的……阿海和禿頭下水沒浮起來，阿生叔是第一個擱翻的，二槍，五刀——和阿裕水裏泅了半天，可是給海沖去的血太多了，阿裕在到另一艘船上後也死了——天！『台鬚子』他的兩手一揮，左臂的痛使他一怔。

「爹！一陣急，順發驟然昏倒了。於是騷亂起來。

「血呀媽……爹爹……血呀……」是紊亂中阿娟的喊聲。跟着是阿娟娘的哭聲。

十月二十五日於上海

註：

一。「陽生」這是一個魚汛期的俗稱，大約自四月初（立夏前後）到五月底止。這一漁期是以烏賊魚（目魚）為主要收穫。或許該寫作「洋生」。

二。「溜網」也就是流網，是漁業的一種平常是穀雨放洋，大暑為止。每艘約六七十人，航行極遠。名稱以漁獲目的不同而各殊。

三。「雷祖齋」是舊曆六月廿四日。據傳說那天的雷祖焚死的忌日，所以那天不舉火。這大概是據封神榜的傳說。

四。「秋汛」這是漁獲極少的一季，在那時候出航的漁船很少。

五。「放洋」這和留學生們放洋一樣，是船出海去的意思。是經過相當手續，如擇日，祭船，而後決定放洋的日期的。

六。「桂花黃」就是黃魚，不過單指秋季裏的黃魚。

七。「老大」和船長一樣意思。

- 八。「台鬍子」在故鄉（舟山）的漁村裏，這是代海盜用的專名詞，雖然海盜並不一定是在古州人。
- 九。「船主」平常一個漁戶是沒有力量自己造船的，於是就有人放資本造船，專借給人家收船租，這就是「船主」，並不是船上的首領。
- 十。「謝洋」是漁獲後回來的專稱。

窮人

小友

老李媽把我同小喜子送出那低暗的小門，一面招呼我：

「小姐，您千萬別上橋去，這兒的橋不比城里，橋邊沒有欄子，栽下去可不是玩的。」

一面又用像嚇人的口氣叫住小喜子：

「喜子喜子，死東西，飯漲得飽飽的，又鼓着嘴幹嗎？好好的招呼小姐，別嚇着她，別讓她到水邊去，你要嚇着她一點，小心你的皮！」

老李媽說話總是那樣粗里粗氣的，媽說她好多回，老是改不掉。到鄉下來更利害了，不是死就是活，聽到耳里怪難受。我恨恨的不睬她，拉着小喜子的胳膊走了。

小喜子那一隻手還提着一籃子衣服。這是她每天飯後的功課。老李的，小牛的，小虎的，還有小牛的孩子小毛牙的，都是她一人洗，有時一天還要下好幾次河，小毛牙晚上拉了屎，小喜子馬上就得把屎片拿下河去洗。這情形是老李媽閑談的時告訴媽的。媽誇了兩聲能幹，老李媽就快活得眼皮打皺，接着又說：

「我小虎子也不壞，一早出去放牛，不像對門張家孩子那樣野，俚玩着不做正事。他放完牛回來，還幫他爸打草鞋掙錢呢！這小兩口兒也還配得上，哈哈……」

我起初不明白小喜子是她什麼人，後來聽媽說才知道是老李媽的小兒子虎子的媳婦，還不到十四歲呢。鄉下人七八歲就訂媳婦，而且立刻就接家來幫着做事，老李媽常說這是窮人最得宜的事情。有一回我駁過她：

「那麼，小喜子家里不是少一個人做事了嗎？」在我以為這問題一定會難到老李媽的，不想她很快的回答我：

「他家里養不活呀，多一個人吃飯差得遠咧！」

我越想越糊塗，後來索性不去想了。

現在想不到我同小喜子在一塊走路了。于是我又想起這問題，該問問她是不是比老李媽還要窮。可是我看到她提着那一籃衣服那樣吃力，我又忘記那問題了。我說：

「你一人提不動吧？我幫你提提。」

她掙得通紅的臉，立刻露出苦笑說：

「不，小姐，我提得動。我還提過兩籃子衣服呢。有一回下了三四天雨，不能下河，天晴了，滿了兩籃子，都是我一人提下河洗的。」

她說着話不知不覺把籃子歇下，喘喘氣。突然一回头，看見老李媽還在門口撒米粒子餵雞，又趕

忙換隻手提起來了。跨過一介小田埂，我越看越不過意，忍不住搶上前一步抓住籃把子，說：

「喜子姐，反正我空着手沒事兒。我們兩人提吧。不要緊，老李媽不會罵你的。」

我知道她一定是怕挨罵，我想有我在這兒，老李媽是不敢發脾氣的。小喜子回回頭，看看老李媽不在門口了，遲疑了一會，輕輕的對我說：

「好小姐，您放手吧！我提得動的，我……」

下面好像要哭，喉嚨里說不出話來了。我放了手，站住了看她。說實話，我心里不知怎麼也跟着難受起來了。她停住腳問我：

「您怕走累了。我們到前面石头上歇會兒吧！」

我本來不累，可是我實在怕她累了。趁這个機會讓她歇歇，多好，於是我們就坐到樹蔭底下那塊青滑的石头上去。

四月的南風，吹到臉上和身上好像反來有點暖了。我把毛繩坎肩脫下來，順手遞給她看。我說：

「這是我姐姐替我打的。這時候穿再好不过了。我明兒找我姐姐也打一件送你好不好？你說你喜欢什麼顏色？」

她陡然一笑，額上汗珠滴下一滴到她手上，她趕忙捲起衣角擦擦臉，笑着說：

「我那兒配穿這東西，有身上這件褂子穿就好的了，隔壁小兒兒她們連我這樣褂子還沒有呢！」

她的話提醒了我，真糊塗，鄉下人那有穿毛坎肩的呢？歇了一会，想不出話，一陣風把我的頭髮吹得癢梭梭的，才注意到她那亂糟糟的小辮子，辮根還繫着一根紅頭繩兒，也染了許多髒了，像是好多天沒有梳過。我忍不住問她：

「喜子姐，你幹嗎不把辮子剪掉，你看像我這樣多好！又輕鬆，又好看，鄉下不是也有剪頭髮的嗎？我在路上就看到一介。」

「我也想剪，老爸爸和老娘不肯，他們說女孩子剪了頭就不能戴花了，也沒有人要了……」

我忍不住笑出來。一低頭，一介青蝦蟆剛从草里望外跳，我站起來攆，蝦蟆一跳又不見了。路當中又有兩介小虫盤着一介泥丸在滾，我怕又攆跑了，远远的站住看牠滾，滾了一尺多远才飛走了。鄉下真好玩，在城里不容易看到的東西，鄉下都有。難怪爸爸常常嚷着要在鄉下租房子住家了。

小喜子也站起來，告訴我那叫推屎虫，天不下雨常常看到的。說着話，她仍舊提起那籃子。我們兩人从一介麥地里的小路沖過去，兩旁的麥子比我們還要高出幾寸，一陣陣麥香聞到鼻孔里非常的清鮮。穿过兩片麥地，便是河沿了。右边果然有一介破橋，不但沒有欄杆，並且非常的陡，一介鄉下人牽了一匹驢子，驢背上背了兩大袋東西，好費勁才走上橋，這介橋不用老李媽囑咐，我也是不敢去的。小喜子先把籃子送到水邊，然後又上來牽我走下坎子，離水還有兩尺遠，她就不讓我再下去了。她就坐在草地上玩玩，她自己一跳就跳到那塊在水里的青石上，那塊青石長長的，恰好一介人蹲在上面，還有一半可以捶衣，小喜子就蹲在那兒洗衣了。

河对岸有三个女人在車水，头上都包了一块花布，袖管同褲管都捲得高高的，六隻大脚一上一下的在推那齒輪子，嘴里還唱着山歌，看她們那樣兒比什么都快活。从桥洞里看到洞那边也有两个女孩在洗衣服，有一个比我大五六歲的，還穿了一件水紅色的褂子，水底下也映出一块紅紅的影子，很好看。她們捶一下，老远的就有一声回響，像在答应。河里一隻船也沒有，水倒是挺乾淨的。我拾了一块石子拋到水里，一声響，一个水泡往上一冒。接着一个圈一个圈水面上畫出許多道圈兒來。我一連拋了七八块石子，拋得厭了，看看小喜子，辮子彎彎的盤在肩上，她正低着头在揉一件藍布褂子。我忽然竟得呆坐在这兒太沒味了，就嚷着說：

「喜子姐，你歇會兒吧！你讓我也上那石头上看看去好不好？我不怕的。」

她把头一回，急急的說：

「好小姐，您別下來，这石头是活動的，一不小心就栽下去了。你再等一会，我洗完了这幾件帶你看車水去。」

我早就要說的一句話忍不住了。

「喜子姐，你別叫我小姐好不好？我不喜欢人叫我小姐，你比我大，你叫我妹妹罷，要不，我名子叫玫英，你就叫我玫英吧！」

她笑着搖搖頭：

「那怎么行？您本来是小姐，老娘也還叫您小姐呢！」

「你老娘年紀大了，我們不管她。」

她一面從籃子里拿出捶棒，一面說：

「不能，不叫小姐要挨罵的。」

我真是頂不願人叫小姐，家里用人叫我一聲我就覺得不好受。我年紀比誰都小，幹嗎要讓比我大的人恭維我？小喜子也不肯答應，我真有點生氣了。立時我想起了一個法子騙她。嚷着說：

「你再要叫，我就下來了。」說着話我站起身來。

她連忙一回头，右手放下捶棒，急急搖着：

「別來別來，好好，我不叫了。」

「叫什麼？」

「……叫妹妹小姐吧！」

我剛一笑。橋那邊有個孩子聲音遠遠的嚷着「喜子喜子」我告訴她：

「你聽，有誰在叫你呢！」

她停下手，又聽不見人叫了。歇一會，橋上走過一匹老黃牛，一個孩子赤着腳伏在牛背上帶笑帶嚷着：

「喜子喜子，死丫頭，不把老子衣裳洗乾淨，回來老子捶死你！」

我認識那就是老李媽的小兒子名叫虎子的，一頭的癩痢，鼻涕掛在嘴上，站在一塊兒比小喜子

還要矮一个头呢！我早上来的时候一進門看見他就討厭，虧得老李媽不許他走近我，說他髒。他現在大概是放牛回来了，从桥上下來，一會兒就不見了。

喜子沒有理他，我心里很替她抱不平。幹嗎小喜子要替他洗衣裳還要挨他罵！我又想起了老李媽的話，大概是穷的原故吧！等小喜子把衣裳洗完了，我把她拉到一块兒坐着。她又照例把衣角捲起來揩揩臉上的汗。問我：

「您在鄉下登得慣嗎？」

我點點頭說：

「我很喜欢鄉下，我爸爸和媽也喜欢，他們都說要到鄉下住家的。就是我姐姐不喜欢，她說鄉下不熱鬧。」

「鄉下也有熱鬧的時候哩！正月十五元宵節，家家都玩花燈，還有大龍燈，獅子滾繡球燈，好看極了。明年正月十五讓老娘也帶你來看看。」

「你也有燈玩嗎？」

「我，我沒有，小虎子他們都有，連小毛牙也有一隻蘿蔔燈，他娘拿着他玩。就我沒有，老爸爸和老娘不喜欢我。」

她声音越說越小了。

「你自己的爸爸和媽呢？」

「我也不知道，聽小虎子說我是五歲時候花十塊錢買來的，連今年都七八年了。」
她沒有哭，我反要哭了。我竭力忍住，對她說：

「我看你在这兒真苦，今天我回去告訴媽，讓你也到我家去，我們倆一塊兒上孝吧！」

「您今天回去嗎？」

「不等天黑就要走了。明天還要上孝的。」

她又擦擦汗，想了想說：

「好小姐，您千萬別提把我帶到城里去，老娘知道又要打我了。你看我胳膊還沒好呢！」

她把袖子捲起來讓我看，左胳膊上一條像手指一樣的痕子，還青着呢！我心里一跳，用手摸摸說：

「喜子姐，你別急，下回我告訴媽不讓你老娘回來，她就打不着你了。」

我起初以為這句話總可以安慰她一點的，陡然想到小虎子剛才在牛背上罵她的話，又是我糊塗了，小虎子和他爸爸不也是能打她嗎？

她沒有做聲。我也想不出別的話來安慰她了。歇一會，她把洗好的衣裳理好，陪着我去看看那邊兩個孩子在踏水車，我想這些孩子都不會像小喜子這樣苦，我不願再看了。兩人仍從麥地里走回來，远远的一隻狗在對着我們叫，我心里卜通卜通的亂跳，小喜子叫我別害怕，他說看見狗別跑，狗就不會咬了。

走進了矮草屋，一股溼氣真難受。老李媽正抱着小毛牙把尿，一邊聞着嘴一邊還罵着：

「討債鬼，剛把了尿又來尿了。」

小毛牙在哼，眼淚還掛在臉上呢。老李媽見我們回來了，笑了笑先問我：

「小姐，您看鄉下好玩嗎？」

我答應她好玩，她又叫小喜子了。

「喜子，這塊尿片拿去洗洗，手巾也帶去捶捶，我不在家你就偷懶了……」

我想到小喜子剛回來又要跑那樣遠，我真忍不住了，我說：

「老李媽，你別叫他洗了，讓她帶我再玩一會兒，我們也該回去了。」

也真怪。老李媽就聽我的話，不讓她洗了。我同小喜子又到田埂玩了一會。

臨走時，我答應小喜子等暑假我一定再來和她玩。小虎子在一旁用手指刮着臉笑她：

「不曉醜，同人家小姐玩。」

老李媽把他一罵罵開了。

回到家里，我告訴媽小喜子真好，老李媽聽見了，又笑得眼皮打皺。晚上，等老李媽在廚房里吃飯，

我輕輕的告訴媽小喜子的事，我要媽把小喜子帶到城里來，媽搖搖頭說：

「傻孩子，人家也不肯呀！她進城誰洗衣服呢？」

媽的話不錯，可是我心里難受極了。媽知道我的心思，摟着我在怀里說：

「乖乖，別想他，媽一定替她想法子的。」

媽的慈愛，使我又想到小喜子是沒有媽的，更忍不住掉眼淚了。爸爸回來，媽告訴爸爸，爸爸只說了一句：

「小孩子，難怪！」

還沒有到暑假，老李媽因為害腿找了一個替工來她就回去了。快過年的時候，她帶了一壘子醃菜和十斤雞蛋來送給我們，人像瘦得多，走路有點癩，眼皮不要笑也就能皺在一塊兒了。她告訴媽，鄉下年程不好，一家不夠吃的，小虎子害病死了，虎子爸爸又得了中風睡在牀上不能動，能下田祇小一人了。她說着說着眼淚鼻涕直往下滴，媽不忍，給了幾塊錢讓她回去了。她沒有提到小喜子，我祇願聽她說得可憐，也忘記問她了，媽大概是怕我難過，也不肯提。後來我從老李媽那兒替工劉媽那兒聽到，說是老李媽把小喜子賣給人家做丫頭了，賣三十多塊呢！劉媽說着還答一下嘴，好像誇獎老李媽會祕計的樣子。這些人真可恨，自己窮了還沒有好心，怎不一輩子窮到底！我把這意思寫到日記上，送給媽看，爸爸剛從外面回來，看過了嘆了口氣說：

「乖乖，我們也差不多快要賣你了，你知道么？」

我伏在媽怀里哭了。

——十一月，在北平——

媽 媽

浙江春暉中學 顧儵若

白樺給午夜的风掠过，窗隙便傳進一陣陣溫柔的碎声，像春天的雨。惺忪的心头，便起了一个海樣的思潮。

从恶劣的遭遇，联想到悽惻的身世。豆大的淚珠便从我瘦頰上掉下。

「走了，孩子，醒来不要爲着失了媽媽痛哭，媽媽是就会回来的。」
依稀是剛才的事，媽媽走了。

兩年前媽媽放在我枕边的条兒，也很清楚的在夢里又現出在我的眼簾一遍。

「媽媽是就会回来的。」

但是媽媽幾时来呢！兩年了，兩年了，媽媽依旧沒回来。

二

是五年前的春天。

爸開始流浪到远处去的那一个春天的某一晚。

微弱的美孚燈，顫抖着罩住了一个家庭。

爸，媽，和我都沉默地坐着，心里孕着一个無法說出的苦悶。

爸對媽說：

「荃出去，或者能找到好事情，等到什麼問題都有了辦法，那末我們再可一起的；不過現在只有請你落寞地守着這窮的家計，和看管這孩子了。」

爸用手指了我，差不多我要哭了。

媽沒有話，只點着頭。

「只僅僅有六十分鐘能在家逗留的時間，荃，我沒旁的。我只願你能給我一個切實的回答，那我可安心地踏上征途去。」

爸拉一拉不大用的新領結。

「好的，我總期待着你的好音。事情假使最近可以解決，不是嗎？我們仍可再在一起的。」

媽說，媽笑了，但是這是多么勉強的笑呵！

六十分鐘的時間，終於帶來了人間頂寶貴頂悽惻的離別。

爸立起身，拿了箱子，嘆口氣，走了。

媽和我跟了送他到門口。

爸回身來又抱起了我，用鬍子刺了我的頰，並且對媽媽低聲說了聲：

「再會。」

聲音是顫抖的。

「順風。」

媽說，也一樣的顫抖的。

爸爸瘦長的影子，消失在迷濛的夜霧里。

媽嗚咽了，我也跟着哭了。

三

春天，我還記得是一個細雨的早晨。

媽把我送進了李校，自己便在另外一個女校開始教書。

每個星期六黃昏，媽總領我到家里去，給我吃好菜。晚上，便告訴我許多英雄的故事。每次說到故事里英雄的幼年吃苦，媽便流淚，摸摸我的頭髮，慈愛又辛酸的說：

「良，年紀小，總該吃苦的啊！」

於是，我便投進媽的怀里低泣了。

其實，我並沒有苦，而苦的只是媽的心啊！

四

夏天，李校都放假了。

北平的舅父來了信，叫媽和我到北邊去。但是對着信，媽又流了許多淚。

我只知道舅父是承繼着一筆很多遺產的人，有着一個很有錢的家，媽的幼年便生長在有錢的氣氛里的。後來，媽嫁了爸，舅父會同媽開始了很激烈的爭執，為的是爸窮。

所以，媽自從離開了舅父的家，便沒有回去過；跟着爸漂泊到東，漂泊到西，現在又漂泊到這古城。雖然，外婆好幾次叫舅父轉輾的寄來她的惦念，但是，除了洒淚，媽從未寄過一封回信。這次，媽又洒淚了，而且比往常洒得多。

我不知道怎樣使媽會不苦，不悲哀，我只拉了她有着淚水的手，摸着我的頭髮。

五

沒有看見爸爸，已經三年了。

心里對爸爸的影子，已模糊得像停着在山腰的雲紗那樣，白濛濛的一團。

看人家都有着一個窮的或者富的，和鸞的或者暴戾的爸爸，而我只有着一個在淚里生活着的媽媽的時候，我總有些奇怪。

「爸爸呢，媽媽？」

我問媽。

「爸在外面賺錢哪！」

媽笑了，我呆了一呆也笑了。

因為我想，至少我並不是沒有爸爸的。

「媽，爸幾時回來呢？」我又想，便問。

「就回來了，回來帶給你許多書。」

媽拿手帕擦一擦額角。

於是，我每天有空的時間，除給一個有趣的故事逗住了以外，總倚着門，注視着門前走过的人，是否是爸爸的回來，直要等到烏鴉帶來了夜的灰色，媽在廚房叫吃飯，我才帶了一天的失望回進家里。

六

媽瘦了。

爸沒有回來，像聽媽說連信都沒有來。

疑團常在我胸口起伏。

媽的臉上，憂悵更濃厚了。

七

秋日上午。

家里来了一个矮胖有小鬍子的人。

媽在客房里和他談話。

这人像是从父親那边来的。

「他說他很懊悔，但是木已成舟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他想嫂子是明諒的，嫂子總該會原諒他。」

小鬍子說，声音像校里上課打的鐘那樣的。

「……」媽詫異的眼光里，閃出了兩點晶亮的淚。

「是主任的小姐，她一定要嫁給他，一时的糊塗，他便幹下了這件犯罪的事情了。」

噙了一陣，又說：

「嫂子，你的意思怎樣呢？」

淚從媽鐵青的臉落了下来。

「阿生哥，你告訴他，叫他們回來，我是沒有什麼的。」嚙口淚，媽說。

小鬍子去了，媽哭，我也哭，我不明白這該是怎樣的一場。

庭前，梧桐的葉，積厚了像心里的愁。

八

流浪的爸，在秋的黄昏回来了，带来一个美丽的女人。
爸领了我，指着女人，說：

「良，叫一声姨。」

「姨。」

看一看媽背轉身向着暗处，含糊的我叫了。
很快的我又跑到媽身边，抱住了媽的腰。
媽是默默地，眼角有着淚痕。

九

媽給我睡好，自己還不睡。

坐在牀沿，只替我結線衫，一針。二針……

爸过来了，說：

「荃，我該死。」

媽沒話，淚是雨點那樣的滴在線衫上。

一切都靜穆着，只有爸的太息，以及媽的抽噎，夾着秋風里的落葉聲。

「走開。」

含糊地，終於媽說了。

「爲什麼？」

「沒有理由的。你自己忘記了過去，你自己也忘記了自己，你不像人。你不配做像人那樣的動物。」

爸頭低下了，又嘆氣。

「是不是你以爲你這樣，叫阿生來，自己裝得一副假樣子，我便屈服在你的手段里了，我便因爲可憐你把一切都滅了嗎？不，我到死，我都不會忘記世界上有着你這樣一顆給獸噬嚼都不願意的心的。」

我哭了，不過很低的哭了。

哭中我想起了媽告訴我的故事里，英雄的父親多半是慘酷的，於是，我便恨一切做父親的人。

媽抱了我，給我揩了淚。

「出去的時候，你怎樣講；回來，現在你又有什么話講，你講，你講。」

一切陰影都停留在爸的臉上。

爸開始在房里踱步了。

許多時，許多時沒有話。
我倦了，我睡着在媽的怀里。

十

醒來。

秋晨的清涼給我冷醒。

我發現身邊沒有了媽。

只有一件有着淚珠的，剛結好的線衫下，壓着一張媽的條兒：

「走了，孩子，醒來不要爲着失了媽媽痛哭，媽媽是就會回來的。」

哭了，我不能忍耐的哭泣得很響。

父親過來，看一看條兒，嘆口氣，臉色是蒼白的。

十一

時間像鐘的針一樣的又指着了秋的季节。

媽走了整兩年了。

「媽媽是就會回來的。」

我反璞的唸着媽臨走留下的一句。
心就跟着濃厚的黑暗里，透進來的一塊灰白的晨曦，迷濛了。

捕

邢臺師範
白英

「提議……決議……通過……提議……決議……通過……」

W孝校的會議室，今天照例地開孝務行政常會。

屋子的上方，放着几个沙發。沙發上面，掛着總理遺像。總理遺像兩邊，是用玻璃筐子裝着的風景畫片，寫着孝生的名子。風景畫片當中，還間雜着許多表格。這簡樸的質素的擺式，佔滿了這屋子的四壁。當中，是用兩個長方形的辦公桌連起的長桌，上面罩着潔淨的白色桌布。許多面貌服裝不同的，繞着這桌子，說着，笑着，移動着，思索着。繫在天花板下面的烟窗，吸着爐中熊熊的火驅逐着屋內的寒氣。白亮的電燈照耀着，連屋角也不顯黑暗。

咯~~~~~啦!

號房老王擰開洋鎖，推門進來。許多目光向這裏掃射了一下，就又恢復了原狀。

——縣政府才送來的。

老王輕手輕腳地把一封信交給了這議席上的校長邵新慢。

信上面寫的是——

新慢先生

有要事相商，請即來府一談。

強大五 即日

這簡單激促的言詞，富有經驗的校長邵新慢，一看即繃了繃眉头，輕鬆的心像壓上了一塊沉重的鉛似地。不知當前即來的是禍是福。

——禍福總要去呀！

他這樣地想着，他結束了這會，帶着一顆被懼怕侵蝕着的心，步出了校門，像一個前敵探子似地。

W孝校在T縣的野外，距離縣府至少說有四五里路，所以一路上非常寂靜。夜黑得像攢在烏鴉的翼下似地。北地嚴冬的寒氣，針似地刺得他的面部痛疼，涼透了衣服。然而他並不覺得這可怕，這是痛苦。他的血沸騰着，心跳着，思維攪着他的腦汁。

到了縣府，除了縣長之外，還有兩個青年，都是穿着皮鞋，藍色摩登長衫，留着長髮，油漬漬地發着亮光。面色一個是白淨的，一個是黑瘦的。經過縣長介紹之後，才知道是××行營特派來到他校逮捕孝生的。

——有爾馬大海，是獲愈果的，在貴校是四年級。還有爾馮精當，是五年級。我們今晚要把他們帶走，上邊有命令。

那尔黑瘦的青年这样說。慢打拉散地。情形似乎知道的很清楚，校長邵新慢發了怔。

啊……

他的眼向天花板翻了一下。

校長，這沒關係，不過因為那邊有案子，涉及到他們，到那邊問問即回來了。

不過……啊！我那邊正在寒假期考，几天即完了，到那時再……

——其實這事不只你，連我們也是不得已的……上邊命令！

語峯一步閉緊一步，肉裏帶着刺。

——那麼你們就……

校長邵新慢在前面走着，他倆緊跟着。後邊是不是還有什麼別的人，校長他可不知道。

校長的會客室和校長室，是裏外間，只相隔一个小門。小門玻璃上罩着白布。

他三乍一到會客室，即叫號房老王去請馬大海，馮精當。

號房老王從小即站在这校裏，誰和他不熟！況且他又喜歡和孝生們玩。說實話，閉着眼睛，他也摸得到馬大海和馮精當他們的宿舍的。可是一見這情景，老王腦筋也錯亂了。他打祿着先請馬大海，卻走到了馮精當的宿舍裏。

——馬大海！

老王一進五號宿舍卽這樣地叫着。可是誰也沒有想聽聽他今天的語聲是不是和往日一樣。

——彭大海藥房裏才有呢！老王你真糊塗。

好說着玩的張丙辰，一聽到有「大海」兩字字眼的縫子，卽這樣的打了一個趣。要是往日，老王非還他一套不可，可是今天老王沒有這心思。這時他也想到自己是走錯了。馮精當在這屋裏，他想起來了。

——不是馮精當！

馮精當一聽到喊自己的名子，就答了聲。

——老王誰叫我呀！

——校長！

馮精當才脫了褲子，黑着燈在那裏用腿暖着冰涼的被窩，不願將身上的热度立刻放散到被窩裏，和別人小聲談着話。這時候息燈已有半點鐘了，往日他早睡了竟，今天因為是禮拜六和別人散了一會步，一進屋卽被別人說他「哈！不要命啦！星期六晚上還點臘」他雖然聲明沒有，但是誰信呢，本來在這期考間，當人們熟睡的時候，自己點着臘用功是常事。

——在那裏？

——會客室。

——走吧！就去。

接着老王又照樣地請到馬大海。

馮精當，馬大海兩了到了會客室。白淨的青年站在門口，從腰間摸出了了烏黑的發着亮光的小東西，守着門，黑瘦的青年就走到小門前。手將門子拉開。

——校長請先到你屋子休息，我們少談几句话。

校長到了自己屋子裏，坐也不安，立也不穩地在屋子裏繞了了圈子，就站在小門前面，耳朵緊靠着門縫子，想聽聽他們到底談什麼。誰知道他們談的語聲非常的小，小得好像沒有人在裏面說話。鋼廓的懷錶，在距離这小門不远的書桌上叮叮地響着，聲音特別大，他走到那裏，把錶蒙子按上，放在抽屜裏，他又站到那小門前。

咯~~~~叭，咯~~~~叭……

一个不常聽見的機械的響聲，由會客室傳到了校長的耳膜，他的心不由己地跳了幾下。

——校長，我們走吧！

那黑瘦的青年開了小門說。

——等一等，我問問他們有什可与我說的沒有？

——沒有什麼，反正等不了几天就回來啦！

——那不行，你們是公事，我也不是爲自己，人家家長把孝生交給了我，有什麼岔子還要我負責

任啦！

爾青年，看着校長生了火，爲着小地方，也不便於爭執。

——問問就問問吧，有什麼關係！

守門的那爾白淨的說了話。

黑瘦的將小門又開大了點，讓馬大海馮精當進去。

馬大海，馮精當手鎖着手走到校長面前，慘白佔據了他們的全部臉面。

——你們有什麼話與我說沒有？

校長的話是緩慢的。

——沒有！

怔了幾分鐘他們才答出了這麼爾字。

——這事需要通知你們家長不？

——不用。

——還有別的事情沒有？

——沒有啦！

——沒有你們就……

還沒有等到校長的話說完。那爾黑瘦的即邁到小門裏面，右手稍微一擺。

——走吧！

四尔离开了会客室。

馬大海，馮精当手還是鎖着，緊緊地。

校長跟到了会客室門口，即停住了脚，心像一尔慈母失掉了孩子似地。

他們走到了孝校大門口，又有一種別的動亂的聲音，被这冬夜凜烈的寒風帶着送到校長的耳邊，悲苦蠶蝕着他的心。

煉

夏明

这是一尔黑暗的夜，天空里只有一片片的雲衣在飄動，沒有星斗，也沒有月兒，初夏的微風在樹梢頭盪漾，輕拂着葱翠的綠叶，沙沙的微妙的声息，消失在人們的不注意里。

这时該是晚間的十二點鐘的时候了，人們都有着一尔归宿，馬路上間或有一二尔人在奔走，但是，整尔的被夜的靜寂籠罩着。

在××路的轉角，一帶都是紅的磚牆，这就是×××捕房，这里是非常冷僻的地方，馬路上簡直連一尔鬼都找不到，微風搖曳着路燈，昏黃的燈光散亂地射在地上。

在紅牆里面，有一尔草圃，几株樹兀立在那里，地上長了很多的綠草。

「拍！~~~~~拍！~~~~~拍！~~~~~」

紊亂地，低微的呻吟，嘆息和怒吼交錯着的声浪，一声声地從窗隙里傳出來，散失在樹叶丛中。

就在这庭院的旁边，有一所小屋，孤立在那里，这里平常人是轻易不能到的，但是，也很奇怪，祇是那些被人家称为「犯人」的人们到能到这里——这所小洋房里来。

「拍！拍！拍！」清晰地一声声震破了静寂，衝出了屋子一直到外边。

屋子里站着七八个人，在屋顶的正中央的樑上，孤另另地懸着一盞五支光的電燈，屋子的北面開着一扇門，東面開着二扇窗，外面還有鐵條橫着，他們几个人就立在这屋子的東北角里。除了这以外，還有二隻櫈和一隻半桌立在这屋子的面南面，正在電燈下面，面朝着門。其餘就是這般杀人不眨眼的強盜們的忠实的走狗——棍，棒，木板，電箱，繩綵等。

在四尔彪形大漢的包圍中，可看見一个被脚繃手拷枷着的青年，看樣子還不过二十二三歲，面孔臃腫着，顯得已經尝了雪茄（一）烏黑蓬鬆的頭髮蓋了一臉，头垂倒着，從鼻孔里，不断地呼出了呻吟。

「拍！拍！拍！」

一个山東大塊头，撩起了衣袖，順手就是三下耳光，眼睛里還冒着火。

「媽的尔×！你講不講！還有什麼人拍！」

又是一下，这是「下馬威」，每一个新進来的犯人，都需經過这一種手續。他是今天早上才来的，據說他是「××犯」，他們——偵探——想從他的嘴里，得到線索而根據了这線索，尋獲更大的功劳，所以他們不憚煩勞地，強逼着他講出來。

「唔……唔……」除了呻吟之外，沒有些微的表示，仍旧和原來一樣。不過，面孔上卻又深深地印上了好幾隻又粗又大的指印，而且皮肉也變了顏色，好幾處已變成了青一堆紫一堆了。

「娘格××！不講……好！給顏色你看……不給你些滋味尝尝，不知道利害……拍！拍！拍！」

一个瘦長的，穿着黑長衫，臉是瘦削的，眼睛（老鼠眼一樣小的）里閃着光，狠狠地叱罵着；這几下着實利害的，一股冤氣都移到了他身上，死命的敲打着。這是感到了失望的忿怒。

「沒有……」在他被敲打，被盤問得不能再忍耐的時候，像鉄一般堅硬地噴出了這二字，堅決地拒絕他們的糾纏。

「沒有……好媽的个……上電……看儂有沒有……」這个瘦長的山東个子說着不純熟的上海話，气咻咻地。

在一陣盤詰和威脅後，敲打像連珠砲樣地繼續着，雖然惊恐，和痛苦已使這个青年失去了健康，雖然忿怒的火花在他胸中燃燒，雖然已經像羔羊被一隻餓狼捉住了時地失去了自由，可是他很鎮靜，每一下的敲打，他都咬緊了牙齒來承受每一下的敲打，只有使他的意志更堅決些，雖然每一下都給他浮腫的臉上印上了几个新的指印。

在這黑暗的夜的籠罩下，祇有微弱的呻吟，和敲打的声音，還有激怒的吼叫交錯着的在這屋子裏蕩漾，從窗格里時時吹進來陣陣的微風，昏黃的燈光懶洋洋地照着，在水門汀的地上散亂地映着

几个淡淡的影子。

一陣恐怖掠过了他的心头，垂着的头，微微的动了一下，呼出了一口很大的气，在他還不十二分模糊的腦子里，意識到了將臨到身上更大的苦痛，下意識地全身起了顫抖，受打的皮肉在輕輕的抽動。

昨天的一幕又在他恐怖的記憶里放映着，一幅幅的畫，連續不繼地展開在他面前：

一个同今天差不多的晚上，比現在更晚些，離開東方發白的时候，只有一个鐘头的樣子，在一座很大的白牆——上面有很多黑字的白牆——面前，他就被剛才打他的那个穿黑長衫的瘦長个子，和另外一个中等身材的兩个带到了这里，被他們敲打盤問着最後被他們丟進了一間黑得眼睛也張也開的暗房里。

模糊的景象不見了，消失在他的面前，祇覺得汗水在背上流，汗毛不禁慄了一慄，夏晚的涼風陣陣地吹進來，寒冷又在襲擊他。在眼前祇是黑，黑的一片，一團，像漆一樣地黑。人也動，房子在動，天在動，地在動，不斷地動着。人像在飛，在半空里飛，耳朵里響着，在蚊子一樣地嗡嗡地響着。

在他剛在半昏迷的狀態中醒过来的时候，站在他面前几个偵探又在準備着更兇狠的，更殘酷的手段來对付这不知趣的強硬的囚犯了。

在忿怒和貪心交迫之下，他們的工作異常敏捷完成了，一架竹梯從外面搬了進來，一个「撲落」已插入了一个電燈開關里，電就從「撲落」里，經過那根花線一直傳到另外一头，一个管筒里。

他們的新的工作開始了，他用不着說。早已被他們安頓好了，眼睜睜地望着一个明亮的東西將臨到他身上磨擦，明知道這味兒不好嘗，「不這樣，又怎樣」呢？

「滋~~~~滋滋~~~~滋滋~~~~」

管筒握在這瘦長子手中，這麼緊緊地，謎細的老鼠眼里，閃着光，眼光挺起了，一股兇相，就像一個吃人的魔鬼。毫不容情地找着出路，從太陽穴起；起初是一陣刺痛，像几百隻針穿入皮膚一樣的直震顫到心頭。慢慢地皮膚麻木了，失去了知覺，但是當他們這里拖到別處皮肉上去的時候，像剝皮那樣地難受。

他沒有喊叫，他喊叫不出，祇有鼻孔里透着氣，劇烈的苦痛，他只咬緊牙齒去承受，但是現在牙齒也咬不緊了，戰抖着格格作響。差不多要掉下來了。

管筒從太陽穴上漸漸地往下拖，顴骨，面孔，——胸部，——特別在奶頭上賣力，當他正在使勁的當兒，肺，心，肝，胃，——一切簡直像要從嘴里噴出來了。

經過了長時間的摧殘，恐怖，寒冷包圍着的身體，怎受得住更猛烈的襲擊？不多時後，所有的器官都停止了工作，除了還有些微的鼻在呼吸着，人，三分之二已死去了。

爲要保留最後的一絲希望，他們不得不把他救醒。

在他又恢復了知覺之後，一切都沒有變，祇是身上多了一堆焦黃的烙印。一个信念牢牢地霸住了他的恐怖的苦痛的的頭腦：

「过去的戰士，已爲了我們，爲了正義而灑盡了他們的鮮血，沸騰的鮮紅的热血；創造了一條新的道路，而这未完成的一段，已待我們來繼續踏着血跡未乾的脚步，堅定地去開闢。這是血的成果，這是用血來交換的代價，我應該承受一切更重大的苦痛，我不能爲了自己，一個人而污了鮮紅的血，阻止了進展，毀了別人——」

敲打，盤詰，還是繼續着。

时光已离不遠了，東方的阳光已有一些从窗檻里透露了進來，远处的雞已在高声的啼了。

(一)就是耳光，上海土話叫雪茄。

(二)先給他一頓苦頭，叫他曉得利害。

旱

河北省立邢臺師範

提 撕

太阳几乎沒有一天不出来，火辣辣的光綫射到空曠的地上。燥热的南風颯尔不休，每个人都在倦眼朦朧裏拖延着性命，躺在樹蔭下打瞌睡，虽然有时候睡过了火，也是合着眼坐在那里靜默着，像在祈禱上帝的保佑。这时候希望下雨几乎成了全村人們一致的心理，每見天边有块黑的雲彩，或是聽見一陣雷声，他們都会高興到什麼似的，臉上也呈現出想笑未笑的怪樣來；内心也在不断的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可是，他們都曉得，这是天机，是不可洩露的，這種机祕被洩露了，雨神就不会再給下雨。只有內心的真誠，才有希望。

人們老是希望着，希望着，可是這種希望永沒有實現過，太陽還是照常和他們見面。所謂雲，所謂雷，好像老天故意和他們開的玩笑。這時候每人的心裏都充滿了愁悶與恐怖，他們曉得他們悲慘的情形。狗慶家里的情形更是惡劣，從開春到現在還沒有吃過純糧食的飯，天天全靠坏三那孩子到田里採些苜蓿（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富者多種此喂牲畜）叶回來煮着吃。

这天早晨，狗慶嫂坐在門口，等候小坏三採苜蓿叶回來，好去煮飯吃。可是，等着，等着，等了好一會兒，也不見坏三那孩子的影子，不免等得麻煩了。在那里老是坐着沒有活兒幹，心眼里怪癢癢得不安。她索性就搬出那件祖傳的「手紡紗車」來；這年頭兒，紡棉花雖然不賺錢，但是她總以為生來就有一付好勞動的手，有點活兒做做，倒可安心。可是她紡了沒有多少時候就停下來，那雙皮包骨頭的兩臂和手指立刻就感到極度的酸痛；高聳的兩肩有點發麻，肚子里也在發出悲哀的雷鳴，眼前飢餓的火星亂迸。她無支持她的身體，就緊緊的靠在牆壁上，整理她混亂了的思想。她曉得這又是因為餓過了火所起的現象，一會兒就會好的。這時候她只希望小坏三能夠早些回來，好煮飯吃。

「嗚嗚嗚……嗚……嗚……」她聽見哭声，像是她小孩小坏三的哭声。她撇去了苦悶的幻想，下意識的睜開了眼望過去，「啊！」她大吃一驚，見刘三爺拉着小坏三的耳朵扯進村子里來，她的心就像暴風雨中的浪花，「撲通撲通」的跳躍着，恐怖的魔網籠罩在她的眼前。不曉得小坏三做了什麼歹事，給刘三爺扯住。她看見小坏三的兩眼哭得通紅，淚水在乾癟的臉上交流着。不由得她驚叫起來：

「坏三的爹快出来！」

「什麼事！什麼事！」狗慶因爲天旱，找不着活兒幹，也是整天价躺在破旧的木床上打瞌睡，好像這樣能夠減輕餓的痛苦似的。這時候他正要爬起来，忽然听到老婆怪声的叫喊，以爲出了什麼大事，所以就三步併作兩步的跑出来，一边迫切的這樣的問。

「你你……看……小小小……坏三怎……」狗慶嫂嚇得連話都說不清了，只是用手指過去。

狗慶看見了，同时刘三爺和小坏三，還有一部分看熱鬧的人也走過來。他就鼓着勇氣說道：

「刘三爺怎樣啦？」

「怎樣啦，你們做的好事還來問我？」

「孩子不懂事，招害了三爺不是？」

「孩子不懂事？還來瞞我，你爺兒們天天偷我的首飾誰不知道？說長道短的有什麼用，走！和我到公安局去，有理那里好說。」刘三爺瞪着銅鈴般的大眼，癡惡的兇光狠狠地射到狗慶的身上。同时扯住小坏三的耳朵拉着要走。这可嚇坏了狗慶，他曉得到公安局里去沒有他的理，一定要判了偷盜罪，几十塊錢的罰洋也是免不了的；沒有錢，就得做苦工，那可不是玩的，他親眼看見本街存保被罰做苦工，一天連一頓飽飯都吃不到，活兒催的倒緊，餓着肚子無力再幹下去，警察那條無情的鞭子就打下來。想到這里，恐怖的魔網立刻籠罩住他的全身，眼眶內充滿了辛酸而悲哀的淚珠，顫着聲音哀求

道：

「三爺！我錯了，我並不是叫坏三偷你的苜蓿，實在因為沒的吃，不過採些叶子充充飢。」

「你倒會放屁，偷了我的苜蓿充你的飢，餓瘦了我的牛，你就不曉得……」

「三爺！有話家里好說，何必如此呢？」三爺正說得上勁，看熱鬧的人慢慢的也多起來，王村長見事愈鬧愈大，遂乘机打斷三爺的話頭，把他拉到自己家里去了。

隔了好一會兒，王村長才走過來對狗慶說：

「狗慶！你也太不識好歹，隨隨便便的就招害他，這傢伙又不看面子。爲這事情，我給他說了萬萬千千的好話，他還要送公安局不行；後來總算經我百般的勸解，才饒了你。可是，你得賠他大洋十元，不那麼辦，得給他做兩個月的苦工。」

「唔……」狗慶聽說要賠十塊錢，嚇得說不出話來。

「听着了沒有？十塊錢，限三天拿出來，要不是我做担保，三爺還不幹呢？」王村長密縫着眼笑，表示這是他的功勞。

「王村長費心了，結後請你喝酒。」狗慶心里雖然不服氣，但他不敢破鄉下請酒的慣例。

王村長笑嬉嬉的走去了，看熱鬧的人見沒有戲文可看，也都慢慢的散開去。這裡只剩下狗慶一家人，小坏三還在打噎，用手不斷的擰着挨了兩把掌而發痛的嘴巴。其他的人都是哭喪着臉，沉入在靜默的苦海。

李健吾先生的小說

心病

每冊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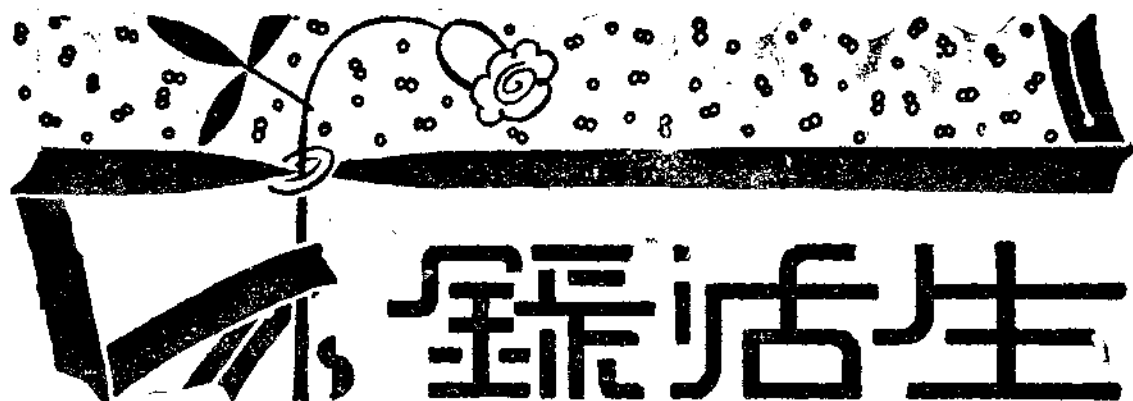
本書是長篇的創作小說。作者以犀利的觀察，刻深的性格解剖，微妙的心理分析，獨特的小說技術，寫出我們崩潰的社會的一角，最爲難能可貴。至於對話的別致，結構的嚴密，文筆的清新，尤爲作者創作之特色。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文藝創作中，欲求像這樣的作品，實不多見。

墮子

五分五角

本書爲作者之短篇小說集，內有「影」「在第二個女子的面前」「最後的一個夢」「獵」「機關車」「鱧子」「又一身」「末一個女人」「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等小說九篇。作者文筆輕快多趣，生動多態，閱讀的時候，彷彿像在看電影一般，覺得一切情景，都在目前憧憬着。

開明書店印行



生活錄

電話公司的小職員

李 信

我是一個中學生，踏入高中才一年，就被摒棄於孝校的大門外了。离校時年紀還輕，祇有十七歲，但幾年來在被窮困所包圍的家庭中生活着，卻具有了比較豐富的生活經驗。父親在家病了好幾年，家境很是不濟，因此離開孝校後，就急急的設法找職業，可是以一個孩子去应付，當時實在感到很窘。後來聽得鄰居說上海電話公司招考職員，於是就寫了封自薦信去，經過考試後，被錄取了；月薪是十五元，不供膳宿，三個月後看成績再定去留，增薪。考試時主考的是西人，但助理的中國人卻非常威風，呼么喝六，同考的人都很憤懣，但那時也祇能忍氣吞聲。從孝校中出來，通常懷着的希望都是很大的，把自己也看得很高，現在看到眼前的職業，祇有十五元一月，心中委實不願，但想到家庭的困難，也惟有做着添數了。父親和母親聽到我考取了，都很高興，說現在薪水雖少，但只要自己努力，巴結，將來上司知道了，就會加薪水的。於是我的職業生活就這樣地開始了。

我被派在北區的試線間工作。試線間有人叫作測量室，一般人对它是很生疏的；因為像這樣的試線間，在上海，連同租界的電話公司和華界

的電話局，一共也祇有十來了，何況又是很少機會讓外人參觀的。原來試線間是一個專門試驗用戶的綫路和話机是否良好的机閥，里面裝置着特種的試線台，電表，安置電纜的鐵架等器械。有時用戶報告自己的電話損壞後，不多時就有人來問：「喂，電話好嗎？……啥毛病？……倪是電話公司……噢，曉得了，等歇派人來修……」就是這里面工作人員在試線時對用戶探問話機為什麼不能应用的情形了。

初初踏進試線間，竟得什麼東西都新奇生疏；因工作而喊出的呼聲，嚷成一片非常鬧熱，情形很是雜亂。我開始站在試線台畔學習着，低聲下氣地詢問着不懂的地方，但不久就被派擔任實際工作了，居然運用起枱上的器械，高喊着「第×對置撲落」或者「第×對脫小線球」了。（這是我們工作上的術語，用來招呼另一部工作人員的。）

每日早晨七時三刻就須到，遲了在簽名簿上就有紅線劃斷，得看西人的嘴臉了。我們的工作是很機械的，同時也是很忙碌的。早上一到先將昨晚已損壞的用戶複試一遍，紀錄下來，然後通知修理間派工人出去修理；接着就是在外面的工人搖進電話來請求再試驗了。是在這種重複的工作下：接受用戶報告，試線，派遣工人，再試線，我們整天坐在試線台畔，頭上戴着聽筒，左手運用台上的鑰匙（Key），和考線（Cord），右手則執着筆記錄，眼睛注視着電表中針的轉動，嘴巴且又必須和用戶工人作種種談話和詢問。（諸位看見過接線生接線時的狀況嗎？我們在外表上和他們是差不多的。）

因為電話是公用事業，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無論是星期或節日，沒有一天

或者一小时可以缺人，所以工作就分着日班，夜班，下半夜班，礼拜班，吃饭班，这些班头都是轮流挨着做的。礼拜班因为是例假，有双倍工钱；（后来这办法废除了，改为选星期一至六的一天作为休息，而取消了双倍工钱。）吃饭班则是轮着的人在上午十时半就离开，至十二时回来值班，一个半小时就是吃饭的时间。初初轮到时非常不惯，肚里尚不饿，就须吃饭，说起来不是与卫生有妨碍的吗？可是这些是谈不到的。

說到吃飯，因為家離開公司太遠，而收入又少，吃飯的地點通常是小飯店，有時候是麵攤，代價總是在二十枚銅元到四十枚銅元之間。第一次上飯店的時候，不知道應該叫些什麼菜，曾經聽見過人家說肉絲豆腐羹，於是接連的吃了十幾天，後來孝乖了，才會叫別種菜名。但是肉絲豆腐羹至今還深深的留在記憶中呢。

我進上海電話公司時正是進行割線工作的當兒，從人工接線到自動電話的過程中，工程很是巨大，新用的人員很多。而我們試線部份常常爲了工程進行的便利和避免中斷用戶話線起見，往往在夜深人靜時，正是我們工作很緊張的時刻，因之日以繼夜的工作就免不掉了。作夜工本來是有額外工資的，譬如我們正常的工作時間是到下午五時爲止，如作全夜工，那末五時至午夜的十二時，每作一小時，可以一個半小時計祿；而十二時至明晨八時止，每作一小時，可以二小時計祿，因之作一全夜工，就有二十六個半小時，換句話說，可以抵得過平日的三天還多些，這本來是可以增加些收入，未始不好，但是健康怎麼樣呢？我在有一個月曾經拿到四十餘元（原薪是十五元），平均該月中每天

工作十六小時，身體衰弱得很，面色黃黃的毫無血色。母親曾經爲了這哭泣過，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有一次，一个同事因爲有些家事，對西人請求說，能否今天不做夜工，西人的回答是：「好的，你去了以後，明天可以不必來了。」

四尔足月後，我才加薪，連原來的是二十七元了。但以後二年間，公司藉口營業不良，小職員絕無加薪的一回事，但是我們且聽得西人職員和中國人的高級職員是加了薪水的。自動機更換成功以後，我被調至匯山区工作；某一个时期，主任暫缺，我實際上代理了七个月，非常勤力，滿想企圖加薪，但結果是泡影。這充分顯現了僱主對低級員工的態度，同時我且確信，小職員的能力並不比人低，所謂高級職員的工作，他們何嘗不能勝任！

但是这时公司裁員且進行的很厲害，我們試線間本來有八尔人，不到二个月，就去掉四尔。而稍爲有小錯事，割工錢即隨之而來，職工們非常恐慌和憤怒，公司中是呈現着一種騷擾的現象了。我們時常被別区同事召集了去開會，在那里他們常講着許多話，他們說公司是如何苛刻的對待我們，裁掉的人員一點都沒有保障，現在我們在職人員都應該團結起來。這些都是事實。

到了五月間，罷工正式開始了，同事都不往公司工作，報上每天登着我們職工會的代表進行交涉的消息，看了很是興奮。但是公司態度非常堅決，僱用了許多白俄來破壞罷工；後來有些薪水高的職員先進公司去工作，（有些高級華人職員根本沒有參加罷工）而職工們經過半月的支持，受不起生活的壓迫，就只好復工了。進公司時，大家是低着頭進去的，西主任看着我們狡笑，一直到現在，我

還認為這是奇恥大辱。

罷工的結果，每季參加的人，都被扣除了十五天的薪工。每季人的胸膛都填滿着一腔熱氣和憤怒，但是在生活的壓迫下，誰也不敢有所舉動了！工作時，大家變得很沉默，碰頭時無話的會意的看一眼走開了，這真是悲悽的一幕。當然的，緊接而來的是公司當局的更兇狠的束縛了。

冬季，父親病故了，生活的負擔更形加重。一方面認為自己應該加緊修養，季一些技能，來更換一季好一些的職業，於是在請求減費後，晚上便到一所會計專修學校去讀會計了。夜校期間是非常用功的，所有業餘時間都化費上去了，即星期日也很少浪費。季期結束時，我的成績很好，是第一名，這在精神上多少是獲得些安慰的。拗說這學校本來對成績優良的學生是可以介紹職業的，但現在因為社會不景氣，人浮於事，他們也無能為力了。我繼續在那里念高級班，到第三季期將終了時，我在公司里的職位，在萬無數次的裁員中被裁掉了。

但是我並沒有失業，因了會計學校的成績還好的緣故，聽到被裁的消息時，馬上就找到了另一季職業，待遇還比電話公司好一些，由一季試綫生變成會計員了。不過我竟得兩年來在帝國主義的公司裏作事，得到了不少可貴的經驗；而同時又深自警惕，絕不以自己沒有失過業，一遭裁汰就找到一季更好的職業而以爲只要季人很用功，就萬事都能解決而自喜；現在社會上普遍的失業，即是束身自好，滿腹經綸要工作做而找不到工作的遍地皆是，我不过是傲幸罷了。季人要有出路不是要社會有了出路才走得通嗎？我對這社會是深深的體驗了的。

電台報務員

春光

「無線電」——「RADIO」是二十世紀自然科學最進步的發明之一。近十年來，「無線電」在中國，是新奇的東西，引起大甲的注意。但是牠以什麼姿態出現於中國呢？在半殖民地化的社會中，牠有什麼作用呢？

首先，我們知道作為教育大甲的工具的「無線電廣播」是宣傳文化和普及社會教育的新利器；所以「播音電台」是值得重視的「文化機關」。可是現在看看我們的「無線電廣播」是被少數特權階級所獨佔：商業資本家利用牠作為推銷商品增加利潤的欺騙大甲的「廣告」工具；有閒的資產階級利用牠作為茶餘飯後酒罷舞酣的怡心悅耳的「娛樂」工具；而被飢寒壓迫的勞苦工農大甲，除在商品的市場中，被不願意听的廉價廣告的吶喊怪聲，和曼妙宛轉的靡靡歌聲，假爾來宣傳或麻醉一下外，是得不到什麼教育的意味的！而且，無線電的一切材料，都是舶來品。無線電在中國的發展，是盡着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化的社會中傾銷商品的作用！

其次說到作為電信交通工具的「無線電報」和「無線電話」是便利大甲言語交通的新利器；所以「通訊電台」是值得重視的「交通機關」。現在，看看我們的「無線電訊交通」吧？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中國擅自建設電台，破壞了無線電訊交通主權的完整；各國競與中國簽訂報務合同，作國際通訊，主要的條件，是必須定購各國大批的機器，每批是數十百萬金；國際電台大借款，使數

年來國際報費的收入，只夠還債付息；西原借款，已將全國的電報話作為抵押品，日人認為必要時，可以接收全國電報話；最近，華北局勢的發展，天津東京間又將設直達無線電路；第二，封建軍閥的割據，國內的通訊電台，派系不一，沒有統一的管轄權；各省政府，各黨部，各機關，各師軍，各部署，都各自為政，地任意設立電台，波長不經指定，擾亂空間，只作軍閥官僚私人通訊的工具。第三，國營事業的商化，政府沒有經常地支出經費，來發展無線電訊交通事業，使達到大甲化的地步；反之，政府想從無線電訊的新事業下，每年得若干的剩餘去充軍政費；國營的商業化，受不景氣的影響，報費見減，便力行緊縮政策；有無線電合併，郵電合設，和商店的緊縮一樣；最近，一千萬的電政公債，便是以國際無線電報費的收入為擔保品；一字的報費，以角或元計，除少數的商業資本家為經營企業而利用電報話外，普通的平民，是除了報病，報喪，傳遞要事或噩耗外，很少談電報的！

「爲了加緊對於中國大甲的榨取，爲了調整在華的勢力範圍，乃至準備武力分割中國的領土和制止革命，各帝國主義者在目前中國交通事業開發過程中，正以萬分積極的姿態，實行其支配的推進。」——中國經濟年報第一輯一九三頁——無線電訊交通在中國畸形的發展，是有深刻的意義的！一般天真的孝者，站在純粹技術的進步性上，出於于唯自然科學運動的觀點上，來熱烈讚美當前無線電訊交通建設，而忽視了半殖民地化的交通建設最基本的特質，真是淺薄可笑了！

視無線電為娛樂品的人，對於播音電台中的歌女，是視同電影中的「影星」，跳舞場的「舞星」，只作色情狂的追逐；「歌星」的起居註和艷聞，是廣播在桃色的新聞欄中；但是那被生活的鞭子驅

策着而不得不犧牲「色香」肉喉」的歌女生涯，是沒有人去探討的！

同樣，羨慕無線電為新事業的人，對於通訊電台中的「報務員」是視為技術人員，公務人員，職位固久的「橡皮飯碗」和郵政、海關、鐵路等機關一樣；在失業的狂潮中，無出路的「中學生」是爭先恐後地投機營鑽入無線電台做報務員；但是那日夜在收發報机上絞腦汁的報務員生活，一向是被別人忽略了！

隨着通訊電台的增加，報務員的人數，是日益增多。目前全國電台報務員，是在千餘以上。我們對於這種新職業的生活，是有探討的必要。

本來，有綫電報局，也有報務員，專司收發電報的職務；現在電台中的報務員，和他們相較，只是技術方式的略異，其餘的生活是完全相同的。

據交通部的統計，一萬二千餘的電信職工中，報務員却有三千餘人，佔四分之一強。這說明了「報務員」是電台或電局的基本勞動者。

可是，電台的組織中，有工程師，技術員，工程員，報務員，機務員，業務員，報差，技工等，報務員的人數，雖佔多數，所做的工作，虽最辛苦；但在電台中的地位，是極微末的，是被統治被壓迫的。任電台的主管人員和要職的，是那些歐美留學回來的工程師，技術員，和在國內受過大學教育的工程員；「中學生」出身的報務員，是人微言輕，不堪重任的！幾曾見「報務員」做電台主管人員？做了十几年的老「報務員」，至多不過做「領班」或「報務長」，做做報務員的「猴王」而已！

在這農村破產，經濟恐慌的社會中，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物質和環境的條件，只有受中等教育之可能，却沒有入大學和出洋的希望！他們在中學畢業後，不得不找出路，求職業，便入無線電學校，受短期的收發技術的訓練，再考入電台實習，做報務員，說來也不容易啊！全國的中學生何多？滬上如中國南洋三極建華等私立無線電學校，每年畢業人數均各以百計，而電台每次招考錄取者，不到十名，應考者輒數百人！「報務員」飯碗的攘奪，于今尤難！而在舊官僚統治下的新事業，目前已到了非有資緣莫想問津的地步了！

報務員的工作，是最機械，最單調，最乏味的。將華文號碼及洋文字母，化為點劃，再運用機器，使點劃的訊號發出去；又將收听到的點劃訊號，化為華文號碼或洋文字母，便抄綴成來報。簡言之，報務員的工作，只是一天到晚收發號碼和字母；甚言之，報務員一輩子，只是一架收發點劃的血肉機器而已！但是，報務員的勞動強度，是被機器的速率統制着！每分鐘收發百餘號碼或字母的起碼速率，即是每分鐘收發數百個點劃以上的速率，在沒有受過收發技術訓練的常人看來，是多麼費腦力的勞動？報務員呢？對於收發技術，雖是熟練了，腦筋很像能不費思索而本能地收發；但是高速率的點劃，總須通過腦子的勞動，才能化為號碼或字母，而且遺誤了一點半劃，便須罰薪，所以報務員值班，腦力的專注和緊張的程度，是比其他體力勞動者及腦力勞動者，要高得多！至于氣候的變化，音訊的弱小，天電的干擾，波長的混亂，增加了報務員工作的困難，便增加了報務員耳力的支出！

作為勞動工具的無線電收發報機，裝置和管理，根柢孝理要怎樣運用，和發生阻障要怎樣修理，

這些是電台中工務人員的任務。報務員是運用機器的腦力勞動者，根柢實際的經驗，日常積極地不斷地工作。爲了日夜輪班的繼續通訊，更需要多數的報務員擔任收發的工作。報務員不能離機器而工作，反之，機器而沒有報務員去運用，是不能做什麼的！所以偌大的電台中，報務員羣中，如果停止了工作，電訊交通便會中斷了！小小的報務員，雖然是被統治被壓迫而地位低微的熟練工人，但他們的羣中，在電台的機構中，是有不可輕視的力量！

說到勞動的報酬，便不能不談到「薪級制」。在官僚政治下，一般的公務員，都隨大官吏而進退調換；而交通機關電台中的報務員，却有「薪級制」的規定，不隨主管官吏而進退，有固久的職業，且可慢慢地晉級加薪，怎不令人羨慕呢？又怎不使一般的報務員自恃爲敲不破的「橡皮飯碗」而生活墮落呢？我們探討「薪級制」的由來，爲什麼不實行于其他機關，而特別優待于報務員呢？這是有客觀的條件的。在商品經濟的社會中，作爲聯絡商品市場，原料地方，和投資場合的交通機關，是社會的血脈，而報務員是血管中操着主要作用的多數的血球。血球的停止活動，是會影響到整個商品經濟的崩潰的！在這種條件之下，報務員是被統治者優容了！只要報務員能俯首帖耳如牛馬地肯日夜賣力工作着，那麼薪級制的保障，是會使你每年加薪一級的。每晉一級所加的薪數，是初六年爲三元，次五年爲四元，再次五年爲六元，又次五年爲八元，以後五年爲十元，十五元；所以一個卅二元起薪的報務員，要希望得到百元的薪金，起碼要做了十六年安分守己的一榔頭（註）生涯！可惜的，腦力的榨取，和日夜不安定的生活，血肉的機器，是不到十六年，早已成廢物了！倘使報務員得不到統治者的歡心，或者不

馴服于压迫而想反抗一下，那麼隨時都可以革職，失業，所謂保障，何在？所謂薪級制的本質，是一種羈縻的統治法而已！再看看社會的生活程度，是日見增高，而報務員的薪金數目，却還遵照着十餘年前所定的數目！事實上告訴我們，實質的賃銀，是日益減少了！在目前法幣實行的聲中，物價高漲的當兒，月薪卅二元的報務員，雖然有十把元的津貼，在繁華的上海，要維持一家生活，是夠困難了！倘使出乎意外地因錯了一點半劃而罰薪十天半月，或者又扣所得稅和賑災捐；那麼報務員只有枵腹從公了！

電台報務員的勞動時間，是隨着緊縮政策而逐漸的加多。最初的電台報務員，每日值班，是三、四小時，現在是增加到六、七小時了。但當局爲了裁減報務員人數以縮小開支計，還有增加到每日八小時的趨勢！平常的人，不是說八小時工作制，是最合理的工時嗎？這裏，忽視了勞動強度的問題。報務員在高速率的勞動力的支出條件下工作，繼續不斷的收發，不能有一分鐘的閒暇。每天八小時，是可能的嗎？在被压迫之下，或許是勉強可能的！但是事實上，年來的錯誤增多了，多數的報務員是神經衰弱而失眠了！加以日夜輪值的規定，工作時間，沒有一定，昨天晚班，今天日班，明天又早班，後天又全夜班，使報務員的起居沒有定時，三餐或早或遲，報務員的體質，是面黃肌瘦，常患胃病，易生肺病的了。請病假的留難，扣津貼扣薪和醫藥費的自理，使報務員往往不得不拖着病軀去工作！眼看幾多活潑強壯的青年，做了三年的報務員，失眠，胃病，肺病，百病叢生而喪失了生命！百元月薪的希望還渺茫得很啊！

註：「榔頭」是「報務員」的別名，「報務員」中，有自相稱呼爲「榔兄」「榔弟」者，發報機上的電鑰 Key，類似榔頭，報務員日夜敲之，故報務員工作，又稱「敲榔頭」。

報務員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當然是富有小布尔喬亞的意識形態的。他們是在動搖和沒落中生活着！一方面，个入主義的虛榮心，和封建殘餘的升官發財的向上爬的觀念，使報務員欣羨或傾向官僚資產階級，求个入的出路；另一方面，从小資產階級沒落到勞動無產階級的經濟條件，和勞動力變做商品而被剝削榨取的待遇，使報務員感到被壓迫的悲憤，求團體的解放！在这个前提之下，可以理解報務員的衣食住行，在慾望上，是尽可能地追隨官僚資產階級，西裝，大菜，洋房，汽車，都是報務員敢于嘗試和追求的对像！而在經濟的條件上，是被殘酷的黑手所限制着，使報務員日常生活益漸接近勞苦大甲，不得不穿破衣，吃大餅，住亭子間，安步當車了！

報務員是年青的小夥子，當然是有性慾的戀愛，結婚，在報務員羣中，已成了難解決的問題！小小的報務員，沒有地位，沒有金錢，淪為工人，追求女人的戀愛，是少勝利的可能！許多報務員，都因避免結婚和家庭的負擔而願过着獨身的生活！的確，每天值班之後，睡覺，休息，都來不及，性慾衝動的機會，是可能地減少！結婚的假期，只有兩三禮拜，報務員是享不到「蜜月」的幸福！婚後的生活，還不是晚班夜班地使少婦獨宿嗎？爲了薪金的低微，攜不起家眷，還不是过着宿舍孤旅的生涯，而數月半年才回到農村的老家中，和妻子作「牛郎織女」的相會嗎？不過，報務員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都須值班的，沒有星期日，沒有放假日，什麼國恥，國慶，聖誕，元旦，都和報務員不生關係！你要回家序天倫之樂，只有請同事代班一兩天，或請事假几天。代班每月不能逾三次，事假每年不能逾廿四天，所以報務員的家庭幸福便有限了！

報務員是收發的機器似的，只有聽主管人員的調動。奉了調派的命令，便須領旅費捲舖蓋動身，不論遠近，新疆或西藏，都得遵命。所以報務員都有「未知明年又在何處」之感。若是有了家眷的話，非但搬家的無形損失，電台不管，即眷屬的旅費，亦須自備。報務員都「戀棧」，怕被調，而主管人員便以調派來做馴服一般報務員的手段了。

勞動的社會性，必然地招致勞動的羣中，日益組織化，所以電台報務員羣，也有團體的組織。什麼進益會，公益會，都在組織着。但是報務員本身的動搖性，和個人主義的劣根性，不能使集團的力量固結。不過客觀的前途，生活的沒落，將使報務員團體，日益固結，是可預言的。

多数的報務員，是在生活的重压下，悲觀起來！他們工餘，或者作麻醉性的墮落生活，或者作消遣性的讀書生活，麻將，電影，小說是他們工餘的娛樂！能在壓迫的生活中，自覺認識，掙扎前進，在工餘研究什麼的，不是沒有，不過寥若晨星罷了！的確，每天六七小時緊張的腦力勞動，下班後是極端的疲乏困倦，要鼓起精神和興趣去研究什麼，是非有些毅力不可！

我們並不是說報務員的生活是十分悲苦的！農村中在死亡綫上的農夫，和都市中在鐵蹄下的工人，數千百萬的勞苦大甲的悲慘生活，是比報務員的生活要悲苦得多！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了電台報務員的生活，因為牠是一種新職業下的勞動者的生活，是在被人們讚美，為新事業下的被壓迫的生活，是畸形發展的半殖民地的交通機構中的矛盾之反映！

隨着自然科學的發展，新機器的發明，自動收發報機的日臻完善，所謂「中學生」出身的報務員，或許如電話局的接綫生一樣，有被淘汰的可能。而在孝士和博士都鬧着失業的社會中，運用複雜機件的工作，也許有「大學生」降格來攘奪了「中學生」的飯碗？



函購免收郵費
寄費由郵局
代收或當面
交與或當面
中交或當面
通銀或當面
可免匯費並
穩妥無誤
迅速便利
承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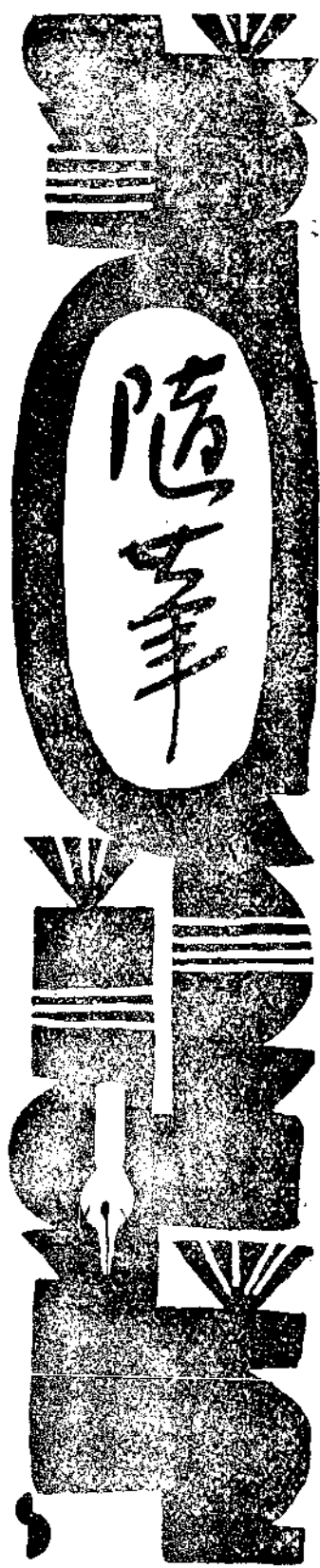
隨筆與速寫

隨 * 小 * 隨

文 * 品 * 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隨筆與速寫 | 茅盾著 | 五角 | 平屋雜文 | 夏丏尊著 | 四角五分 | 未厭居習作 | 葉紹鈞著 | 五角 | 懂憬 | 豐子愷夏丏尊等 | 六角 | 沒字的書 | 朱自清俞平伯等 | 六角 | 周作人散文鈔 | 周作人著 | 五角五分 | 談龍集 | 周作人著 | 八角 | 看雲集 | 周作人著 | 一元 | 背影 | 朱自清著 | 五角五分 | 歐遊雜記 | 朱自清著 | 七角 | 燕知草 | 俞平伯著 | 一元六角 |
| 雜拌兒 | 俞平伯著 | 八角五分 | 雜拌兒之二 | 俞平伯著 | 一元 | 緣緣堂隨筆 | 豐子愷著 | 四角 | 點滴 | 巴金著 | 三角 | 海行雜記 | 巴金著 | 三角 | 山中雜記 | 鄭振鐸著 | 三角 | 三湖遊記 | 孫伏園等著 | 六角 | 山野掇拾 | 孫福熙著 | 九角 | 北京乎 | 孫福熙著 | 九角 | 歸航 | 孫福熙著 | 四角 | 淚與笑 | 梁遇春著 | 五角 |

開明書店印行



「三關」之外還有「關」

迺斌

春假前，國文先生曾出过一个題目叫：「畢業以後。」先生的原意是想叫大家說出畢業以後究竟怎樣打祿，但我並不如此寫，我把它寫成了一篇隨筆，我說：小學畢業是第一名，立刻又考取了自己的理想中孝，初中畢業以後，又得免試保送入高中，總是很容易的过了好多好多的關，而事先却又害怕得甚麼似的，現在是將屆高中畢業了，我能不能在這畢業以後也像過去那麼过着勝利的愉快的日子呢？

謝謝上帝，沒有破例，我这次的「關」却又是完全过了呢！五月底參加了學校的「甄別試驗」，沒有被扣牢不送去會考；六月中正式參加了會考，在七月底發表了，我是完全及格的；八月初又考了大孝，中旬發表了，我又是錄取的。天哪！世間有這麼美麗的事情嗎？

1、
帶着歡欣，回家了。面頰的消瘦使母親大大的吃驚，幸虧我還不會說出神經衰弱的病況來。父親

也很快活，——談書雖然辛苦，但是過得這「三閑」就是一身的大幸了呢。

父亲的孝校也快開孝了，所以得早些料理我的事。

「今年要多少錢呢？你明天午后同儀九先生進城去，到農民銀行領……此刻家里正缺着，向他借了再說……我已約好了，你吃好飯進城就是。」

「……」沒有回答！

「倒底要多少呢？……多借點也沒關係，祇要你夠用。」

「唔……錢沒有嗎？……那末爲甚麼不讓我找事體做？」

「找事體……小孝教員你高興嗎？……此刻也快開孝，要做也沒法子……」

原來父亲是還不願自己的兒子幹他自己的本業，大概十八塊錢一個月的位置給他享受得太夠了。

「那末又爲甚麼叫我談書沒有錢，留在家也也省些……我寧願不談書……這種教育有甚麼可貴的？」

「笑話了，大家都在羨慕談書，不是爲了考不取孝校，就是沒有錢，眼巴巴沒有法子……你一考就取了，至於錢，那是暫時借來墊一下，本沒有關係的……十二年也都談了，再四年祇要一混……而且你年紀還小……是十九歲吧。十九歲，廿三歲畢業，弟弟妹妹大起來也正好」

……

欣呢。父亲的打靶竟是这般周密！——希望是会使人帶上笑臉的，連沉默慣了的父亲，此刻也滿現欢

欣呢。九月初，帶着借来的錢進了个新的孝校，环境是太好了，有山有湖，真是个讀書的好地方，我原是爲了景仰牠的环境才考了進来的。

憶起了父亲，怎不叫我难受呢？生活的担子使他不曾好好的呼吸过，也爲了这，他是怨着小时候爲甚麼不再多談一點書，能多找一點錢……此刻，父亲要把大孝當做獲得較高職業的階梯是有理由的，他要自己的兒子不像他自己那麼辛苦終月而只得十八塊錢的薪水也是有理由的——所以，他大膽的負起債來，他是寧願負債的……他可以架起這許多希望：弟弟妹妹的教育費是不要他操心的了，他或者可以辭去了这个「十八元」不幹，也許還可以得到較好的生活……

我還不努力嗎？還不加倍的用功嗎？在這樣的新環境里，有這麼講究的校舍，有這麼大的圖書館，……父亲的希望完全在我身上呵！

努力，当然应当努力！……但是，果真不顧一切的努力以後就能達到父亲的想像嗎？失業是像空氣那麼的彌漫着每一個地域，誰能知道四年之後不但沒有好轉而且更加惡化……父亲的希望是在我，但我的希望又是甚麼呢？

把金錢販買智識，父亲是想獲得更多的盈利的，但这只是个投机，一个百分之九十九要失敗的

投机!

「三関」是过去了，胜利地过去了，但「三関」之外還有这麼个「関」嗎？呵，这「関」是多麼峻惡，這「関」不是像一个小高山還可以憑着翻过去，而是一个深谷，一个浪濤汹涌的大海，要我泳过去！「三関」给了我神經衰弱，眼鏡加深一百度，和左胸的不时的疼痛！但这「関」又將給我甚麼呢？

在朋友的信中，我終於提起了这件事：

「……想不到『三関』之外還有『関』，而這个『関』当真难住我了，以前的『畢業以後』將成爲永不能成立的話語了……但我有甚麼權利要使父亲失望呢？我又爲甚麼要使父亲失望呢？我又何忍讓父亲失望呢……我怀疑我們的大孝校是不是只替國家裝幌子的，還是爲了要養活一批教授……而我們自己，化了偌大的金錢和精力，究竟又爲了甚麼呢……」

朋友的来信：

「……『関』越多越好呢，越兇越好呢……朋友，这祇得甚麼？我們的时代，我們的社會也到了難过的『関』了呢，你的『関』又祇得甚麼？你父亲的失望又祇得甚麼？許許多多人的失望才值得関怀呵！……你的『関』我還當讚美呢，『関』是會使你進步的，『關』會磨練你變成勇敢，堅決，不動搖……祈禱你能遇到更多更兇的『関』」

「朋友，請求你不要再迷夢着你能離開了社會的『関』而单独能解決你的『関』吧，難道還

不懂得你的『閔』是怎麼產生的嗎……」

唔，「三閔」之外的「閔」！自私几乎毀了我！

九三十一九三五在珞珈山。

水 災

杭州師範師三 王汝鑫

天，總是哭喪着臉。已經半個多月不曾見過太陽的面了。門前的菜草，蓬勃地滋長着，可是誰也無心再去剷除它。田里的秧苗都已經沒頂。雨，還是漫無限制地傾瀉着，傾瀉着。除掉一羣孩子們赤着腳在水中趕小鴨子以外，全鎮的人心都整天帶着惶恐的心理。再也看不到誰有些微歡樂的臉色，每個人的情緒緊張到連吃飯的心思都沒有，好像有朝不保夕的樣子。西鎮吳老爺的兒子，也好幾天不唱戲了，跟了他的老头子到处亂跑。兩三百個壯年的漢子，背了鋤頭鐵耙整夜的在修築堤壩。汗在奔流，似乎都不覺得。嘈雜的喊聲佔住了整片的郊野。我們站在堤上遠望着。雨在头上淋，衣服都溼透，然而願不得許多了。

混濁的黃水洶洶地從上源湧過來。

在平日水漲的時候，在兩岸總可以看到許多捕魚的人。但是現在連漁人的影子都沒有了。水面上再也找不到半片風帆。實在，水勢是太急了。

據管廟的錢老七說：長樂鎮已被水淹沒，一條性命都沒有逃出。於是空氣更形緊張起來。

水，繼續在漲着。再過七八寸就要齊岸了。雖然有几百人在那里加堤，可是祇有几百人而已。這五十多里的長堤，那能趕得及呢？

水面上望過去祇是焦黃色的一片。像是萬馬奔馳，又似山崩海嘯……聲音可怕得利害。前面的水還不會退去，後面的水已經逐擁着來，捲起無限浪花白沫，向着兩岸衝激，宛如數千萬精兵，持刀嘶殺而來，陰森森地使人一見心寒。

突然，一股黑水從上面衝來。

「噯！不知道那里的堤壩缺了。又葬送了几千條性命。」一个銜着長煙桿的白髮翁在驚嘆着。岸上的人是相驚失色了。心在怦怦地跳。人聲頓時沉寂，祇聽到洪水的狂吼。

「今天晚上一定還有大批山水要到。這怎麼辦呢！」阿巧跳着腳說。

「看看水里！」對岸的人嘩然喧叫起來。

水里彙着許多衣箱，桌椅……一只竹箱的背面跟着烏黑的一團，在波濤中起伏。

「是女人！是女人！」又是一陣狂叫。

保衛團里的几位兄弟們七手八腳地放舟過去撈救。用尽了氣力，還是毫無辦法。船終是划不過去。几条性命都几乎葬身魚腹。

上壩頭撈起一只大衣廚。里面裝着一個女人，口眼都張着。手里抱着一個大概不過几個月的小娃娃。嘴里還銜着他媽的乳頭。

雨還是不住地下，而且愈下愈大。

鎮上已經求过好幾次神，各鄉的菩薩都已經請齊。三四百个女人整天的在朝天叩頭。鎮長老爺也虔誠地進过三次香。可是一點用也沒有。後山廟里的觀音菩薩本來是再靈驗不過的了，她說今天早上必定可以放晴，但是現在暮色已經蒼茫，雨還是不住地下。

这几天鎮上的貨物，因為來源斷絕，都飛漲起來。一斤鹹菜要賣到兩毛大洋。料定今夜必定要陷堤。我們拖泥帶水地向着山上逃命。

西壩頭又添了兩百多个加堤的生力軍。全鎮的生命都操縱在他們的手里。

是在午夜的時候，祇听得西邊「訇」的一聲。接着是一陣淒厲的狂叫，旋即归于沉默。眼看着這幾百條築堤的好漢捲入水渦里。水源源地向缺口里跳進來，這殘堤是再也阻不住了。

慢慢地眼前的田地，樹木，房屋都浸在水里，起初還可以看得見几枝樹尖和許多逃在屋頂上的人。淒切的人聲與咆哮的水聲混成一片。隨後什麼都看不見了。祇是一片汪洋。

這時雨聲已止，月光漸漸地從雲端里透出來，照着洶湧着的水面。

一個災民的日記

北平第四中學
九 如

×月×日

聽說距我們村子九里路的×村，昨天一晚上的工夫，完全被水吞沒了。人們死在水里的，佔全數

的四分之三；只有很少數的僥倖沒有丟掉了的生命；房屋，一切建築物，不用提，經水的浸蝕，大半都倒塌了，家畜，牛、馬、羊、狗、豬……在水中亂叫，掙扎着各各的生命，但不久牠們的叫聲由高而低，便聽不見了。

水，仍是毫不客氣的襲來，一剎那間，人、房屋、牲畜……都陷沒在水中了。
老人，婦女，小孩子，都被水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
……
……
可怕呀！水災！水災呀！你留點情吧！

我們村子里的人，差不多有一半多的人，什麼也沒帶空着手逃跑了。跑到什麼地方去呢？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清，只是胡跑。

我父親很鎮靜，總沒有跑的話，老是設法來安慰大家。

果然，吃午飯的時候，小孩呼叫，女人哭號的聲音，由遠而近，由模糊而听得清楚了。

他們用痛苦的聲音，訴說他們受災的情況。我非常可憐他們，給他們找乾衣服，吃點心，預備住，他們當然非常感謝我們，又對我們說：

「恐怕不久水會到這村子來……唉！」

我的心中也感到恐慌，竟得水的來，是可能的，我暗暗的祈禱：「上帝！保佑我們，上帝呀！」

这一夜，一刻也沒睡，可是从×村逃来的災民，大多数睡得非常舒服。

住在我們隔壁的妇人，半夜老是哭，由她的哭声中我明白了她的遭遇：她的丈夫不知是活是死，她的亲爱的兒女眼瞧着被大水衝得不知去向，她是被一乍会水的壯子救出来的。

可怜的妇人哪！

不知像你的痛苦的人，還有多少呢？

殘酷的水呀！

上帝呀！救救他們吧！

×月×日

天剛亮，就听得胡胡……噉噉……嘩嘩的聲音，大家都明白是水發來了。

滿村的人都跑，母親們哭着抱着亂叫的兒子，向前跑，老人們跑不動也得跑，胡胡的喘氣，一種可怕恐怖的神情，儘量表現在各人的臉面上。我也不顧一切的飛跑，我們後面的二里路被水追着，我更努力向前跑，那時逃難的情形，正和「一二八」時在上海向租界里跑一樣。

老头子，老太太，妇人，小兒，跑不動了，水追上了他們；他們都被捲進浪里去了。

巧得很，忽然出現了一座小山，我們大家上去休息。心中鬆快了許多，竟得目前沒有一點危險了。在這裡的人，有二三十個，大家都不熟悉。我想起我父親，母親，小弟弟們……都不知那里去了；我想念他們，我惦記着他們。

爸爸，媽媽，你們跑到那里去了。我們怎麼見面，几時能見面？

水包圍了我們被認為安樂的土山，四面望去，就像在輪船上望太平洋一般；所不同的，就是水面上有不少的樹頭，屋頂，屍體。

就在这土山上過了一夜，倒是睡着了；可是作了許多可怕的惡夢，夢見爸爸媽媽們，又夢見水漲大了，淹沒了我們這座土山。我恐慌了，一着急，驚醒了。

X月X日

水仍是不停的漲，我們的土山還差二尺就要淹沒了，沒法逃了，只有一死。

我們大家都着急了，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在一剎那間結束，我想見見我爸爸媽媽再死，從此永別了爸爸媽媽，別了世界，別了人類，上帝！上帝！救命呀！救命！救命！

水真的淹沒了土山，我的夢果然實現了。我還會一點游泳，掙扎的結果，爬到一個樹頂上去，看見有不少的小船划來，我竟得這真是好機會，我大声呼喊：「救命呀！救命哪！」

一只小船果然很快的划來了，划船的人注望着我，帶着一種高興的面孔和聲音喊：「你是誰呀，是××嗎？」我一听，好像我爸爸的聲音，心中想：「假若是真的，我多快樂呀！」船划到我面前了，果然是我爸爸，我倆高興的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們將我們各人逃難的經過都說了一遍，知道我媽，弟，妹們都很安全的住在別一村莊上，我們都異常的快樂。

×月×日

這幾天，完全爲吃而困苦，只能喝點水。

我漸漸的消瘦了！瘦了！

水也不再漲，也不退，吃什麼呢？

我們幸而沒淹死，難倒說餓死嗎？

×月×日

兩天沒吃一點東西，

餓得我們都不動了。

真的就餓死嗎？

×月×日

樹葉，我們也得吃了……

家 信

蔣 沓

「又是一封家信來了，當心，它所帶來的盼望與要求！」

當我從郵差手里接過一封用舊式的中國信封封套着的家信時，我的神經就用着這樣的口吻警告似的說：「隨着一縷憂悒的情絲就陰影般地網住我的心頭，使我泛起了莫名的愁悵。」

一月來接連收到十數封家信。每封信里都帶來了希望的淚，熱情的血，求拯的哀號，痛苦的悲叫。然而我能怎麼辦呢！我能安慰他們嗎？我有法子拯救他們嗎？

近年來，故鄉是整片的陷在悲慘不幸的漩渦里。整年，人是在恐慌與不安中過活。每次在短短的几行家書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們的故鄉是淪在怎樣的一個悲慘的命運中；可以看出，洪水、旱災、兵禍、匪劫，在苦難中掙扎着的廣大的農民羣中……

越是那凶惡的災禍之神緊緊地抓着我那不幸的故鄉時，我的責任也就無形地一天天加重起來。雖然對人羣我是一個小得連螞蟻也不值的人，對社會是多之也不嫌累贅、少之也不足惜的一物。但是在自家的家庭里却是一個負有相當責任而不能諉謝的一員。所以縱使我本身是怎樣的低能，環境是怎樣的苦難，我也要把它這責任擔當起來。我不忍刺傷他們的心，毀破他們的幻想；我要永遠保持我們中間的和諧與快樂，所以我不得不挺着頭皮硬幹，因為他們正希望我帶給他們光榮的成績呵！

然而我現在有什麼辦法呢！我能安慰他們嗎？我有法子拯救他們嗎？

有一日，一個昏天黑地的一日，也是我永不能忘記而不敢記起的一日。那時人們都在黑暗中不安地摸索，大家都在劇烈地戰抖騷動。也不知有多少人沒落在这黑暗中了！正当大家在互相猜疑着的時候，忽然又馳來了一羣虎狼，於是這騷動不安的一羣又更加騷動不安起來，大家在黑暗沉沉的世界里，找不着逃生的地方，認不清災禍的來源，就這樣糊糊塗塗地在騷動與不安中，驚慌與忙亂里

死去。幸而能從死神的掌握中逃出的，是一羣強壯的小伙子，他們不知道畏懼，他們有鉄一般堅實的身體，死士一般的志願，他們恨這世界，他們將要對這世界復仇。

自從那黑暗的日子的降臨到我的故鄉以後，我就失去了生活的依拋，而不得不在一個赤日炎炎的夏日跨出幸福的樂園——李校，——離別了可愛的家庭，逃出了可咀咒的災難的故鄉，而加入職業門外的等候之羣。

我開始在世界上流浪了。我日夜在同生活搏鬥。我不敢忘記父親在臨別時的叮囑：「兒呀！你能逃出了這已經陷落的家，我是十分的快慰。但是我希望你切莫忘記了我這已經陷落的家，這已經淹沒在悲慘不幸的命運中的故鄉；你要時時記起我們這不能逃脫的一羣是怎樣在生活着。你要努力，爲着大多數受苦的羣中而努力。」

但是誰又能料到世界有更廣大的不幸之羣，有更普遍的災難呢！滿希望能逃出了苦難的故鄉，完成自己的企圖，可是遇着的是同自己一樣不幸的徬徨無依的一羣呀！

經過了多少次的磨折與失敗，事實已證明了我的希望是不兌現的，我已走上了和數萬先進同享一樣的失望之途。然而生活的鞭子却不因我的失望而放鬆，它始終奴隸我，役使我。好像在得意而驕傲地說：「你不要生活，不要活命，你就可離開我，我並不強制你。」但是我要完成我的事業，我能離開生活而獨處，不把自己的生命延續下去嗎？在無法失望之餘，我終該現了一個條件簡單的生活處所，那就是——當兵。

這種生活是夠苦的，這祇能救自己的飢渴，其餘是不能顧及的。然而父親的叮囑是能忘記的嗎？寄來家信內的盼望與要求，我能忍心擱置不問嗎？

當我提心吊膽的把今天來的家信拆開，几行粗劣的字跡又展在我的面前：

「……很大的水將我們的一切淹沒了！我們現在不能再住在那已輕飄沒了的家里，現在我們是混在鼎城里的，那病着的，垃圾堆似的，憔悴的人羣里，這里的人都过着鬼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走上死亡的道路了。你的弟弟死了！你的母親病了！很可憐的，我們沒錢醫病，你能……能寄几元回來嗎……」

眼睛一黑，以後的字便什麼都看不清了。我的呼吸急促，頭腦昏亂，我的熱淚像脫了串的珠子似的滾將下來，溼透了信封！溼透了信！慢慢地，從這溼透了淚珠和血滴的信里，幻出了我們的那一片汪洋的村落……我看見整千整萬的災民在浮動，我看見婦女和孩子在號哭，我看見一具一具的浮屍在飄流，我看見老弱的經不起磨折的人們在向下沉沉……

父親的叮囑，來信的盼望與要求，我能有辦法嗎？我是一個同他們一樣过着鬼的生活，苟且偷生的窮苦的兵士呵！然而這究竟是誰奪去了我們的生命，是誰造下了的孽呢？

一個孩子底悲哀

玄 玆

這是一九三二年歲尾底前几天，我無意識地跑到東陽——來鼎南這一帶地方是有目的的，

但並沒想到要到这里來。因為我從前曾在这里當過教書匠，所以晚上就住在二高樓。
 這地方我不來已有三年了，情形和以前也大大變過，我所認識的人又都換了一大半，所以我稍為感到一點生疏。

校長J君在城里未回，另一位J君又回家去宿，所以沒有人來和我談心。晚上便只剩下我一個人浴在這孤燈發出的幽光里，屋子裡顯得異常淒清，使我感到一種客中的孤寂。回想到過去在这里的事：爲了要吃飯，雖然自己對於小孝教育沒有什麼研究，却也在騙騙幾個無知的孩子們，想來真有點慚愧！但有一點使自己尚可以寬慰，同時也竟得尚對得住孩子們的，是自己還沒有把孩子們引向錯誤的路子上去。

一個人正在屋裡胡亂想着，不多會就有A B C D四個孩子進來和我談話。這時，屋子裡的空氣是比先前變得柔和多了。

這四個孩子中只有一個C我不認識，其餘三個都是曾受過我底騙的；不過我對他們的印象也很模糊了。

他們很親切地在叫我「H老師」，這稱呼使我既歡欣而又慚愧。但我不能阻止他們不這樣叫我，所以只好由他們去叫。C一上來還有點認生，但不一會她也和我談笑起來了。

他們對我很親熱，說是自从我走后，很想念我再來教他們。並說回家吃晚飯時才聽說我來，爲了怕我一個人悶得慌，或者害怕，所以特地跑來陪我。他們招呼我喝茶，又問我還要吃東西不。我說已經

吃過晚飯，現在用不着再吃了。他們又看見校里給我預備下的被子既薄而又小，問我夜里冷不冷，如果被子不夠用的話，他們可以向家里去取來用，免得受了凍。他們這樣對我關心，使我更感到不安。因此我知道我過去留給他們的印象還不祇很壞。我雖然覺得被子是太小太薄了，並且被里是藍布做的，那種酸臭味也夠人難耐；但我不好就讓他們去取被子，只能說被子已很夠用，並且屋子里生着爐子，晚上還不致受凍，而謝絕了他們底好意。

我們談到了過去的一切，談到我所教過的孩子們底近況，和他們底學業的進度。在這談話中，我知道我从前所教過的初小一年級二學期的學生，現在却只談到課本第五冊（A、B和D他們三個都是這樣），有的却只談到第三冊；二年多的功夫，孩子們底進步卻這樣慢，我不知道是孩子們不肯用功呢，還是由于教師底緣故？雖然鄉村底孩子們，常因了種種關係（如住親家，農忙期，在家看孩子……等等事故），使孩子們常常誤課，但二年多只談了一、二冊書，並且全班都是這樣，這問題似乎是不應該攔着不管吧？

孩子中的B忽然看見壁上掛的日曆已剩下不多幾張，於是談話又轉到過新年上去。A說新年是不是一月一日，我說是的。A又說過新年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既不用上學，又吃好的，穿新衣服，並且有人給錢花；所以他很願意天天過新年。B和C也都說過新年有趣。獨有D（他只有九歲）這時臉上變得很憂鬱，只冷冷地說：

「新年只有富人才好過，富人過新年才高興；窮人是不該過新年的。」

那三个孩子听了这话有点不懂，都在笑他有点傻；但卻使我感到了驚异：

「怎末一个小孩子对于过新年便已感到悲觀呢？」于是我便追問下去：

「怎末，你不願意过新年嗎？你过新年高興不高興呢？」

「不！一點高興也沒有！我只發愁跟害怕，比尋常還不好過！」

「爲什末？」

「尋常日子還可以安穩穩地過，一到快過年了，便有許多要飢荒（註一）的跑到家里和爹要錢。爹那里有錢？只給他們說好話——我不知道爲什末爹要跟他們說好話。爹急得快要哭了，要飢荒的却很兇！媽在屋子里悄悄地哭，我看見爹發愁快要哭的臉，要飢荒人底兇樣子，我又替爹难过，又害怕他們底樣子，我躲在牆角里不敢出氣。要飢荒的走了，爹就和媽生氣，媽也不敢說什末，只是背了爹时才哭。有时爹不知爲什末就打我一頓，打了我後，他又去哭。我知道爹也是很待見（註二）我，他打我我也不恨他，只是他打了我爲什末又要哭呢？現在又快過年了，那些要飢荒的人們也快來了。我想到这事，我就替爹难过，我又害怕！」

「……」我沉默着沒有話說；那三个孩子也都沉默着——他們不是因爲听了D底話才沉默，是因爲D掃了他們底兇頭有點生氣而沉默。

「爹也不是癩人，」D又接着說下去：

「他成年價受苦，（註三）很仔細，（註四）什末也捨不得買，爲什末還盡飢荒呢？老師！爹爲什末得

給他們說好話呢？」

我沒有話說。

「要飢荒的人爲什末那樣兇？他們底心怎末長的，我真不知道！老師！你知道嗎？」

「不……我也不知道……」我很慚愧不能答復他底問題，正想說「不知道」，但只說了一個不字，竟得有點不好意思說下去，但又沒有別的話可以回答他，終於說了這末一句。

「我想我得快點長才好。」D又在說了。

「爲什末？」我不明白D底意思，於是這樣問了一句。

「我長大了趕快去掙錢，掙下錢好替爹還飢荒。短人飢荒真是一件不好的事！」

「噢……」這只在我心里這樣「噢」了一聲，沒有發出聲音來。

D底話已說完了，孝校里搖着下自習的鈴。我知道天已不早了，就催促他們回去。他們都像不忍離開我。我說我今天得早睡，明天還要早走。我又恐他們怕路中黑不敢回去，說要叫人拿燈送他們回去。他們說不用，有伴可以一塊回去。並說A家里有人拿燈來接他，也可以就亮。

他們聽說我明天就要走，更不願早回去，並堅留我非再住几天不可，說願意和我在一塊談。我說我有要緊事不能留在这里，也不行；只到我允許他們以後再來看他們才作罷。但我終于是失信于這些孩子們了。

D要拿書，先去了；剩下A、B和C三個，他們都說：

「老師你爲什末要讓他僇管一丁勁兒囉嗦呢？他成天價羨愁，也不知他愁的是什末。他尽說掃興的話，我們都討厭他！老師，你爲什末倒願意听他底窮說呢？」

「你們不知道他和你們不一樣；但他是丁好孩子，你們應該都喜欢他才好！」

他們听了我这話，似乎都首肯。B並說：

「D底功課倒很不錯呢！」

D取了書來，約着他們一塊回去。臨出門時還堅囑我以後再來。

我看着他們去了以後才睡下。这一夜也沒有睡好。孤寂的心情虽被孩子們給擊破；但卻又被D在我底心上給深深地劃了一條傷痕！

我想到D爲了貧苦的緣故，使他早熟，知道了他這樣年紀所不應該知道和不能懂得的人間底悲劇；他虽然還弄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可是這幼稚的童心已是受了很大的創傷了！

我慚愧我沒有能力解答D底疑問！

D底形像在我心里盤縈了一夜，我只感到一句：

「誰給这孩子以這樣的悲傷呢？」

二，二三，一九三五午，追記于瀕岡。

附記

這篇東西原是D走後的那夜用一百廢紙記下來的日記。近年來因東飄西泊，原稿已不知去向，我另抄出來的副稿也

僅有前邊的十三段。我覺得這次這個孩子底寶貴的談話不應棄掉，于是把遺失了的後半又補寫出來。舊稿也多少加以改正。現在這追記出來的雖已不如原稿那樣逼真當時的情景，但孩子底口吻我却是盡我底記憶追想出來，而又盡我底能力描摹下來的。

註一：飢荒——作「債」講。

註二：待見——作「愛」講。

註三：受苦——這里不能單就字面講，是一個名詞。在故鄉凡是受僱從事于農田工作的人，如「長工」「短工」之類的人，都叫做「受苦的」。這到是令人深可玩味的一個名詞。又受苦一詞也可作「做活」解。本文內所用，也可作如此解。

註四：仔細——作「儉省」講。

森寒夜

高 標

都市睡着了。寒顫的几顆星子掛在天上。朔風吹竹葉簌簌。

(十二月)

街燈立在深巷口。明滅的光射到地上，地上有薄霜。

人斜倚着燈桿，瑟縮的，全身浸在黑暗里；只有一個亮光鼻頭迎着燈光。

飢餓和寒冷——

(餓火燎過一張平舖的草原)

用僵的手互搓着，想从中取點溫暖。

麻木啊，麻木啊……

鑼聲从那边響过来，聽聽：是三更。

打更的提着个亮油燈，拖了兩支旧皮鞋，一串足音，輕脆的。

「呔，小龜子，各人知趣些！」

油燈亮过眼前。

燈後是一雙斜睨着的瞇睡眼睛，笑笑，吹着一蓬大鬍子，走了。

人扮着苦臉。

打更的回来，在燈桿前立住足。看燈下人的顫慄樣，似乎有些不忍。打更的慢慢行走过来，用舌头

舐舐嘴唇上的大鬍子：

「小夥計，你是幹麼尔的？」

「拉車的。」

人有氣無力的回答一句。

「拉車好行業啊！」

「倒飯了！」

人声音变得悲楚，抬起一張苦痛的臉。天末風捲起牆边沙粒，人眼睛給迷住了。人用手擦眼睛，卻

擦出一顆淚珠来。

「啊啊——」

打更的同情地嘆息了。瞧着这可怜的年青人想找句溫馨的話來安慰他。想了好久想不出來，打更的用指頭搔搔頭顱：

「小兄弟你那裏人？你貴姓？」

「我姓李，我們是巴州人。」

「啊，巴州哪——巴州遠哩！」

打更的從地上尋取一根樹枝，把油燈撥得更明亮些。

枯桑上鴉雀們唱起哀歌。

風由西方來，像一羣狼在低聲嗥叫。

人緊倚着燈桿，冷凍使他不能言語。

打更的也起了个大大的寒勁。

「小兄弟，跟我來罷！」

人忽然睜開眼睛，立在面前的是一個紅凍着臉的中年漢子；他背影投在對面牆壁上，顯得愈高而且愈大。人似乎在無邊的海中抓住一張風帆，眸子裏充滿欣愉的淚光。人慢慢跪下去，聲音變得微微顫抖：

「大叔……」

以後就沒有說出話來。

打更的也很感動，鼻尖有點發酸：

「我們都是苦命人啊！誰行船不遇風呢？小兄弟你起來，大家幫幫是祿不了什麼的。」

打更的和年青人一路同行，人是半倚在打更的身上。油燈滅復明，四條腿影爬下西边石階，又移到東邊的剝蝕的黑漆門上去。

打更的看見年青人那張飢餓黃瘦的臉，想起这小夥計所受生活上的種種磨折，心底在流淚了。

打更的從懷裏掏出一個麵饅來，用手捏捏——那是明朝的一頓糧食啊！終於慷慨的把來搵在年青人手裏，溫和的說：

「小兄弟你餓了罷？」

人把第一口麵饅嚼在嘴裏時，淚珠也隨着流下來了。人沒有送麵饅的湯，人是用眼淚來當湯喝的。

二十四年九月十七夜在成都。

新年日記

河北麗陽中學 薛期吾

——河北薊城舊曆新年習俗寫真——

三十日（除夕） 晴有風

「江！你看神家都已經貼好了！我們快做好供物啦！做好了供物就迎神，一迎神神家就下來啦！你可當心別罵人，別摔碗，別玩火，神家看着呢！」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母親拿着一撮金針正往廚房里走，忽然小姪兒跑過她身邊，她就趁便這樣囑咐說。

五六歲的小姪兒，對於這話當然有些莫明其妙，他仰起頭，睜着兩隻晶瑩敏活的大眼睛，問：「怎麼？」

「怎麼？神家不喜歡！」

「神家在哪兒啦？」他跟着母親又問。

「在天上呢！」

「他怎麼下來呢？騎着狗嗎？」

「別胡說！神家是駕着雲的！」

可是這麼一呵叱，小姪兒簡直有些呆相了，他楞了好半晌才問：「神家叫放炮石？」

「炮是叫放的！呆會兒升了供你就放，一放，神家就知道是迎接他們的，他們就下來啦！」說着，已經走進廚房了。

小姪兒一聽說叫放炮，便立刻樂了起來，於是活活潑潑的跑跳着燃香取炮去了。

許多人一提起新年，便聯想到了快樂，可是母親不但對我們成年人再三再四的囉嗦着：「上供以前可把甕里的水打好！升了供就不能打水啦，看碰了龍角！」夜里點蠟盞的時候小心着，別摔碎了

油壺！夜深了你們別都睡覺去，着一個留心着供香，若是貓什麼的糟踏了供香，可就不吉利啦！」等的可笑的話，而且對於五六歲的小孩子也這麼像煞有介事的叮嚀着，卻使我感到戒嚴時候那樣的森嚴肅穆了！

從清晨起來，我和弟弟就幫着長工們打掃院子，搭天地棚，（註一）蓋神龕，（註二）洗蠟盞，篩香爐灰，掛花花紙兒，貼門對神像，以及各種各樣的神的位牌，一直忙了多半天，才鬆過一口氣來。然而我們用這多半天的辛勞換來的代價是什麼？卻竟是戒嚴般的森嚴和肅穆！

家里的空氣太沉重，呆不住，我便溜到胡同口兒去呆着。

街上已完全換了新鮮氣象了！街道又平整，又清潔。家家門口都掛上了嶄新的花花紙兒，貼上了血紅的新春對聯，有些愛樣兒的人家，還把對聯寫成金字，那就更其漂亮了！此外燈籠會（註三）橫掛在街心的花花紙兒，雖是備夜間懸掛花燈用的，可是這時候，不遠一串，不遠一串，臨風飄盪着，一眼望去，就像望不見頭兒似的，也就成爲一種奇觀了！

迎神的炮聲也已經乒乒乓乓的響起來了。可是往年那些驚天動地的兩响，差不多稀少得大半天才能聽見一個，就是往年那些挑在竿頭一放就是一長串兒的鞭炮，現在也拆開來一個一個的單放起來！經濟一破產，連除夕的花炮也受起影響來了……

午飯是蕎麥麵餃子，晚飯是米粥。據妻說：這頓米粥是專爲犒賞家畜用的。

晚飯後，弟弟和長工們又忙了好一陣，才把燒香，點蠟燭，點燈籠這一大套晚課做完。這時，乒乒乓

兵的炮声，還在不斷的响着。我仰頭看看天，天藍得就像一片深而平靜的海，無數銀星在上面燦爛的眨着眼。看着地，地上的每个天井，每个房間，甚至每个角落，都照耀得明明亮亮的，好像白晝一樣。所謂「燈燭輝煌」把牠用來形容今晚的景況，真是萬分恰當。可是跑到街上一溜躑，啊！街上的景色比這還要美麗，還要令人留連！

街上，兩旁是私家門口懸掛的跑馬燈或紗燈，街心是燈籠會懸掛的兩行蓮花燈，远远望去，就像銀星下面，又有了一片大一點並且紅一點的星辰似的。俞平伯朱自清同遊秦淮時，曾各撰漿聲燈影里的秦淮河一文，每逢想到了这个文題，我對於秦淮的夜景，總不禁嚮往好久。漿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我虽因远居北方，無緣領略，然而就是这炮声烛影里的除夕夜，就多麼夠人沈醉啊……

今夜的香火燈燭一夜不滅，炮声一夜不停，並且各处的供香，又要隄防着貓什麼的給糟踏，所以每家總要有一兩個守歲的人。但我神經衰弱，經不得瞌睡，于是喝过團圓酒，一早睡了。竟。

· 初一日（元旦） · 晴爽

刚才睡醒了一覺，便隱約听到了一陣「受头来吧！磕到這兒啦！」別磕啦！別磕啦！」的拜年的喊声；于是趕忙起了炕，看看鐘，才只有四點三刻。

星星還在眨着眼，燈燭依舊照眼明光，乒乒乓乓的花炮声也還在断断續續的响着。同昨夜不同的，只有增加了些使人战抖的寒冷。

「这早晚就拜年，太早了！我們族里大約還得呆會兒吧！」我私下這麼估量着。可是剛剛洗了臉，

一杯白開還沒有喝完，三四十個衣帽又新鮮又整齊的族人，已來邀我們了。

「我們也這麼早嗎？」我驚訝的問。

「東方亮啦！還早！」一位堂兄反問着說。

我到天井裏看看東邊天空，的確已經現了点魚肚樣的白色，而且較之那會兒磕頭的呼喚聲，也嘈雜喧鬧得多了。我沒話可說，只得發了彘狠：「走！拜年去！遲早逃不過這一關！」於是我們這三四十個年歲不齊，輩數不等的一夥人，先彼此亂磕了一陣頭，（當然是晚輩給長輩磕，長輩又給再長輩磕。）便魚貫着向外出發了！

我們从一家到一家，每家少則磕一个頭，多則三四个乃至五六个不定。所以全村虽然只有二百五六十戶人家，可是沒有走了一半，兩個膝盖蓋就酸痛起來了。

然而酸痛了你就能夠不磕嗎？不成！還得磕！而且不但跑到每家家里磕，就是在街上遇見了別族或者甚至別姓的同我們一樣捱門拜年的入羣，而其中有一兩個用鄉俗的輩數排起來是自家的長輩時，那也得爬在街心里就磕。磕，磕，磕，好似元旦早晨的兩條腿是專為磕頭才長着似的。

中國的男女，在許多場合都有很嚴的畛域，禮節亦然。比方同是磕頭，在男子是：揖，跪，俯首，起立，揖。而在女子則是：跪，拜，起立。婦女磕頭虽然這麼簡單，可是年輕婦女還嫌複雜，輕易不用。比方今天拜年，她們就只辯起手來一哆嗦（拜）完事。但近幾年來，因為都市地方的摩登風氣逐漸輸入了農村，於是農村的少婦，也隨着放足剪髮着旗袍而把辯起手來一哆嗦改做輕輕一鞠躬了。这在古板的老年

人說來，是時只了，行洋禮，並沒有什麼非難。然而假設有個男子在拜年時也這麼行起洋禮來，並且就祇你行的是洋禮中的最敬禮（九十度的三鞠躬），那也將被嗤之以鼻，或甚至被罵聲「渾蛋一丁」的。

然而因為如此，就說拜年是件痛苦事嗎？那卻不能。拜年好比在運動場上踢球，疲勞之中是寓有無限快慰的。譬如我們磕頭時，假設對方有點懼內而且平時又愛和我們開玩笑時，我們便一進他家的大門就喊：

「老大哥！受頭來吧！」

于是被喊的人便一壁說着自以為很漂亮其實使人聽來只有脊梁發冷的客氣話，一壁慌慌張張的跑到天地棚前。

「咳！真是年年今天早晨這樣罰你們一遭！」直到我們这一大羣人都在天地棚前立好了，他還這樣哆囉着。

我們大家一作揖，他便慌忙也還禮——作揖。我們一跪，他便深深的弓起腰背：「請，請，請都請，都請！」可是站在後面的人，一見他弓起腰背，便往往「打起馬虎眼」蹲了下去。于是前邊的人俯首，後邊的人不動。前邊的人起立，後邊的人也起立。等到前邊的人再和受頭者相對作揖時，後邊的人卻高声喊道：「還有大嫂子呢！」

「啊呀！得了她出去啦，別磕啦！」受頭者趕忙謙讓着。

「那可不能万一大嫂子怪罪下来，用紅小鞋子打一頓老大哥的屁股，我們可担負不起！」這在平日他一定罵声：「滾開吧！」可是今天早晨不好意思這樣罵，便只紅着臉搭趣着說一句：「真是这孩子說話！」就过去了。

于是我們哄笑着再磕一个头，或者再蹲一下，便勝利的嘻眯着，跑向別家去了！等到拜完年回到家里时，鮮紅的太陽已升起竿子来高了！

早飯是白麵（麥粉）餃子，午飯是猪肉雜膾菜，这在農村里，除去喜慶喪吊和款待客人外，要算是最講究的飯食了！

早飯後，虽然兩腿又酸又痛，但仍支撐着到祖塋上掃了一次墓……

夜間，還是一付好景色。各處的蠟燭，各處的燈籠，還同昨夜一樣的輝煌。但今夜只是黃昏里輝煌一陣，不再像昨夜那樣的輝煌通宵了。明天，後天和初四，也都是如此，但到初五日的夜晚，可就不點一个花燈不燃一隻蠟燭了。

初二日 晴

因為今天是立春，在兩三天以前弟弟就揀了許多紅布條，綰到每個牲口的籠头上。大嫂也做了几个紅布公雞，綴到尙在懷抱中的小姪女兒帽上和衣袖上。這樣，說是可以避灾。

昨天同今天大概都是妇女們的「耍日」吧！她們一个穿着漂亮新鮮的服裝，不是湊几个兒摸紙牌，就是抱着自己的孩子「串門子」談閒天。她們真是十二分的閒散。

今天別的人家或多或少的都有几个拜年来的客人，但是湊巧，我家一个也沒有。我閒着沒事，便到我們房里同妻摸起紙牌來。有一次她正洗着牌，我忽然想起在本月十六日以前，除去初五日，差不多都是婦女們的「耍日」，而且每个「耍日」都有一个傳說做爲藉口。因之我問她：

「今天是什麼『耍日』？」

「做了活，臨死的時候吱吱的學老鼠叫。」

「昨天呢？」

「昨天做了活，一年忙。」

「明天呢？」

「守寡」說了她望着我笑。

「哈哈！那麼你明天做活不？」

「做呀！」她邊笑着邊把洗好了的紙牌放到炕几上。

「後天呢？」我一壁起着牌，一壁笑着問。

「後天初四，『四叫喚』——臨死時候叫喚四天才斷氣。」

「初六」我又問。

她好像有些不耐煩了，一口气說道：

「『六指子，』『七禿子，』『八瞎子，』『九梅花，』『十妮子。』」

「六指子」我知道是生的孩子有六個指頭，「七禿子」是生個禿娃娃，「八瞎子」是生個瞎孩子，但「九梅花」「十妮子」我就不知道了。我請她解釋，她起着牌說：

「『九梅花』是小孩子的眼里生白翳。『十妮子』就是石妮子，也就是生殖器官發育不完全的女孩子。」

「那麼再往後呢？」——「『七万』」我發了一張「七万」，扔到炕几上。

「再往後嗎？再往後的『耍日』就只有十五十六了！『十五十六老驢老馬歇个夠』，何況人呢！」她看了看手里的紙牌，又說：「什麼『七万』——耍！」于是把「七万」拿起來，插到手里去。

……

初三日 晴有霧

俗語常說：「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賭錢。」可是我的脾氣偏偏有些古怪，我既愛和妻（當然只有我兩个）安安靜靜的摸紙牌，尤討厭好多人譁笑聚飲。但父親和哥哥都是滴酒不聞，弟弟又太年輕，所以每逢家里有了客，不論客多客少，陪席的總都是我。討厭！今天又來了五六个客人，而且有兩個還是「期在必醉」的酒鬼。

因為有酒鬼，所以特別提早開飯：天才只有十一點鐘，我們就擺上酒菜（十二个碟子）喝起酒來。起初時喝得還斯文，但漸漸的有了几分酒意，這塊斯文的假面便也漸漸揭穿而露出粗蠻的真相了。他們猜起拳來，就像是冤家碰到了冤家，誰都恨不得馬上使对方醉成爛泥，以顯示一下自己的酒

量和高拳。他們每逢勝一拳，臉上總要不自禁的露出幾分得意。而敗北的對方呢，却又總是推推諉諉的不願去端那酒盅。這樣一直廝鬧到下午兩點鐘，方才住了手。討厭，真是討厭！

初四日 微陰

今天妻去娘家拜年。我因為愛清靜，討厭交往，所以沒有去。

初五日 陰

正在被窩里做着好夢，忽然窗外砰的一聲花炮响，將我驚醒。看看窗，窗上還沒有明亮兒，天明還早呢。不登不登，弟弟又趕緊跑起來，像是燃着了炮捻兒。果然他的脚聲還沒住，就砰的又响了一聲。我非常驚訝：爲什麼這麼早他就起來放炮呢？可是還沒有問出口，乒乒乒，東鄰和許多別的人家，也這麼放起炮來了。於是猛然記起：今天原來是「五窮日」。

依本鄉傳說：「五窮日」早晨，必須用花炮把「窮」打跑，不然就將貧困終年。这和天中記所云：「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形式雖然不一，但用意是完全相同的。

今天不能「串親戚」，（拋說今天在親戚家一吃飯，就把親戚家吃窮了。）婦女們也很少不做活兒的。而且夜間不點花燈，不燃蠟燭，街上和天井里都回復了平常那樣的黑暗，我竟得新年就像已經過完了似的。

初六日 晴有風

依鄉俗：給舅父去拜年，是絕對不容推諉的。於是爲了應這个卯，我們弟兄三人都跑到舅父家里去。

幸而今天很好，舅父的一家人不但都和我們很親暱，而且外甥照例是要給舅父的同族也捱門拜年的，今天也受了特別的優待，赦免了……

初九日 陰

從初六到今天，天天有客來拜年。一有了客，便不能不有个人去陪着客人談閒天。客人和自己，本來並不多親暱，但談話時却不得不勉強裝出一付親暱的笑臉。這種做作的痛苦，實在使人難堪。於是趁着哥哥正同兩三个客人談得上勁的時候，我又溜到胡同口兒來。

胡同口兒本是沒事人最愛蹲着閒談的地方，但現在也破題兒只賸了几个做小買賣的人在那裏談着牢騷。

「真他媽的！這个年头兒甚麼買賣都不能做！就說我这花生籃子吧，」王黑蛋指着他的籃子說，「往年哈德門煙捲，糖葫蘆，花生，瓜子，在正月里哪天不賣他兩三塊洋錢？可是今年他媽的！每天賣不了一塊！」

「你那還少嗎？你看我呢？往年正月里我这玩具擔子不論在哪兒一放，真是孩子們一湧就圍上來啦！你看吧！你買這个，他買那的，簡直忙不过来。可是今年今年每天賣的錢每天吃，連本帶利，還吃不飽肚子呢！」周牛子說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這話我不願聽了，我想起了我的家境的衰落，我心里悲痛。然而往哪里走呢？賭錢嗎？那麼押寶的，擲色子的，推牌九的，隨處都有，隨處都可去賭，但我又偏偏不愛到賭場里去賭錢。

「看看敲鼓的去吧！」我想——這時，十字路口寥寥的大鼓正敲得震天價响。

鼓，這種粗野的樂器，我一向就討厭牠。所以從除夕到現在，天天有人在敲牠，我一次都沒去看過。今天大約是過分煩悶的原故吧，竟第一次想去看看了。

鼓是吊在一個四尺來高的鼓架上的，鼓的高約二尺五寸，直徑約四尺。四個短打扮的漢子，正掄着彫刻漆畫過的鼓槌子拚命的敲着。他們隨着節奏，時而俯仰一下腦袋，時而搖幌一下前身。每逢有較長的間歇，則又牽起兩隻鼓槌子，在頭上彎成一個弧形，同時，頭微側着，眼眯縫着，看那樣子，就像音樂家沈醉的奏着懷娥鈴似的。

而那和着鼓聲拍着鏡鉞的人們呢，同樣也是一身短打扮。他們敲起鉞來，彎着腰，歪着頭，一有較長的間歇，便也把鉞扇子牽到頭頂上。看他們那怡然自得的樣兒，也像是爲這粗野的樂聲陶醉了似的。但我只覺得脊梁骨發冷，嗡嗡的耳鳴，所以看了不多一會兒，便又跑回家里去。

初十日 陰有霧

晚上，雲彩雖然很薄，白霧却很濃厚。半圓的月亮，透過雲霧，發放着乳白色的微光。四五天來沒有點燃的燈燭，且又點燃起來，却也远不如往夜那麼明亮。然而在婦女和孩子們的世界里，今夜是一個極饒風趣的夜晚，我爲要領略一下今晚的風光，便又到街上漫步起來。

这时，家家門口都在燃着柏翎（註四）火。妇道和孩子們都圍在四周，歡樂得發了狂似的烤着。柏翎被火一燒，各巴各巴的乱响；火星子跟着白煙，一陣一陣向着天空冒；可是冒不了多高，便被上面的霧氣所壓，裊裊的又瀰漫到地面上來。

「烤了今天的柏翎火，一年不生蟲子，烤哇！哈哈！烤哇！」

孩子們歡呼着，妇道們談笑着，她們烤烤手，烤烤脚，烤烤胳膊，烤烤腿肚，有的孩子還談諧的烤烤屁股和肚腹，直到眼睛被煙薰得流了淚，这才咒罵着倒退兩步去撈起衣袖來揩眼睛。

可是除此之外，還有更饒樂趣的事情哩！

「帆！今天晚上老鼠在磨眼里娶媳妇呢，你快些摸火燒（註五）去吧！可是脚要輕，並且不要找伴兒，不然老鼠發覺了，你就摸不着啦！」在我幼年的时候，常常有婦孺、嫂嫂或者大一點的孩子們，這樣的誑哄我說。

火燒，甜呼呼的，誰不樂意吃！何況又是老鼠新娘帶的呢！于是一個人，輕手躡脚的，慢慢的走到磨棚里，慢慢的爬上磨台，慢慢的把手伸進磨眼里，心想这次來得一點聲息都沒有，老鼠一定不會發覺到。可是一摸，里边只有些燒炕的爛草！火燒，連影兒也沒有！

然而回去對誑哄自己的人一問：「怎麼沒有火燒，只有些爛草？」誑哄自己的人便勉強隱忍住笑，裝出一付正經面孔回答說：「那是老鼠還沒有燒炕呢！你去得有些早了！現在再去吧，这一次一定摸得着！」于是再去摸第二回，第三回……直到自己意識到是受了欺騙，或是完全灰了心，這才能

休……

然而曾几何时，自己已經成了成年人了。現在的孩子們當然還承繼着这个遊戲，但是自己的童年呢，還有時候再來嗎！

十五日（上元） 晴朗

今天傍午，又照除夕的樣兒升了一次供。可是这次天地棚里沒猪头和年糕，並且各處的供物，在升齊了以後，立刻燒把紙兒，又就端了去，不再像除夕那樣的供列通宵了。年飯和元旦相同，是饅头和猪肉菜膾菜。

晚上，一輪皓月，萬點明星。各處的蠟盞和燈籠，又都點燃起來；妇道和孩子們，也又都烤起柏翎火來。不过今天天气好，街上沒有多少烟，所以她們烤着火，也分外的起勁，分外的歡樂。

拗說烤了今天的柏翎火，一年不生菜病；而喫了今天的柏翎火所燒的乾糧，則對於避災防疫，尤有效驗。因此，主妇們不但要燒几个饅头分給孩子們喫，並且還要燒几个米餅饅給牛馬和猪狗。

在往年，妇道家很愛揀几片肥大的柏翎，在柏翎火上一炙，然後藏起來預備着脚痛的時候，泡盆子水洗脚；拗說，很有止痛的功効。但是近几年来，女人多已成了大脚板，所以這種風气，也已漸漸衰頹了。

十六日 晴

皓月，明星，燈燭，柏翎火，都同昨天晚上一个樣。但今晚烤柏翎火，不是爲的防生蟲，也不是爲的防

疫病，而是爲的燒燬一年來用壞了的零星傢具，防備牠們成了「精」。於是如道和孩子們，東搜西尋，將一年來的破箆籬，破掃帚，破炊篋等，盡行搜尋出來，投到柏翎火里去。燒完后，她們就像办完了一件什麼公務似的，帶着輕鬆的微笑，又去摸紙牌或者談閒天去了。

可是主婦們還有一件必須辦理的事，就是「吊天地」。她們先在天地棚裏斟上三杯清茶，算是供物；再點幾柱香，燒一把紙，然後把「天地」的神像撕下來，用火燒掉。於是孩子們一壁放着炮，她們一壁叮嚀着：「到天上多說好話，少說歹話。」便把「天地」送回天上了。

「天地」去了！然而新年也去了！農村的快樂也去了！從明天起，牛馬般的農夫農婦，就又扣上軛兒走上他們那艱辛遼遠的征途了！

.....

（註一）天地棚就是一種籬形的廟，牠的搭法極簡單：隨便一張台子就可算做廟基；再用秫秸籬子把廟基一圍，就算四壁；然後用一掛竹籬在四壁上面橫着一搭，就算廟頂。裏邊奉祀的神，叫做「天地」。神像是木版印在竹紙上的，紅紅綠綠，很是粗陋。除夕貼在「天地棚」的後壁上，十六日夜晚撕下燒掉，叫做「吊天地」。

（註二）神龕的蓋法，尤爲簡陋：先用兩個土坯，橫着立做V字形，再用另一個土坯在V字形上一搭就成功。所以我們家鄉的滑稽對聯有「三坯蓋個廟」一語。神龕雖然簡陋，但用場却極廣泛：除去少數的天地、土地、灶君、財神之外，像井龍、倉王、花姑（棉花神）、白虎（磨子神）等，都是用的這個。不過神龕裏面不貼神像，而貼的是用紅紙寫成的位牌。譬如井龍的位牌，就寫做「供奉井龍之神位」。

神龕和天地棚不但蓋法上相差很遠，就是奉祀的供物，也大相懸殊。天地棚的供物是五碗菜，五碗饅頭（每碗五個），一方

年糕一隻豬頭；而各個神龕則不過在一個菜碗上用筷子架一個饅頭而已。

(註三) 燈籠會是全村民衆臨時推定幾個幹練人員組織成的。這幾個人於歲暮時，每家斂些錢米，置買些香紙燈燭，管理各廟香火及街上花燈。

(註四) 柏葉似翎，故名柏翎。

(註五) 以麥粉做皮，紅白糖做餡，烙成銀圓大的薄餅，謂之火燒。本鄉風俗，新娘出嫁時，必在身邊密藏幾個，俟夜間贈與其夫；故各家娶媳婦時，必有若干婦道和孩子們向新娘的衣袋裏，袖口裏搜尋，俗曰摸火燒。

送 行

江蘇省立上海中學

吳智湘

冬本來決定搭九點鐘的一班夜車上鎮江去的，但姊夫來信說搭夜車終沒有搭日車那麼方便，所以冬才改乘下午四點鐘的一班火車上鎮江去。

冬是一向不出門的，這次實在是受不住我的慫恿，同時，行里的一位外國上司也竟得冬委實瘦得可憐，再加病體還沒有完全恢復，所以極力幫忙地替冬在最高的上司處請了一個月的長假，叫冬到鄉下去休養一下，起先冬還想就在家裏休息一回，可以省一笔旅費。但我竟得冬生了肺病，住到鄉下去無論如何要比住在上海好，因而極力勸冬不必太做人家，爲了身體的健康，這一點旅費是不該省的。最後，冬給我說動了心，於是決定到鎮江二姊夫家去逛幾天。

在冬動身的前一天的下午六點鐘，我乘了校車回家去。家還是那麼一個灰色的家，灰色的牆壁，灰色的燈光，灰色的傢具，……看了這灰色的一切，心中就会引起一層灰色的傷感來。

因爲天气悶熱的緣故，冬躺在門口的籐椅上。我輕輕地叫了聲「冬冬」沒有答應。但我剛想回身時，冬就自己咳醒了。看見我站在他面前時，他那縐紋重重的臉上顯現着又驚又喜的情緒。

「爲什麼這樣遲才回來？我以爲你今天不來了。」說着，冬就要起來去替我弄飯。

「開水淘飯我自己會弄的。」我沒有讓冬起來。

放下了小提箱，我就倒了一杯茶給冬，因爲他嗆咳得很厲害。比漿糊還濃的痰非用足勁地咳不出來。咳一次冬就得撫摸一回胸口。一隻白磁痰盂里已吐滿了黃而粘的痰，我把它倒在陰溝內，再換些清水，想想冬這種痛苦的忍受，心中灰色的傷感又增大了些。

吃着開水淘飯的時候，想起了冬今年已是上了六十歲的人了。配了那一具瘦弱得不能再瘦弱的身子——兩肩的窟窿里可以倒滿兩酒杯的水，頸項間生了一顆比拳头還大的瘤，常常吐着血；：照理，他是該休息了；但，爲了一家的生活，他還得做着比牛馬更辛苦的工作，一天至少要跑十里路。（因爲身體太虧弱的緣故，有時候在路上會突然覺得眼前一片黑暗而昏厥過去。）前月七號，他終于忍受不住這無形的但是殘酷的生活皮鞭的抽擊而病倒了。病了是該休養的，但穷人的病是祇不了一什麼一回事的！雖經醫生叮囑他千萬不可再勞動，而他因爲恐怕多請假要歇生意，终于在十五那天又硬撐着有病的身子去受鞭笞了。我還記得那天早晨冬出門時給我八角錢，叫我過回兒去購藥。接了冬的錢後，我眼眶里的淚再也禁不住的流下來了。我流着淚陪冬一同出去，發覺冬走路時還是一擺一擺地沒勁兒，這更刺痛了我的心。我嗚咽着，還是冬來安慰我：

「我的身體是不要緊的，你不要因為我而這樣難過啊。」
然而我，我只覺得現在似乎在送冬進墳墓里去！

那天是乍近百度的大熱天。中午冬回來很遲。像有一百條鐵鏈鎖着我的一顆有點麻木而受了創傷的心一樣，我擔憂着冬也許會半路上出了亂子。直到一點一刻，冬才讓人力車載着回來，我趕忙去扶他下來，他的額角上淌着連串的汗珠，淌到地板上溼了有黃豆那麼一大塊。身子無力地落到竹椅上去，沒有氣力再動一動。我替他解開了可以絞得出汗水的衣服，一個痛苦的念頭緊咬着我的心：

「冬簡直連一頭牛都比不上！」

是的，牛病了的時候主人也得讓牠在木柵里躺一回，但冬病了還得冒着病在這大熱下去痛苦地掙扎着！牛替主人做事至少終有點酬報，（冬天牠可以睡在牛房里吃着稻草）但冬這種痛苦的忍受究竟得了些什麼酬報？物質上嗎？他獨力地替三位哥哥娶了親，又把二位姊姊嫁出了門，而自己現在却孤獨地住在終年不見陽光的二層閣上。精神上嗎？冬就時常說：

「少使我受些氣，也許我還可以多活幾年。人家都說我有子有孫的福氣，其實我是只有受氣而享不到絲毫的福的——誰會把我放在心中呵！」

想着這種種，自己就像被絞決那樣地難受。我竟得似乎有幾顆淚珠流到飯碗里去，與開水混和了。

吃完了飯，陪冬閒談着，冬告訴我請假的種種困難情形，又告訴我三哥向他要錢的情形：

「借五十塊錢給我吧，」口气像討債。

「我那裏有錢？」

「不是已拿到了工錢？」

「但付了一月的房租，二担米錢，再加房租和電燈費，只剩二十塊錢了，自己到鎮江去不要用？」

「嗯，沒有沒有，老是沒有！」恨恨地走了。

「唉……」冬又痛心地嘆着。

「這無賴啃完了冬的肉還忍着心要啃冬的骨头哪！」我禁不住情感的衝動，在肚內恨恨地這樣詛咒着。假使三哥當時就在面前的話，我一定會當腦門給他一拳的。

那夜，我極力地想把心寧靜下來，然而一閉上眼，亂七八糟的念頭就會從四面八方襲擊上來，連平日想不到的事情，也連續地映到腦筋中來，耳邊又好似冬在反復地說着：

「他們三丫都是沒有希望的了，我的希望只在你的身上啊！」

是的，冬從小就吃苦，到現在還是吃苦，吃了一生的苦的酬報就只有一顆希望我的心喲！想想自己的平凡，不長進，臉上就熱辣辣地像被痛打過一樣。

那夜二層閣上的空氣特別悶熱，似乎凝成了一塊鉛板壓在我的身上。蚊子更是加速地襲擊上來。我不能入睡，是第一次的失眠了。

第二天早晨，兒子們出去的時候沒有一個說一聲：「冬路上要保重，到了那邊就請寫封信來。」

冬自然又免不了陣傷心，难过地說着：

「老骨头還是死在路上吧，免得將來活受罪！」

又像有一枝箭穿進了我的心一樣，我痛苦着，但沒有一句話可以去安慰冬，我也不配去安慰冬！下午，冬屢次地催我去叫人力車，我總是推說時間還早而沒有去。冬到鎮江去是我極力慫恿出來的，因為我竟得鎮江的環境終比上海好些，可以讓冬在焦山或金山上靜靜地坐上半天，吸些新鮮的空氣，聽聽廟裏的木魚聲，眺望眺望天際的白雲和江中的船隻，至少使他暫時可以舒服一下。但現在又竟得不能放心讓有着病的冬獨自地出門去。

「万一發生了意外怎麼辦？」我這麼過慮着，雖然明知這不過慮是不必要的。

到了二點半鐘，我不能再推諉，就懷着一顆不知是酸是苦，是悲是喜的心，讓人力車載着，送冬上火車站。

路上，車輛，行人很模糊地展現在眼前，沒有一樣東西足以引起我的注意。我分析不出當時的情感究竟陷入了怎樣的狀態，但竟得頭腦很昏亂，直待人力車停在北站大門前，才清醒過來。

坐上火車，替冬揀了一隻靠窗的坐位，讓冬吐起痰來可以方便些。冬看看錶，還只三點鐘，離開車時刻還有一點鐘。我默默地坐着，沒有說一句話，只竟得周圍的眼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空氣也非常沉悶，默坐了好一回，還是冬打破了這沉悶的局面。

「你早些回校去吧。」

「不，校車要到九點鐘才開，我坐到火車開的時候再走。」雖然竟得多坐一刻，就多難受一刻，但又不忍在火車未開時就離開冬。

「在校裏自己一切要当心些。」

「我自己知道的，冬的身體更要保重啊！暫時最好把家遺忘掉，安心地在鎮江靜養一下。」
空氣又沉悶下來，冬喝着茶，臉上表現着「怎麼能把家遺忘掉」的情緒。

……

人漸漸地多起來，我不能再佔一隻不應佔的位子，起身讓一位也上了五十左右年紀的客人坐在冬的旁邊。

走下了車，我站在車窗邊，叫冬肚飢的時候還是多吃些蛋糕，少吃些茶葉蛋。

冬點點頭。

……

車終於移動了，冬又伸出手來揮揮叫我回去。我木然地站着，看冬的瘦削的面孔漸漸地模糊起來而終於消失了。

落在一批送行人的後面，我還是懷着一顆不知是酸是苦，是悲是喜的心，踱出了北站，只有一個心願在心中跳躍着：

「讓冬忘了這個家吧，——這個灰色的家。」

歸來

浙江省立嘉興中學 韓詩農

這是二月以前的事了。飄泊了四年多的哥哥回到了家里。

這一次哥哥的飄泊，把他的性情全變更了，壓根兒不像那多感善思的超哥了。他那沉默憂鬱的臉滿含着幽怨的眼光，使人不敢望一下。

我不知道超哥究竟有多少傷心事。

那是九月的一个晚上。

打更的把我從夢中打醒。秋月淡淡地照進我的帳子。超哥的房里的燈還未熄，我穿起衣，躡足走進他的房里，我驚異了。——燈下的哥哥正在掩着臉啜泣。他那沉填的悲哀，一声声從啜泣聲中流露着。

撫着他的肩，我說：「超哥快睡吧！珍重你的身體。」

他吃了一驚，仰起頭來，一把抱住我，真摯的說：

「英！你還年小。不知道人間的辛酸事。也不知道這社會的冷酷，這世界的無情，你能明瞭這些傷心事，將在你年齡稍長的時候。」他捧起我的頭來。一顆熱淚滴在我的頸項中，我聽到超哥的心在急促地在搏動。多么瘦的一雙手呵。一陣無名的悲哀緊緊的在揉我脆弱的心臟。

超哥這多么蒼白的臉呵，手不住地在抽搐着。超哥的事業是偉大的。他把自己的幸福毀了。然而

他把大甲的幸福創造了。我知道，社會所給他的孝識比孝校多，給他的刺激也比孝校多。以前的多感善思的哥哥，給社會的大熔爐熔融了。社會的大熔爐把他熔成了一顆苦辣，辛酸的沉鬱的心！

*
哥哥的出走已四年多了。

四年中，我祇接到他三封短短的書簡，他祇略略報告他的行蹤，和一些勉勵我的話。對於他生活的窘狀，一些不提，一直到五姨母寫信來告知，說是哥哥幹了革命的工作，常常一天不得一飽，母親知道了這事，就哭得眼睛像胡桃。就在那天，父親親自趕到里把路外的郵局，匯上五姨母家一百塊錢，託他轉交哥哥；不料，隔上三天，五姨母差人來說，哥哥不肯接家中寄給他的一百塊錢。他說不忍接父親血汗掙得的錢，自己已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難道怕不能糊口嗎？

錢終於送回來了。母親總是放不下自己的孩子在异地受凍餒，就在那年四月天親自趕到上海勸哥哥返家。恰巧超哥爲了工作上的事赴南京去了。母親在五姨母家住了一個多月，沒候着超哥，因爲水土的不服，也就返到家里。

超哥从小生來就是一顆剛強的心。老是那樣拗強。動不動就發脾氣。四年前的那椿脾氣，發來可不蒜小，一氣就氣跑了。那是爲了婚姻和事業的事，和父親起了一場大風波。究竟因爲是年富力強的青年，理智压制不住情感的發抒，從此開始了他飄泊的生涯。他醉心高爾基的創造，然而沒有一點託尔斯泰的宗教觀。父親呢？在他出走的那年上，愛上了酒。對於錢的處置，他全是不在乎。例如

租田的佃戶，你繳租也好，不繳也好。合股開的商店，關閉了，憑你良心，不歸還也罷。每每一個人喝酒喝得不知人事。一直到夜闌人靜，才由我們從酒店中找到，扶他還家。有時，夢中悲痛地說起夢話來。

「超！也想想你父親的境地吧！上了年紀的人了。你竟忍心離開他，讓他孤另另的度他的殘年嗎？」

有時從半夜哭醒來，哽咽地說：

「超！可憐可憐你的父親吧！我要你歸來。我要你歸來。」

雖然，出走後的超哥，對於家庭是異常的不滿，他要从荆棘的生活中創造新的環境。在他眼中，這「家」不啻是一個「狹的籠」；可是，在他的意識上，何嘗不知道父親的苦衷。或許他所知道的父親的疾苦比我更多，爲了堅持四年前提出於父親前的要求的履行，理智不許他接受家中的勸告，貿然還家。這不是說超哥被社會的一切冷酷，殘忍的意識，支配得精力疲乏了，才逗起了他的歸思，其一也是因爲時間長久了，竟得給年老的父親以重大刺激，很過不去；父親又是年來多病，堅持不回家的情緒也因此軟下來了。

在表面上，父親對於哥哥似乎漸漸忘卻了。自從出走之後那天起，他不願我們提起那事，也不願我們提起超哥的名字。父親對人家祇說：

「我知道他是知道我的，他知道我是愛他的。」

記得那是一個中秋的深夜。

一家人（除了飄泊的超哥）都聚在前院的葡萄棚下賞那皎潔的月華。父親買了很多的月餅，

叫我們每人盡量吃，（拗我們本地習俗，中秋過後市上便不出售月餅。）那晚上，我和圻哥比誰吃的多，他吃了五斤，甜得再吃不下了。我吃到第八斤，也甜得無力再吃了。五姨母恰好那天從上海回來，看到我的量，也嘖嘖地稱贊。父親苦笑地說：

「超是愛月餅的，要是他在这兒，他比英吃的一定還要多。」

在父親的口里提起超哥，這是我們二年多不聽見的了，如今聽起來，竟得有些異樣。隨後父親也竟得自己的失言。一層愁雲又重疊上他的臉。這沉默，這憂愁，帶着秋天送來的寒意，直刺上我的心頭。我偷偷地望着他那清癯的臉，從他臉上找到了無數的哀怨。爲了超哥的事簡直把他老了十年。一向健談的一個人，漸漸鍛磨成一個人沉默不開口的人。這是何等重大的變幻呵。

月亮一掛到桂花樹頂，我們不見了父親。

料想父親一定又是在把酒來趕去煩悶了。我悄悄的走到後園，果然父親高高地在酒亭中呷酒。瓶已空了。人已醉了。昏沉沉地伏在桌子上。月光洒在父親的臉上，手上以及衣服上。我痛心。父親一年瘦似一年。超哥歸了的影子依旧杳然。

「超哥呵！爲了安慰父親一顆無憑藉的心，你得犧牲一切歸來做父親懷中的一匹馴羊。」

父親一翻動身子，懷中落下一片紙。呵！是超哥出走前的一張小影。我明白了老人的心了。這是他突然失去了心愛的超哥後精神上的唯一慰安。我全身起了戰慄。輕輕地把它放入了父親的衣袋里。喚醒了他，扶他到寢室歸寢。

那天夜里，我發了一封快信給我那行蹤無定的超哥。信是由他朋友轉的，內中大約有這樣幾句話：

「你的英弟，再也沒有什麼話向你說了。祇希望你帶着一顆無羈的灵魂重复返到这『牢籠』似的『家』。你要是還愛你英弟，愛你父親。那麼，請打消你流浪的宿志。归来，归来，回到父親的怀抱里！」

信接連地飛出了好几封。都一去而不復還。信息杳然。

一直到如今，又經四个寒暑，漂泊的哥哥是回来了。可是父親沒有緣接受他兒子的懺悔。離開了他心爱的家，心爱的子女，以及心愛的一切，超然脫離了塵世，到那「此恨綿綿」的天國中去了。

一聽到超哥的啜泣聲，我就看到那天中秋夜酒亭中的父親，用酒杯來趕走煩悶。「父親呵！你要十分的麻醉，使你悲哀的魂靈得到暫時的憑藉！我要在你心头開一朵真摯的花洗去我以往的过失。以往的罪惡！」無名的悲哀在揉超哥的心。

超哥的啜泣振盪在這寂靜的夜空。
远远的更聲又在響起來。

一條手巾

河北通師

銳

甫

一條手巾已經由白而黑，將要破了；上面卻還明顯地有着「堅苦卓絕」四個字。每天晨起擦臉，讓我立刻想起那回事；不，就沒有了這手巾，那對於我也永遠是一個沉重的印象——軍訓。

現在已是秋天了，約摸五個月以前的光景，那正是草木繁茂的季候，在一個古老的城池里，有兩千多青年學生就過着這「堅苦卓絕」的生活。當這兩千多青年集到一起的第一天，每個人全有了這麼一條手巾。你明白，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以下便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情形：

四點半是我們的起床時間，在蒼茫的夜色里，我們要穿衣，打綁腿，漱口，洗臉……但不得超過二十分鐘的；接着便是升旗禮、早餐；早餐後，兩千多小伙子的肩上平添了自衛的武器，無聲息地走向操場。你聽！兩千多人的足音是一致的。兩點鐘的工夫，我們從操場回來了，又走入講室，直到十二點才午餐。飯後休息片刻，又開始了「立正！齊步走！」的口令，整下午是孝科、術科、晚餐、降旗、點名，九點半才能就寢，帶了一身的疲乏，躺下就踏入夢境，只要你才一睜眼，第一個聲浪鼓動你耳膜的，還是「立正！」

我們吃飯，沒有飯廳，沒有桌凳，一個鉛筒，幾份碗、筷，人，一堆一堆的席地坐下了，一聲「開動！」饅首兩口一個的下去了，小伙子們真餓，還管適口不適口嗎？提到宿舍，一個大坑二三十人不等，每人只有四十生的地方，恐怕就有什么憂思也不允許你「輾轉反側」了。

在一個禮拜的當中，我們也有些休閒生活，游藝會啦，電影啦……自然，我們全是團體娛樂啊！還有許多有地位的孝者，關心着我們的生活，不辭勞苦的來看我們，告訴我們對於這種生活正確的體

認。我們有時到野外去实地演習；有時在夜間作種種活動；有時实际去做掃地、刷碗、築路等勞動；這許多的事情，全有人熱誠地領導我們。他們對我們的限制是那麼嚴厲，對我們的要求是那麼苛橫，但我們知道這些事是於自身有利的，所以願意受他們的領導。

就這樣，就這樣一天天地過下去了，但我們的心情卻前後大不相同了。在起先，我們竟得我們是孝者，是知識份子，這種生活太刻苦了，讓我們作「丘八」太不应当了；至少，我們之中的大多數是這樣想。而經過了兩禮拜的共同生活，我們那種觀念就完全變了。真的，我們竟得青年人的生活應當刻苦，我們竟得個人的行動應當是服從團體；只有能吃苦的青年，才能負擔近代國民的責任，只有受過團體生活訓練的人，才能作有益於大甲的工作。在我們兩千多人的腦子里，竟得這一個因果關係的確實性，就像一加一等於二的那麼不可強辯啊！

兩月的光陰很快的過去；突然地，環境變了。一個意外的帝國主義的勢力，強迫着我們立刻停止這種行動！就在一個曉風淒厲的早晨，我們的訓導者把兩千多人集合起來，宣布了這不幸的消息。那對於我們就像一把利刃直刺入胸膛，兩千多小伙子，不出聲的流下淚來，不是懦弱，只是悲憤，我們要拋掉頭顱去爭取國家獨立的資格！我們的領導者已經不能再說什麼，但他卻囑告我們不要忘了「堅苦卓絕」從黑暗中爭取光明！

終於，在翌日的破曉，我們兩千多人又黯然地分開了；但那一條手巾，每個全不會失掉！

家鄉

杭州高級中學

嚴

晉

誰了兒不愛家鄉呢。過了半年讀書的生活，看着佈告板上「本校定於×日放假」的佈告，低着頭，輕輕地盤算着，這又是怎樣一種飄浮的心情啊。

這是一種不幸，我說，我只在家鄉住上八了年頭。現在我已經是一了快十六歲的少年，有整整七了年頭已經在外面輕輕地溜去；然而「家鄉」這影子，却還是一片片地浮在我的心頭。

那是一了孤獨的小村莊，一條曲折的小河環繞着牠，住的人家不到五十，然而都是快樂的人民。在那唯一的狹街上開着各種的店鋪，菜貨店，茶店，小小的酒店和賣着廉價的藥料的藥店。每天早上，你走過那嘈雜的茶樓時，你可以看見一大羣人在架起腳，喝着苦味的茶，高聲地談笑着。喝茶是每天必要的工作，是啊，每天化上這麼十了八了銅子又算得什麼呢？還有哪，你不看見坐在酒店裏的那些人嗎？「伙計，來一了斤白乾。」靜靜地喝着，嚼着花生，望着蔚藍底天，還有什麼憂愁呢？

這小小的村子永遠在安靜，閒適，愉快的霧圍中打發日子，只有在新秋的時候才有一了次大大的熱鬧，那就是廟戲。村子上有兩了較大的廟，人們都叫牠們爲「南廟」和「北廟」。在每年的秋天，總有一了次演戲，請那兩位菩薩看的。自然，主體還是在人哪。每年要用這好多錢，然而人們一點不可惜，似乎竟得「這正是應該」的一了樣。這時候，咱們孩子們可樂開啦，穿着新製的衣服，新的花鞋，搽了粉，天使一了樣地笑着，玩着；袋了滿袋的銅子，吃着美味的糖。如果允許，我告訴你，我極願意這樣過完我的一

輩子呢。

在夏天的晚上，主婦們搬了小凳子，搖搖大大的芭蕉扇，熱心地討論着誰的衣服合式，那裏小菜比那裏貴……她們永远是辛苦的操作着，然而也永遠地快活着的。

生長在這樣美好的村莊裏，小小底孩子的心裏還有什麼憂愁呢？我常常請隣家的楊姊摺了小小的帆船，裏面坐了紙猴子，放在水裏，讓他慢慢地流去。這事情，在年初時可最多，你可以看到成羣的小船兒上下地飄浮着。新年是孩子們最快活的時候呢，滿滿地裝了食物和銅子，捧着用紅紙包着的壓歲錢，笑着給人拜年……我真想再回復到那時候，然而……

爲了太惦記這離別七年的故鄉了，今年夏天又去了一次，然而立刻就「逃」出來了。坐在寬敞的艙裏，靜靜地把意識回復過來時，茫然地心头罩着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不知道是憂愁呢，還是惋惜呢……

總說一句，第二次出現在我眼前的故鄉已經是完全兩樣的了。

沒有人還有閒心情去坐兩小時的茶館。即使想喝酒，也沒有人再可以爽利地拿出一角兩角錢來了。在淡淡的太陽照着的垃圾堆上，蒼蠅成着堆。人們都變老了，幾年來不斷的憂慮，憂慮使他們的額間增加了好些皺紋。孩子們呢，都黃着臉，用呆木的眼睛望人。是的，我已經不能在那裏過一小時，或是一分鐘——不要說一輩子了。

他們吃着先給蒼蠅嚐過的壞飯；——然而，能夠吃着這樣的飯的人已經並不壞了呢。大部分人

是吃着蠶豆和米燒成的「東西」的。蠶豆是自己種的，不用化錢，和着半硬的壳生生地吞下去……朋友，你能想像那是怎樣的滋味嗎？我沒有嚐過這種「東西」，我不能告訴你牠究竟是怎樣一種可怕的味道，——這在我是一種幸福，嚇，一種幸福！

如果說每個人都有着這樣的飯吃，都有極破的衣服穿，那末，你就大錯了！爲了飢餓，賣了妻子，賣了兒女，賣了破舊的房子的人，可真不知道有多少呢。雖然如此，小小的一條街上，鋪子不到十家，抽鴉片的地方却有四家。天哪，這是怎樣的一種矛盾啊，簡直叫人不能相信。

還有誰能擔負這巨大的白飯，黑飯費呢？於是挺而走險，做着可怜的小強盜，偷竊別人的東西，殺人，一時的痛快……

什麼也不知道的孩子還在夢想着他幸福的一生呢。

罐頭閒話

廣西陸地測量學校

羅黑鷹

太陽像烈火般地在天空飛行，光芒洒在勞苦人兒身上，沒有半點慈悲的怜惜。

張老大停止了鋤頭的運動，望着他底正在拭汗的妻子。陽光透進她底汗溼的藍布破衣，顯出憔悴可怜的肉色。

「喂！休息下吧！太陽這樣烈，真是悶熱死人！」老大徵求妻子的同意。

「你先去！那邊樹根陰涼，我做完這點就去。」他妻子一邊說着，一邊又揮起那鈍重的鋤頭。

老大嘆了一口氣，好像一生的苦悶，就从這口氣裏消失了一半。

他走到小路旁邊的一株大樹下，放下鋤頭作坐凳，從破衣袋裏摸出一個烟盒，取下插在笠帽上，約有八寸長，拇指大的一枝旱竹烟筒，裝上烟，劃上一根火柴，滋滋的吸着，放出他一天勞苦的悶氣。

「九東！趕什麼緊？坐下吸口烟先吧。」

老大招呼背着吊桶趕忙走路的人，他的妻子還在田裏不住的揮動鋤頭。

「真難做！正在標胎的禾兒，怎能受得這樣烈的煎熬！」

李九東帶着很沉憂的神氣，這樣說着，一面放下吊桶，一面側身坐在老大的旁邊，老大趕忙抽了幾口，便把烟筒烟盒一起送給九東。

「這些年頭，耕田人更難做了，天公不作好，一時旱，一時潦，辛苦不足，沒得吃，實在難捱！」九東接過烟筒烟盒，裝上烟，慢慢的吸了一口，把烟灰敲在草地上，聳了聳肩，繼續的又這樣說道：

「不是嗎？世界上最苦不過的，恐怕是我們種田人了，什麼捐，什麼稅，抽的見肉見骨不足，還要擔着旱潦之憂——不消說，碰到旱潦，田禾收不成，只得捱餓死了。」

「最不公道的，就是田租。田主靠着他剝削得來的錢，佔了我們的田地，還要我們幫他耕，幫他種，一年到頭，不知流了多少的血汗，還要糞草費用；收來的穀，他半斤，我八兩，少了一點，又要給他拖豬牽牛，現在的世界，真是吃人的世界！」老大氣憤地說。

「說來痛恨！去年因為她病，孩子又不好，窮人家有什麼辦法請醫生呢？捱着捱着過了，可是——」

他媽的天又不雨，禾苗枯黃，我因她和孩子都病在床，所以車不得水，收成自然無望了，然而徐大老爹偏說我們偷懶，不車水，害死了田禾，他不獨不減我們的租，還要派了我們不是。小百姓有什麼辦法呢？貧窮無勢，一切的壓迫，只得忍氣吞聲罷了！——九東忍不住流下几滴弱者的眼淚。

「他後來不是要了你那條黃牛嗎？你怎樣又討得回來？」——啊！誠實的人，終是上帝憐見的，你悲傷做什麼？——老大說着，看見九東流淚，就又安慰他的確，惟有窮人才會同情窮人的悲苦，也惟有窮人才能知道窮人的淒涼。

九東一面用粗糙的手掌拭淚；一面又很沉痛的說道：

「後來我百般懇求，說我沒有牛，就不能再生活了；牛是種田人的生命，我怎能將牠來折租呢？思來想去，返復哀求，他才要了我麗嬌做奴婢，准了四擔田租的價。可是，一家四口，生活仍是無法維持，還虧陸二爺給我借了一筆債，利息三分半，但不知又要怎樣才得清還了！」

老大抽着烟，聽着九東說話，一時搖搖頭，一時又皺皺眼，呆呆地望着閃映在太陽光裏的青山。他的妻子翻完了那塊草地，伸了伸腰，用那幾層厚布組成的衫袖，拭了拭她額上流着的汗珠，便直向老大這邊走來。

「九叔，你好？九嫂病好了？唉！她真苦！一年到头，差不多都病着；大約因為前年大飢荒，她餓壞了，而且成天到山上去採木葉，剝樹皮，飢苦害成了病，沒得診醫生；又沒有好飲食，真是怪可伶的！」

「啊！大嫂，多謝你擔心！她近來好了點；只是思念麗嬌，她不時流淚，我勸她也不聽。聽說那小孩子

也很可憐，不時要受徐大老爹老婆的氣。」

「唉！肉生肉痛，也難怪她的。只是她能好了，什麼便都好了，像我們人家，不病就是發財了。」

九東低頭沒話，老大的妻子隨又向老大說：

「我回去了，恐怕阿狗肚飢，早上到現在已經大半天了，不知阿牛可否看得住。」

「好，」老大爽快地回答，「你先回去吧，我涼一陣也就回的。」

九東望着老大妻子的後影，想起他的妻子是那樣的不幸，三日好兩日病的。怎得老大妻子那樣瘦而堅實。

空氣一時沉寂起來，只有淙淙的流水彈出自然的音樂。

馴羊一般的朋友

上海中學 甬 人

我進上中，第一個給我很深印象的，便是那个馴羊一般的朋友。不久以前的晚餐時，我來了這麼一个消息，不，簡直是惡耗，說馴羊一般的朋友死去了。

記得那年秋天，開孝的一天，我把行李搬進了宿舍，是仲愷里二號，那邊有一隻鐵床上貼着个字條兒，粗粗地寫着「徐英虎」三個肥黑字。

这天下午，一个穿黑長衫的人，不大長，蒼白的臉，像一隻馴羊般的蹣跚地進來了。原來那便是英虎。

一天又一天，我們漸漸熟了，原來英虎確是和我想像那般馴善。一次我對他說，「英虎，你應該改一個名字才好！」他似乎很高興，顯着請教我一般的神氣等待着我的後話。我說，「改稱馴羊吧。因為你決不像英武的猛虎呀。」他聽了似乎有點氣，頹廢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怒意，「嘿，我是青年！」他效着某國文教師的口吻辯護着。

英虎不大歡喜說話，更少打趣，但是他歡喜聽人家講話，看人家打趣，而自己總像千斤在身地靜默着。

我們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知己起來。只是下學期我們卻不是同房間了。有一次晚間，月明風靜，我們在院子里踱步，他哭喪着臉說，「今年同房間的同窗不大合意，吵的人太多了，而且慣于欺侮弱者。」沙一般的噪子里吐出了苦話，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不錯，英虎是弱者，一條可憐的馴羊呀。這世界，馴羊是難于生存的。

次年炎夏，英虎似乎更失去了他青年的氣概，充分地托出了馴羊的柔弱，弱者的可憐。在沉重的孝制下，他病了。

有一次炎夜，在走廊上遇到了他，蹣跚地走近來，哀哀地說，「醫生說我有肺病，這學期談不成了。我想回家休養去。」淒涼的聲音引起了我的同情，自然，我只有安慰他道，「也好，回家去休養吧。身體比孝業還要緊呀。」於是我們便分別了，這成了永訣。

「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雞悲。」在這種淒涼的季節不由的會想起那馴羊一般的朋友。

歌女

蘇州萃英中學 顧 珏

我一向是怪怕热的。夏天的黄昏，老是靠在藤椅上，揮着蒲扇，同弟妹們消磨在後院子的樹蔭底下，大家說說笑笑，喝點茶，嗑些瓜子、花生，照例總要到夜深人靜後，才肯各自回到臥室里去。

月光如水的夜，慣常地，隔牆小巷里孩子們的歡笑声冷靜後不久，接着有一片悠揚的歌声和着弦音，還夾杂着几陣老年人的咳嗽，從遙遠地方傳來，慢慢地又往遙遠地方送過去。這清婉的歌喉是那麽久，那麽嘹亮，那麽淒愴。

花和歌唱，也許就是兩件極惹人動心的東西；尤其一些憔悴了的花和不摩登的歌曲，我頂容易受刺激的，虽則自己本性偏這般呆木。当歌声顫抖地跟着微風吹來時，便打斷了說話，側轉耳朵靜靜的聽。同歌声一起帶給我的，是往事的回憶與真情的憐憫，我迷惘在寂寞的夢中，直要樹梢上颯颯的涼風吹冷了那顆沉思的心。

歌女的家境很清寒。然而在她說話的語氣里，卻可以看出曾經受過相當教育的。她的身世，也會叫人心酸。悲哀充滿在她的眉梢間，眼眶永遠紅腫着，曉得她內心所藏着的苦汁。

当歌女思念起前年七月里洪水的光景，湍流捲走了她親愛的爸媽，她就昂着頸子，凝視着蔚藍的天涯，默默地，滾落几滴清淚在她乾瘦的臉頰上。微風拂散她的鬢髮，宛如一枝凋零的黃花。

豔如桃李的她，性情竟會凜若冰霜。平常很少同旁人接談，也不常笑。她的緘默是秉性生就的，還

是遭遇改變得她如此，沒有人敢說，只曉得這歌女是靜穆的，同秋水寒潭一樣靜穆的。

某午半夜，點點的斜雨敲打着紙窗，甜夢中被噪醒過來，沿窗巷口傳進一片歌女同她爺爺的說話聲。大概她們是在躲雨。

「爺爺，爺爺，這陰暗的深夜，雨又那麼大，人家都關了門，早熟睡了。我們再要流浪在這黑暗的街頭……唉，賣唱的難道就不是人嗎！生活壓迫得窮人太厲害了……」這少女的嗟嘆是地獄中發出的吼聲吧？最後，她嗚咽起來了。

「鳳姑娘，是命苦呵！這時候比我們更難過的還多着，賣唱的生涯本來是苦的。忍耐點吧，鳳姑娘，忍耐點吧！」

暗泣聲不久由輕微而中止了。簾外依旧不寧靜，是夕暴風雨的夜啦。

秋天了，梧桐葉伴着孤雁飛翔在半空，怪引起人們愁思的。歌女悠揚的歌声不再跟着那流水似的秋風飄漾，街頭巷尾也失去她徬徨的影子了。拗說：他們祖女倆別了江南，遠旅到閩外去謀生了。

几天來，風是一天颯得涼似一天，恐怕不久便是白雪蓋遍樹巔的嚴冬了。北國的寒天偏是那麼難挨的。風寒露冷中，歌女的前程正是一片寂寞無邊的沙漠，那負了重擔的牲口要貪懶不走，生活的鞭子就会在她背上鞭打着的！若使這樣，盲目鱗零的老人家心中將愈加難受吧。

歌女去了，深秋落葉般地去了。她所留給我的，只是我稚氣未脫的童心上的几許無限寒悚。其實，未來自己的途徑又何嘗不是可驚的！我怕，我怕殘酷的生活會像凶暴的豺狼般吞噬我，像對着那歌

女似的！

願上帝祝福柔弱的我，在吃人的生活道上，沉着頭，努力去奔趕那炎陽當空的路，不要沉淪，不要沒落。

改兒

南通縣立女子師範

沈

絮

改兒是我四年前的一个同季。不知怎樣，今夜忽然想起了她。我不懂，她爲什麼叫这个名字。我想，也許是她父親沒有兒子，希望下次如果再養，就改養个兒子的意思吧。

她是我們鎮上地保的女兒，一个早就沒了母親的孤零的孩子。她和我同年，同級，並且是同座。那時級上只有三个女生，除了我和她，還有一个是一个富人的小姐，对于功課一點也不注意，每天早晨挾了書包到校里來，把書包一丟，就找人淘氣，甚至打架。而改兒和我，都是愛沉默的，所以我們就不自覺的好起來了。

玩的時候，我們在一起，談書的時候，也在一起。如果兩人中，偶然有一个挨先生責罵了，那末兩個人就一齊跑到操場上銀杏樹下去對哭一場。但最後，總是又給先生拉到校門口的糖擔子邊，買兩塊糖給我們在嘴里含着，各自一跳一跳的跑回家去。

但我們也有鬧着不說話的時候，那就是爲了考試以後，兩個有得分的多少；總常有一个負着

气，獨个兒先走回家去的。

在將要畢業的那個時候，同孝們都忙着預備升孝了；但改兒卻整日默坐着，一声也不響。我問她：「爲什麼還不弄投考的功課的呢？」她不說什麼，只向我澀然苦笑。我不住的嘮叨，要她準備升孝，要她回去問父親要錢，買投考的書；可是她只向我苦笑，不說什麼。一次，她才悄悄地對我講：

「父說家里連米草都沒有哩。」

于是我恍然記起，她是地保的女兒。

「好，你就好好的在家里吧！我孝了什麼，一定都寫在信上告訴你。」我安慰了她几句。從南通考完回家的那天，母親忽然再三的吩咐我：

「再不要同地保家的那女孩子在一齊。——亲戚們都在談論你哩。」

到南通來三年多斷了音問。去年暑假，我回到家鄉去。一個傍晚，我偶然散步到鎮市的尽头，隔着一條碧靜的河水，我遙遙望見那一所矮小的茅屋，依旧在斜陽里躊躇着。那便是改兒的家。

改兒，我三年多前的好友，她穿着鮮麗的花洋布衣裳，和几个年青的男人，在茅屋前笑謔着，拉扯着。她父親倚在泥牆上抽煙，微微的笑着湊趣……

——「改兒家去拿鎖兒！」我記得，這是同孝們時常吵得她臉紅的一句話。

鎖兒，是她未婚夫的名字，一個瘦瘦的矮矮的孩子，就住在她家里幫她父親的忙。撓說，前年拉志願兵的時候，她父親拉不足額，叫他去湊數了。一去兩年，一直沒有信息回來。

中學生雜誌叢刊

〔徵文當選集〕

我是燕子

自描寫

游 泳

這三本書內有小說、詩歌、戲劇、雜文以及讀書札記等各數十篇，係從幾千篇徵文中所選拔之精華。執筆寫稿者，都為中等學校之青年。文筆簡鍊，態度忠誠，青年學子讀此青年之作品，當如熟友談心，定有更深一層之趣味和理解也。

每册六角

開明書店印行



廣州雜寫

陶陶然

廣州是南方的一个神經中樞，牠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重要，那是無庸多說的。可惜我不是个「廣州通」，對於牠的內層——那深深的內層的知識，知道的太少了；現在在這里說的也許都是很膚淺的話吧。

提起廣州的新景物，最叫我不能忘記的——是中山紀念堂。牠坐在觀音山的南麓，平穩穩的，宛似中山先生的面容。四周圍着廣闊的平場，在晴明的陽光下，踏着水門汀走，一種堅實穩健的感竟，教人懷念着前輩革命的精神。面前一块方方的草地，茸茸的青草，那是長年碧綠的。堂的外表像座大廟，那是旧時宮殿式的建築，紅牆綠瓦，鉄馬玲瓏；然而間也杂些西洋風味，像欄杆、窗牖等等的。堂的左首一座小洋房，玲瓏精巧的，這是堂的管理人的辦公所。你若要去堂裏看看，可到那兒取張參觀券，不用錢的，只要簽个名便是了。裏面不很亮，暗暗淡淡的，一進去，便有一股冷氣襲上人来。这里那里點着幽幽的小燈，像在夢裏。中山像掛在北邊的龕座上，平靜靜的，沒有一句話。佩上頂上的兩面「青天白日」的黨國旗——我不能忘記的便是這一點。對面安置着無數椅子，一直排到好高的斜壁上

去；拋說每當有什末集會時，許許多多的「要人」都擠擁到這里來，坐上老半天的時間，也夠悶的。四周是螺旋形式梯道，上上下下，彎來拐去的，好像總是走不完的一般。

出了紀念堂，背邊便是通上觀音山的大道。可用不得坐車坐轎；那是一條石鋪的山道，彎彎曲曲的，有不知多少的階層。而且那有的是山中滋味，用脚走也合它相配得多。道旁有許多樹，鬱鬱蔥蔥的；葉縫裏偶而露出三間兩舍的人家，悄悄的，不聞鷄犬之聲，那多是板屋。山頂上矗立着小小的尖頂樓，拋說爬上去時，全城的屋子都可一望無餘了；但這也不必，我們看吧：這里原是全城的最高點，就是城內大新公司的頂樓也不夠這兒一半高呢。珠海的火輪頻頻吐出濃煙，一陣一陣的，远远望去彷彿正在那里叫喊：全城的脈絡跳的多末起勁啊，無數的人丁正在那里賣力做活呢！城內的房屋櫛比幢幢，躲在美麗的陽光下，睡着似的。忽而來着一下沉重的聲響，真的，是在放午砲了。於是那些房屋也似乎頓然活躍起來，耀晃晃的，照着那豔豔的陽光。北邊是無涯的田野山崗，看一下，那「野味」卻調劑得好。西村的自來水塔昂然地伸着头，怪蠻勁的。全城的居民便靠着它的乳漿營生。山左有座伍廷芳前輩的銅像，去年才落成的，拋說是李金髮先生打的模樣，那全然是个中國人，溫文敦厚。

五層樓在觀音山東面的一座高崗上，儼然充着觀音山的護手。那是一个小小的陳列院，什末東西都有：動物、植物、礦物、骨董、書畫等等。樓不大，有着五層，故名。爬上頂樓去，也可以望見廣州的每一角。拋說初到廣州的鄉下人，好多都要到這兒來看看，見見許多不易看見的東西的。這里沒有街市喧闐，幽靜得好。

樓前停着好些汽車，是來招攬生意的。他們老是圍住遊客說，「先生，是到黃花崗嗎？这里有車，只要一毛錢！一好，我們就坐車來去黃花崗。」一入墓道，便有一股革命的气息撲上面來。道旁排豎着革命的紀念碑，碑上繪着头顱、脊骨等等，那種犧牲無畏的精神，看了多令人感動！七十二烈士墓朝東向，面前一块稍稍傾斜的平場。好远好远的伸出去；兩旁對排着松柏之類的濃林，茂密不過。远望是一片無边的曠野，田畝和小山。遙远的天际里，正对着這兒的。便是每早太陽升出的地方。烈士墓採了這末的方向，真真配得着勁兒。墓表像尔尖頂的牌坊，磚石砌成的，听說這些磚石都是由外洋各黨部捐贈來的一处一块，合起来便建成這个墓場。爲着留來永久紀念計，這个方法來的倒也巧妙。墓上鑲着中山先生手題的嘉勵語，看了令人興奮。墓頂上高高地站着尔自由神，左手挾本書，右手拿着尔堅實的錐子，照耀着紅融融的朝陽，堅決地望着東方微笑。用她來象徵革命的先烈，再好沒有了。還有紅花崗，埋着溫生才等四位烈士的，現在可不成樣子：不來几十步的便是一連串的穷苦人家，猪糞、穢物撒遍了坟尾坟頭。叫我們的後死者看來，這是很难过意的。

黃花崗的右側，驕慢地置着尔闊人們的住宅区，東山。这里是尔優美的地方，幽靜，多樹木。房子是一座一座的分開建造的，疎疎散散，鑲嵌于綠樹陰濃之中，宛似住在公園裏。这里那里有馬路連接着，汽車俾可以恣意往來；闊人們尋得這个地方來造洋房，享清福，倒也夠會揀擇的。

海珠橋是廣州近年來的一座很爲出色的建造。橋身橫過了河南、河北，气象雄偉得不凡。中間的橋頂上有尔好大好大的名字，是胡漢民寫的。橋的直身分作三股道兒，中心的一股長日有汽車奔逐，

兩旁才是人行道，圍着鐵欄柵的。黃昏後，長橋浮在濛濛的煙水裏，橋身裝滿納涼閒歹的人，這大概都是勞工，但間或也有一个二个身無文錢流浪漢，到來向着長天舒口气的。橋的南端壓着一所勞工住宅，這是用橋面當作屋瓦的。好在兩旁開着許多窗格子，不然怕會教人想是廢物貯藏所吧。記得進去住的勞工，每月四毛錢左右，日間鎖着門，不許留在裏面，夜晚才進去睡覺的。橋下浮着許許多多的漁艇，層層簇簇的，隔遠看，彷彿是漂着無數杉排。夜來艇上隱約地逗出螢火般的燈火，罩在迷濛的水氣里，時時傳出咕咕唧唧的笑談聲，這真才夠有味。

長堤傍着珠江北岸，這是一條熱鬧的長街。它的气息一天到晚沒過休停，總是那末鬧嚷嚷的。大商鋪、大公司以及工廠、戲園等等的，這兒都有。若是夏天、秋天，晚上有一半是漁女們的世界，三五成羣地，穿着一响雲紗，一嬉皮嬌滴地纏着客人划船搖艇。但她們外表上還不承認是跑碼頭的。

踏着長堤朝西去，一直的跑過去，那兒我們將會看見一个令人心痛的地方。遠望着，天空中招展着好多种不同色彩的旗幟的，心會想：這不是中國的地方。是的，這是帝國主義伸進我們心胸來的一面刀口——沙面啊！這也有橋有路通過華界來，道口上築有許多防禦物的。他們倒還會掩藏醜惡的面子，種上蓬蓬的綠藤子，把大砲的身軀蓋覆着，讓你只見着一口一口的砲咀兒，伸出來正要吃我們的肉。其中的街市並不見得什末鬧熱，街上清清淨淨。老是逢不着个的一般。但是交易所、領事館卻到处巍巍峨峨，分明告訴你說：裏邊有着佟万的金錢和無限的權勢呢。

中央公園坐在紀念堂面前，這是廣州頂大的一处市民遊樂的地方。一个入走進去，空空曠曠，老

是摸不着边际的一般。裏面有球場，有噴水。終日遊人進進出出，但裏面見不到擠擁的情形。一个悒鬱煩憂病患者，走來這裡兜圈跑，心懷是會開曠好些的。可惜花草、樹木，未有點綴優美周全，沒有什末好看的。淨慧公園在中華北路，那里清幽僻靜，深山古刹一般，名爲淨慧，真不錯。斗室悶住，得不到充量空气的居民，閒時來這歹歹，對於調節慵疲的生活是很合宜的。裏面的石台石凳，几處遮住森森古木的，陰涼幽靜，不染一塵。大人到來玩的並不多，放了學時卻有好些小孩跑來拾蝸牛、捉蝶子，三三兩兩的，各自跳着跑着去作他們的玩兒。近年園裏建起一座民教館，清新明快，置在園的南边；這樣，它便儼然的作着淨慧公園的家主了。若要看動物，可以上永汶公園去。這在永汶北路財政所前的左边。這是廣州有數的一个動物公園，鳥、獸、魚、虫，可說是樣樣皆有；但大半是土產。大概洋種不易採得，于沒有办法之中，猫、狗、猪、羊也只好拉些來充數了。有人說這是永臭公園。全是猪、羊的世界。但是這原沒法想的：既竟養了猪、羊，怎能禁牠不拉屎屙尿？只望掌理其園的人好生存心打點，沒令那臭味瀰漫得這末兇好了。遊園的常有好些鄉人，揆說他們和到五層樓一樣，是貪着看百物，開眼界的。

初到廣州的人，若是要看書，也許首先便會想起中山圖書館，這是市立的，在文德路那兒。外表綠瓦紅檐，中山紀念堂似的；但裏面的設置卻不相同。現在設有三間閱覽室，都在樓下。听一位館員說，樓上現正籌備設立一間西書閱覽室。書報閱覽室設在正所，這是專放報紙和定期刊物，頗爲齊備，閱看的人很多；可是只差一點，外國的東西一張一頁也沒有。住在廣州的人也還是這末閉關自守。你說冤

不冤？普通閱覽室設于右邊，批說一天只有三幾十人進去，看書，有孝生，有軍人，有穿馬褂的遺老。舊書確不少，新書卻不多。單就新文學來講，除了魯迅的一部吶喊和彷徨之外，就連郁達夫、茅盾諸人的著作也尋不到一本。叫人單吃着一種養料的食物，對於身體的健康怕是不很相宜的吧？遺老們不祿。左邊是兒童閱覽室，來看書的全然是附近小學的學生。工人的子弟，商店的孝徒，不知他們不敢踏入此壯麗的門限呢？還是什末，摠絕然不見一個。書是很少的，像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幼童文庫，小學生文庫也沒有。愛的教育也沒有，小朋友、兒童世界也沒有。——這兩種定期刊物，原是要月月新的，這里放着几本兩三年前出版，皮都剝光了的，直頭可以說並不祿是呀。報刊閱覽室也未見牠們，這是我去訪來的。廣東近來建立圖書館有着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把捐得的錢大半數，大大半數用作建洋房，添桌椅之上，而那個圖書館之所以成爲圖書館的要素，書籍，卻是不多打管的，這正好比一個單務帽子，衣服之穿得華美不華美。而對於身體一刻少不得的血之有無，卻一點不管。其結果的危險，是不言而喻的。

前邊說過民教館是淨慧公園的主人。現在我們要講着牠來了。裏面的組織是很完密的，分科分部，各有各的辦事處；而辦事的人也很認真。裏面設着好几个孝級，正式的孝校一般，國語講習班，家事班，工執班等等都有。還有音樂研究会，象棋研究会什末的。演講會時時有，展覽會常常開，民甲不廢一文錢，可以入去受教育，那比起老是在着命校名，定制服或是只養着几个常务委員看門的教育機關，值得注意得多了。只有一件事，令我不能釋然者：一回，它要組織民甲旅行團到羅浮山去，凡是市民都

可以自由參加。那時，我想：要是不用多錢，到去行行，倒也好；既名之曰民市的，大概很是經濟的吧？可是我把佈告一看，那才怪呢，三四天的時間竟要廿塊錢，一介人呀！拗我曉得打着團體去，到時吃素吃葷。這末短的時間五、七塊錢總可夠的。現在定上八塊，怕不是民之「市」者可能為力的吧？雖是他們怎末想着要去。主理其事的人，不知有曾想及這一點不？

去年是提倡大市語的年頭，各地的報紙彙志都嚷嚷噪噪不少。廣州自然也有。——但是廣州語的寫成文字，並不在去年才開端，很久之前便有人寫着寫着的，像中山先生在廣州的演講，有好几篇便是用廣州語來記錄的；便食店門的「腊腸」寫作「立腸」亦早已流行，「乜嘢」、「點解」就是以前的報張也常用不鮮；不過經了这回提倡鼓舞，便更加興旺吧了。現在有几家報紙的副刊就using 廣州語做文章，不管三七廿一的「乜嘢」、「點解」的字樣儼然地印在紙上；且听一位作家說，他要企圖儘可能地用廣州語來寫小說。當然，這些用廣州語寫成的文章的內容和技術大都是很幼稚的；不過他們不顧大人先生的誹謗詈罵，勇往直前地做去，那種精神是值得欣敬的。而況還在這末一个瀰漫着毒氣騰騰的「子曰，子曰」之下的都市呢？

一天，到位楊同孝的家裏談坐，他提起說这个月他換了四个「使婆」。我開初不解其故，用人原是越老越好的，怎末他這樣喜欢掉換？後經他解了一遍，才得明白。这是他对我的話——

「你竟得奇怪嗎？」他說：「那也無非是爲了大家穷。我的穷困你知道的，袋裏沒錢，只好揀便宜

的就來。實在，有幾個我很不想換她們，她們很好，做事很敏捷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路微頓了頓，他才又接下去說，「近來南海順德的蠶業大倒閉，鄉下的女兒沒得吃，一幫幫的擁到廣州來；你得，這裏要尋工作是比上天還難的，挨不過肚餓，便只沿門戶去問人家當『使婆』，因此『使婆』的價錢便一天天地低落了。你說，我這每月要多少錢？只六毛錢的呀！還有單聽吃的，唉，真可憐見她們！我們默然對坐着；好久，他才又笑着說，「你想要娶小老婆不呀？我可以介紹多多給你。只用五塊錢的，東字碼頭很多很多，任你中意。更有次一等的，那簡直不用一文錢，有給她吃便得了。但……」他的面孔忽而變起樣來，嚴肅得令人生怕。一陣長久的靜默。雖然他還似有什麼緊要意思沒有說完，但到此時我也不敢問他了。

街角有幾個蹲着做煙卷的人，身穿灰黑色的舊軍衣，光着腦兒，好落漠的樣子！我停了脚步，看着他做，好奇地。一根圓管子搓搓捻捻，側邊擺着一堆煙頭。他說一個銅子兩支，問我要不要；他說一天可做兩三百支。他是主理製造的，還有兩個採集原料的伙計。他說他原是在十九路軍當兵的，他的兄弟有兩千人在這都市裏，沒有職業，溜溜逛逛的。我想起廁所間的煙頭的霉臭，不敢同他買。且問他說，「誰樣人多跟你買這種煙呢？」工人囉！啣在咀唇上不是同原裝的一樣？」他傲然答道。

這也祇是一樁奇遇。在旅館裏，我碰着三年前教我史地的一位先生。他是一個不多說話的人，應酬更是他的難題目；但他每一開口，卻都是話本由衷的。他頗有出人的見識，我們都敬愛他。他現在這旅館裏當份差役，迎接客人，倒茶倒水的。他落難到這地步，想來是別無活路，老天落他這樣的了。

但我不好意思問他，——真的，我怎末說好呢？晚上七點鐘之後，格格の鞋聲一陣地下了樓梯，旅客們都到電影院什末取樂去了；我一個人坐在房中，想起史地教員の落難，心头湧起簇簇の淒涼，正是不知怎末是好……先生進來了，一面子鬱暗の愁容，好像塗過一層塵灰一樣，比起前來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是一個人の。他很老实の樣子，不待我請便自己坐下。我給他一支香煙，點着了；我們默默地對坐着。——天曉得呢，我們爲什末這樣做……猛可地，「你这回到廣州來有什末事情？」他注視着我說。我好容易把來由告訴他了。他才深深地吸下一口煙，說：「你很奇怪我落漠到这个地步吧？實在那一點也不足以爲奇的。去年秋天我失了業。——在孝期開始的一介校務會議上，對於談經的問題我談了几點意思，小小的評議是有的，——好飯碗就破了！后来發了十多封信，沒有路數，賴不過肚皮，由着一位親戚の介紹，便只好到这兒來出賣心灵，勞力了……」他的聲音顫抖着，人是很興奮，伸手取了一支煙卷，剛着火柴重又抽吸起來。听說他還有兩介兒子和介妻兒，兒子大的十二歲，現在也無能送他入孝讀書了；妻子給人洗衣服，近來生意倒頗好，因爲她的屋背作了兵營，許多士兵同她交易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

潭柘之行

北平市立二中

佟天真

夏季酷熱，冬季嚴寒——这是北平气候的特點。一年四季裏，除了春秋以外，沒有多少溫暖的天

气；西狂風又偏偏在这和暖的节季中作祟。春秋佳日，一經狂風的襲擊便倏忽逝去！只有現在这九月裏，北平還沒有許多的大風，可祇是我們北平人最幸福的时期了。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九十月之交，天高日晶，木葉尽脫，有滌蕩肅清之气象。」到各處遊玩最爲相宜。

北平的名勝太多了。可以遊玩的地方也太多了。在城裏有北海公園，中山公園，故宮博物院；在城外有天然博物院，頤和園……等等。不过这些地方，我已經去过許多次了。自然須要找一個新一點的地方去玩。

北平城西多山。有太行山餘阜所形成的山叢。衆山連綿，隱於煙雲密林之中。著名的很多：除一般都知道的西山八大處，及玉泉山以外，城西五十里還有潭柘寺，八十里還有戒壇寺（或作戒臺寺）前者以泉水著名，後者以松著名。我們便決定了到这兩處遊玩。

二

殘星將退，東方未紅的清晨，都市裏一切都在沉靜。路燈還微微的發出淡光。冷清清的柏油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屋裏只透進一些微光，仍然黑暗。我冒了早晨的寒風，約集了几位同享，一同往電車站走去。我走起路來，竟得好像是在深秋。我很奇異：难道天气会变化得這樣快嗎？

電車開來，我們乘車往西直門。

薄霧好像是白煙。我陣陣的更竟得冷。走过了一段路程之後，霧才散開。朝日照到了樹梢，菜市上擁擠着人。菜攤便擺在那泥濘而骯髒的地面上。我虽然坐在車中，但竟得已經好像嗅到了惡臭。我不

由得掩了掩鼻子。人羣中還微微的騷動，作出嗡嗡的聲音。車走得离远了菜市，接着，三五成羣的小孝生，背了書包一面說着一面很高興的往孝校裏走。女生們都已換了秋裝。街市上的一切大都仍然保持着冷靜。就這樣的到了西直門。

西直門車站比起正陽門車站差得太多了。設備得因陋就簡，連候車的搭客都沒有相當的地方休息。月台旁的鐵軌上，停留着北寧、滬杭甬……各式各樣的車皮。我笑着說：「你瞧，滬杭甬的車皮會也跑到這里一輛！」同孝說：「這是內戰時軍隊亂用車皮的結果。」我笑了：「哈哈！滬杭甬的車皮真是『不遠千里而來』啊！」

我們從西直門站乘平綏路的平門支線先到門頭溝。

平綏路是純粹的國有鐵路。在一九〇五年開始平張一段工程。經四年通車。其中南口到八達嶺一段多山道，工程繁難，由总工程师詹天佑君苦心完成。並鑿入達嶺，居庸關兩大隧道，很被外人獎譽。平門支線長四十七里，平常只作運煤之用。這次我們向路局再三要求，才允許了給我們掛一客車的車皮。

車很旧。狹小，比平漢，北寧都不如。車裏壁上寫着「諸君注意衛生，請勿隨地吐痰。」可是車裏並沒有痰盂，叫我們往那里吐呢？難道把痰吐到窗外嗎？事情也難講：一般中國人大概就不喜歡有痰盂。怎見得呢？拋我所知，北寧路車裏倒有金屬製的扁形痰盂；可是我几次乘北寧路車或到車站為旁人送行的時候，常見一般乘客，總是接二連三的把腳碰在痰盂上，以致碰破。這里沒有痰盂，倒可以免去

把脚碰破的危險。

車動了。天然博物院的院牆，河邊的白楊，都匆匆的飛过去了。过了西黃村，路旁田地少了，漸有起伏的山丘。不远，到了磨石口，此地的山石呈土紅色，可作磨刀用的磨石。再走，便到了石景山。桑乾河与洋河的水匯合成永定河後，向東南流，到这里出了峽谷，水始縱流。因為水流經過黃土分布的區域，所以河底日淺，常有災患。石景山有大發電廠，在車上可以看見機器所發的電，供給北平附近的工廠和居民使用。前面是三家店，有一个煤礦。在車裏可以远远的看見兩个高大的煙囪在一片房屋的中間立着。開車後便过一条小河。这里河水已涸，河泥被太陽晒得起了捲片。旁边的土地，已然龜裂。河上架着一个八孔的小桥，几隻駱駝，在桥上駝着東西慢慢的行走。總計火車走了一个鐘头，就到了門头溝。門头溝的土地近於黑色。車站附近，有許多壯年的勞動者，穿着黑色衣服，一面走着一面談笑。這些大概是煤礦工人。

我們下車，在站旁休息。看那火車機头在鐵軌上來往。一會兒噴出白煙。一會兒吐出黑煙，把天空中散佈了許多微細的碳粒。很有趣味。

車站的一边是票房。僅僅三間小瓦房，無生氣的沉默着。路牌上寫「門头溝」三字。旁边立着一位婦人，怀中抱了个小孩，微唱着小曲，免得她的孩子哭喊。車站的另一边有一个小茶館，門外搭着一個小蘆棚，棚下陳設了三張旧的八仙桌。我們喝水，茶館的夥計們用黑色的大鐵壺給我們往杯子裏斟。水很渾濁，靜置一会，都有很多的沈澱。鄰居的牆已然坍塌，看起來已經过了許多日子，可是還沒有

修理。火車再往前進便隱在樹林中，瞧不見了。远处都是青山，被煙雲籠罩着，看不清楚。

三

經過了休息之後，僱妥了兩隻驢，馱着我們的東西。開始步行向西，往潭柘寺去。

路上遍地都是浮土，一踏步几乎把鞋陷下。在大家進行的當兒，浮土隨風揚起。一片令人窒息的臭味鑽進鼻孔裏。只要一張嘴便有一團土氣送入口中，立刻竟着沙沙的滿嘴泥土。很不爽快！

過了一條小巷。兩旁有几家商店。一个很小的藥鋪，牠的匾額上寫着「××大藥房。」我們看了真覺得好笑。心想这小小的鋪子卻也成了大藥房了！

狹窄的路上，很是泥濘——这倒使我們換一換口味。在吸飽了污穢的灰土後，偶然遇到了這樣的街道，真比坐着汽車在平坦的瀝清馬路上兜風，還覺得痛快！脚下骯髒的泥水，倒不令人討厭了。

天空漸漸的佈了濃雲。路程還遠着呢。

經過一條小河，河水黑色而且臭。兩岸有些白色的石塊，三四个婦女正用棒槌洗衣服。地面也是黑色，这告訴我們說：前面不远便是一个煤礦。果然到了中興煤礦。

中興煤礦是中英合办的。一進門便看見了一个大的煤堆，像个山似的。相傳北平城內的景山便是前清用以積煤的煤山。而且一般人也常說：「崇禎吊死煤山。」而不說景山。不过現在的景山已不像什麼「煤山」了。卻不意在这里看見了煤山。

这煤礦有兩個機器房：第一个是蒸氣鍋爐。所佔空間和普通五間房所佔的差不多。裏面有許多

工人在灼熱的爐旁看管；第二，是用蒸氣的力量轉動機械。在這機械房內可以看見礦的入口。有鐘號和入口的地方互通消息。許多鐵箱在入口的一旁排列着，當每一個鐵箱掛在鐵鏈上，將由入口墜下的時候，入口處鳴鐘，第二機械房遂放鬆鐵鏈，於是鐵箱墜下。同時又用鐵鎖鏈將一筐煤，以蒸氣機的力量繫上。一墜一繫，好像不費力氣似的。我們所看的是新開的礦，只不过六百呎深。在附近的地方都聽得到很清楚的鐘聲和汽機聲。地面上，空氣中都含有碳粒。出了煤礦，竟使我驚異：我的一雙白鞋已變成了灰色的了。

在螺旋的石子路上走，不知不覺的已上山了。由門頭溝上山往潭柘寺去，普通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南道（前山），一條是北道（後山）。南道大部分是寬闊的石塊路，傾斜度小，係環山而上，大約有三十里路；北道多小路，僅能一人通過，有時需要爬行。沒有人工修築的大道。但比南道近十里路。我們就選定了北道。

走啊！越走越累。在極累的時候，坐在半山腰上，喘吁吁的，兩眼望着山下一片綠色農田，就不覺的暢快了；可是回頭一看，路途還遠着，便立刻站起來再向前走。不幸，雨忽然降落了。冷冰冰的雨點掉在頭上，減去了一些疲勞，沖下了不少熱汗，精神格外振作，在羊腸小路上，一個人跟着一個人緊緊的走。雨點越來越密，我們心裏急着，在疲倦中又勉強的鼓勇氣，用了最後的力量，跑着。雨水由頭流下，衣服將及濕透。險峻的斜坡，使我滑倒。雖然稍受些苦痛，但比慢慢的走要快得多了。經過再度的掙扎，走到山峯，再轉一小灣，才到了這用盡體力所追尋的潭柘寺。

竟着天吋不早，其实才有二吋。

脫衣，洗臉，喝水，休息……在極度的倦勞中總算得到了安慰。

四

冷，真冷，我披上了毛毯，還冷！到外邊活動活動，也冷！

我們寄宿在寺中。大約每六人合住一間房。院中，中央是楞嚴壇，北邊是戒壇。我們晚飯便在这里吃的。戒壇是受戒的地方，当中有一高臺。下面有供桌，供着些果品。

東院是佛殿。前殿是阿彌陀佛殿，供奉的是阿彌陀佛。一進殿門，正中掛着一盞花藍，高約一丈五尺，寬約五尺，用假珠穿成。兩旁擺着几十條長桌。東牆掛着輪迴圖一張，紙色古老，被香煙薰成棕色，画笔也很工整。係描寫人死後的靈魂入陰曹或昇天堂或轉輪為胎、卵、濕、化的路程。拋一般迷信的人說，當人死後三天的時候，真魂到了望鄉臺，就可以看見家裏的老幼正在哭着。還有，什麼善人走金橋、銀橋；惡人便落入苦海等等。無非是在封建社會中，帝王為謀其地位穩固，使人民安服起見，除必然的提倡禮、義、廉、恥外，又用迷信的方法使一般民甲不敢反抗。現時環境好的人，由於行善而使其在未來的世界中——死後——仍得快活，即使現時自己的環境不好，亦不反抗，但求來世的優越，我很奇異：為什麼各種宗教大都難免「脫世」的動機？各種「脫世」的思想多半是「亂世」的反響。可是「脫世」並不是積極求得幸福的方法，卻更使「亂世」不能太平。至於說到死後的享幸福，那很難令人相信了。

另外的一个是大雄殿，裏面供着釋迦牟尼佛。他創始佛教以求脫離人世生、老、病、死的苦痛，教意原很單純。無如後人妄加附會，遂使現今中國的一班所謂佛教者，內容複雜，信仰不一。形成一个不堪入目的佛教了。試從普通寺院的供奉看來，就很清楚的得到了證明——一个廟裏既供奉釋迦，又供呂祖，也供閔帝……想起了一位，便拉入一位。於是使今日的一般廟宇，几乎成了杂货店，五花八門，应有尽有。去己之長，補人之短，弊病百出。寺院僧人每出外爲亡人超度誦經，以求得錢；佛、道二教混合的巫婆、方士，用迷信的方法爲人治病，因而治死者，時有所聞。這都證明一般的所謂佛教，不是宗教，而是迷信。

殿裏掛着許多幡。每个差不多都有兩丈高。還有黃緞的傘，上面繡得很是美麗。佛案東边有大鐘，西边有大鼓，案上有磬。每个直徑都有二、三尺長。案上還有棕色大木魚一隻，比鼓稍小些。四面牆壁，遍懸佛像。殿高而大，裏面光線暗淡。我們進去正当僧人誦經的時候。撞鐘數響，僧人集合殿中案前。繼續有的撞鐘，有的敲木魚，沉沉的殿中，低吟吟的合聲，我們很有嚴肅的感。擡頭看看建築的偉大，倒自竟渺小起來。方丈先念香讚，啓請，僧人們接着合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我起初還能聽得清楚字句，後來他們越念越快，便聽不清了。天色將晚，身上穿着溼了的衣服，陣陣的冷了起來，僧人們一連念了一个鐘頭，木魚鐘鼓的交響才畢。

西面有三个佛案，每个案上各置佛龕一个，上面掛着黃色幔帘。最北的龕內是大青爺，中間的是寢室。南边的是二青爺。所謂大青爺和二青爺便是兩條蛇。據信仰的人說：這二蛇很有靈驗，無論是治

病或求事，一求必應。這蛇能變大變小，忽隱忽現。俗說：「先有潭柘，後有幽州。」相傳二蛇受皇封至今，已經很遠了。最南部設有籤筒。來寺焚香的人，可以求籤，預卜運氣的好壞和謀事的成敗。

殿外，南邊有娑羅樹，結子如卵。僧人說，將種子用陰陽瓦焙了，可以當作藥品，治「胃氣疼」。還有帝王樹一株，在帝制時代，一般人以為看帝王樹長的好壞，可以推測帝王的情形如何。——如果帝王樹生了旁枝，便象徵着將要有和皇帝爭衡的叛徒。現在有九條旁枝，許多人又妄加解釋了。樹前有供桌，僧人們對於這樹的重視和恭敬，就可以想見了。另一边鐵絲罩中，有「柘木」一塊，據說此種植物現已絕種。

方丈法號叫做純佑。是位精明的僧人。此寺歷史很久：在晉朝叫嘉福寺，唐朝叫龍泉寺。及至康熙時才賜名為潭柘寺。

時候已然有五時了。天雖然也還陰沉着，但已露出些晴意。我們到戒壇喫過了素面，在兩旁羣房中休息了一会，再出潭柘寺的寺門，到附近隨便玩玩。

上山，信步走到菩提殿。殿在蜿蜒小路的尽头的一個石臺上。柱子漆着十分鮮明的紅色，大概是新修飾的。柱上的對聯是：

摩頂摩摩正法，

授記身身外身。

出了菩提殿，居高臨下，俯視足下山谷中碎石橫臥，層層疊疊，形狀不一。泉水湍急，飛出銀色碎沫，

白雲縷縷，像紗帶鎖了山峯。過了一会，滿山谷中已然煙霧重重，伸出手來都竟着潮溼。

下山沿大石路南行。天色更暗，山成棕黑色。朋友們隨說隨走，遠看高峯被白雲彌漫，隱現無定。有時白雲遮在山腰，山峯像是浮在雲海之上；有時一團溼氣沉在山麓，像是從地裏冒出白煙。

俄而雲氣散開，明月東上，照得地面像是浮了一層薄冰。祇來已是八月中秋，如此美景良辰，怎好放過？我們在寺內慢步流覽，泉水從寺後湧出，左右前後沿着路上都有石槽。水順槽往下流，在依依的月影中，有時向地隙滲下，有時由地面湧出。牆壁階礎殆無往而不聞泉聲。月光照射流水，水面洒滿萬點金屑潺潺的水聲伴着這安靜和美的良宵。

更無人靜，我們都在休息。在似睡未睡中，陣陣的十分清澈的經聲，鐘聲由大而小，慢慢的、慢慢的，好像一縷美麗的絲糾纏着不絕。在鐘聲裏感到「莊嚴靜妙」的真義，在鐘聲裏安慰了一天的勞苦。聽着，不覺的睡着了。

醒來，覺得很冷。我把一條毛毯緊緊的裹在身上，向朋友們身上擠，大家擠着好暖和些。抬頭看看窗紙上仍照滿了白色的月光。和尚們誦經的聲音陣陣傳到耳中。在如水的涼夜中，伴以這種不變化的聲音，更覺得夜的沉長，許久許久還不天亮，我在不耐煩中又睡去了。

約摸睡了有半小時，朋友全醒了。嘻嘻哈哈的都在打鬧。大家說：「全起來！誰也不許再睡了。」遂一同起來到院中閒遊。

月光淡了，天空仍然是蔚藍。塗抹幾片曉雲，幾點小星。涼風吹到臉上有冬晨的感覺。出了寺門，順

着石塊大路走去。石槽的棱上結了一層薄冰。在城內好似無論如何天氣也不會冷到這種地步啊。抬頭看那雄偉的樹枝上也掛了一條一條的白霜。遠遠的重巒疊翠忽隱忽現的在滄茫的濃霧中飄蕩，蒼翠松柏置上了一層薄紗。樹木茂密的地方，由樹中流出雲烟。幾聲鳥啼衝破了一些冷靜的空氣。

往東走，便到了觀音洞。洞內有石刻的觀音像，北洞有觀音的石虎。雕刻的都不很精細。往西有明王殿，再往回走有三聖殿，毗盧閣等處。這些地方自然都不如大雄殿的雄偉，但是比大雄殿卻美麗的多，大概是新近油飾過的。朱紅的柱子，彩繪了花紋，在朝陽的照射中，又精細又美麗，再由西上樓，到蓮界慈航，下樓往西便回到戒壇。

時間已然八點了。我們在戒壇中喫了早飯，就各自準備一切，將離開了這令人留戀不捨的潭柘。每年中秋節後十日是潭柘進香的會期。到時遠近各地的善男信女，不惜耽誤了工作，花費了金錢去上山焚香還願。平日節儉得一文都不肯花的人，也要積蓄了幾元，作為路費。一則他們愛那幽美的風景，一則是爲了參拜神佛。像我們這貧苦學生，寺裏是不希望的，因爲我們都不肯花錢。最肯花錢的是闊老——他們有的或許真心慈善，有的只不过把剩餘的資財隨手拋去。撥一二萬修築××殿或捐助香資。在一般人看來，這人多麼慈善；其實在施捨者看來卻祇不了什麼。其餘一般不很富有的人，到這里焚香的也是很多。上山就不便吝嗇，許多用血汗掙來的錢，就慷慨的花去了。他們的目的是外拜佛和求財。爲什麼有這麼多人拜佛，爲什麼有這麼多人求財？這便很明顯的反映出階段中國社會的不安與經濟恐慌了。此外還有外人來這里，差不多都是賞玩風景。此寺既有如此的環境，而方

丈又是位很有能爲的人，自然他們生活不生問題，很幽閒，很富裕，比一般香客闊的多，所以倒不像普通廟裏「見錢眼開」的和尙。

爲了許多香客的寄宿，在戒壇的東西兩邊修築了數十間羣房。每間裏有一鋪磚坑，一張小桌。固然祇不得十分舒適；可是在旅行疲勞中的人們，得到了這種住所也就覺着夠幸福了。

牆壁上都刷着白粉，看來已不很新。上面有許多毛筆和鉛筆字跡。有的橫寫，有的豎寫，真是花樣百出，和子愷先生在西湖所見的有同樣感想。到處都是「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到此」一類的字句。記得北平城牆上從前也有許多用粉筆或鉛筆寫的字，都是些污語穢字，不堪入目。但這裏的字卻還不同，今照原樣隨意抄下幾句：

一

山外青山樓外樓

敬神香客正好遊，

來此本是潭柘寺

一心秉定有相求

二

一塊青雲遮滿天

「公議合善」上此山

各「把」都管」來朝貢

保佑各把永平安

三

遠望高山青松林

潭柘山內有仙神

公議合善來朝賀

善男信女獻虔心

四

久慕寶境是仙山

天產巍峨堪仰觀

諸峯環繞多松柏

水源兩脈灌寺前

五

晨鐘三響聞經咒

夕陽半落聽鳥喧

清幽至極安樂地

有緣來參候明年

註：「公議合善」是北平的一種敬神儀式。每一個小的敬神集團叫「把」，每「把」有「都管」帶領。

上面抄錄的幾段文字，着實不高明。照筆跡來看，有的錯字連篇，字體粗俗；有的字體雖然還湊合，

但內容卻又十分浮淺。從這幾段文字分析的觀察，至少可以看出一部分人來潭柘的目的：他們辛苦的上山，或求職業，或求平安。有的單純的拜佛，有的遊覽風景。——人們在環境內不能享受安適的生活，復覺到人事的蒼桑，人心的虛偽，所以在內意識上迫切的需要了世外桃源，以脫離人間無味的紛擾。從一切都明顯的反映出社會的現實。至於寫作的技術，全十分拙笨。造句用字很是牽強。像「來此本是潭柘寺」一塊青雲遮滿天」等句還脫不了舊套。這裡也很清楚的看出來到潭柘的人是一般知識不很充足的市民，他們的思想多少還被舊的空氣籠罩着。

五

離了潭柘寺，往西南沿着石塊大道順斜坡走下。道的南側是一片秋山。山崖樹林底下佈滿了石塊。因為被高山擋着，成一片陰溼的地方。道北是廣大的田地。在石塊的縫隙間野生許多的山查、酸棗和柿樹，這正是果子成熟的時候。

在長長的石塊路上走來非常痛苦。每一塊石塊與另一塊的距離總有一大步，所以如果打赤走平坦的石塊，就要邁大步，但在斜坡，所以顛的厲害，不一會腳就痛了。如果不邁大步，便又沒有可走的地方。真是無法可想。看一看錶將走二十分鐘，以每小時走十里來計。現在只走了三里多路，離着我們所要到的戒台寺還遠着呢！太陽晒得又很熱，摸一摸衣服，都有些燙手。天空上一片白雲都沒有，想來決不會陰天，惟一的希望，只是找一個背陰的地方歇一歇，涼快涼快。

好容易走到了戒台寺。一進寺院的紅牆，便感到另一種風味。蒼松翠柏中露出金碧輝煌的殿宇，

处处都是整齊、鮮艷、清淨的，和潭柘絕不相同。都說：「潭柘以泉名，戒台以松名」果真不虛。一入戒壇，沈寂之趣翛然世外。我們太累了，遂到客廳休息。

我們只就休息。好像到過了潭柘，便不值得再遊他處似的。只大略的在寺內繞一圈，走馬看花，也祇遊了，就再步行往長辛店。

已然是午後一時了。我們重整旗鼓，走出寺門，向東南去。這里離着長辛店也有三十多里的路，當我們向人打聽的時候，總聽不到滿意的回答。「三十里」「二十里」「不近」……這類話真令人頭痛。

我們有時要環山盤道，有時過廣漠的農田。一路風光景色，頗不寂寞，但是在勞累的旅途中，誰有心仔細玩味這些呢？

平西少農田，多佳果。就是有些平坦的農田也不過種些落花生及大麻等等。果樹以柿子、山楂、梨最多，在旅途中幾乎到處都是。說到礦產，更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戒台寺與長辛店之間的山上，有幾處在表面上都有將及成熟的煤層存在。我們特意的採集了不少的石塊拿回來。當地人普通只以這些流露的煤質作刷牆用的青灰。在附近的山谷開採石料也很容易。現在已有石廠的設立，不過還不很多。至於石灰石的蘊藏也很豐富，如果將來大量開採時，將更便於北平建築之用。

在路上，遇着人，便打聽路綫，惟恐迷失了路途。走到大灰廠，我們向人詢問，據說此地距長辛店還

有十八里。我們半信半疑的再走，累了，不願走了。——不走也不行，還是走。再向人問，人卻回答說：「還有五里——過爾嶺就到！」好，我們宣誓：一直向前走到長辛店，中途誰也不許停留。大家才競爭的向前走。果然，看見附近有許多房屋羅列着。

到了，歇歇吧！找一個茶館痛快的飲牠三杯。

平漢路每逢星期六下午七時有一次從長辛店開往北平的車。意思是為該地工人於是日可以回家，所以一列只有四五隻車皮，並且全是三等。普通的乘客可以說是很少。因為距離開車的時候早着呢，所以便在稍微的休息之後，到附近的地方閒走。鎮市的街道雖然狹小，但是還能保持着清潔。秩序也很井井有条，市民尚無若何惡習，可祇是「新生活」辦得很好。鎮中有扶輪小學校，操場不小，有各種運動的設備。站上停着幾個車頭，其中最小的一个上面寫着「光緒××年在瑞典製造」，看來怪有意思的，像是个小型。

夕陽漸漸的收斂了金光，薄幕下垂。七時十分，我們便乘車往這灰色的古城來。總合起來，我們走的路線正是个圓圈——從北平出發，回到北平。

車開時，天色已昏，樹木只見黑影。路旁山丘突兀不平，都像炭塊一堆堆的陳列着。明月東升，地泛銀波，但見地面高起者較亮，而遠處物體已不能辨。到蘆溝橋，見河水面甚廣，鐵橋只見黑色欄杆縱橫排列。在月光中清澈而幽靜。今天是中秋節，家家戶戶都在婆婆的月光中享着家庭天倫之樂，詩人墨客正在誦清風明月之詩。車既過橋，憑窗望遠，見一列火車正和我們的車并列開駛——我們的車向

東北走；那火車向正東——那列火車並看不清楚什麼，只見一條黑的東西在大地上蠕動，在黑的一條中有點點燈光。窗外山林都不見了，在月光中只見一片空曠的平地。過跑馬廠人家漸多，接着再過西便門，順着城牆一直到正陽門車站，提包攜杖，欣然下車。

于極度的疲累中，躺在牀上，閉了眼睛，這靜妙莊嚴，幽美澄澈的影象仍舊不息的在腦海中盤旋。

白靈廟

袁塵影

白靈廟——這內蒙聖地，牠沒有一點都市的風光，沒有江南花枝招展的景色。有的，只是沙漠中帶有原始時代風味的蒙古包，和成爲內蒙聖地的白靈廟——這荒漠中唯一的大建築了。

乘着狂駛的汽車，或騎着所謂「沙漠之舟」的駱駝，從大青山●後的武川走出來，走向北去，過了無垠的蒙古大草原，到了山的尽头，進了九龍南口。顯現出來的是山前巍峨的、壯麗的、紅牆綠瓦的白靈廟；廟後面的石塔矗立在那里，像一架高大的旗桿。廟的東面是散落的像圓丘似的大小小的蒙古包，有幾面黃色旗子，在蒙古包前隨風飄揚；蒙古包前是一條蜿蜒的小河，河的東面是一簇土房子。這里人管它叫「河東」，那里住着做買賣的漢人。廟的東、西、北都是不很高的山，和天空的白雲在那里輝映。

白靈廟的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
白靈廟是貝勒廟的轉音。廟原來的名字叫鴻厘寺，是清康熙帝賜的名字，康熙中征噶爾丹曾駐蹕在這個地方。現在這裏還有「康熙營盤」遺址供人憑弔。現在的白靈廟是民國十三年新建築成的。民國三年，土默特旗軍官玉祿聚眾譁變，盤踞白靈廟中，那時候，綏遠都統張紹曾，派部下攻廟，玉祿率領部下退出廟中。引誘張部入廟，張部入廟以後，便放火燒廟，有歷史價值的白靈廟便完全被焚燬了，許多古蹟和有文化上的遺蹟也都成了灰燼，在廟被焚燒的當兒，玉祿又領着部隊出來，據山爲陣，居高臨下，把張部打了个七零八落。十分之七八都死光了。後來玉祿開放一口，張的殘部才狼狽逃去。白靈廟便這樣的全部毀了。原來白靈廟四圍的山共有九个口子，扼住这九个口子，雖有千軍萬馬也不能攻入，玉祿和他的部下都是蒙古人，地理熟悉，所以出此奇着，將張部打了个稀哩嘩拉。以後亂事平定，慢慢地又重新建築起廟來。費了不少的金錢，民國十三年才完成。現在金碧輝煌的白靈廟。然而，有誰知道，這內蒙聖地也曾有過一場殘慘的殺劫呢！

三

白靈廟在宗教上不但是內蒙的聖地，就是在政治上，現在也成了蒙政會的政治中心地了。過去的白靈廟不但是內蒙聖地，而且，也是綏遠和外蒙新疆通商必經之路。所以，在這裏，過去是一度繁榮過的。商店曾經一天多似一天，整批的銀子賺回去的事，使一般不論山東、河北、綏遠、山西人更多，都歆羨着來這地個方做買賣，大家心裏想：「蒙古人的買賣多好做！」於是，將一瓢酒滲上了不少的水賣

給蒙古人，使蒙古人花了不少的錢賺上一個能喝酒的美名，大把的銀錢使入了買賣人的手中。有許多商家把貨物屯在這裡，等待着運送到新疆、外蒙古……可是，外蒙的商務斷絕了。新疆的商務不通了；白靈廟的「買賣」便一天天衰落下來，蒙古人不知怎地，也窮了起來，窮會使人聰明，蒙古人很少買滲水的酒喝了。從綏遠地方來的商人只有垂着頭嘆着氣回去。直到現在，白靈廟「河東」那個商業區還積聚着不少的貨物，期待着有一天運到新疆或外蒙古去。等着，等着……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那只是一個幻想呵！

四

如果說許多南國的人們喜歡來白靈廟旅行的話，那不是因為蒙政會設在這裡的原故，倒是大家都想來這裡看看蒙古原野中的風味。在蒙古包中，清晨的時候睡在冰冷的被中，靜聽着那唧唧啾啾的悲壯的軍號聲，你是會沉醉在這雲圍中的。待你走出了包外，看太陽照耀下光輝的白靈廟，或是走上蒙古包後的山頭，望着前面的茫茫大草原和在天上浮散着的大塊的白雲，被迎面吹來的北風拂着面頰，你會想到天地是這樣的高且大呢。

在二月的時候，假如你是在白靈廟的話，你會看見白靈廟喇嘛們的跳鬼，聽喇嘛們的唸經，那時候，你還會看見各地的喇嘛們來到這聖地拜謁，走進了廟中，你會看見不少的喇嘛，可是，那不祇多，大多數的喇嘛們都出外去遠遠地方的蒙古包化緣求生去了。他們是只到跳鬼時節才回來的，廟的建築和歸化的召廟差不多，有喇嘛唸經處，佛殿，喇嘛們的住處，蒙政會辦公的地方是在大大小小的蒙

古包中的。

黃昏的時候，看蒙古人的騎馬，在廣漠的草原上馳騁，不少的羊羣和馬羣在草原上吃草，那牧羊人和「放馬的」在荒漠中的吶喊聲，和着載重的駱駝頸項間銀鈴的鑿鈴，鑿鈴從耳邊響過去，還有那蒙古兵的摔交，望着悠悠的青天，你會健壯起來的呵！

冷冷的寒風，吹着你皮膚發冷的时候，夜幕漸漸垂下來，籠罩了蒙古大地，吃罷了那羊羯味道很重的羊肉炒菜，白米稀飯以後，在蒙古包中坐下來，黯弱的燭光搖曳着。這時候靜聽着那悲壯的蒙古樂聲和蒙古歌聲，和着包外的北風，聽起來，它會使你時而哀傷，慷慨，思親，終而至於憤發起來的。

●大青山即陰山。

●「花了」即用了的意思，係綏人土語。

湘潭

長沙雅禮中學

曼

雲

一 街頭行

湘潭，啊！一个多麼眼生的名子，長沙兩字人們要熟悉多了；那麼，從長沙說起吧。

由長沙循着湘水上去九十里地方，有一个伏在湘水右岸的城市（照湘水自發源地瀉下來的路線說，該是左岸。）那就是湘潭了。湘潭，往日曾有人比拟它的姿態像南京，於是「小南京」就成了它的別名。

一个慣居於都會里的人，假使他特意地跑上湘潭來觀光的話，定会要失望得縐着眉頭說：「唉，小南京原來是這麼一個灰色的古城呵。」

湘潭——灰色的古城，是的，只要你走上街頭，就不容你不承認這句話。

這兒沒有柏油馬路，也沒有碎石子馬路，只有三條筆直底麻石大街——河街、正街、後街。正街是三條街中挺熱鬧的一條，它代表了整個湘潭的繁榮。

走上正街，你可以看見許多裝飾得異常華麗而專門販賣洋貨的綢緞號和百貨商店；不過，你不要就以爲湘潭是正走向繁榮道上底小型商埠。仔細瞧瞧，則表面的華麗終會掩不住內在冷落底情況的。農村經濟破產的狂潮，而今已飛濺到每一角落里，此地自然也沾到了。不論什麼行業，大半天沒有一個人上前問訊是常見的事實。爲了挽救生意的冷落，從前也曾有好些商店競印着幾週年紀念大廉價的廣告，並且雇了音樂隊站在樓上大吹大擂起來，想藉以驅走惡運，然而這是件較請「大仙治病」還要不靈驗些的事。事實告訴你生意仍是「要死不落氣」似的，反要冤花了一筆錢。這樣一來，大家索性停止了吹打，捲起那些印好了的廣告，任惡運來作如何的播弄。

那些坐在商店里的先生們，他們橫直沒事做，隔不了三分鐘就得來上一個「伸懶腰」。老板們更是鎮日地鎖着眉毛發愁。「不景氣」的話頭雖沒有常拿在嘴邊唱，心里卻是夠苦的。唱了又有什麼用呢？大家都是在一樣底喝着這一碗苦水哪！

倒閉的商店永遠地關了門，什麼地方都沒有路走，存在的這些，也不過是在此「苟延殘喘」而

已。

然而湘潭卻也有過盛年時代的：那時，貴州廣西等省的出口貨物都在這兒落檔；可是這已成了過去的事了。因了近年來鐵路的通行，商務都給長沙奪去，它也就成了長沙商業上的附庸。現在長沙的商業已走上了沒落的命運，更何況說起這處於附庸地位的湘潭呢。

街心，常有一個黃色的影子彳亍，這便是給湘潭人視為「木偶」的警察，手里執着一面書着「行人靠左」的旗子，老是那麼萎靡地，如需要一次充足的睡眠。旁邊還有個肩着槍的灰衣人，頂着一頂和頭部大小不相稱的灰色帽子，白色的瘦臉如告訴人在病中，這是幫同警察辦理行人靠左的義勇隊兵士。嘻！這也兵，卻活像捏糖菩薩的人所捏下的小丑兵呀——這一对，加厚了湘潭的灰色情調。市面上乞丐多得真有點驚人，不必要數字來統計，走不上三步，保管你看得到一隊隊負着被窩攜着一羣小孩子的男人和女人。求乞的時候，擁擠擠地圍上一大堆，這羣還沒有去，那羣又來了。是這麼絡繹不絕的，弄得商店都不敢施捨。

在從前，乞丐原沒有這麼多的，只因濱洞庭湖——華容南縣等——的坑子潰決了，耕居於那兒的人家沒有了，留了命的就跑到各地流浪着，這兒也來了一些。還有一部分是新化那帶被災的人家，也是給水沖下來的。

不論他們是濱湖一帶來的，或是新化一帶來的，總之他們都是挾着無窮的悲哀，逃出了自己的家園來乞討過活。乞討並不是那麼一回容易的事情，今天碰着幸運而乞到了一些食物，還可以暫時

飽飽肚子，沒有乞到的時候，只有空着肚子挨餓。這街頭變成了他們的家，晚上就睡在這兒。這些流亡的人將是怎樣的一個結局呢？天才會知道。

較之乞丐次多的一羣，是靠拉人力車過活的人。因為生意冷淡，要「搶」才會到手，於是不得不廉價以拍賣自家的血汗。所以要他們將你從城里拉到鑿灣來，約有七八里遙的路途，還不要你花上一毛錢的代價呢。

在人力車來往的街頭，你可以聽到「敝拗」「敝拗」的聲音，那是都會里已經絕了跡的獨輪車。在此地緩緩底奏着它的進行曲。

你能否認，紅綠彩票的飄舞，也點綴了湘潭市面一部份的繁榮（？）

大家都感到沒有路走，不得不捫着眼睛做「白日夢」。於是彩票商店也就應着需要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了，並且湘潭本縣還發行了一種救濟本縣旱災（？）的獎券。大家都是樂意地將錢從彩票商那兒換來一張張花綠綠的彩票，期待着千萬萬失望里的一個機會。

往昔的南京也是灰色的吧？想而今該已塗抹上一層新艷的光輝了。此「小南京」呢？灰色的成分卻正在一天一天底增厚起來。

二 「文化」形色

說起湘潭的文化事業，真是可憐得很。

公、私立的初級小學，合計有二十多所，高級小學則只有七所；此外還有一個號稱為「湘潭最

「高孝府」的具立初級中學——分設有男子部和女子部。

教育事業在這小城市里，不但不顯得怎樣神聖或清高，並且鬧着「一中派」和「一師派」等玩意兒。一師派的人是从湖南省立第一師畢業的，一中派的人是從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的，形成了兩派對立的集團。教育機關和公私立小孝是他們所爭奪的地盤。在一中派的勢力範圍內，決不會容許一師一師畢業生存在。在一師派的勢力範圍內，亦復如是。大家老是在傾軋上用功，孝校亦不好，教員沒有心情來教書，都是事實。自然，這事在他們本身並不是一種損失，喫虧的卻是在孝校里讀書的孩子們哪！

具中女子部的校舍在雨湖對面。男子部的校舍則在石塔菴——居於一半城市半鄉村的地位。是借了前私立益智中學的（現在自家的新校舍且建起了，卻還沒有錢搬過去）所佔的面積很寬廣，風景也很幽美。里面有西式建築的教室和寢室各一大間，外有雨天也可以行運動的健身房，還有鋪滿了綠草的足球坪和排球場、籃球場、網球場等。真是一個讀書好的地方。可惜的是這兒的孝生太「那兒」了，健身房和其他地方窗子上的玻璃，整年是那樣好一塊碎一塊的，什麼教室和寢室的牆壁，也給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球場里的草長得深深地，也沒有整理一下（這或許是工人偷懶）。整了孝校的面目這樣地呈現出來，沒有一點子鮮活氣象，只令人感到可憎。

聽說有孝生自治會，是這兒孝生羣中唯一的課外活動。在從前的時候，孝生自治會里有什麼文藝研究會、美術研究會、國樂組和球隊……等，故空氣並不顯得寂寞。但是自最近這幾年來，氣象是

大大地變更了。雖然自治會依然存在，那僅僅是名兒而已。種種組織都沒有了。原因是低班的孝生不喜歡弄這些，而高班的孝生卻將整日日子對着書，忙着应付會考去了。

出版物方面，僅有一家湘潭民報館，每天出版湘潭民報一大張。里面大部分的新聞是從長沙各報剪下來的，別的什麼也就不必說了。

其次有潭中期刊，每季期發行一次，是渠中的孝生辦的。市上並不發賣，只寄贈各公共團體。內容大概都是些「八德論」之類的文章，那樣一丁作古正今地板起面孔來說道的神氣，真不應該是中孝生筆下所寫出來的哩！

無庸說，大書店當然不會有分店在這兒。此間孝校里所需用的課本和文具，都是本渠的小書店從長沙躉來的。你想在這兒書店里找出一本較好的雜誌——如讀書生活、中學生……等比在「海灘上種花」那回事還不可能。然而標點書的踪跡，卻已遍布了全城呢。

嘻！所謂文化，如是而已。

三 社會什景

湘潭沒有公園，除了小學生在常識課本里讀過公園這一課，而知道公園里有什麼「草地、涼亭、荷池……」外，普通一般市民的腦子里是幻構不出公園的影子的。

湘潭人在生活疲倦之餘，消遣的法子就是去看戲。

中央大戲院是此間唯一映放電影的地方，所映放的片子還是「玫瑰女俠」那些比較含有新

穎思想的進步作品，決不會被這兒租來；即使租來了，也不会有人看的。

新舞台和百代兩個戲院，是專門出演湖南所特有底湘戲的場合。別處來的人，到這兒觀戲的話，定會感到悶頭。因為里面的秩序太嘈亂了。同時，有一班流氓存心要和戲院搗亂，看戲不出錢，受特殊的招待，他們心头還不滿足，定要尋事挑釁。稍微不留神，就可鬧出糾紛來。岔子一起，請大家不要再想安心聽戲就是了。

若是不喜歡聽戲的，就坐在家裏玩紙葉子牌，橫直只要三個人夠了。玩得起勁的時候，日間完了，晚上還可以抽出睡眠的時間繼續，第二天天亮的時候，給公雞叫來的，除光明外，另有一片疲倦。在此刻，精神似乎不能再來了，就倒在牀上大聲出鼾。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才開始爬下牀來洗臉漱口……當然，也有喜歡看戲的，同時又喜歡玩牌的人們。

這便是湘潭人的享樂。

这小縣城里有鴉片煙窟，有妓寮，還有賭場。可以夠得稱上一句「色色俱全」。這些場合我不會去過，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了什麼樣子。只聽說賭場的主持者，都是些站在湘潭紳士地位的人。唯其是他們有此特殊之地位，本縣握有勢力的人們都與之交結，決不會出來和他們搗蛋，所以儘可不必顧忌什麼。

名勝古跡之類，湘潭很少。傳說晉代陶侃的釣魚台是在濱湘江的石嘴老，而今已沒有遺跡可認了。現在那兒建了一座望衡亭，批說上最高層（第三層）眺望，可看得到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依我

看来，这並沒有什麼味兒，反不如站在第一層，憑石欄以眺望对岸絢麗的雲影。有时，風將平靜的江面吹起了波濤，看片片白帆在浪中起伏，或是聽着舟子的歌唱，心情還會感到格外的恬悅。雨天里站在這兒，尤竟可愛。風催着雨緊緊不停底下着，密密地如一片白霧，遮沒了对岸的景物。江心湧起了怒濤，羣樹被風吹搖，作着大浪般的抖動，一隻船激起了銀花而行進，若隱若現地從白霧里透顯出來，別感到一陣戀戀的情緒。

聳立於東端江岸的文昌閣，祇是湘潭的名勝，在秋天里，自然界的綠色差不多凋落尽了，这时，邀兩個朋友，踏過遼遠的沙灘，跑入文昌閣去，瞧在秋風里舞蹈着的白蘆花，可說是看紅葉外又一種富有詩味的事呢。

湘潭的名產是醬油。另外還有一種不大為別兒的人所知道的名產，是雲塘橘子。

雲塘是湘地名，居住於那兒的人家，差不多都植有橘子樹。十月末梢，行經雲塘道上，晚秋的風會送上一片橘香。瞥兩旁短牆里的橘樹叢中，已結下無數量金黃色的果實了。這里橘子的好處是沒有渣子，喫下去爽口。別兒成熟了的橘子還帶有酸味，而雲塘未曾成熟的青色橘子，竟是甜津津的。

不知是什麼原故，檳榔雖不曾產在湘潭，而湘潭人有十分之九喜歡嚼檳榔，所以街頭擺了很多賣檳榔的攤子。假使家里來了客人，除了泡碗茶並請客人喫水烟外，還得奉上一口檳榔。檳榔終於成了湘潭人招待來客不可少的東西。有很多湘潭人牙齒是黑的，拗說是喫多了檳榔的原故。

迂緩，我以為誰都比湘潭人不上。不論做什麼事，就是在街頭也是那麼慢吞吞地走着，活活地回

出我們这老大民族的性格。

一个喜歡跑跑跳跳的青年朋友，在湘潭幹上一兩年的話，神經準會感到麻痺。若再繼續幹下去，包你会失去一半知覺；即不如此厲害，至少是沾染到湘潭人迂緩的性格了。

你說湘潭像什麼？沙漠吧？是的，但是沙漠能使人感到恐懼，能使人感到偉大。它能夠嗎？那麼湘潭是什麼？是一池永遠不會起漣漪的死水啦！

東昌

山東聊城師範

尹青

東昌早就改名爲聊城了，但據我底耳朵所聞，一般人還都是稱牠底老號，附近村民也有的管牠叫做「府裏」；祇有在甚么告示之類的公文上才寫做「聊城」。

我初来这里，是在一个秋風剛臨而炎夏還撲着餘威的時候。西瓜攤正滿佈於大街小巷。吃西瓜的人隨意把瓜皮扔在街上，上面落滿了金頭蒼蠅，人一走過，便噙地飛了起來，給你一个似麻似癢的惡心。當時我曾寫信給一个朋友說：「東昌何所有？滿街西瓜皮！」那卻是東昌底一點實在寫照呢。提起了東昌，首先使人联想到的便是：「東昌倒有三大寶：鐵塔，鼓樓，玉皇閣（談如稿）」這是一句諺語。

鐵塔在城外東北角，北花園之南。完全和名字所示一樣，是用鐵鑄成的一个塔，並不像開封那个塔似的以色黑而得鐵名。至於何年何月所建，塔上卻沒有鑄着。現在已傾倒下來數節，埋在了土裏，所

以成了个半截塔，一點看頭都沒有了。

鼓樓挑說是用建修城牆時所剩下的材料修築的，頗巍峩壯麗，高高地立在城的中央。上面有不少的碑碣匾額對聯之類的文字裝飾。偶爾從下面走過，風吹鐵馬丁東，猶如置身古剎之中。這樓下是一個小飯市，專門賣給鄉下佬進城來時吃用的。在樓上俯瞰全城是再好沒有的地方，那一系列列的亂塗了白石灰的古旧瓦房和一片片的瓦礫荒場，都可很清暫地吸入眼簾。一到夏天，此地民甲教育館便設民甲閱報處在這鼓樓上，卻是有點利用廢物的味兒。可惜一到冬季上面太冷，便不好利用了。

玉皇閣是個破廟，不值一提了。

三宝之外還有三多，哪三多呢？一，碎磚爛瓦多；二，廟宇多；三，大糞場多。

現在東昌是古老衰頹了，但也有過牠底少年時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去了蘇杭，便是東昌。」這話不是鐵證麼？我們見了居於三多首位的碎磚爛瓦，就可知道這是當年許多闊氣的建築物所變成。在運河通航的時候，這裡的確繁榮過。那時南方許多進京（北平）的人也多半由此經過。

東昌廟宇多，而且都是新近重修過的。每逢陰曆月之初一十五兩日，你若在街上逛一趟，便可見到廟門上都懸着黃色的旗子，絡繹的有許多男女肅敬地出入於廟內，他們是特為祈福來此焚香膜拜的。當香味和着大糞場裏送來的臭味不調和地送進你鼻孔時，你將懷疑自己是退回到幾世紀以前去了。這時你若隨時向街道兩旁注意，還可有兩件發現：一是門口上題着「登科」與「進士」之類的匾額特別多，這可以使你推知在科舉時代東昌是怎樣一個地方。一是掛着一隻小燒餅樣的糞片的

殘破門戶，這便是大糞場了。那爾燒餅形的東西就是招牌。這種營業的數目多到你懷疑此地人是特別多產大糞的。不用說，幹這一行的當然完全是窮苦的人兒。

東昌附近的田地非常貧瘠，全係鹼土。並不像各種中國地質表解裏面所說的那樣：「……聊城土地肥沃，農產豐盛，居民殷富……」不過這裏的確是當魯西大平原的中心，地位是頗重要的。現在魯西汽車路也以此處為中心。這裏沒有山脈，人們差不多連山底影兒也見不着。真可謂平原了，平得簡直近於呆板，一點變化沒有。可也有件好處，要是站在城樓上縱目遠望，可以盡目力之所及，一點阻礙沒有。

東昌人性大體說起來都頗遲緩，所以有「慢牽牛」之稱。但他們並不因遲緩而愚魯，在商人口頭上有句俗話：「十午臨清猴，鬥不過一個東昌慢牽牛。」可見慢牽也正是他們的特長。

商業在這兒一點也不發達。任你走盡了五里長的東關和城內大街，也找不到兩處像樣的新式商店。書鋪倒有三處較大的，那是商務中華世界三家底代銷處。也常有流行的新刊物陳列在玻璃櫥內，招邀學生們底眼睛。交通不便利，是東昌商業不發達的最大原因。雖然去年春間把運河重行挖掘好了，但是還未通航，交通上還不能利用牠。

原來這裏的商業，從前比現在強的多，後來經過幾次土匪搶掠，便一蹶不振了。因為距省城太遠的緣故，特別好鬧土匪，現在有一旅軍隊駐紮這兒，人民才賴以安全。幾位孝校裏也才有孝生先生敢來。有人說，假如早上軍隊離開這兒，到晚上說不定就要有土匪進城來的。本來中國內地的鬧土匪，已

成爲司空見慣，豈獨東昌如此呢。

設若你有閒勁要往東關去玩一趟，便可見到東昌的一種特產品了。那就是皂王門神以及各種的木刻畫。我对木刻是百分之外行的外行，沒有興味也沒有能力去調查或研究他們的刻板與出品。我想如果一個懂木刻的人到了這里，跑遍這百多家畫店，也許会有意外的藝術上的發見呢。回城來進東門，留神這東門以裏以外的買賣吧，真是筆鋪「林立」了。接連着幾十家都是造毛錐子的鋪子。但他們造的筆並不怎樣好使，可是價錢很便宜，差不多一角錢可買到兩枝在他們以爲像樣的毛筆。東昌還有一種便宜東西。在舊書鋪子裏用一塊錢可以買到一百本不同的「唱本」。這些「唱本」大半是些流傳在鄉間的故事和曲兒，按順口韻編了的。這項叢書，我想与研究民間文學定然有好多關係。

新出版物在東昌少到了令人可憐的地步，報紙祇有一份東昌親聞（日報）。別的就祇有各季校裏出的校刊之類了，爲數也很寥寥。

在這里還必須一說的便是楊家底海源閣了。海源閣的藏書在有清一代是很著名的。後來經過幾次的變亂，藏書遺失了一部分。現在這批藏書，一部分在濟南；一部分上了天津。牠底主人也在天津住着。海源閣如今成了東昌駐軍的司令部。照常有兩對提着大刀的軍爺不分晝夜的在那塊「藏經北海」的匾額下怪不相稱的來回地巡察。

我們知道在北方許多城市裏人們的娛樂大半都放在舊劇上，那兒沒有電影院，沒有話劇，更沒

有舞場甚麼的。東昌也未例外，除了戏院子以外，進德會萬壽觀西關都常常演旧劇（皮簧戏）孝校裏的孝生也大都会哼幾句五家坡坐宮之類的詞調。在孝生宿舍裏常有人在这屋裏拉胡琴，隔壁屋裏便有人唱起來。

東昌的國術是頗興盛的。城裏城外的曠場上常可以見到一羣人在那兒舞槍弄棒的。又加之近年來韓主席的提倡，更鼓起了練國術者的最大興趣。上年山東國術比賽時得主席特別准許免試的「鄧老英雄」（現已故）便是東昌東關人氏。

我們要乍在東昌住下來，定会感到這兒一點可遊玩的地方都沒有，但一經住久，便不如是了，南花園北花園雖然早已失去了名字所給予牠的意義，但仍可以去逛逛的。那里有的是洋槐以及各種樹木和艸茵，有青菜園，有葡萄架，葡萄架又都是在菜園裏的井口旁。要是在夏天的黃昏，你佇立在葱鬱的葡萄架下，聽着樹林中的蟬鳴，一陣涼風吹過井口，怪溫潤地吻在你臉上，身上，真会使你醉在那兒呢。再不然你到護城河裏去蕩舟，自己要会使船，簡就不用船家。櫂子撥動着河水，蹺出款乃之聲。碧綠的水面上，船過去激起些均勻的條紋，無聲息地往船後退去。河岸一邊靠着城牆，倒映在水中的那雄偉古老的影子，越顯得雄偉古老了；一邊叢生着些蘆葦，映在水裏的和生出水上的莖對了莖兒做出一種自然的美態向你鞠躬微笑。你若是在會唱歌的，這時便該唱一曲漁翁樂了，可是這一定驚得蘆葦叢中的雙雙鳥兒亂飛，也許你倒不好意思起來。

總之，這兒有的是田園的樂趣，自然的美丽，不帶一點近代味兒的。

還有一種遊玩的方式，便是逛城牆。不過這無多大意思，而且站在城頭上老是覺得古氣襲人。真的，東昌這地方是太古旧了，牠需要新的力量。然而給牠這種力量的將是何人呢？我們一想到中國新的都市裏都充滿了外人的勢力時，又覺得這古旧的老城反是幸運的了。

一九三五年秋寫於東昌

贛州

江西省立贛縣中學 徐湘之

江西的最大河流是贛江，在章貢二水合流成贛江的交叉處，便是贛州。

贛州是贛南的文化商業中心，三面臨水，一面臨陸，形勢險要，也是嶺表的一個軍事重鎮。這幾年來，江西多變，這裏雖然有過好幾次的危急，可是都轉危為安。這原因雖然是軍隊的勢力，然而這座圍繞贛州全城有十三里路長的城牆，它的功勞也不在小。據說這城牆是唐朝尉遲恭所築的。尉遲恭這名字祇要看过下子歷史小說的就曉得，他是唐朝一個鼎鼎大名的勇將。現在有名的都市大都拆去了城牆，改建戰壕電網，這雖然是種進化，可是在這半通不通的地方，城牆仍舊有相當的功用。

說起贛州，會使人連想到在贛南做巡撫的明朝王守仁先生，他是一個政治家，文學家，理学家和軍事家。他影響贛南的文化甚鉅，在贛州有他的講孝處——陽明孝院，裏面有許多的古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還有一個很可靠的消息，贛州現在所通行的語言便是他老先生所遺傳的。

寫到這裏，又使我想起我現在的校址——濂溪書院，這孝院的講孝者周濂溪先生，他是宋朝有

名的理学家，因为他曾在南康做过知右军，所以他能在此地讲孝，他的爱莲说和掘赋便刻在我们礼堂的碑上。

这里是赣南各县民户的逃难处，难民很多。幾月前赣南大部还没有平靖的时候，跑出街去，随时都可以看见一种令人憐惜同时又令人厭惡的难民。自然他们穿的喫的都是很簡陋的。熱天小孩子赤着身體，大人們便赤着上身，祇有婦女穿着一套不能不穿的破舊衣服。寒天，那他們凍得更要命，衣服早就送到当店去，唯一避寒的方法便是坐在阳光下和火爐边。他們的職業是有錢的合股經商；力壯而貧賤的去做脚夫，拉黄包車；婦女去当四五元錢一个月的傭人，或做女工，生得美麗些的有許多是迫着去当娼了。現在这里娼妓很多，这也是个原因。記得她們中間曾經有过一次爭鬥，時間大約是今年春上。原来她們中間挑报載分爲三幫，即袁幫，揚幫與土幫。前兩種妓女夜資是比土娼貴些，她們所出的花捐也比土娼爲高，可是能到前兩種妓女处去过夜的，祇有極其少數的闊少，其餘的流浪子黄包車夫自然祇有到土娼这方面来。可是土娼中姿容優美的很多，加之花捐不若前兩種高，生意自然比前兩種妓女更好，於是袁、揚兩幫的妓女便联名亲自到公安局要当局加高土娼花捐，否則不能維持生活。她們還作了一篇詳述苦况的文字。翌日，土娼也大同盟浩浩蕩蕩到公安局門口，請求不要加高花捐；以後究竟怎樣結果，我不得而知。其次是小孩子，他們有的是販賣果物，有的是做孝徒。販賣果物大概是屬於麵条子这一類，做這門生意的人數，多的真可怕，一個贛州城差不多每条街巷都有。因爲这里是廣東軍駐防，所以有所謂談話处，銀牌餉館之設。談話处即戒烟室（喫煙室）有超

等，優等，高等之分，祇要稍爲在街上走走，便可以看見不少這類招牌，一般煙鬼以之取利，而地方當局則可以收到一筆稅。數月前，中央派了一位禁煙委員來這裡視察禁煙成績，批說這位委員經過一條街道時，店家早就將招牌收進，等他過了以後又挂出來了。最近余漢謀下令查禁，稍爲少了些。

賭館裏大概都是些下流階級的人，在這炎熱的暑天，他們也不畏熱在那里作孤注一擲。報紙上時有因賭而傾家破產投河服毒等事，這便是它所給予社會的成績。

烟賭娼是一介三角形的結晶體。傍晚的時候，到街上走走，在街廊下的行人道上，娼妓們躺在睡椅上，用着一雙眸子斜睨着你，粉紅色的短褲和襯衫，發出強烈地刺激的香水氣。有幾條街上，她們還排列着成二橫隊地躺着，你從這裡經過，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有的當你的眼睛一與她接觸時，還會發出嗤嗤的聲音來引誘你。

娛樂的地方有公園，戲園。公園有中山和贛州兩介，中山公園是多年前建築的，因連年被軍隊駐紮，裏面所有的景緻都毀壞無遺，很少遊人去玩。贛州公園恰當馬路之處，且是比較中心的地方，黃昏的時候，滿園都是遊人。戲院有三家，電影院因看客少而停辦，三家戲院中有一家唱賭戲的，現在不售票，其餘兩家售票很貴，它們利用坤角來爭奪生意，到戲院去看一晚戲，坐二等票都要五六毛錢起碼。

其次談到文化。這裡的文化比大都市是要落伍的，可是比小城市卻不祇怎樣低落。中等學校有五介，四介男子，一介女子；三介省立，兩介私立；合計起來，不過一兩千人左右。小學大概有五十餘所，平

民夜校也有好幾所。前幾年學生人數大減，今年贛南各縣先後收復，这一期又多起來了。還有贛南十七縣公立的中山圖書館，在中山公園的側旁，建有四層洋樓的藏書室，裏面藏書不少，惟閱覽室不廣，影響閱者非淺。報紙在三年前有六七家，現在祇有三家了，这三家便是贛南民國日報，新贛南報和三民日報。它們的副刊大都抄自外來報章彙誌，很少本地作品，這原因是因為沒有很高的稿費，而且有的簡直沒有，你投了幾篇稿子去，給你幾張報看好了。還有嶺北及國民兩家通訊社。

离城西二十里之外，有个名勝地，叫做通天巖，顧名思義，可以想見它的高度。到山頂上須經過三百餘个級的，在上面可以鳥瞰贛州全城，房屋像魚鱗似的連密着，章貢二水像二條很長的白帶在城北龜角尾相會。這古蹟是从前陽玉巖孝居隱居之所，蘇東坡曾与他夜話過，現在我的孝校裏還有他倆夜話過的夜話亭，王守仁也曾來此。在忘歸巖門口的懸崖上，還刻有陽明先生的遊通天巖有感。這地方風景很好，暑天在此避暑，虽沒有牯嶺那樣舒適，摠還可以。崖上的水像落雨般地下落，如果不是看得見太陽光的話倒會疑心天在下雨呢！在忘歸巖的这边看那边真是別有天地，攬这里的寺僧說，从前有个遊人因过此而忘歸，故有此名。

因為这里是廣東軍駐防，所以有許多事情是廣東人办的。比方從贛州到大庾和南康一帶的公路，是由廣東的利通公司營業，江西公路处就是以这里為最南方的終點。所以贛州有两个車站，一个是归江西公路处管轄的贛州車站，另一个是归廣東營業的利通車站。

贛州現在虽然改造了馬路，可是沒有消暑的飲冰室和電燈公司。幾年前是有電燈的設備，其後

撓說因受匪災的影響而停办了，現在贛州商業漸漸繁榮，電燈公司有迅速恢復的必要。還有一所贛南第一平民工廠，資本在六七千元左右，裏面專織些手巾和襪子等日用物件。

最後，我要把這里不久以前所發生的一件青菜罷市運動告訴讀者。原因撓說是因為本地當局要抽捐，無論是大人，小人，值錢的青菜或者不值錢的青菜，進城時要抽若干稅，賣完了或者沒有賣完而回的時候也要抽若干稅，於是這些平民便叫苦連天，不肯出錢，而不肯出錢的便受了警察黑棍的滋味，於是一連幾天鄉下人情願讓青菜壞了，不願挑進城來賣，但本城人民以青菜為人生日常營養品，便設法向當局請愿，取消抽捐，於是鄉下人又忘記了黑棍的味兒挑着菜担子進城來了。

吳興

谷文邦

翻開我們的版圖看，浙江的西北，不是有个實心圓圈嗎？這圓圈在地位上很有些價值的；它後面依着太湖，前面对着杭州，兩旁靠着許多山峯。要說它是古城卻有好許都市的風光；要說它是都市，偏又有大半古城的色彩。假使我們用「混血兒」底代名字象示它不古不新底意義，倒有幾分恰當。這「混血兒」是什麼呢？——就是我所要寫它肖像的吳興。

吳興前名為湖州府（至今仍是延用），由歸安烏程二縣合併，到民國才改為吳興。城在唐武德四年築成，周圍二十餘里，城門有六个：計東、南、西、北門，霸王門、清塘門；而北門為欲便利交通，早把它拆毀建築街道了。

交通很便当。浙江公路杭長段，在这里经过；並且跟京杭國道汽車路啣接。上海、杭州、無錫、嘉興、蘇州那些地方，也有內河汽輪直達，內地各塘河亦都聯貫，在運輸方面，不見甚么困難。

浙江的國貨區域，吳興也是一。出產的絲綢，在國內國外都有相當聲譽。可惜因外絲底傾銷，價格步跌，銷額銳減，形成了「賤貨無人要」底局面。這不僅是吳興的損失，而且是整個國家的虧蝕。多少痛心！

鄉人除種桑養蠶外，還種藕做副業。出產虽豐盛，但只賣八個銅元一斤，所得也很微的了。

街道大的共有六七條，講熱鬧要推志成馬路了，左右都是商店，也可說是商業區。夕陽西下之後，就有許多電光照映得如白晝。市面的中心就是這地；都市的風光，也在这地。絲號開在下北街的居多，一般鄉民，在中午底時候，背着絲進城，在形式上猶現着「日中爲市」的古風。可是不景氣的狂潮，也襲到了他們的身上，一百兩的絲，不過換到洋鈔十五六元；在三四年前足可賣得廿七八元。絲價的傾跌，直是一服慢性的毒劑，致傷了吳興全部鄉村和城市。

說起絲，便須提起綢。最有名的是「湖縐」，在本地稱爲「洋機木」。還有素綢、華絲紗、碧鶴縐、毛葛等十餘種。運銷到廣東漢口上海的居多；次之美國及外洋。往前出品額年約二十萬元，數目很可驚人。然而近年內遭災患的頻頻打擊，外受人造絲的大量進口，以致內銷不動，洋莊不起，變爲一個積食不化的病人，什麼清導丸、瀉鹽，都不能使它散食。許多家電機織綢廠，就在這種病狀下，在牀第間呻吟，有一日氣塞便閉，便會闔門大吉唉！這危險的慢性的病痛呀！是誰害成的呢？「可惡的帝國主義的

經濟侵略喲！（我寫這句話時卻咬着牙根哩！）

食鹽在這地很貴重，它底價錢幾乎跟白糖相等；而且它底營業非常專制，鹽質不求其好，只要餘斤多，好賺外快，摻些泥沙進去也不妨。但這似乎成了整個中國普遍的「鹽象」，不論產鹽區或非產鹽區。歸咎於「鹽官」呢，還是歸罪於「鹽商」？

離城西北三十多里的地方叫長興，那里出產煙煤，煤質耐燃，很配廠家輪船之用，可稱我浙唯一的國煤。這礦的煤井，共有三隻，一隻是大統煤井，其餘二隻都是統煤井。在五年前，由中央建設委員會創辦開採，現在已歸商辦了。

吳興的教育，還很發達，統共有縣立、區立、私立小孝四百九十餘所，內有民衆孝校五十餘所，中心孝校十所。中孝也有五所，婦女孝校也有二所。教會办的三餘孝社，成德女子中孝和附小規模較大，孝課完備，孝生非常發達。啊！這許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鋒吧？

新聞事業在這地不甚興旺，只有一張報的兩個報館。文藝的水平線也很低，雖然有許多刊物如勞燕、吼聲、路旁、殘滴、禮拜三等在報屁股上出現，可是外形和內容，都瘦弱得似貧血婦一般。近來又有青年作者朱渭深君新編陽谷一刊，取材上比較壯滿幾分。

陳英士先生的墓，就在南門外二里餘路地方，景色很幽靜雅緻，襯出墓形的莊嚴雄威。地基廣大，周圍樹木很盛。現在造成一條柏油馬路，城內坐汽車可以直達墓前。每當春日夏夜，遊人往來如織，但他們的心理，是遊嬉的成分厚，憑弔和謁墓的成分薄。墓前有碧浪湖，湖面虽不如西湖的艷麗和寬大，

但清靜樸素，正象徵了烈士的精神。湖心有浮玉塔，湖水虽很盈滿，而塔的脚根，卻常露在水面，樣子像浮玉一般，真有點怪，所以起这个名。

道場山离城南十里，舊名雲峯，建有道場山廟，建築虽古舊，倒很高大堂皇。和尚有一百多，天天誦着功課，虛耗了自己的光陰，損失了人家的金錢，真是無功可取！山巔有塔，下有笑月亭，伏虎巖，瑤席池，歸雲菴，都很有歷史的古跡，情景的幽勝，足能吸引一般人底憑弔和巡禮。春江水暖的三月天，香汛極盛；但在我們青年底目光看来，總以為他們是落伍無聊。

果立公園在城內志成馬路，很便城市民業餘遊憩的場所。地虽祇數畝，卻佈置很好：細草如茵，花木很整齊盛麗，還有小山建亭其上，使人有仰望高升的志望。又有一池，養着許多魚，使人有優遊自在的欣慰。民甲茶園，也在園內。閱報室很配智識階級的消遣。可惜現在秋到江南，落葉已隨風飛舞，花草也漸漸凋零。幸虧還有未來的欣慰，就是木架上已有許多菊花挺立着枝幹。不久，美麗豐滿的花朵，當可映入我人眼簾；而且它在百花俱謝的當兒，能夠不怕一切底突撲起來，更使我們起一種「大無畏精神」的敬意。

娛樂場所虽有，也不过是京戏、紹戏、文明戏、滑稽——大都是很冷寂的。旅館很多，都靠本地大老爺維持；開房間、打牌、叫局，名為消遣，其实是消費。

銀行有中國、實業、地方、興業四家。實業因去年鬧擠兌，特地來分設的。興業在今年夏季才開辦。牠們的口號，都說救濟國絲，復興農村，但是雷響雨點小，一時也难挽回那不景氣底狂瀾。



詩歌

長城

杭州民衆實驗學校
魯 耶

長城，你中原的圍牆，
蜿蜒在無邊的曠原上。
似一條入定的巨蛇，
攀爬過多少高低的山崗。
長城，你用莊嚴的靜穆
告訴人偉大！朝着天心
你撐起絕世的雄姿，
點示這古老國家的文明。
長城，鎮日鎮夜你立着

听憑日晒，風吹，雨淋，
你安祥的面貌
寫着几千年不滅的光榮，
你給人安寧，
抵擋住塞外的胡風。
長城，你不能不容我讚美
教人崇偉，沉着，教人尊重。
想當年無星的黑夜，
你曾几番燒起連天的烽火，
一片嘶喊，響澈那寒宵，
刀槍的叮噠，還有動地的戰鼓；

長城，你的功勞
驚破過多少番將的肝胆，
你阻住決堤的潮水似
的人馬，使匈奴心寒……
長城，然而你看歲月
走得多快，几千年的久遠，
而今你是衰老了，
一切像夢幻，泡影，雲煙！
長城，還記得昔年的
秦帝下一道「毋違」的紙令，
所掀起滿天的風濤。
一時捲來四海的壯丁，
他們離棄了妻女，
離棄家，爲了這工程，
爲你，長城，不分晝夜
成千成萬的生靈齊來

把你堆造，想村中
盼煞了老母終不見兒歸，
丟掉的禾苗不種，
任你是疲倦，意懶，是心灰。
長城，那時候荒蕪
的田園你無暇牽念，
開眼見，愁雲
慘霧遮沒掉光天！
這樣一條性命前來，
到頭換一個幽靈歸去，
犧牲多少血和白骨，
才把你端莊的身子豎起。
從此你鎮了邊陲——
再聽不見笳笛的吹聲，
長城，你做了門檻，
塞外的胡沙亦捲不進……

可是變了，你瞅着看
 太平轉到荒亂的年代，
 你瞅着看新鮮
 的變旧，民族的盛衰。
 長城，你今朝的荒涼
 直使我傷心，神往，只嘆！
 你再不是從前了，
 風雨催你成一堆瓦礫，
 尋不見半絲煙火，
 野籐蔓草佈滿在廢堞。
 長城，這顏顏你給我
 只有感傷，怀念，只有悼惜！
 那里再去看夕陽里，
 晚風吹起旗影的飄搖，
 那里來急速的馬蹄
 叩起遍地的胡沙？

長城，最痛心是
 閨前又迫緊滅望的風雲，
 唉，長城，你如我
 衰老的祖國，几時重興？

八月一日完篇，蒲柳有此先題。

鄉老嘴裏討來的

北平市立一中 馬際融

「怪不得常說年紀老了不中用，
 連親歷的事情也記不很清；
 就想到那件說那件吧，
 那段事里也沒有那一字是騙哄。
 你是不是要從我嘴里討得个太平？
 一句話管保給你一个駭驚；
 不是你問到我決不開口，
 提起來會叫人竟得心疼。」

有一年不知怎的天边括来一陣風，
滿地的黃土搬送到天空，
城里吹成了条条花街，
香艳的鮮花四季里開；
樓房都拆了正向建起来斜向，
乍到那裏真辨不清四方；
房里房外擺的東西都像是珍宝，
問問價錢就叫人心跳：
这你聽了準不会称奇，
如今不是更現着怪跡？
街心的車跑磨得天響，
白天黑夜一樣的光亮；
到处閃着媚眼魔笑，
男男女女都扮成了鬼樣。
这些話我对你不必多講，
省得罵我「聖人府里来卖文章。」

「慢慢地聽，何必着急？
告訴你的這話都是底細：
劉府李宅都從那年搬進了城里，
別村里還有千万家也遷了進去。
農人的血汗往城里流成了洪流，
聽說從那里再流出海洋，
整尔的村子患着瘠瘦，
年青人的頭髮跟着草黃。
總是一年盼望一年好，
其实十年也是一个樣：
春天里滿地埋下飽暖，
空肚子裝進期待的喜歡；
長長的穀穗牽着團烈火，
背上的汗珠凝住飯香，
心花跟了棉花一齐開放，

娘兒們手脚也配上了忙；
 滿場的穀棉閃出笑臉，
 秋風括起來從人的心上：
 西鎮穀價又跌了兩串，
 南店的剩棉堆成高山，
 討租的老爺剛在狂叫，
 門外又送進催糧的鑼響，
 一盆涼水澆冷了沸鍋，
 萬聲吁氣吹不短冬夜的漫長。
 或者这是你知道的事象，
 再提几件可不像這樣平常。

萬聲吶喊號出了大禍，
 差點兒莊園給馬蹄踏平；
 人們逃回家鄉還沒有整起破碎，
 差役跑來說要「銀糧重征。」
 「一冬夜突然爆聲雷響，
 老天爺作事也有顛狂？
 人人的心上壓了懼怕，
 果然明年天降下饑荒，
 道上的旱風括倒了行人，
 六月的樹葉脫掉綠裙，
 萬畝禾田像要冒火烟，
 烈陽身边生不起一絲淡雲，
 啃淨了樹皮又啃木身，
 稜稜的觔骨夾住顆枯瘦的心。
 不要說這話离題太远，

「那年滿地里着起紅燈，
 一股神氣吹得人會發瘋，
 单刀木棒幸着个天胆，
 舞動起來也會生風，

都是早年種下的鄉村病源。

「死路上的人們望着

城市討回來活命，

那知道那里饑荒的黑鞭，

向窮人头上更抽得無情；

買賣大小是一樣的可憐，

現錢買來不回現錢；

百條大道就沒有一條走通，

明知掉頭也得找條捷徑，

從此後人心不古，

一把撕碎了仁義的面孔，

一年到頭拋不下驚心，

閻王爺另立了賬本收取冤魂。

「話，」一氣說得多了怕你聽煩，

直硬的舌頭只會彈愁弦。

就簡當的告訴你好了：

年年過着春夏秋冬，

鄉村的肺癆緊跟着日月增重，

別說像你這樣兩把年紀，

連我的記憶里也臨不出

莊前小河盪起的笑影，

活像條絞人妖繩。

細起來一村的生命，

愁傷把千顆心串成一根線，

尺寸量不出線的長短，

孩子的歡心葬進大人的嘆息，

這家的悽聲伴着那家的吁氣，

過回年不能鬆鬆愁眉，

春風吹不走心里的塵灰，

鶯喉不知已經啞了多少歲，

夜夜鷓舌在人的心上舐：
看！飛來的烏雲顏色反常，
半夜說不定要有个大變。
這樣回答或者還解不開你的疑心，
有空兒再說个源源本本。」

古城

北平一中
劉鴻儒

一粒汗疊着一粒汗，
這用嘆息黏起來的磚，
多少心鑄着玲瓏扳成的穹窿，
若干力砌出了精巧：
正陽門，天安門，太和殿……

洋車夫的家寄浮在胡同口，
巷轉角，駱駝的脚下揚起了灰土；
一串鈴聲逗出一陣怪叫，

小飯鋪的麵杖亂敲，
從提鳥籠者的口里哼出「聽譙樓……」
這京調，唱着他的閒散与温飽。

誰劃了這條臭溝，
隔斷了這堆黃瓦和黑瓦？
一片大死塘，誰挖去的大壩，
靜臥在白石長橋，三座紅門下；
一圈朱垣圍着這煤渣堆起的山，
末世皇帝的殉國碑任風雨剝刮！

黑漆的雙扉，銅環搖曳當日的餘威，
牆罅，石獸吐出青蔓的刺柱；
夕陽騎上銅駝的背，
老婦唇下翻着个世紀，「老佛爺……
在御河橋上曾停過龍輿。」

噪着古城灰黯的千萬聲，
每一城堞上飄起个黑點，
待長街浮起燈火，每个黑點都墜下。

（瑤草琪葩應嘆命蹇了，
宮庭柏樹已成烏鴉的家。）

孝子笄婦的血淚積成的牌樓，
依旧聽深夜的更鑼和風嘯；
光滑的道旁，洋槐後踞着立體雕鏤，
簷下飞出柔曼的曲子，
皮鞋下，摩托卡，異國情調在狂吼！

二四，一〇。在北平郎家胡同。

塔

伐蘿

用不着揩你昏花了的眼，

師父，也不用害怕，

綴着星星的塔已經倒下，
我就是塔下出來的白蛇。

會忘記嗎？那會子，

你說我是害人的妖怪，

當我的幸福是泥沙，

你躲起了許宣，

還織起珊瑚一般的謊話。

那一場大水像一萬萬頭馬，

衝過遼闊的村莊沒點牽掛，

把不少的石壁踩成平野，

還踏碎了數不清的人家；

但揭堤的是你，不是別人，

你用水圍着你的寺，

笑着，看相思扯我的髮。

我远远地望你的寺，

淚像揚子江，
 你却臉一翻，睜起眼睛，
 把罪過往我身上撒，
 還在人心里丟下火苗，
 叫我受暴風般的咒罵；
 那許多生氣的嘴，生气的眼睛，
 瞧過了一生都怕。
 你应当笑，笑甜的笑，
 那一天，我的孩子剛叫出第一声哇哇，
 你就把我鎖了，拉到湖邊，
 讓宝塔在我身上築起你的榮華；
 你戴上金冠，笑，
 像已經把青天踏在你腳下。
 十年，二十年……
 痛苦的日子迫我咬緊牙，
 你却憑着塔穿上金的袈裟，

憑着謊話換到對於玉皇的尊崇，
 叫几万万把真當做假；
 你還撕了我的幸福，
 拋在天空里，
 幻成繞着宝塔的雲霞。
 一百年，兩百年，
 風雨里的生活比不上馬；
 但是，爲了孩子，
 刀山上的苦我也甘心捱下；
 便叫我死一千次，
 我也忘不了我要掙扎。
 你是幸福的，
 你攀着幸福往九重天上爬；
 你以爲塔是不倒的鐵壁，
 會在你歷史里開不謝的仙花；
 你在你生活里安排甜的夢，

夢里的謊話是一顆顆金瓜，
但是，謊話像露水，
保不住長久的光華，
雪壓不住年輕的暴風，
爲了光明，它什末時候也要括；
它像火山喊出了搖動世界的聲，
塔就倒了，像沙築成的籬笆。
我站起來抖抖身體，
張開鎖了几世紀的嘴巴；
我對着火宣佈你的罪惡，
摔去了我頸上的銀枷；
我要伴着千千万萬个同伴，
拆那閃着太陽的鐵柵，
讓血樣的太陽衝出，
撒開染紅天幕的金花。
夠了，這已經是用不着你的世界，

去，坐你入地獄的花車。

馬 嵬

蘭蕙概

是何地捲來的金戈鐵馬？
又平空添起滿地的愁雲！
長安——她失去固有和平的顏色，
帝王歲月的香味里進匝地腥風！
這是暴風暴雨欲來的前夜：
一支兇訊勘破古帝都的安謐。
長安——這一个龐大的空殼，
她面前滾過來千鈞的劫禍！
在禁苑，任是一撮草，一片花，也醉倒在香風，
沸沸的笙歌吹不止帝王的豪情。
晴日中，蝶陣里，霓裳蹁躑着妙舞，

一声鶯啼，又招來白鷗的隊伍。

誰知这一天，笙篴里爆出變徵的歌引，
風情的帝都逼來陣陣鞞鼓，反覆盈天，
是狂暴的風吞噬了宮禁的歡歌，
也催走了帝王愴皇的駕鉞！

多不巧，偏遇着秋霖阻道，
遲遲，千乘萬騎行到馬嵬坡下，
飢餓，疲冷，怨恨，激叛了近代的兒郎，
沉悶里終於有醞釀的雷聲爆發！

「九簫的柔情里播下危亡的種子，
霓裳的佚曲是民子血污的哀譜，
中原鼎沸，在風暴又爲誰起來？
風流豪華，兌得而今的禍災！」

如蛇的長矛之林晃漾起憤懣的白光，
一道道嘩噪的洪流激盪在廣場，
剝棄了，他們全剝棄奴隸的虛儀，
袒裸出獸擊一般的原始的野蠻！

在亂坡下，霖雨的悼歌聲里，
宛轉斷送了這个羞花靨月的風流。
長嘆一声：和淚寄與了有情的青山——
「地久天長」唉，誰知是一個徹天徹地的謊！

暴風雨

山東濟南高中 蘆葦

太陽漲着發恨的臉，
撒下了万道光芒。
扯斷了歌喉的蟬，
再也唱不出一聲嘹唳。

田禾早已低下了頭，
同誰在訴着命運的創傷！
一堆烏雲消散了，
破滅了夜來的希望。
水車從隔巷里走過去，
也能引起人們的冥想——
雲霧里劃一道閃光，
緊接着隆隆的雷響，
驀地的一陣狂風，
帶來了滿野甘漿——
頭頂上依然是發青的天，
掛起一顆火熱的太陽，
冥想兜着人們的心，
一天里翻着無數的花樣。
烏雲瘋狂的堆積着，

黑幕遮斷了陽光，
塵沙繞着周身飛騰，
像似預告着一個希望。
各人抱着一顆歡心，
輕測着命運的淺深
孩子們的心弦也是緊張的，
拿一把柳條沒命的亂嚷。
這一剎那的悶熱誰也沒有管，
反正大雷雨後緊跟了清涼！
閃電劃破了長空，
雷聲震蕩着原野，
乾癟的大地已張開了喉嚨，
等候着大雨的驟降。
一股塵土的气息，
隨着雨點飛揚，
簷前流成了水線。

一滴雨擊起一万个波浪！

池塘里縹起漣漪，

花木被上嶄新的衣裳，

青蛙再也不裝着沈默，

山野已不是從前的模樣。

殘酷的阳光溜走了，

剩下的只有溫和，慈祥。

過去早魘的威權，

風雨後早失去了保障。

嫩綠的田禾，

拚命的生長着全無阻當。

酷旱的世界毀滅了，

換來一个恬靜的天堂。

一張笑的影子，

悄悄的爬在愁苦的臉上。

摔掉了一顆沈重的心，

輕鬆鑽進了胸膛。

已往的已無人提起，——

暴風雨才是真正的力量！

詩兩首

四月別

辛笏

江水青青

淒然：四月的航程。

家山远了

迷糊：像十一月的雨霧。

風帆片片

寥落：水上的生涯。

天海茫茫
和我的心情一樣！

寂寞

寂寞，如瀑布之傾瀉
千年濃綠的古山壁遂滌平了，
空谷梵音，來回返射着
窮山中我是常來寄迹的。

我要繫住寂寞的泉源
在負遼的生之逆旅。
我綠色的心壁亦被滌平了
寂寞，如瀑布的傾瀉……

寄旅人

陳絲

不會憶起故鄉豔紅的楓葉嗎？
望着五指山頂迴旋的白雲，
听秋風吹過耳畔。

何以不唱一支旅曲呢，旅人喲？
讓它來替你吐出哀愁，
抹去心头濃重的寂寞影。

告訴我南國豔麗的風光吧，
在那高朗的椰林中，
是不是擁有黑膩的黎女？

但你可感到秋日的薄寒嗎？
(橡風橡雨該也帶着涼意)

紅絨衫還在万里以外的途中呢。

等着吧，旅人，

留意从江南归来的燕子，

看牠尾上沾着江南的香塵不！

灰空下

陳絲

劃着一行行灰色的雁字的，

是深秋遼迥的灰空啊。

堆着的雲塊如絮，

飄着一朵朵的雁歌，

如撒散岩石边的泉珠。

灰色的风掛在冬青樹梢，

感傷的琴声在其中顫動了，

一串串灰色的音符，

跳出了披阿拿的鍵盤，
飛越过灰色的枯葉堆。

一縷縷灰色的煙在灰空中散了，

一縷縷灰色的憂鬱在心头長了，

深秋的心本是鉛鑄的，

更何堪压在沉重的灰空下呢！

日出頌歌

季芝

歌頌呀！為你快將出現的太陽，

你这偉大不昧新生的太陽啊！

天正擁着黑衣靜睡，

地正披着黑衣靜睡，

天地的產兒——宇宙間的一切，

也都熟睡似悄然地沉默——

沉默裏期待着——
一乍驚破天地的奇變。

哦！看那里來的一縷紅光，

來從天底抑從天外底那一方？

逼現在那遼遠的東方，

是戰勝黑夜的昭告嗎？

歌頌呀！為你快將出現的太陽。

看一縷血也似的紅光，

頃刻變成了千萬支金箭，

哦！千萬般金蛇，千萬條金龍，

電火般游向地底，電火般射向天空。

歌頌呀！為你快將出現的太陽。

看呀！天地斂容，黑衣早已無蹤，

誰偷偷地換上了萬朵火雲。

哦！紅的獅、紅的虎、紅的象、紅的龍……

轉眼又驟然變成半天血紅。

歌頌呀！為你快將出現的太陽。

聽呀！海在嘯，山在嘯，

天在笑，地在笑，

百鳥在奏樂，叢林在舞蹈；

宇宙間的一切都在齊聲歌頌；

歌頌呀！為你快將出現的太陽。

哦！看呀！到處是光明，

到處溶漾着生命的生波，

為的是：天地已經甦醒，

東方已湧出一團火也似的紅球。

「德摩克拉西」的太陽已再生了。

歌頌呀！爲你出現了的太陽，
你这偉大不昧新生的太陽啊！

擬 寄

季 芝

——給北國的戀——

記得那一天江水帶了你走，
是一個鳥語花香的春天呀！
溶溶的綠水和悠悠的白雲，
接去了一片風帆在水天處，
隱沒了你揮舞着的雙手，
隱沒了竝立江干的送行人。

而今轉眼已滑過了幾个春天呢！
北國的故都可仍是旧日的面目？
朔風里最難忘的是：
山海關頭血紅的落日，

古北口外淒寒底初冬。
告訴你江南的景物：
綠水仍溶溶，白雲仍悠悠。

船 夫

山東壽張簡易鄉師

馮振乾

是熔鑪裏鍊就的體魄嗎？
那麼一雙鋼腿和鐵肩。
永遠拉着一條長繩，
逆着萬層波濤萬層沙灘。

邁着等速的步伐，
破服垢髮，像一串囚犯。
同樣傾斜着身子，
千鈞的重載勒着他們的肩。
拉起來晨曦拉落了夕陽，

黑夜里船桅劃着星天；
長風和浪濤都平息了，
預定的途程忘卻他們的疲倦。

沒有風天也沒有雨天，
一聲「嗨號」灑一千滴汗。
蹣蹣腳，蹬開岸崖，
朝着那蒼茫的水天。

變

杭州高中

有秋

童年，
只記得有青青的天，
天的邊沿冒着綠綠的紅烟，
緋色的桃花渲染着家落的庭院，
綠水邊有軟腰柳枝的倒懸；
傍晚的原野上，

常有牧羊童的歌音響現，
村里的孩羣全都扮着笑臉。
那時光，

隨處永存着个溫暖的春天，
春天里我正似个快樂的神仙！

像蓬煙，

童年隨着春天去遠，

天的邊沿突然捲來了萬團黑焰，
這是暴風雨的前夕呀！

院子裡塵埃掃起了花瓣千片，
柳葉兒留着空枝隨綠水的漩渦轉旋；
歡笑的影子，

再不映上孩童的顏臉。

原野上只是無管束的羊羣奔馳。
這時光，

縱然是个神仙，也难飞上天，
我緊抱着峻峭的山顛，
瞅着这瘋狂似的变。

臘月雪

開封師範

李克巳

像柳絮顛飛在天空，
蘆花叢里消失了蹤影。
怎耐得又馱过一年清寒，
看一片片飄落在破船。

空憶夏天里間斷的溪水，
而今又盖上一層堅冰。
悵望着沒有莊稼的田原，
銀色世界映着沉鬱的天。

帶一頂團團大箬笠，

披上久經風霜的破簑衣。
白冰層上開一條緩緩的溪流，
虽然是小小的坦蕩生路。

乾枯的心微有點溼潤，
幻想又帶來了黃昏。
晚筵上女兒要買紅頭繩，
夢鄉里忘怀了白天的事情。

除夕

開封師範

李克巳

爆竹声震碎了玫瑰色的希望，
蠟燭因懺悔而暗泣了，
香烟繚繞向寂寞的長空，
朱門上有着新的對聯

——「大有丰年。」

有鑼鼓慶祝新春的來臨，
屠蘇酒將流年飄走了。
籐椅上忘記了昨夜的夢，
疲倦爬上守歲人的眼睛。

從芳鄰飄來一片笑語，
但遠隔家鄉的蕩人呢？
探首向窗外的藍空，
一盞紅天燈向東北溜去。

靜待着歲末黃昏的消逝，
憧憬着明天一盞暖春。
五更天又幾陣爆竹響，
抹殺了一萬家雞鳴。

祝 福

寄 凡

——給小朋友們——
風，瀟瀟的風，
雨，瀟瀟的雨——
飄浮着，一些淒涼的秋意；
然而這卻是幸福的時節，
喲，你們底「八一」！

——今朝正舉行揭幕典禮——

這風，捲不去結締的歡欣，
這雨，淹不了燎熾的熱情；
而淒涼的侵襲里，
曾見到活潑潑的你們——
從大街，
從小巷，
從城市的角隅，
來，都來聚在一起！

熱情地，歡欣地，更活潑潑地……

在你們羣中有薰溫的親愛，
在你們羣中有綢繆的友誼，

更有這活潑潑的力——

像鏗鏘的晨鐘，

像煥耀的朝陽，

將織就那明淨如練的網，

——是人類的纖維！

是世界的經緯！

而且千萬顆晶瑩皎潔的精灵，

已匯成這浩然的「赤子之心」

是多少詩人聖哲頌讚着呵——

你們的純真！

你們的親愛精誠！

你們不能屈不能撓的使命！

這樣——從今起，

手挽着手，

腳跟着腳；

踏過了大街小巷，

也踏着莊園村落；

看哪！你們揚長的行列，

煦輝正照耀着，照耀着……

而那些——

蹭蹬在垃圾堆上，

徘徊在街巷，

詛罵着的，

呻吟着的，

哭泣着的，

都在你們羣中，
一樣的遭遇，
一樣的賜予，
原來——「咱們是兄弟！」

這兒，我不悼惜已失的童年，
這兒，我正祈禱將來的美滿——

在小巷大街，
在村落莊園，

在祖國的地角天边，

熱情的，歡欣的，更活潑潑的……

願——「你們長大起來！」

願——「你們長大起來！」

——寫於兒童年開幕日

寄——
天津覺民中學
小岑

春天的嫩芽死在黃沙的枝头，
灰色的天底下不再有溫煦的太陽；
冷的風，還會送走太淡的心情？
朋友，塞外的你，
也感到生的寂寞嗎？

一點相對的眼淚，
几度互慰的笑臉，
潺潺的流水，
沉沉的暮煙，
和一些，一些孩子的談笑。
這，這一切早成了昨日的夢。
飄忽的往事——一件件，
只添了黯然的萬里別中
一點回憶的苦味。

日子过得沒有騙人，
 幻想中平坦的路上，
 終於，賜給我們的
 是杯生命的苦漿。
 而今漫長的日子里，
 不再有青春的興奮；
 都希望塞外寒風里的朋友——你，
 勇敢的，堅決的，端起
 这生命的苦杯。

苦阱

廣州培英中學

彭光華

嚴密地閉上你溫熱的心扉呀，
 年輕的人——
 別讓心縫洩漏，
 你那嫣紅的愛的火光。

眼睛不要停留在女人的臉上，
 牠是開滿着誘惑的花；
 她們的週遭有着香濃的粉霧，
 會引你陷入那情愛的苦阱。
 苦阱中你不能舒展你的翅膀，
 望着天，嚙着壯志——
 爲了追求那蓮紫色的夢，
 卻忘了你要远走高飛。

無恆的虛偽的柔情，
 將緊縛着你赤熱的心；
 女人的脣塗着你自己的血，
 然而你偏說牠是可戀的薔薇。
 苦阱中慢慢地長滿了青春的荊棘，

年輕人的心成了枯硬的有刺的栗，
永遠地交織着凝凍的愁絲。

生活

山東惠民中學

安狂夫

事实和經驗告訴你，
在這時代里不許你偷閒；
背後的皮鞭，
把你抽起一道紅線，
還不許你哭，只許你笑。

記住哪！不要四外看，
腳底下的磚頭會跌你一交，
你說：「我不幹了！」
可是你緊跟着來一個後悔。

囚牢的生活也比這好。

你不是在受着慢性的摧殘，
忍耐點吧！朋友！
成功總會有這麼一天。
放開你的大步，
抗起生活的旗子。
在荊棘叢中去奮鬥吧！

鄉村底秋

山東膠縣縣立初中

邵道南

一層黃色抹上穀的身，
田坡里站着些拿鏈的人；
一個熱鬧又落上了場園，
四野都禿了頭，望着高了的天。
上城的官道引去些納糧的人，
閒暇的隊里，開始有了他們；

家家的囤子粗了腰，
孩子們帶着一肚小米在夕陽下跳躍。

片片落葉馱來陣陣涼風，
赤背的農夫却道：「輕鬆，」
縫衣女的手指又變成十塊木頭，
織布房里還唱起它那古老的歌呢！

蟋蟀聲中跳出了秋，
朵朵愁雲罩住窮人的眉头；
黃草的面上擦上一層白霜，
串串上租的人趕出了村莊。

心曲

徐光霄

生活驅着去搏鬥，
苦難磨得我衰老又枯瘦！

故鄉的屋舍，牆垣，叢林，田疇，——
像走馬燈，在腦膜里迴轉飛走。
想跨上駱駝的峯背，
穿過廣袤的平沙去追尋綠洲！
荒涼寥廓的大野中，
朔風响着鐵石的金聲！
那邊來了一羣豺狼，几頭野熊，
我奮力挺矛刺去——
眼里爆出來點點的火星！
在這種無人的地方，
一根汗毛支撐着一個大的淒涼！
我還是揚鞭向前，
口渴了，山谷里一杯甘泉，
真叫我嚮往！
我底心燃着了，像盞明燈。
是狼嗥？猿鳴？叫破了黑暗的影！

到了這樣地境界了，——
我還是慢慢走着，走着，直到天明。

新年的街

蘇州中學
敏 修

步子踏上刮風的街，
街上早已存着个新年，
四周是一堆紅，一堆綠，
笑容蓋住每一个苦臉。
鑼鼓聲急雨般落下，
打架拌入行人的喧譁，
人头像沸水里的泡，
瘋狂的是搬動的身體，
孩子的心落在小攤上，
太陽投下些柔杳的影。
大人的心是掛下的重錘，

(他忘掉債主的尷尬臉，)

眼前迎过来一片嚷嚷，
像千万只討錢的手舞動。
孩子重遇到往日的夢，
可不敢看父親的皺眉，
小小的心像攀住的气球，
(街上沒有理想的新年。)

傍晚，遊人緩緩的归去，
一个癩袋陪着子然的影子，
生活的念头像蠕動的蛀虫，
回家還得擺起个喜臉。
小店里，銀錢在竹筒內開起叢花，
主人的蒜盤閃出个希望，
「但願一年四季交好運，
債主的臉不再伴到夢里。」

夜歌者

徐程

一串是四个瞎了眼的人，
帶着磨秃的拐杖，磨老了的心；
慢慢的沿着長街行下，
沈靜里響起了一陣琵琶。

天給了缺點又教會了他們聰明，
数个心緊緊繫在一根粗繩；
人間假如比作狂浪的大海，
浮沈的浪里放着四片飄萍。

眼前展開了無边的長路，
他們記不清邁过了多少异土，
無名的厄運追着背影走，
一粒輕沙給含着一點悲愁！

他們在黑暗里伸出了粗手，
最希望再看一看日头！

鐵匠

河北保定師範

王士瑗

火炉上迸射着赤烈的光，
閃着他們的眼一合一張，
瘦骨头強撑起万斤的鐵錘，
兩条臂紡車似的左右輪轉。
(鐵錘上帶走了多少力量？却不管。)

沒閑暇回轉頭向過去看，
一天到晚鎖身在炉边，
多少年前就這麼下來，
讓風箱扯着渺茫的希望轉。
(几时是生涯的尽头？从不想。)

樂譜

開明稿紙

- 開明文稿 10×20字 直行 每冊 四角
- A 稿 10×20字 直行 每百張 二角
- B 稿 20×20字 直行 每百張 二角八分
- C 稿 12×25字 直行 每百張 二角
- E 稿 20×20字 橫行 每百張 四角八分
- F 稿 24×25字 直行 每百張 四角八分
- G 稿 20×25字 直行 每百張 四角二分
- H 稿 12×25字 橫行 每百張 二角八分
- A 十二行五線樂譜〔廿頁〕 二角八分
- B 八行五線樂譜〔廿頁〕 二角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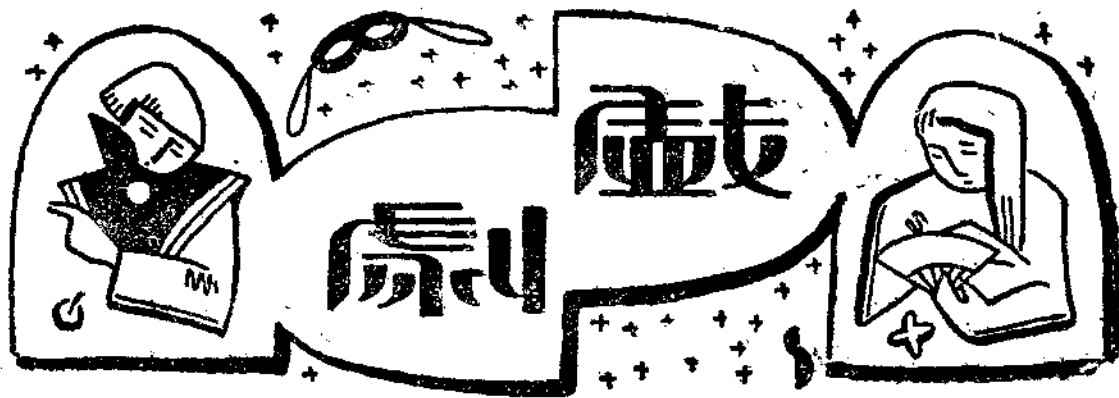
開明拍紙簿

〔用上等報紙每本足十八頁〕

- 四八號 3 3/4 × 7 吋……………二分
- 四〇號 3 3/4 × 8 1/2 吋……………二分半
- 四五號 4 1/4 × 6 吋……………二分半
- 三二號 5 1/4 × 7 1/2 吋……………三分
- 一八號 7 × 10 吋……………五分

外埠購者請注意：稿紙樂譜及拍紙簿，照郵章須按包裹寄遞，郵費外加。

開明書店



後城河邊 〔獨幕劇〕

薛蔚川

時 北伐之前，一个初夏的下午。

景 傍着已拆除雉堞的城牆下，有兩間草舍，門前橫亘着一條乾涸的護城溝，溝畔栽着几株低矮的弱柳。一根較粗壯的晒衣竹竿，懸在兩柳的極枝間。

人 毛大全 約五十餘歲，髮鬚斑白。

毛大娘 大全之妻，盲目。

毛得勝 大全之子，約三十歲，在城內充團丁，獐頭鼠目，性情異常陰惡。

毛銀媛 約十八九歲，大全之女。

劉奇龙 約二十一二歲，一个年青的水果販，寄宿在大全家里。

金先生 一位從事革命活動的小學教師。

團丁 甲乙丙

幕啓：柳樹邊，大全坐在小板凳上，呼呼地抽旱烟。大娘半身露出屋外，雙手不息地搓麻線。奇龙悄悄進來，放下水果籃。

奇 全老爹，歇過午竟啦？

大 歇過。奇，你早回來啦？

奇 唉！今天白跑一趟，沒做生意；城裏鬧事了。

大 什麼？——城裏鬧事了？

奇 闕了四城門捉革命黨哩；我險些留在城裏，還虧得勝哥一隊里的黃大胖子，大家相識，才放我出來。

大 得勝幾天沒回家，恐怕晚上守夜哩。——好端端的捉什麼革命黨，上次七里墩鎗斃的一，年紀輕輕，雖然磨折得不成樣，相貌很端整的，不像尔苦人家子弟，爲什麼捨了正經不幹，和性命開玩笑呢。

奇 聽說他們拚着性命，將來有希望做大總統哩，小一點，也做到開路喝道，八尔丘太爺跟班的吳知事那樣。

大 胡說，這種殺人放火擲炸彈的勾當，還得有官做，真是天下反透了。做官不是容易的，十年窗下念出來，在我年輕時代，要進考場，光緒皇帝手裏，文武百官，那一个不是考出來的。

奇 現在不是這樣啦，像得勝哥手裏有桿鎗，運氣好，師長督軍也是這樣幹出來的。

大 全 夢想——只有年青人才会上当，一个人沒有腦筋想想，安安穩穩的做老百姓還怕得罪了老天，受刀兵水火的磨難；要是有法想，得勝我就真不願他吃糧。

奇 老 全 老爹的話倒不錯，這年头壞人做不得；好人呢，只有挨餓的份兒。

兩人正說間，銀媛背了一捆剛採樵的青草，嘴里低哼着山歌走來，奇老回首看見，兩下眯着眼睛笑了一笑。銀媛轉身至草舍門前，將青草放下。

銀 媛 媽，你歇一下吧。我今天帶了一個好東西。

大 娘 孩子，回來了嗎？我只恨瞎了眼，手上費些功夫，還肯休息嗎？

銀 媛 媽又提這些了；——一個好東西，嚶！一個好東西，我給你摸，我給你摸。

銀媛很快解開草堆，取出一個大瓜。

大 娘 什麼？一個好大的瓜（以手指微彈几下）。又大又熟，孩子！什麼地方來的。

銀 媛 一個大南瓜，我買來的，買麵條燒好做晚飯你吃。

說時，大 全 也走了過來。

大 全 銀媛，你越長大越不孝好，樵草餵豬怎麼做這種勾當，偷偷摸摸，我窮了一世也不肯幹。——

種到這麼大，人家費多少心血，趕快去還人家。

銀 媛 （高聲負氣）我買了給媽吃的，給媽吃的。

銀媛不服氣的分辯着，雙手緊捧住南瓜，怕人搶去似的；一回头見奇老正站在背後微笑，擲下南瓜，羞得溜進屋子。

銀 媛 是阿桂嫂送給我的；我看她家田里瓜大，稱讚了幾句，說媽最喜吃這個，阿桂嫂割下頂大的

送我。我想阿桂媽媽知道了一定要肉痛，再三不肯受，阿桂嫂強包在草裏，靠十斤，重死人了，連草也少割了半捆。爹罵我不識——媽爲了你，連龙哥也笑我起來了。

銀媛伏在大娘背上，撒嬌地假嗚咽着。

大娘 你嬌養得過份了，這點事也担当不起。老头子，只怪我貪嘴，幾次要買个南瓜吃；奇龙如果笑你，回头你多請他几碗，过天有剩下的水果，拿几个去還阿桂嫂的禮便了。

奇龙 (忍住笑) 大娘，我那裏敢笑妹子，妹子帶回一个大南瓜，我正高興有得吃呢。現成桃子，剩下不少，妹子要還禮，俚拿去就是了。妹子出來吧，嘗嘗新上市的桃子。

銀媛似乎得了安慰，重又笑着，喜鵲般跳了出來。奇龙從籃里檢出一个大的桃子，送了過來，銀媛搶着就咬了一口。

銀媛 (皺眉搖首) 酸的，酸的，請我吃酸的，祇他三个銅板一只，几碗南瓜下麵該值几文。

奇龙 真天知道，今天沒卖掉几只，檢了一只最好的給你，反害了你的牙齒了。

銀媛 龙哥，我正要問你，你今天爲什麼回來這般早，難道預先知道有南瓜吃不成。

奇龙 你在城外樵草，那里知道城里的世界，今天闕了四城門捉革命黨呢。

銀媛 我常聽你說革命黨不革命黨，我不懂這些。龙哥你講給我聽聽。

奇龙 講是可以的，只怕你始終不懂。

銀媛 (使氣) 噓！你又懂得澈透？——請教你，常是搭架子。

奇 龍 (陪笑) 別使性子, 我們坐在那邊講; 老爹聽見這些話, 又要發脾氣的
兩人就河濱柳蔭上坐下。

奇 龍 我講雖講, 你可別嚷, 給外人聽了去, 有斫頭的危險的。

銀 媛 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格嗎? 私底下我們談的話, 我告訴過誰來。

奇 龍 我說「我愛你」, 你自然不會向誰去訴說的, 別的話, 難道一些不向人談嗎?

銀 媛 就是談, 我總是捏造說是別人告訴我的, 從沒提到你。

奇 龍 好——你知道從前中國是有皇帝的, 我就在光緒皇帝時代生的呢! 後來因為待百姓不好, 革命黨出來把皇帝推翻了。革命黨頭兒孫中山先生, 專替窮苦人打抱不平; 他們都在南方, 在廣東, 天天準備打過來, 把這里萬惡的師長督軍, 都剷除乾淨。他們勢力大得很呢, 四處暗中派了人, 預備里應外合的。

銀 媛 他們肯替我們出力, 是想我們出錢不是?

奇 龍 不, 他們不要錢的。

銀 媛 奇怪了, 天下從來沒聽說替人出力而不要錢的人, 並且自己性命也肯不顧惜; 老哥, 這種笑話奇談想你也假造不出, 你究竟那裏聽來的。

奇 龍 西城孝堂管門的老劉告訴我的, 老劉是金先生告訴他的, 他說革命黨來了, 大家的日子就好過了。

銀 媛 我頂希望柴米便宜些，不愁餓肚子就好了。不像爸爸那樣，一定要等真名天子出世，才過得着好日子。

奇 龙 三句不离柴米油鹽，真是个飯桶——大約我借住你家久了，把這里的柴米都吃貴了。——我要走了。

銀 媛 好龙哥！恕我無心說錯了，我寧願餓肚子省下給你，不許你去，永遠不許你離開我一天。

奇 龙 你既捨不得我，帶你一淘走罷。

銀 媛 一淘走——一淘走——幾時能一淘走？

銀媛執着奇龙的手掌，念着又輕輕的擊着。

奇 龙 日子總會來的。（奇龙猛然反起手掌，重重擊了銀媛一下，銀媛啣的一声，趕快把手縮回，奇

龙笑了起來。）活該活該！十擊不如一擊。

銀 媛 我想起來了，阿桂嫂看我很眼熟……

奇 龙 倒奇怪了，羨慕你什麼？

銀 媛 她說我們天生是……

奇 龙 是什麼？

銀 媛 一（牽起兩手的食指，交叉成十字形。）

奇 龙 噢！知道了，她說我們天生是一對。

銀媛兩手掩住了臉龐，吃吃的笑起來。正逗着說笑意濃的時候，远远的幾響鎗聲。

奇 龍 不好，城裏開火了，我們快到屋裏躲一下，不要吃流彈。
銀媛躲在奇龍懷中，驚慌得幾乎要哭，回頭向屋裏走，忽然城牆上人形一閃，一塊石子落下來，撲在地上。

銀 媛 (驚呼) 城上有人!

大全也從屋中惶急跑出。

大 全 奇龍，什麼聲音!

金先生踞在城巔，徐徐站起，喘息未定，向后面仔細望了一眼。

金先生 老伯伯，是我，誤踢落下塊石子，別害怕。

大 全 你這位先生，倒很有趣味呀!城裏兵兵兵，怎麼跑到這里來駭人。

金先生 (陪笑) 是的，城裏正在捉強盜呢，四城門都閉上了。我因為有急事想出城，所以在城上轉着，看有沒有好出去的地方。

奇 龍 你不是西城孝堂里的金先生嗎?

金先生 是的，你是誰呀?

金先生很詫异的問着，說話時，頻頻回首望着，傾耳諦聽远方的人聲，但十分鎮靜。

奇 龍 我叫劉奇龍，天天在你孝堂門口賣水果的。上次，你不是闕照我，拿到孝堂門口來賣的東西，

應選新鮮的，小孩吃不壞的；金先生你真和氣，有次在南城孝堂就被他們打了出來，連籃子也踢壞了。

銀媛 他是西城孝堂的金先生嗎？我也認識他。（抬頭高声。）金先生，你一向好呀。我記得前年和

玉宝妹子一同晚上在你那里談過几天書呢。

金先生 你上過晚校嗎？現在還開着，有空再來念，不收孝費的。

奇龙 金先生，我常想識几个字，孝字，方便方便，不知你肯教我嗎？——現在你要出城？

金先生 肯教的，肯教的。今天早上鄉下來了人，說我家母親病了，上午有事走不開，誰知吃過中飯城就闕起來了，你有法子使我出城？

大 全 叫奇龙借張長梯，你爬下來罷。

金先生 要去借長梯，就麻煩了。我想跳下來，只怕塌壞你的屋子——唔！那邊一根竹竿，你給我撐着試試看。

銀媛從柳樹上取了竹竿，遞給金先生，金先生以竹竿點住地面，毫不猶豫一翻身跳上茅舍滾下來，奇龙連忙上前扶住，茅舍已踏壞了一角。

金先生 城出了，只是破壞了你們的屋子，這五塊錢，你們叫匠人重修築罷。（金先生從袋里掏出一張鈔票。）

大 全 金先生笑話了。我們茅草屋子本不扎實，踏亂几根草，整理整理就好了。你家有病人，等着錢

用的，我們決不敢收的。奇龍說要上你孝堂認字，祿束脩巽。

金先生 老伯伯，這一說，叫我不好意思了。我夜校里一向不收孝費，也不問年紀，不問做什麼生意，像老伯伯也念得。

大 全 (笑)我是老死壞了，還要識字嗎。哈哈！金先生，坐歇吧？

金先生 我要緊下鄉，也不坐了。再會再會。

金先生 回頭向城上連望數望，很快的退下，大全跟去指點他道路。

銀媛 背對着大全和奇龍相視着好笑起來。

銀 媛 金先生再和氣沒有了，稱我爹老伯伯呢。(略停悄聲)我們剛才說着笑着，扭着攆着，道沒有人瞧見，就單被人瞧見了，虧你今天沒向我這兒。(註)不然想想也羞死了。

(註)銀媛說時，同時把嘴唇呷起，意思是要求接吻的樣子，說畢又掩住漲紅的臉龐。

奇 龍 他瞧不仔細的，以為我們是兄妹罷了，別的怎會知道。

銀 媛 你忒殺大胆，下次要動手動脚，千萬小心點，時間不早，我上街去賣麵，買油醬作料，爹吃酒，也要打一點，你到屋裏把灶窠火生着了。

銀媛 從屋里取去瓶和籃走下。奇龍生着了火，烟窠里徐徐飄起一縷炊烟。大全回到屋里。

城里的鎗聲突然又響了一響，這一響顯得非常接近了。四個灰色制服的團丁，立刻在城上出現，毛得勝站在最前。

得勝 怪了！明明見一个人竄上城，怎不見了。

團丁甲 我們追來還不遲，難道他已跳下城去。

團丁乙 這城，雖然拆去了城垛，離地還有三丈高，怎跳得下。

團丁丙 那邊屋子誰家的，不會借此處跳下去嗎？

得勝 唔！那是我家的屋子。（走近）真的有人在這邊溜走嗎？這茅屋場了一角。家里的人全死光了，等我喊一喊。

了，等我喊一喊。

得勝 銀媛在家嗎？

大全 誰喊她？原來是得勝，幾天辛苦了，今天城里鬧什麼事？

團丁甲 你看見有人跳城下去嗎？你家屋子場了一塊。

大全 沒有。——弟兄們忙呀，搜革命黨嗎？

團丁乙 竹竿都擱在這裏，難道一些沒看見。

大全 我睡了半天竟沒有看見呀。

得勝 （冷笑）你睡死了，自然不知道得標，他有胆跳下去，我們就跳不下去嗎？跳下追去。

借着竹竿的勁，四个團丁一齐跳下，很靈活的，一些沒掠着屋簷。奇龍聽見外邊人聲呼喚，也搓着

烟迷的眼睛走出來。

奇龍 得勝哥，幾位爺也都來了，請坐。

得勝 咦！几天不見，原來你鎮天躲在屋子里，我家養得你又白又胖，年紀輕輕，我早料着你会做什

麼生意，王八的，我一年苦幹到头，顧了一家仔，還養你个野漢。

奇 龍 我本一早出去，吃過午飯，城里鬧事，做不着生意，就回來了。城門口虧黃大胖子放我出來。

得勝 你回來後一直沒再出去嗎？

奇 龍 沒有。

得勝 沒出去嗎？好兄弟，剛才是我錯怪你了。我問你一件事，你看見有人跳城沒有？

奇 龍 這倒不曾注意。

得勝 嘿！不曾注意，你自己躺屍的屋子怎麼塌了。

奇 龍 噢！怕昨晚給大風刮了的，我正要修好他呢。

得勝 給大風刮了；我問你，我家竹竿爲什麼豎在這裡。

團丁甲 我們足足辛苦了一天，撈到幾个不相干的，主犯反給他溜了。你老实說，有人跳下沒有？看你

吞吞吐吐，因爲你是得勝的朋友，才捺住性子講話。

奇 龍 幾位爺，我就直說罷，是有一个入跳下來走了。

得勝 真有人跳下？

奇 龍 不錯。

團丁乙 那人什麼打扮？

奇 龍 我認識他，西城孝堂裏的金先生。

得 勝 「西城孝堂里，」王得標！果然是他。

得 勝 突然上前，當胸一抓，奇龍退了幾步。

得 勝 (大怒) 你这混張王八，私通革命，怎麼放他走了。

奇 龍 (發抖) 因為他在城牆上說，鄉下的媽有了急病，出城不得，才給他根竹竿，跳下走了。我常到

他孝堂前去做生意，才認識他，不然怎敢放他走呢。

得 勝 好！大家聽了，是你放他，你不要命了。我告訴你，姓金的是个大革命黨，今天我們白忙了一天，

抓住幾個小嘍囉，把頭兒放跑了；怪不得你早趕回，原來是一夥的殺坯。王得標，我們把他帶

去領賞。

奇 龍 (蹙急) 得勝哥，恕我这遭，委實我不知道他是革命黨，看他很和氣，才上了大當。

大 全 得勝，人走沒多時，你們去追，怎抓奇龍去？

得 勝 我家窩藏了造反的殺坯，我有幾個腦袋夠斫。你們綁，我取水來喝。

三个團丁立刻動手把奇龍細起來，用布塞住了嘴，不許嘶喊。得勝把鎗卸下，靠在牆上，進屋取水，

大全緊跟在后面。銀媛買好麵條，正哼着山歌，走來，远远地看見衆人。

銀 媛 (效着往常得勝的口吻) 弟兄們，都來了。咦，抓了一个人。

團丁甲 二姑娘，下麵條請我們嗎？今天抓了一个革命黨。

銀 媛 別說謊，偷雞賊也抓不住，你們也抓得住革命黨？讓我瞧瞧，是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

團丁乙 姑娘家，這革命黨見不得，一見就……

銀 媛 我偏要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女人見不得的。（略頓，視及奇龍）怎麼，你們開玩笑嗎？把他綁起來了。

團丁丙 他把革命黨私放了。

銀 媛 龍哥，他們爲什麼綁你？

銀媛把籃放下，上前伏在奇龍肩上。

銀 媛 你爲什麼不說？誰把你嘴塞住了。（轉身）諸位爺，難道當真的嗎？

團丁甲 一革命黨，跳城他放走了。

銀 媛 那一天的話？

團丁甲 才今天下午。

銀 媛 今天下午，我也在家，幾時看見革命黨？

團丁乙 二姑娘，你家屋面都踏壞了，有個人跳城沒有？

銀 媛 我明白了，是不是說西城孝堂里的金先生？

團丁丙 什麼金先生不金先生哩，他是個吃人的魔王大革命黨哩。

銀 媛 他是——革命黨？

團丁甲 不錯，他是了魔王，大約死期未到，讓他逃掉，只得把放走他的人抓去消差了。

團丁乙 罪名大得很，抓去就鎗斃。

銀媛 (高聲) 爸爸快來，他們要抓奇龍去了。

銀媛轉身奔向屋內，得勝恰端了開水出來，撞了满怀，潑翻在地。銀媛揪住得勝。

銀媛 哥哥，你來了，怎把奇龍抓去。

得勝 鬼丫頭，你發瘋嗎？奇龍放走革命黨，這罪名我担当不起，抓去看他的幸運吧。你們的事，我早

看在眼里，恩愛夠了，該完了。

銀媛 金先生是我放走的，是我放走的。

得勝 這事落在我家裏，難道叫我殺頭抵罪。

銀媛 幾位爺，求你們別把奇龍抓去，要抓抓我。

團丁甲 不中用，天下沒有女人想造反，也沒聽見有女革命黨的。

得勝 開水潑了，我們還快進城去罷。

銀媛 哥哥要走嗎？求你把奇龍放了，我給你磕頭。

衆團丁立刻把掙扎着的奇龍拖起。銀媛跪在地上，半晌爬不起來，瞥見牆上靠着是得勝的桿鎗，

拿起來作描準姿勢。

銀媛 不許走，我要放鎗了。

得勝（吃驚）銀媛，不能動，子彈沒卸呢！

得勝想跳過來奪取，但見銀媛的鎗口正描準着自己的胸部，縮住不敢動。

團丁甲 二姑娘，快住手。（說時卸下長鎗也指着銀媛，但立刻感到這樣會迫出危險的行動來的，把

鎗調向奇龍）一動，先打死他！

銀媛（如受重擊）打死他，我不要活了！

銀媛徐徐兩手下垂，得勝一介虎跳上前奪鎗。此時銀媛目現異光，一聲尖叫，扭住不放，觸動鎗機，轟然一聲，煙霧瀾漫。

大 全 救命救命！（滾倒在屋門口）

——幕急閉——

二四八七脫稿。

說足亦



罪與罰

亞瑟·史丹利·李著
蕭珊譯

全書一千一百頁

硬面精裝一厚冊

道林紙本三元六角

新聞紙本二元五角

本間久雄在所著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中稱本書和近代文學關係最大。他指出本書的好處為：「貧民社會、下層社會的真相和這些人們的活一般的描寫，以及作者對於他們的人道精神的顯露。在這一點，作者給讀者的感動，非常偉大。其所以能成爲近代文學中有數的傑作者，原因在此。」

發行者

上海及各地

開明書店



一面鏡子

尹 虹

——讀伊特勒共和國

朋友，如果你已經讀過了拉甫萊涅夫的第四十一和平常東西的故事，那麼在你的腦中，留下了什麼印象呢？至少，你會回想到你讀它們的時候的緊張心情吧？至少，你會想到那時你把生死看作了「平常的東西」吧？……

你還有勇氣讀拉甫萊涅夫的小說麼？這裏有一部長篇的伊特勒共和國。

作者的身世，用不着我在這裏說；這部小說寫於何年何月何日，我不知道；我只能肯定地告訴你一句：這部書里沒有使你担驚的情節，你不必替「英雄」的主角憂慮，因為這裏面根本沒有一個英雄，像第四十一和平常東西的故事那樣的。

這裏面只是描繪了許多醜惡的東西：醜的領袖，醜的貴族，醜的政治家，醜的軍官，醜的想復活的僵屍，醜的騙兒，醜的一切都是醜的！

且慢，讓我在「譯者前記」里抄一節來，告訴你這部小說的輪廓罷：

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大略是這樣的：

歐品登將軍，是璦地利王國最傑出的人物，國王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做伊特勒共和國遠征隊的司令。這遠征隊，名為幫助伊國反抗東方的甫經革命的亞索爾帝國，實則想擄取伊國的富源，因為伊國產石油很富。

歐品登到了伊國之後，偶然發現亞索爾王朝的一個廢王子，他就利用這位王子發動政變，將伊國大總統趕走，實行復辟。這個新王，自然是願意替歐品登做傀儡的，但是新王下面的首相却頗有手段，和王后串通了，跟歐品登鬪法。歐品登沒奈何，便重新把前大總統找來，叫他弒了新王，再握政權。然而亞索爾的軍隊和伊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發動革命，攻入首都來了。結果，歐品登將軍完全失敗，只好率着殘隊，回到璦國去了。

伊國復辟時期的那位首相，原來是一個在海邊泗水乞錢的小蕩三；那王后，則本是璦國軍隊裏的一個舞女。

你覺得太簡單麼？不！在这里你能看到帝國主義怎樣用手段侵略弱小的國家；你能看到伊國的領袖們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卑鄙地趨奉那位遠征隊的司令和他手下的士兵；你能看到那司令因爲垂涎伊國的石油，而中了伊國總統僱的騙兒的圈套；你能看到那騙兒幫助一個廢了的王子復辟，而自己做了首相；你能看到那司令因爲不滿意他的傀儡（復辟的王子），又使退位的總統將他刺死；你能看到伊國的只有軍官的軍隊；你能看到伊國的國防借款如何由領袖的袋里，流進登雲飯店老板的袋里，以致他的債主視查國防的時候，只能自己造一陣砲彈幕掩飾；你能看到夢中的伊國的國民在領袖們欺騙之下的可憐的情況；你能看到……

十餘萬字所寫到的，都是你沒有見到過的！然而，你不要以爲這都是作者虛擬的故事，这里面蘊蓄着近代的史實。

再抄一段譯者前記里的話：

「拉甫萊涅夫」的各種作品，每富於傳奇的色彩；這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的波瀾亦被寫得詭譎奇幻，往往出人意外，但事實並非完全出於虛構，其中蘊蓄着近代史的史料。譬如那幾個假國名，都可以考證出來：所謂伊特勒，乃是喬治亞（Georgia），塔地利實為英國亞索爾則是俄國。

原來這部小說是一面映着國際政治黑幕的「照妖鏡」，那些醜惡的東西，在這裏面都現出了原形！

我担保你看了那些醜惡的東西時，你會忍不住笑，然而，那絕不會是健康的笑；當你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時，就是你想笑，也笑不出來了！

我勸你在讀這本書時，不要為那些睡在夢中的伊國國民憂慮，他們的夢終於會醒的，他們不會滅亡；只有那般醜惡的領袖們，才會因為追求帝國主義的救援，落到海里溺死！

我再說一遍：伊特勒共和國是一面犀利的鏡子，每一個殖民地 and 弱小國家的國民都應該拿牠來照一下，因為牠能在那些醜惡的東西之間，照出一條光明的出路！

我們自己也應該照一下，雖然我們是獨立的大國的國民！朋友，你敢拿起這面鏡子麼？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歐游雜記」

河北正定中學

蘊

三

佩弦先生的文章，是我平日最愛欣賞的，尤以歐游雜記打動了我的心，貼着我的手，使我不願放鬆。

這本書所記的是歐洲十處名勝。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筆調流利，描寫縝密，沒有中國名士風，沒有外國紳士風，只是把最樸素的大家口頭上常帶着的話語，加以洗練，便成了綺麗的文字，絕不板滯生澀。

我們讀了他這本書，就彷彿和他去同遊了一趟似的，親眼看見了那塊地方的景色。隨便舉一個例子看看罷：

「遊山的味道實在比遊湖好。瑞士的湖水一例淡藍的，真正像鏡子一樣。太陽照着的時候，那水在微風裏搖晃着，宛如西方小姑娘的眼。若遇着陰天或下小雨，湖上迷迷濛濛的，水天混在一塊兒，人如睡夢裏，也有在風大的時候，那時水便掀起縹緲的細紋，有點像顰眉的眉子，可是變幻的光景在岸上或山上才能整個兒看見，在湖裏倒不能領略許多。況且輪船走得究竟慢些，常覺得看來看去還是湖，不免也膩味。遊山就不同，一會兒看見湖，一會兒看見地，本來湖在左，不知怎麼一轉彎忽然挪到右邊了。湖上固然可以看山，山上還可以看山，阿爾卑斯有的是重巒疊嶂，怎樣看他也不會窮。山上不但可以看山，還可以看谷，稀稀疏疏錯錯落落的房舍，彷彿有鷄鳴犬吠的聲音，在山肚裏，在山腳下。看風景能夠流連低徊固然高雅，但目不暇接的過去，新境界層出不窮，也未嘗不淋漓痛快，坐火車遊山便是這個辦法。」（原書四十三頁）

他的文句清淡到像一點聲音都沒有，然而在瑞士坐火車遊山的味兒，就好似我們親身領略了。語句的乾淨，筆調的流暢，這恐怕要在中國文壇上佔了首席。

作者在序中說：「我是時代的一名小卒。」由此可見作者並不誇大，他却是一個謙遜的人，只要

讀過他的作品都可知道的。

這本書不單是記載風景，建築和名畫也記得很多，也是可供參考的材料。尤要者，此書可以說是記述文的範本，如果有意練習記述文，拿這本書來玩味，那更可以見到其中雋永的味道。

我們讀了他的文章，彷彿看見一個青年藝術家，英俊聰穎，穿着新鮮的西裝，在我們面前淡淡的塗色，不費氣力塗出自然乾淨畫幅。那畫幅代表了他的神手——新鮮的，淡淡的，有幽趣的。他的畫是平常人可以看懂的，人人神遊其中的。而那種佳境却是不能為人道的。這幅畫可以將你污穢的心田，變成赤子之心，可以將你剛直的性格，陶冶成融洽的心性，可以將你久集腦海的煩惱，洗刷的乾淨，更可以將你疲乏的精神恢復得活潑，心神奕奕的。宛如方出浴的鬆快一樣。總之，你的性情，會被重新陶冶一番的。

「罪惡的黑手」

杭州高中

吳青

——威克家著生活書店出版

罪惡的黑手是青年詩人威克家繼烙印而後問世的一本詩集，作者在首序裏說：「……如果有
人問這本詩比第一本進步了多少，那真是不容易爽口回答的……不過從這本詩裏可以看出我的
一個傾向來；在外形上想脫開過分的拘謹漸漸向博大雄健處走……內容方面竭力想拋開個人的

堅忍主義而向着实际着眼……」

当我接連的讀了臧氏的烙印与本集之後，的確感到在本詩中，作者已漸做到「沈重音節和博大調子」的新詩了；同时在詩的內容方面，作者也在想解脫自己的小我（即个人的堅忍主義）而努力于探索大社会詩作的題材。在這兩點上看，我們可以代詩人爽口的乾脆的回答一聲，罪惡的黑手比烙印有着明顯的進步！

詩集中所收集的一共有十七首，是臧氏一九三三夏至一九三四夏一整年作品的總匯。以所取的題材來看，其中有寫鄉村的，都市的，也有寫人生永久性的真理，也有是反映了時代的苦悶，在這裏我不想每首逐次的都來加以探討，只將其中我最愛的幾首給予我的感動寫一點出來吧！

首先要敘的，就是用來提名全詩的罪惡的黑手，那是一首反宗教意識的長詩，頗含着深刻的社會意義。全詩分爲三節：

第一節敘述了教堂的建造，聖經的真義，与教徒的心理。

交橫的木架比蛛網還密，

像用骷髏架起的天梯，

一萬隻手，幾千顆心靈，

從白到黑在上面搏動。

這神工多浩大，然後再來看；

奴隸們，什麼都應該忍受，

餓死了也要低着頭，

誰給你的左腮貼上耳光。

頂好連右腮也給送上，

忍辱原是至高的美德，

連心上也不許存一絲反抗！

人間的是非肉眼那能看清？

死過之後主自有公平的判定。

這算是聖經的真義嗎？不過你也得知道這一羣同爲一个上帝統治之下的教徒的心理，又是那麼新鮮，然而卻是可憐的。

中間有的是剛放下了屠刀，

手上還留着血的腥臭；

有的是因爲失掉了愛情，

來到這兒求些安寧；

有的在現世享福還嫌不夠，

爲來世的榮華到此苦修；

有的是宇宙傷了他多情的心，

來對着耶穌慰藉心神；

有的用過來眼看破了人生，

來求心上剎那的真誠；

有的不是來爲了求恕，

不過爲追逐了一個少女。

雖是這些心的顏色全然異樣，

然而他們統統跪下了，朝着上方。

總之，這一節顯明的表現出一個極端矛盾的事實；慈悲耶穌的神聖教堂，也得流了成千工人的血汗來建造而成的。所謂聖經，原不過原始時代狡猾的領袖欺騙奴隸們的工具而已。而一般皈依的教徒呢，也都是爲了自私的心理走進了教堂。

第二節完全敘述了工人們所受的痛苦，他們好像知道生來就只配作着奴隸，所以也從不夢想過舒適，而使懷恨和怨愁起在心头，他們只是：

在一條辛苦的鐵鞭下，

只忙着去趕契約上的期間。

即使他們知道自己具有同一樣的人性，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要蓋這教堂，

却驚歎外洋人真是有錢，

同時也覺得說不出的感激，

有了這建築他們才有了飯碗。

這分明的道出工人們是与宗教無干。他們只不过爲了飯碗，爲了趕契約上的期間。

「冒着可怕的一低頭的暈眩，

石灰的白霧迷了人形，
泥巴給人塗一身黑點，

鐵錘下的火花像彗星向人掃射，

風挾着木屑直往鼻眼裏攢，

「太陽的烤炙，風雨的浸淋，

鐵色的身上生起片片的黑雲，

機器的凶悍，鐵石的壓軋，

誰的體軀是金鋼鑄成？

「一陣頭暈，或一點不小心，

墜下半空成一攤肉泥，

這真算不了什麼稀奇，

生死文書上勾去個名字；

這些，這些任何人受不了的切身痛苦，上帝和耶穌又有什麼辦法嗎？現階段起恐慌的勞動者，是絕不會受他麻醉的！

上兩段裏作者用着沉重的筆調，點出一個上帝統治之下，竟然有兩個不同的世界產生。爲何有此等不公的事呢？於是最後一節裏，作者敘述了他的理想——奴隸的叛逆。

等這羣罪人餓瞎了眼睛，

認不出上帝也認不清真理。

.....

用蠻橫的手撕碎了萬年的積卷，
來一個無理性的反叛！

.....

那時，這教堂會變成他們的食堂或是臥室，
他們創造了它終于爲了自己；

這一首詩寫到這裏纔把緊張的空氣鬆懈一下。

宗教的權威是無上的，每個國家都脫不了它的压制。翻開歐洲中世紀歷史來看，爲了宗教的爭鬥，不知作下了多少的罪惡；然而目前中國對於這列強文化侵略工具的宗教的氣餒，卻似乎是被忽略了。臧氏能抓住這個現實的偉大的題材，來暴露教會的罪惡，那總算得上一首成功的作品罷！不過作者在描寫工人的苦痛裏，還遺留着一些個人的堅忍主義，這固是一些小缺陷，然而卻是值得注意的。

臧氏的善用動字，何論在那首詩裏，都很容易指出。這首千言的長詩裏，不消說是多得，我想留在最後一摠指出來。此刻就單摘出一些臧氏伶俐俏皮的句子來。

「一根草，一株樹，甚至樹上的鳥，

只是生在聖地裏也覺到驕傲。

有的用罪惡的黑手捏成耶穌慈悲的模樣。

上面兩段你看他寫得多麼挖苦！

「然而他們什麼都不抱怨，

只希望這工程的日期延長到無限！

這不是一句真正蘊藏在整羣工人心頭的一句默話嗎？作者灵敏的眼真的已深透了人心了！

早晨的太陽先掠過這聖像，

從貴人的高樓再落到窮漢的屋上。

這裏作者表出了現社會的階段，同时又寫出連早晨的太陽所賜予的，也顯得不平。這在於作者卻只是輕輕的淡淡的經濟的用筆劃了过去。

那是一種狂暴的嘻嚶，

太陽落到了罪人的頭上。

在以前作者都是用太陽來威逼這羣奴隸的；然而这次的太陽，卻真正是暖和的溫柔的洒到了罪人的頭上。最後的兩句，實足完全暴露了作者于此詩的最終理想。

11

年來中國農村的破產，已達到难于挽救的程度；然而在臧氏前作的烙印裏，我們卻找不到一篇正式描繪農村慘況的題作，只是從側面寫出些慘痛路上的生命來反映出農村崩潰的一角。這也許因為缺乏了社會的認識之故，他未能現實主義地把農民生活詠諸詩歌。（這句話好像有人用來評過臧氏的，這裏恕我借用。）但是这次卻收集了多篇，答客問即是其中的一例外例，是借用一个才從鄉村裏來的口吻，細細的輕鬆的道出一个兵水旱三重巨災下的現實農村動盪的影子。這首的音節

是那麽自然流暢，沒有一些做作和停滯，連作者自己也感到歡欣。

全詩是一首五十句的中篇，雖然作者沒有分段；然而其中卻包含着兩層意思，所以就內容上，我們可以分割做兩段，首段裏臧氏把往年四時的鄉村的情形，用十二句描繪得清楚，上下句的連綴，又是那樣看了使人竟到舒適。下底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寫隆冬的村夜，是多夠寂寞！

我知道你要問冬夜裏那八遍雞聲，

一個老嫗搖着紡車守一盞昏黃小燈。

可是他所要說的鄉村，並不是這些，這些他全熟習。他說；

鄉村的莊稼人

現在正緊緊腰帶揆着春深，

.....

他們仍然撒種子到大地裏，

可是已不似往常撒種也撒下希望；

單就叱牛的聲音，

你就可以聽出一個無勁的心！

.....

解疲勞的煙繚上也冒不出輕鬆，

連叱牛聲裏，煙繚上，可端詳出鄉村裏陰霾的灰色氛圍，

八十老嫗口中的故事，

已不是古代英雄，而是他們自己。

這兩句已夠使人奇突，然而卻增強的顯示了今日的農村的頹廢破落的情形。

這首裏我真找不到它的瑕疵，尤其是自然音節諧和與故事的連綴，勝過于作者歷來其他作品的。

每首臧克家詩的結尾，都表現得那麼有力，全詩的中心意識也就在這最後幾句全盤烘出，雖然談起來音節和調子都似有些鬆懈的樣子，然而也許就是臧氏的詩的特有風格和妙處。看這裏作者用怎樣的句子來結尾。

頭頂的天空一樣是發青，
然而鄉村却失掉了平靜。

這兩句與罪惡的黑手的結尾兩句，佔有同樣的重要性。

新年元宵弔作者是在同一個時期完成的作品，所以它們的意思，也是一貫的。
新年裏作者描出了往昔新年中的一個歡樂的影子。

「古樸的山村，聯文多顛倒了上下，

那關什麼，新年怎麼辦都是吉祥。

「用草紙擦一下孩子的嘴，

再對神稟告：

小孩子無知的話，當是屁響。

「剛從新裝裏辨出了人面，

老遠送過來一聲祝福，

深閨裏的嬌娃今天也把臉露給春風。

幾世的仇敵也用了笑臉相迎。

這是實足表現出中國封建社會古老的遺風。新年看得這麼神秘，又這麼嚴重！然而這年頭卻百事反常：

老女人的祝辭上全沒了信心，

小孩子的手頭再不是那樣大方，

大人們低着頭哼一聲就算是祝福，

接着是一聲悠長的嗟歎！

元宵與新年一樣用對襯法寫出了新年的今昔，而弔只是單用感傷的筆調，追懷着往昔。

村夜在全集中算是最短的一篇，然而它是那麼經濟的寫出了恐怖寒村之夜，同时又寫尽了大人与孩子心理上的趨異。

詩人臧克家是竭力的歌頌着自由主義的，他憎恨獨裁專制的帝皇，摧殘了藝術，摧殘了文化，于是作者寫了一首流亡的詩人，那算是一首反希特拉的宣言，與罪惡的黑手答客問一樣的是首傑出的詩，一樣好在最後的幾句裏，他開頭就揭穿了希特拉的妄作妄想，

他要用呼吸把宇宙吹動。

用心砌成了一條思想的衝鋒，

在人的胸中撒下了密網，

妄想著打盡異色的心，

他太自信了雙手的力量，

拉住世界不讓它前進。

然而在詩人眼裏的希特拉又顯得如何渺小？一面卻展開了詩人的宏量。

倒用不着他先舉起鞭子，

（這顯得是多麼小氣）

詩人帶一顆活的思想，

情願跑到天邊去流亡。

這還不夠，他還要顯出詩人的一顆心來。

你會笑這詩人像一隻綿羊，

不，他有一副不屈的心腸；

你要笑這個心多麼無力，

然而它挫了希特拉的漢子！

畢竟「正午的天上站不住太陽」這算代了證實，所以詩人信任到有那麼一天；

那一天希特拉的臉映入了殘照，

詩人唱着踏回了家鄉。

最後的兩句，盡量展開了詩人的自由的理想主義。

作者對於寫詩早定了一個方針，「第一要尽力揭破現實社會黑暗的一方面。」本詩裏有小婢女生命的叫喊，可是作者始終沒有把握住「這黑暗角落裏的人羣」的生活和心理，在小婢女裏只有一段，算是比較合乎情理的：

點化快樂的一雙天真的眼睛，

現在却專用來測人的眉頭了。

輕雲樣飄忽的孩子的笑，

淋漓無常的孩子的眼淚，

都不能從她腮邊，眼中，

放情的舒捲與點滴了。

其他的都被作者主觀的放進了他的堅忍的理想主義，這也許作者未有細微的體驗到這種生活的真相，沒有把現實的形象來分析他們的心理，不是嗎？「一个不滿「十年年頭」的小婢女，我想也未必會「認識了命運的鐵臉」，懂透了「生活的意義」，「賣身契上她的名字。」

生命的叫喊尤其寫得朦朧，他沒有正面地揭破了現實社會，把他們的生活拿給我們看。

盤在臧氏的詩裏，是少用這種字來作為詩題的。盤在未看之前，不要誤為這是一隻盤，或是茶盤的盤，否則下去，就會摸不着頭腦。這盤不是名詞，而是作動詞解的。在詩的末一節裏可以證明：

總得弄一股勁朝前走。

像盤一座陡峭的山頭。

全詩是以過去的歷史，未來的希望，毫無虛偽的現實，說明了人生的意義。最後他用了鼓勵的詞句，告訴生活着的人們，應該有樂觀的人生，只要努力「爬過去就是平原，心裏無妨先存着个喜欢」。此外如壯士心無窗室……都不是無意義的，每一篇都經過了作者的多番洗練，都有其相當的主要的意識存在着。

最後選錄臧克家的善用動字的例子十句，作為閱者們的參考。

總得抖一股勁朝前走

風挾着木屑直往鼻眼裏攢

一天的汗雨洩盡了力量

平地上一萬幕燈火，閃着黃昏

燈光開出了一頭白髮

一隻黑手捏熱了世界

悶炎夏山澗沁出的清涼

一隻風箏縊死在電桿上

形式內剝盡了甘甜的瓢

現在正緊緊腰帶挨着春深

不過認為是一篇讀書心得，也未始不可。寫到這裏才算是告了一個結束，綜觀全篇的文字是那樣的無組織無條理，當然夠不上稱書評。

末了，我們希望臧氏能更去體驗一些實生活的辣味，擺脫了个人的堅忍主義，去對現實社會下一番分析的工夫，這並不是苛求，實在於這複雜的現實社會裏，不能再以主觀的單純理想所能了解它的了，同時更希望他能多量的產生些偉大的作品，如罪惡的黑手答客問流亡的詩人……也許比這些更好的！

一九三五秋于梅園

「罪惡的黑手」

山東膠縣瑞華中學

張文麟

讀了臧克家的第一冊詩集——烙印不久，便又見到了這一冊詩集——罪惡的黑手。

無疑地，他這一集詩，已比烙印進步得多；別的且不說，至少在外形上是擺脫開過分的拘束，漸漸地向博大雄壯處走去。（作者在自序中也曾這樣地說過）

我們談着這一集詩，該怎樣地歡喜？又該怎樣地認真讀它？

臧氏的十五首詩，完全是大時代的產品。其中的一字一句，大半是寫得十二分用力，寫出農村的衰落，凋敝，替整个的農村画一条可怖的身影，活生生地射入讀者的眼簾。另外的幾首詩，的確是深深地反映出時代的苦悶，並不是偶然寫出的無病呻吟！

集子中最成熟的作品，要算罪惡的黑手，雖然是寫得那樣地長，但是它的音節是非常地沉重，形式又是那麼緊湊！

看詩中的一些句子罷：

頭頂的天空是一樣的發青

然而鄉村却失了平靜。(答客問)

「今夜，遙想枯瘠的鄉村，

多少兒童

手把住大門，

望穿了一條黑巷，

大人合起感傷的眼睛，

一片榮華在臉前浮蕩。」(元宵)

又有幾首詩，他指示人應該踏着生命旅途邁進，向前面去發掘希望的宝山；同时又鼓勵着自己。

從以下的詩句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總得抖一股勁朝前走，

像盤一座陡峭的山頭，

爬過去就是平原，

心里無妨先存着個喜歡。」(盤)

要找集中最自然的句子，且看都市的春天中結尾的四句：

「高樓上的人應該更懶，

一個夢遠到天邊，

深巷里一聲賣花，

一雙蝴蝶飛過了南園。」

這四句詩，從表面上看，似乎寫得很不費力；可是實際上，還不知作者費去了多少精力及時間！集子中的民謠以及無窗室等……沒有可稱的價值。至於臧氏的用字，也頗值得我們作詩者的注意：

「一個跌不死的希望。」（跌不死）——盤

「用心做了一臉肅穆。」（做了）——罪惡的黑手

「一隻黑手捏煞了世界。」（捏煞）——無窗室

「是什麼抓去天下人的心？」（抓去）——新年

「一隻風箏縊死在電桿梢。」（縊死）——都市的春天

「蝙蝠翅膀下閃出了黃昏。」（閃出）——場園上的夏晚

「陽光攢開隔夜的眼睛。」（攢開）——同上

「白天忙碌緊攥在各人的心中。」（緊攥）——罪惡的黑手

「鞭破了這客夜的寂寞。」（鞭破）——亮的影子

「剝開守歲的心的年輪。」（剝開）——甲

以上每句中所錘鍊的字，用得不但新奇，並且十二分的適當！

最後我要這樣承認：罪惡的黑手可比作一顆大星，很需要它來閃耀地照着中國這夜氣沉沉的

詩壇！

二四，九十九，作于膠縣。

「長生塔」

江
聲
中
學
夏
一
粟

——巴金作，載「中學生」第五十一號

這是一個長約一萬餘字的中篇小說，長生塔刊在今年一月號「中學生」上。作者巴金先生是用了另一種筆調寫的故事的梗概是這樣：

——黃昏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同他的父親躺在船頭，由父親講敘着一個故事道：

從前有一個國王，一個「終日坐在宮殿裏戴着王冠的怪物」！這怪物「在宮殿里生活着……过着最好的生活，什麼也不缺乏。各地方的好東西都運到了宮殿里來；各地方的美麗的女人都選作了他的妃子。」總之「什麼最困難，最被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都在國王的命令下做出來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國的力量做出來的。」但「雖是貴為國王，」結果也免不了病。於是國王的身體一天天地衰弱了起來，不時無緣無故地疲乏起來。慢慢地他的頭髮落了，牙齒鈍了，眼睛也有些昏花了，尤其是因為他沒有一個可以承繼他做國王的太子，這事更使得國王異樣地焦心。便在那所有的妃子的安慰和勸解，大臣的諂諛和祈禱，都不能夠使國王安心的情形之下，國王自己終於想到了一個妙法，派遣許多專使去到各處，到那海邊——就是那般賤民居住的地方，找尋長生藥。原有宮殿里的御醫都已經用盡了他們的力量了，卻不能夠醫治好國王的病。可是到那里去找尋長生藥呢？這分明是世界沒有的東西。那些專使們走遍了這個國度，問遍了在這國度里所有的有名望的人，卻始終找不到

長生的藥，便只得空着兩手回去了。這事情使得國王起初很憂愁，結果就大大地發怒了。責備那些專使們是不努力，不忠心，或者他們簡直就沒有找求過。於是便下了命令，把那些專使們殺的殺，放逐的放逐。過後又派遣了第二批，這第二批的專使倒很聰明，但同樣的是沒有找尋到；卻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藥草，就說是長生的仙藥，帶回去給國王。國王不知道，便信以為真了。不僅宮殿里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那些專使們還陞了官，得了更多的賞賜，真是快活極了。但結果國王的身體不但不會強健起來，反而是一天天更加衰弱了，記憶也漸漸壞了。以為是那些住在山中的賤民作祟，他們一定在暗暗用什麼邪術詛咒國王。國王聽了大臣們慫恿的話，就下了懲罰賤民的命令。幾個月後，國王的病依旧沒有起色，脾氣也壞了。大臣們在惶恐之下，只是束手無策。到底有一個老臣想出了一個善策，告訴國王要建造一座長生塔。長生塔是造成了，但在第一次國王登塔典禮的那天，那座由無數賤民建造成的有着二十二層高大的宝塔忽然坍塌了。國王也從很高的空中跌下來死了。

這是一個多麼宛轉美丽的故事。作者不過借一個小孩子的父親的口，慢慢地伸展開來，巧妙地描繪出了一個上層階級的黑暗，暴露了整個王道者底慘酷與罪惡！憂悒地指問着我們說：「這是对的麼？」

這分明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明顯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清晰地告訴我們：世界上竟有這許多人，他們都是為了自己個人底利益與幸福起見，便不惜任何慘酷的手段，拿別人底血汗和肉體，甚至每一個人的靈魂拿來建築自己底永久的「長生塔」，讓自己登上去，在塔的上層过着頂快活的日子，

以為自己長生不死。這事情確實是有的，我們不必去翻看歷史，現在何嘗不一樣地有呢？

雖然「長生塔」就很快地坍塌了，但只是一旦出于作者胸膛裏抱懷着的憤激，也可以說是他的希望。我們知道：作者就是這樣一個憎恨他自己在这里所創造出來的故事里的每一個人物的人（國王和大臣）。他的充滿着極量的悲哀的筆調，使我們讀後只覺得想哭。但這未免太兒女情了，於是我們又會想道：「長生塔果真是建築在沙上的嗎？」

「沙上建築的樓台從來就是立不穩的，」那個孩子的父親說。

於是我們才會安靜地舒一口氣。但問題絕不是如此簡單的。而且在安靜中我們不妨再把故事的頭尾思索一下，馬上我們就想到了故事中那許多賤民正在建築「長生塔」時的情景，立刻就必然會有一件比較更其沈重的東西似的攔住了我們的思索，我們恍惚便看見了——

「每個賤民都被加上腳鐐，還有兇狠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邊監視着。

「這時候是在冬天，雪落着，道路都凍冰了。每個賤民的手凍壞了，又給石塊磨出血來，腳也是這樣。地上到處都是血跡，血和雪混成了一塊。在這困難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來，第一層的每個基石上都染着賤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夜里也要輪班地做。於是修塔的賤民有的凍死了，有的餓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有更多的新人來代替，他們擡着石頭，拿着斧頭，拿着鑿子，爬在梯上的時候，大家都唱着歌，但這歌聲里沒有快樂，只有哭泣，只有怨憤，只有詛咒。」

呵呵，這哭泣，這怨憤，這詛咒，這分明是暗示着整個人類的被踐踏，被壓迫，受苦！這是怎樣有力的句子呀！立刻，我們底全身子都燃燒了起來了。感到包圍在我們周圍的一切不幸。憂悒的氣氛繚繞着

我們了。我們就好像墮入在一個黑暗的苦海之中，似乎全個世界都沉溺在黑暗的苦海之中了。

「長生塔」是造成了。但馬上就倒塌了。這是必然的事。作者並沒有絲毫叫出了誇張的虛偽，對於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是應該這樣地來結束着他的作品的。因為這樣：我們就不会極端地感到失望！但失望還是可怕地迷濛着我們底眼睛，我們把眼睛慢慢地離開了書本，擡起頭來看看這展現在我們的眼前的現實吧！每一個現實都證明出來了：顯然地人依舊在「欣然地喫人」而且是很普遍的事。這事實到幾時才會中止呢？用賤民的血肉來建築的「長生塔」是依然地存在的。我們想。但我們就不会聯想到這「存在」的領域以外會產生的事實麼？

是的，記得在沙丁一書的自序里，我們底作者巴金先生曾這樣地說過。他說：

「但是聰明的讀者就不会從這傷痕遍體的尸首上面看出來一個合理的制度的新生麼？」
是的，那個合理的制度的新生是被我們看出來了。

「希望」也「永遠立在前面的前面，就在陰雲掩蔽了全個天空的時候，」我們也是「不会悲觀的。」

因為我們深信只要是用別人底血肉來建築的「長生塔」是無論如何立不穩的。牠是馬上就会倒塌的。

但「長生塔」卻是一篇多麼難得的創作！在這裏面我們聽到了喫人者和被喫者的哭聲和歡笑聲。看到了一個階級的崩潰和另一個階級的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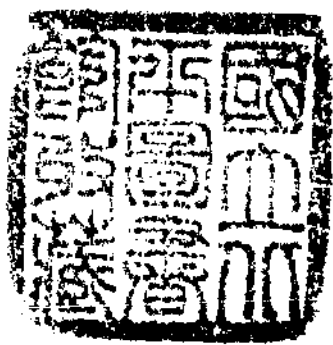
就論藝術，當我們細心地從第一頁看起，慢慢地翻過去，一直翻到最後的一頁為止，這其間我們開始看見了一個躺在船中間的小孩，和他的坐在船頭吸煙的父親，再慢慢地展示開來，我們又看見了一個國王，便連繫似地過後一個個的人物都很立體地出現了，並不呆板地活動着。使我們好像置身在一個銀幕的前面，一切事象都在眼前幌動着了。

實在「長牛塔」不但是形式美，內容更是無可否認地充實的。本來我們的作者巴金先生，就不會寫過一篇無聊的作品，假如像張資平那般地無聊，我們只要一想到，就立刻會歎氣！

被稱為是「偉大神聖」的「長生塔」是造成了，而且不久就倒塌了。但只有用筆墨創造出來的「長生塔」卻沒有毀滅！牠會留存着下去，留存着給每一個人看，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指給他們說：

「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

自然誰都會熱忱地看了。但讀者的我們是決不會跑開的，也許會站在牠旁邊看着那些傷痕流下同情的眼淚，你想，在這樣黑暗的現實裏，我們還能夠做些什麼呢？



中學生文藝季刊徵稿條例

- 一 文字性質不拘，小說、隨筆、詩歌、劇以及文藝短論，地方印象記、書信、日記、……，均極歡迎；但篇幅不宜過長。
- 二 文字須寫得清楚，勿用鉛筆或紅色墨水寫。
- 三 稿件無論登載與否，都不退還；但寄稿時附有郵票的，如決定不用，隨即退還。
- 四 稿上須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但發表時可以用別號。能註出求學的校名的尤好。地址有變更時請隨時通知。
- 五 來稿登出後，酌贈現金或開明書店實價書券。
- 六 來稿請逕寄中學生雜誌社，勿由開明書店發行所轉遞，也不要寄給編者個人，以免延誤。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中學生雜誌社啓

中學生文藝季刊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卅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夏巧尊
 發行者 金仲華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分售處 南京、北平、廣州、漢口、長沙、開明書店

等第甲、乙、丙等
 封面 底面 正文 內文 對面 其他
 元七十 元四十二 元八十三
 元二十三元 元六十五
 元十七 元七十五
 元五十五 元四十二 元八十三

定價表		另售	預定
每冊大洋四角	國內及郵費	全年一元六角	國內及郵費
日本朝鮮及南洋	計香港	不計香港	澳門三角
四角	南洋歐美	一元二角	澳門三角

定戶如有詢問或更改地址請將
 (一) 定單號碼
 (二) 定戶姓名
 (三) 原寄何處
 等項詳細開明逕寄交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發報課勿由雜誌社轉遞以免延誤

廣告價目表			
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底面	元十七	元六十五	元二十三元
封面	元七十	元八十三	元五十五

廣告白紙如用黑字或彩色印刷另議
 用色紙印刷另議
 價目另議
 刊登日期詳見
 從詳見
 知詳見
 請詳見
 海州
 七路
 開明書店
 店接洽
 部復
 詢即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開明書店十周年紀念刊

新少年

〔半月刊〕

編者

葉聖陶 豐子愷 顧均正 宋易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八分 〔特號另加〕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 一元八角

郵費 國內及日本朝鮮免收郵寄費 歐美南洋一元香港澳門五角

創刊紀念 優待定戶

自創贈贈

刊日 贈贈

起至 贈贈

二月 贈贈

底止 贈贈

全年 贈贈

元張

一券

一券

半價

紅樓夢

定價七角

茅盾敘訂

水滸

定價五角

三國演義

定價五角

創刊號

二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

內容一斑

文 章 覽 展
科 學 與 實 驗 室
少 年 閱 報 室
科 學 之 世 界 力 密
世 界 之 動 力 密
看 的 秘 密
少 年 的 秘 密
黃 河 之 水 天 上 來
擊 築 悲 歌
開 天 闢 地
徘徊在歧路上的動物
「月 的 話」
「飛 行 記 錄 機」
「鳥 言 獸 語」
賀 年

開明書店謹啓

實價四角 外埠郵費四分

K150